沈从文全集

22

沈从文全集

第[illegible]卷 书信

SHEN CONGWEN QUANJI

1966年—1971年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18~27卷/沈从文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

ISBN 7-5378-2464-9

Ⅰ.沈… Ⅱ.沈… Ⅲ.①沈从文(1902~1988)-全集②书信集-中国-现代 ③杂著-作品集-中国-现代 Ⅳ.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9785号

责任编辑:陈 洋
谢中一
任丽凤
印装监制: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8—27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66.5 字数:3730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套
*
ISBN 7-5378-2464-9
I·2353 定价:400.00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

文革前夕沈从文与将满周岁的孙女沈红在一起　　田纪伦　摄

1969年12月初，作者和另两户老弱职工被送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始知“榜上无名”。已当了三个月“五七战士”的张兆和赶到作者借宿的“452高地”看望进退失据的沈从文。

沈龙朱 摄

1971年5月初长子龙朱及其新婚妻子马永晖到咸宁看望作者

作者和马永晖1971年5月初与咸宁双溪公社的农民合影　　沈龙朱摄

次子虎雏1971年来到湖北丹江的干校探亲时合影

本卷收沈从文1966至1971年的书信、废邮存底和零星日记，共计161件。

曾公开发表过的书信，编入本卷时加注发表纪录；但在全集编辑过程中（1993年以后）的发表情况不再纳入。

在本卷所涵盖的6年中，作者变换了三种社会身份：文化大革命前，是深怀“临深履薄”杞忧的老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便成为受冲击的“革命对象”，历时3年；终于获得“解放”后，又以老、弱、病职工一员，成为本单位首先下放的“五七战士”，在湖北农村过了两年干校生活。

文化大革命错综复杂，本卷记叙的人事沉浮、评议或文革实录，反映作者当时的见闻、认识或心情，部分提法且留存着运动中的历史印痕，可能与拨乱反正后的组织结论不一致，或与澄清后的史实不相符，故信中说法不足为据，但为保存史料原貌，编入时未作改正。

目录

□1966 年 1

19660210 致程应镠 北京 …………………… 3
19660211 左右 致程应镠 北京 …………………… 5
19660310 张兆和致沈从文 顺义 …………………… 8
196603 复程应镠 北京 …………………… 10
19660507 致程应镠 北京 …………………… 12
19660515 复罗叔子 北京 …………………… 15
19660516 复邵洵美 北京 …………………… 16
19660704 致沈云麓 社会主义学院 …… 18
19660915 日记
——批评我 …………………………………… 21
196609 月末 日记
——几项规定 …………………………………… 24

□1967 年 25

19670202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 27

19670325	复沈虎雏、张之佩 ——给在工厂的次子夫妇·之一	北京	30
19670506	致历史博物馆革命委员会	北京	35
19670511	致张之佩	北京	36
19670515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40
19670601	致张之佩	北京	43
19670606	复张之佩	北京	46
19670624	致张之佩	北京	48
19670710	致张之佩	北京	50
19670805	致张之佩	北京	54
19670923	复沈虎雏	北京	57
19671006	致沈虎雏	北京	60
196710 上旬	致李宗蕖	北京	63
19671021	复沈虎雏、张之佩 ——给在工厂的次子夫妇·之二	北京	65
19671114	致沈虎雏	北京	71
19671127	复沈虎雏	北京	74
19671129	复张之佩	北京	76
19671209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78
19671225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82
196712	复程应铨	北京	85

□1968 年 87

196801 上旬	致沈虎雏	北京	89
19680120	致沈虎雏	北京	91
19680123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94
19680129	致沈虎雏	北京	98

19680207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 102
19680215 致沈虎雏 北京 …………………… 105
19680216 致张之佩 北京 …………………… 108
19680309 致沈虎雏 北京 …………………… 112
196803 中旬 致沈云麓 北京 …………………… 119
19680323 致沈虎雏 北京
——给在工厂的次子夫妇·之三 …………………… 122
19680329 致沈虎雏 北京 …………………… 126
19680401 致沈虎雏 北京 …………………… 129
19680407 致沈虎雏 北京 …………………… 132
19680516 复沈虎雏 北京 …………………… 134
19680929 致张之佩 北京 …………………… 137
19681026 致张之佩 北京 …………………… 139
196810 致沈云麓 北京 …………………… 142
19681104 复张之佩 北京 …………………… 147
19681204 致张之佩 北京
——给在工厂的次子夫妇·之四 …………………… 150

□1969 年 155

19690820 复徐城北 北京 …………………… 157
19690912 复张宗和 北京 …………………… 162
196909 中旬 复沈云麓 北京 …………………… 166
19690926 日记一页…………………………………… 171
19691005 复张兆和 北京 …………………… 172
19691013 致张兆和 北京 …………………… 176
19691020(1) 复张兆和 北京 …………………… 180
19691020(2) 致张宗和 北京 …………………… 187

19691025 致张兆和 北京 …………………… 190
19691028 致张兆和 北京 …………………… 197
19691102 复张兆和 北京 …………………… 200
19691110 复张兆和 北京 …………………… 206
19691112 致张兆和 北京 …………………… 211
19691115 复张兆和 北京 …………………… 216
19691116 致革命历史博物馆领导 北京 …………………… 221
19691117 日记
——下干校动员会记录 …………………… 229
19691120 致张兆和 北京 …………………… 232
19691122 致沈虎雏 北京 …………………… 234
19691126 致张兆和 北京 …………………… 236
19691220 致沈虎雏 452 高地 …………… 238

□1970 年

241

19700214 致张兆和 双溪 …………………… 243
19700220 致张兆和 双溪 …………………… 247
19700225 致张兆和 双溪 …………………… 252
19700227 致张兆和 双溪 …………………… 259
19700301 致张兆和 双溪 …………………… 262
19700303 复张兆和 双溪 …………………… 264
19700304 致张兆和 双溪 …………………… 267
19700310 复张兆和 双溪 …………………… 270
19700317 复张兆和 双溪 …………………… 274
197003 下旬 复张兆和 双溪 …………………… 279
19700327 致张兆和 双溪 …………………… 281
19700402 致张兆和 双溪 …………………… 283

19700404	复张兆和	双溪	287
19700408	致张兆和	双溪	292
19700415	致张兆和	双溪	295
19700424	致张兆和	双溪	299
19700430	致张兆和	双溪	303
19700522	致张兆和	双溪	306
19700616	致张兆和	双溪	308
19700618	致张兆和	双溪	312
19700619	致张兆和	双溪	317
19700620	复张兆和	双溪	319
19700701	致张兆和	双溪	322
19700704	致张兆和	双溪	326
19700716	复张兆和	双溪	330
19700724	致 高 岚	双溪	334
【附录】19700726	沈龙朱复沈从文	北京	345
19700801	复张兆和	双溪	347
19700804	复张兆和	双溪	350
19700826	致张兆和	双溪	352
19700829	复张兆和	双溪	354
19700904	致张兆和	双溪	357
19700909	复张兆和	双溪	360
19700910(1)	致张兆和	双溪	364
19700910(2)	致张兆和	双溪	367
19700915	致张兆和	双溪	371
19700917	致张兆和	双溪	375
19700918	日记一则		379
19700922	复 萧 乾	双溪	380
19700924	致张兆和	双溪	385

19700928	致张兆和	双溪	392
19701005	致张兆和	双溪	394
19701010	复张兆和	双溪	396
19701015	致张兆和	双溪	400
19701017	复 萧 乾	双溪	405
19701019	致张兆和	双溪	407
19701121	致马连长、刘指导员	咸宁人民医院	409
19701211	致干校廿三连领导	咸宁人民医院	410

□1971 年 …… 411

19710108	复马国权	双溪	413
19710117	致干校二十三连领导	双溪	417
19710122	致张兆和	双溪	419
19710207	复马国权	双溪	423
19710208	致 常 萍	双溪	426
19710215	致张兆和	双溪	430
19710216	致马国权	双溪	435
19710218	致马国权	双溪	436
19710219	复彭子冈、徐盈	双溪	438
19710221	复张兆和	双溪	442
19710310	复马国权	双溪	446
19710321	复马国权	双溪	452
19710323	复马国权	双溪	457
19710330	复张兆和	双溪	464
19710405	复马国权	双溪	468
19710413	致张兆和	双溪	471
19710415	复张兆和	双溪	473

19710419	致张兆和	双溪	477
19710420	复马国权	双溪	479
197104 月末	致张兆和	双溪	483
19710504	致张兆和	双溪	485
19710523(1)	致张兆和	双溪	487
19710523(2)	致沈虎雏	双溪	491
19710525	复马国权	双溪	497
19710528	致张兆和	双溪	503
19710604	致张兆和	双溪	508
19710609	复史树青	双溪	511
197106 中旬	致张兆和	双溪	517
19710619	致张兆和	双溪	519
19710620	致张兆和	双溪	524
19710624	复张兆和	双溪	527
19710628	复张兆和	双溪	531
19710630	复张兆和	双溪	534
19710714	复张兆和	双溪	536
19710719(1)	致史树青	双溪	538
19710719(2)	致张兆和	双溪	540
19710825	复沈虎雏	丹江	543
19710922	致沈虎雏、张之佩	丹江	546
19711030	致一山东朋友	丹江	549
1971 年冬	复 敦 愿	丹江	553
19711114	致史树青	丹江	557
197111 月末	复熊传薪	丹江	563
19711204	复熊传薪	丹江	566
197112 上旬	复史树青、石志廉	丹江	571
197112 下旬	残　　信	丹江	577

一九六六年

19660210
北　京

致程应镠

流金：

久不得消息，不知近日工作生活如何，宗蘧[1]还教书没有，孩子们升了大学没有。北大历史、哲学系已分出，改为“半农半读”制度，二月已在十三陵山村中开学上课，且决定不再回头。五十来岁教授均已同去，留下的惟六十以上向达[2]等若干人而已。变化之大，师生精神上似均有“准备不足”感。此等变化不知是否仅限于北大，还是不久即将向全国高等院校推行？又闻北大总校将向汉中迁移，目下只是一种打算，如为明日事实，则将来战事压力重点，还是来自东北方面，不是来自南方。因美帝总希望“亚洲人打亚洲人”，泰越傀儡不足利用，最后一着棋，大致还是放日本军国主义者出笼。我厂校分迁川蜀、甘肃、宁夏，赶修川滇诸路，亦即针对此一着毒棋而来！应铨[3]久不见面，清华闻亦在川中设分校，或分院系。日来血压如何，戒戒烟或有好处。闻上海旧书店（内部可买）还有我旧书可买，便中望看看，若有《湘行散记》（商务版、开明版）可为各买一本来，有《月下小景》早年版也好，又若有《自传》（金屋版，最早的一种），也找一本来，谢谢。我心脏不好，老是隐痛不止，虽依旧上半工，工作效率已极低，凡事随作随忘，文学创作方面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即作一读者资格也可怀疑。即常识较多之绸缎研究，恐亦复难以为继。目下仍在整理删改《服装图录》[4]，因无得力

助手，查校原引书过百种，即已十分吃力。有关文学艺术新的要求，务虚者定调益高，转入工作实际，不免深感思想水平落后，工作极不好作。家中孩子们均学工，大的且作钳工，已八年，小的作铣床设计，大致终生均将守在机器边，倒也简单省事。老二虎虎的爱人也学工，已得一孩子，有了八个月，每到星期六，从托儿所接回来时，我即降级外迁，让主要房子给孩子住。若小龙结婚也有了孩子，我恐怕还得降一级！王逊⑤因病，已从四清⑥工作队回转北京。家庭生活尚美满。惟美术史系恐得撤消，学校也得分散。

北方久旱，不雨不雪，今春庄稼实令人忧心。熟人均尚好，吴晗《海瑞罢官》由上海讨论开始，近日似已成为全国性历史院系师生注意集中一个问题，牵涉及此间"大专家"恐亦不少也。

并候佳好。

从文　二月十日

程应镠　字仲武，笔名流金。作家、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① 宗蘽　指李宗蘽，程应镠夫人。

② 向达　字觉民。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③ 应铨　即程应铨，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程应镠之弟。

④《服装图录》　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1964年送审稿。当时历史博物馆称此选题为《中国服饰资料》；作者提到此专著时常简称《服饰资料》、《服饰》、《服装资料》、《服装》、《服装图录》等。

⑤ 王逊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

⑥ 四清　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自1962年冬到1966年间遍及全国城乡的一次政治运动。因包含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内容，又称"四清"运动。

1966021l 左右
北　京

致程应镠

流金：

昨寄一信，可能未将502门牌填上，如未收到，可便中在附近邮局查查。程字是否误写为“陈”字，已记不清楚。近年来已一再发现类似事情，甚矣吾衰，头脑之不得用，一至于此！

“开门学习”，三个月前北京说来十分得益，但今年却已不再进行。（你们如出行，务必争取去江西，可看的甚多。我六一年去三个月，为五十以后所遇最深刻印象。）各学校民主党派、全国政协及国务院参事室，均不提此事。私意估计，大致是耗费过大，因此恢复“坐而论道”方式，可以无穷无尽学习下去，因目前社会发展变化之大，国际关系变化之大，即以重要文件学习而言，也永远无虞匮乏也。学校方面（文史部门教师）大致多集中于《海瑞罢官》与半工半读改制及教改三问题。政协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直属学习组则学反修、反帝文件。事实上大家知道国际的问题极其少，但谈来谈去，认识上亦不易真正有何提高。惟共同学习的队伍，却极有其意义。前数年中计有马寅初、黄琪翔、郑洞国、李书

城（黄兴之参谋长）等十多人，近年则有梁漱溟、向达、王芸生、邹秉文、翁独健[①]、吴世昌[②]、还有巨赞法师及一基督教首脑等廿多人，有些近于卅年老友，有些又永远将极陌生，不仅政治认识差距大，生活习惯差距且更大。每礼拜照例有二下午同在一处，以我而言，因为不懂政治，真可以说可学处得益极多。但谈思想改造，如何具体运用到工作上去，势无可望。因为“务虚”另是一种材分，只要敢大胆说话，用半天时间抄报章上材料，一发言，即可占去半天。但若想结合个人业务而言，则似无可说，说来亦只二三人听得懂，其余大致将不知何意。首先是彼此数年同在一处，业务上少共通处，生活上也少共通处，而学习目的则为思想流注共同在一问题上求有所提高，有利于“改造”，可以说是费时多，费力大，而见功不易。或许到一定时候还得想法改改。最好方法还是能有机会让有专业的多和同行接触，例如尽我有机会去参观全国各博物馆、一切从实践出发，在新认识基础上谈改变世界观、歌颂共产党、赞美伟大的新社会，才有话说，说来也才有分量、有内容。不至于流入空疏，言之无物。但有许多人目下说来，根本无所谓“专业”，大致也就只有坐下来，谈下去，为唯一可以采用方式了。

应铨久未见到，王逊住处相近，见面较容易。向、翁二位因同在一组，每星期总同在一处三两次，两人开会次数或比我还多些，总在四五次间。

孩子们入大学了没有？让他们学自然科学省事些。社会科学今后十年变动大，最难适应的是文、史、哲、艺术、音乐，但最容易的许又恰是艺术文学音乐等等。

19660211 左右一——————————

华北迷迷大雪二次，旱象得到部分解除，是件大好事！

从文

① **翁独健** 历史学家，教育家。时为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② 吴世昌 文史研究家、红学家、教授。时为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19660310
顺 义

张兆和致沈从文

从文：

前几天，我正起早赶写材料，忽然感到地震，持续有一分多钟之久。来到北方，这样强度的地震，近些年来好像还没有经历过。这里老乡认为“地动山摇，花子摺瓢”，今年会是个好年成。好些人都说，今年是马年，下黄雨，粭地前来一场好雪，今天又下树挂，肯定是个丰收年，如果这些话有几分根据，自然很好，对备战备荒有好处。可今天早晨我从广播喇叭中，好像听到邢台专区有十五个公社受地震影响，似乎受相当损失，我听的不完全，我想到永玉[1]和他的一帮战友，天保佑他们没有恭逢其会。问问梅溪，永玉最近有信来家没有，念念。写个信给我。

晚报和焦裕禄小册子收到，对工作有用，读过的《中国青年》如家中不预备留的，也望为寄来。丁甲庄是个三类队，长时期以来党支部处于瘫痪状态，不抓政治，走资本主义道路，社员被旧思想、旧习惯势力深深的影响着，要想突出政治，用主席思想、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教育，改变丁甲庄面貌，这工作比起附近其他村子说来就要艰巨得多。我们运动的进度比较慢，原因在这里，村子也大，情况复杂。四清五月能否结束，现在还说不好……来立一帮大学生可能在四月底走，

他们希望能留下搞完这次运动，但因为他们是毕业班，还要实习等等，能不能留下很难说。老沈还没有回来。海珠长期严重失眠，有一次半夜服了八粒眠尔通，因此第二天昏迷不醒，接回北京休养了一礼拜，回来时十分憔悴。我同房小张有心脏、淋巴结核等病，农村青年小毛本来身体挺棒，现在由于睡眠不足，也病了一场，前不久搬到我们住处的大个子小唐，身材魁伟，可是长期患胃病。同这些个青年人比起来，我的健康情况略近于奇迹，同志们很难解答这个问题。我只是在天气转暖，劳动时脱衣冷热不均夜间有几声咳，已托小张进城为买半斤核桃仁，大哥寄的贝母粉请寄来少许……

来信说到大弟小弟工作紧张，青年人紧张工作是正常现象，希望他们注意身体，注意饮食。

我不能常写信，可“惯迟作答爱书来”，谈谈家里大小情况，谈谈红红，对我是紧张生活中的调剂，也是人生一乐趣。

兆

3.10

张兆和　作者的夫人。《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通信时正参加四清工作队，在京郊顺义农村。

① 永玉　沈从文的表侄，木刻家、画家黄永玉。当时参加四清工作队，正在邢台受灾地区。

196603
北　　京

复程应镠

流金：

书收到谢谢。《海瑞罢官》和《谢瑶环》诸戏，越提越高，看来今之“京兆尹”，也得落选让位了。且涉及的或不只三五人。因为全部史学界，到目前为止，还居多是“民主人士”底子，如何思想改造，工作改进，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难事！大家务虚检讨、表态比较容易，至于如何用新观点新方法具体应用到写通史、专书、教材、论文，却极不容易。一切还是原班人马，演一出新戏，有可能作得令人十分满意。具体应用到教书、编书，彼此不免茫然无所适从，也无样板可仿！尤以最近《红旗》尹达一文，广泛冲击到当前史学界，想必不久你们学校也要讨论到。

王逊在家养病，看新小说。能看新小说，可知心情还比较从容。至于所编书、授课，大致将在五月后学校师生回来以后讨论“教改”中解决，照习惯，一经讨论，总又得有一年半载去矣。世界在大动荡中，国内为社会主义深化，国外则越南战争是焦点，再一“升级”即接触及我国边沿。就趋势看来，“升级”似又为必然发展。目前力量不够，处处谨慎，不刺激中国，一到准备完成，或越傀儡政权再次大受挫折时，也会有忽然向中国重要交通点和军事设施轰炸的一天。

更有可能还是“日韩同盟”的实施时，一二年后，对我东北压力必会突然增加。这是这里一些老年人的看法，也许只近于一种杞忧！

我心脏已不大好，经常隐痛，一切工作照医生意见通得放弃了。希望过南方走走，家中因张兆和下去四清，已无人照料，脱不了身。孩子们均搞机床设计，经常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惟星期天带一九个月大小孙女回家住一晚。孩子一来，我即降级到外屋，我房中即刻成了孩子天下，瓶瓶罐罐尿片被盖，到处都是，星期一早上一走，家中还得为收拾残局，费一点钟，才能恢复原来情状。看什么文章多顾彼失此，精力衰退，记忆力理解力和好事热心已大不如数年前过上海时！想照十年前那么为各校奔走，已无能为力。

并候府中长幼佳好。

弟　从文　顿首

19660507
北　京

致程应镠

流金：

天气已近暮春，公园中百花盛开，家中多病号，因之尚少心情去看看花，到得一家人能成行出门时，恐又已到初夏后矣。

应铨来谈谈，他精神似很好。新的教学法有了较大改变，凡事从实际出发，因此取得经验知识都是崭新的，大不同于过去。他除工作以外凡事兴致很好，这是极难得的一点，所谓“青春气”！有些年在卅来岁的还赶不上的。王逊咳血已止住，若肯真正“自我革命”，下狠心禁烟戒酒，体力回复，实意中事。院校改制，课程商讨，大致又得要一年半载，因此所编教材，均在停顿中。若照新拟办法说来，美术史至多不会过五十六小时，估计一年中至多讲廿来次，即可毕事。此后通史大致也不会加倍。

这几月报刊对吴晗批评日益深入，范围之广，火力之集中，均为解放以来第一回出现。近日已提到和章、罗、储等等并列。又闻北大则正起始在展览翦伯赞①材料，大致不久即将在报刊上公开。彼素来以马列史学权威自居，骄傲不可一世，今之展开批评，加以清算，是意中事，非意外事。

我近日血压日高，升级至二百廿，下落时也在二百间，

头常感沉重，许多拟作待作事情，大致均得搁下了。你如有下乡机会，莫轻易放过。以后不教书即放弃了它，也不要以为可惜。因一切在大动荡中，“要干啥即干啥”，不容易学，学明白了此道理，可实在大有好处。对国家，对个人，好处均十分显明。

近十六年来，我觉得生意充满新奇感是去四川土改一年，及上井冈山参观三个月，觉得对个人生命意义格外深刻。特别是在江西旅行那三个月，见闻种种教育意义重大，一生难忘，只觉得应当尽余生为国家、为党多作一点好事、有用事，才合理。在北京住下学习一年，也不如政协例行每年出外参观一月得益为多。

在京熟人，三十年前故旧多逐渐故去，存在的，也各因分业不同，极少见面机会，近十多年同事，即同在一室办公，对事物也少共同理会，稍一分工，照例即不悉姓名。家中孩子均学工，将一生守在机床边，老二且不久即将远调四川，夫妇均同学一门，只留下个将近周岁小女在此间托儿所。老大年卅尚未成婚，也作机床设计，虽作过八年钳工，新的读半工半读，将来教书大致还得用。但作工一久，便似乎舍不得离开机床边了。工作地虽在西郊，经常也多是两星期方回来看看，吃顿饭便又即匆匆走去。唯一经常可以见面是政协卅来位学习组同仁，虽同称“高知”，其实仍是各色各样，虽熟实永远陌生。有医院院长、报馆社长、副部长、局处长、法律……农业、哲学、数学、史学等等专家。虽然内中有一位搞文学的吴世昌，却搞的是版本，比俞平伯用心还繁琐。唯一近似同行只翁独健、向达二位。看来他们搞业务的机会也已不多，因为都已年过六十。每星期经常均有四五个半天

学习会得参加，向仍住北大，一星期至少得有三次入城学，惟兴致仍很好，四城旧书店尚可发现他敦敦实实身体来往各处。虽年龄已到庄子“佚我以老”岁数，看来二三年中还不能作退休计也。所带研究生多已下乡，所学虽多，无使用处，用的机会似不甚多。若有人能够忽然想到“思想改造”能结合业务进行，当可称为一真正新发现。因为即此一来，对新的文史研究十分经济，显而易见即一部阶级斗争史求落实，便比较有希望一些，至于“生产发展史”，“劳动物质文化史”，“科技发明史”……设能趁此充分利用利用这分现有人力，作点准备基本工作，将来进展必省事甚多。第一层楼基若不充分利用利用这些人比较广博落实知识，将来想作三五层高楼大厦，恐怕也不大好办！大专学校制度变动大，今后一切课程必大大压缩，若万一无课可开，只改改文卷，也是难得好事。总之一切遵循“听、跟、走”三原则作去，必可少犯错误而事情作来对国家为有益。宗蕖若体力尚好，有机会争下乡过半年好。照此间报告，似乎人必下去一至三次，再参加城市工厂四清一次，始算满分及格。惟此事变化随时，难一概而论。但对副部长、副省长、局司长下去的实陆续有人。北大如邵循正亦已下乡。北方若干乡村生活情况苦些，患病者或多些，至于南方，此间有熟人到昆山一带四清，回来时说，比在北京吃住均好得多！

并候佳好。

从文　五月七日

---

① 翦伯赞　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660515
北　京

复罗叔子

叔子同志：

得信备悉，尊稿未即寄来，拟俟弟血压略低些时，再为从头至尾看一二次，尽个人思想水平所及，在章句间改正一下。若无大误，寄回来后再送学校看看，还是有必要，因为究竟工作数年，你总算有个交代。能力不足实不容讳言，谈的问题材料因之容易顾彼失此，难于全面。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无从满足社会要求。但工作基本态度既十分严肃，当不至让人同《海瑞罢官》、《燕山夜话》如邓拓、吴晗等……作品并提。我个人意见是，这个作品尽能力改，改妥后，虽不宜于出版，送校中作个交代。此后手工业管理处或其他上级，有认为油印供内部参考需要，再商量印一百部不迟。油印用意，主要应当还是听取各方面意见，便于再行改写，逐渐使之完善。至于另写新材料，也还是要不怕三番五次修改，严肃对待此一工作，从反映劳动人民成就出发，突出毛主席思想，才可望少出差错，而对学生有实益。不知尊意以为然否？复候佳善。

沈从文　顿首　五月十五日

罗叔子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讲师，文化部组织为工艺专业编写基础教材执笔者之一。所编《工艺美术史》稿，经沈从文数次审定补充，几年间不断修改充实。信中所说“尊稿”，指其第4稿。

19660516
北　京

复邵洵美

洵美兄：

得信知近状，深念念。此间熟友说及，“金橘饼”能治哮喘。不知试验过否？陆小曼[①]尚有机会见面否？弟近年来亦因血压高（二百廿），心脏不良，长在家中孤寂度日。昔年故旧，多成古人。又或各有所事，极少见面机会。社会主义深人，诸凡要求于大、中学生均能应付裕如之事，由弟学来，总不免有顾此失彼事，可知衰老已到如何程度。半年来日读报刊，新事新闻日多，更不免惊心动魄，并时怀如履薄冰惶恐感。在此“文化大革命”动荡中，成浮沫沉滓，意中事也。熟人中惟金岳霖[②]半月犹可一面。余惟政协学习组约卅人，每星期有两上半天共同学习，人来自各个方面，同学十年，实仍如同陌生人。北京公园中牡丹芍药闻已次第开放，亦少有兴致一看。努生[③]去世，想早闻知，去世一礼拜前，犹同往郊外参观“焦庄户”地道战遗迹也。光旦先生[④]似仍康健如昔，饶孟侃任教外语学院，去年闻住医院，有患癌传闻，难得其详。之琳、健吾住处虽相隔不远，因业务不同，至多一年半载偶尔一见，高植患心脏病已故去数年，梦家[⑤]似仍在科学院工作，已四五年未见面。太侔先生[⑥]仍健在，住青岛，五六年前去青岛曾一相见。俞珊情形不明白，想来晚景

或不如小曼从容也。林徽因故去后，思成再婚亦已数年，惟偶于某种会期中可一晤及。傅雷想尚不断有新译出版。此间闻周知堂老人⑦年近八十，尚有新译希腊文学约廿万言完成。并写著自传约四十万言，或在香港出版，日本拟全译。萧乾亦经常有译著刊印，惟不署本名而已。拉杂奉闻，或可一慰病榻岑寂也。

并候府中长幼佳好。

弟　从文

五月十六日

邵洵美　现代作家、出版家、文学翻译家。

① 陆小曼　已故诗人徐志摩的夫人。

② 金岳霖　字龙荪。哲学家、逻辑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副所长。

③ 努生　即罗隆基，字努生。政治活动家，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④ 光旦先生　指潘光旦。优生学家，清华大学教授。

⑤ 梦家　即陈梦家。现代诗人、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⑥ 太侔先生　指赵畸，字太侔。教授，原青岛大学教务长，30年代曾接任山东大学校长。

⑦ 知堂老人　周作人的笔名之一。现代作家，抗日战争时曾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解放后从事翻译工作。

19660704
社会主义学院

致沈云麓

大哥：

前信计可收到。虎虎等三人①已南京去川。临行时，或只有朝慧②一人送之上车。小红红还是初次出远门，一家人都舍不得，只有一岁多点，得坐三整天车，一定弄得小夫妇二人相当狼狈。廿九年前，虎虎也正是这个年龄，兆和却带了他和小龙③，由津到申、到港、绕道越南，经过廿来天，直达昆明。我到车站接他们情形，犹如月前事情，十分明白。幸得当时沿路码头有熟人，且留有钱，同行也有熟人，可是也真辛苦。卅年转眼即成过去，又轮到他们带孩子上路。路上虽远，且相当热，到成都大致还得换一回车，情形大不相同，一切便利。厂中早为他们预备好了一个小家，东东西西也早由北京运去。好在一到达即可迁人小小新居，孩子也即刻可送本厂新办托儿所。计算日子，今天或早已在新居住下，虎虎等且上厂办公了。虎虎工作很好，两夫妇又甚要好，我们可以不用挂心。只是小红红这一年最不好照料，一定会妨碍虎虎工作不少，星期天大致便为照料她全耗去了。之佩爱孩子，可不大会照料。

我正在北京西郊社会主义学院新大楼中学习，永玉也在此，常在一处吃饭。我们住处似乎比"北京饭店"还好些，

吃的也比政协会中好。我因血压已过二百，低压也到一百廿，和紧张学习有矛盾，可是既调来，也就顾不得许多了，还得学完为止。总有一年把光景。目下吃的是淡盐病号饭，起居有定时，作息有定时，血压即刻大降，心常隐痛。大楼四周有平坦水泥大路，每于早上或饭后，大家即绕住处大楼树荫马路转圈子，有的还作跑步。如像我这种年龄的，似乎还不少，生活看来都过得相当好！国家正在“文化大革命”，什么事都在起绝大变化，明天事情不可知。只要体力不恶化，不中途坍下，我想总还可望支持下去。至于今后如何工作，便不用作无益空想矣，因为一切听上面安排。

正当这种大时代，以你年龄身体而言，最好是安居养病，不宜轻易出门。即在本城，也以越少和人往来谈话为好，亲戚间不走动，可省事些。我们这里家中即如此。我星期天也不一定能回家。家中情形甚好，可放心，从朝慧等寄回照片即可知道，大小健康，即是祜也。

住处因为在郊外，早晚均相当凉爽。从窗口望出去，但见绿芜一片，衬以蓝天白云，如同在青岛海边光景。情景十分离奇。回家只需换车一次，总共一小时，共二毛钱即可到达，比去颐和园还近得多。龙龙学校在附近，因为不出门，也不能见到他。

兆和从乡下四清回来，一回家即工作。人瘦了些，精神还极好。惟照情形估计，或许一二年后，终得退休。因为新的工作，绝不是近六十岁的人所能担负（经常下乡即不是老年人吃得消的）。不退休或许亦有转业可能。你应当常看报上社论消息，上面刊载文章，多和目下在全国范围内几亿人行动有关系，也和此后国家发展有关。今后有许多事变化必十

分大，你手边若还有点点钱，可决不要随意花去。我们或许有一天会两手空着回到家乡的。正如同卅年前抗战未发生前，家里几个人还只是谈闲天，以为“或许有一天将离开这个家（当时还刚搬家不久），远远到云南去。”料想不到半年后即当真到了云南，而且一住八年之久！现在快到七十岁，若真的回来，大致即将作终久计矣。社会变化大，变化大，我等已完全成为过时沉渣、浮沤，十分轻微渺小之至，小不谨慎，即成碎粉。设能在家乡过三几年安定晚境，有个三间容膝安身之地，有一二亲人在身边，已是十分幸福。这显明是一种十分没落的思想，不容许的，事实上大致还将是尽可能把事作去，并尽可能把事作得如国家所要求的好，或更好些。为难处是，事情即或已十分认真尽力，且毫不为己的作下去，却由于客观要求日有不同，因之许多事作来都不会有好结果，且深恐把事情作错。这几年搞工艺，或许就不免成为过失之一。对事过分热心，也常常有错误。几经风涛，为“免过”计，自然即不再会如十年前对工作的狂热矣。

多学学毛主席老三篇，文章虽短小，易明白，付之实行，即十分得用。另外把毛的语录反复读也有益。

二弟　七月四日

沈云麓　作者的大哥，原名沈岳霖，云麓常简写为云楼、云六。

① 三人　指作者次子夫妇沈虎雏、张之佩及其女儿沈红。当时赴川是调往“三线”新厂，到自贡长征机床厂任技术员。

② 朝慧　指沈朝慧，作者侄女，已故三弟沈荃女儿。1959年作者将朝慧接来，作为女儿抚养。

③ 小龙　即作者长子沈龙朱。时为北京工业学院钳工。

19660915

日　记

——批评我

九月十五

A:不老实。即如此情况。发言写出来照念。谈到老了即下不了乡,三四十岁就差不多。本身是反动的,本质上是反党的。上岁数即不革命了吗?本质即反党的。活到老学到老,学一辈子〔毛主席〕著作。是老狐狸又滑又奸。群众〔称〕你为反共老手,一辈子,今天还一边学一边反。劳动也这样不老实。并不要求多,还是臭专家架子。不是劳动问题,还是臭架子。一向是周扬①和齐燕铭②〔做〕后台。还是特权思想,放毒,反攻,办不到。放一辈子毒,说写不了。作家写不了材料,是不想不敢暴露罪行。

B:应狠狠批判,对于运动不认识。是专政对象。几个月来□□。集训班第一次。建馆时人人大家日夜干,你无专责。学习时来请你,你来过几次?全国找上这种干部那有这种人?考虑一下。运动一来,是反共老手。在政协,也放黑话,〔对〕向达说,不为配助手。王冶秋③说小心沈从文,一不×即写信〔给〕周扬。说生命有限,即威胁人。已成人民专政对象。劳动总事事照顾,必反工。擦桌子也不干净。吃过多少人民的饭,做了什么事。

C:解放以前是保守。这几天学习,还是反党的。主席说凡是……即反党。不是保守问题。根深蒂固的反党。干什么

也〔干〕不了。可见平常在家什么也〔做〕不好。拔草也不好，纯粹是大寄生虫。如这样反党寄生虫，死了还好些。

A：宿舍多客人，不关门。怕，即心中有鬼（沾胡适问题，所以怕）。

D：社会主义睡大觉，检查了自己没有。三礼拜学习，才明白。保了你，三礼拜讲了多少黑话。有五十年文艺。还说是旧民主主义时代的人。今天不老实，即无出路，只有死路一条。现在打〔倒的〕当权派即为维护你而犯过错。五九

文革史料选：运动初期作者对一些大字报作过公开回答，图为幸存原稿之一部。

年以后，反毛即多黑话。瞧不起毛主席，本来早应打倒。反共积极。在北大搞什么。解放前夕，和陈雪屏[④]有关系。送×××小说看，腐蚀青年。把你捧上了天，眼中只有陈乔[⑤]。后来只写齐燕铭派下来。这几年在政协游游逛逛，吃好住好。干了些什么？以历博专家，带青年逛景山。不想赎罪，滑不过去。不要想还有谁保护你。劳动也是，要增加一点劳动。从今天起看着你写。不交待。

A：不上班，不是剥削来的？

A：写大字报空洞，开现场会。

A：不自量，评主席著作。还放反动黑话。没有东西，只扣帽子。反对工农作品，好大胆。

A：是对主席思想反对。

D：范曾[⑥]写过一首诗，颂扬备至。

A：在馆比天都高。

本文是在一次批判会上，作者获准作的记录。

据记录稿编入，副标题为原有。

① 周扬　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② 齐燕铭　前文化部副部长。

③ 王冶秋　国家文物局局长。

④ 陈雪屏　前南京政府青年部次长，1948 年末孙科新组阁后任教育部次长。当时主持从北平抢运教授去南方的活动，曾登门邀作者南下。

⑤ 陈乔　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⑥ 范曾　时任职于历史博物馆美术组，作者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参加摹绘插图的合作者之一。

196609月末

日　记

——几项规定

1. 五号晚上回去。
2. 上午学十六条报纸等，下午写材料。
3. 离开屋子得请假。
4. 不乱说乱动。
5. 屋中一切东西不要动。

十点以后睡。早上按上班时间。中午午休可以睡睡。

1966年国庆节前，作者和一部分受冲击的人被集中在机关内住，本文是对当时宣布几项规定的记录。

据记录编入，标题为编者所拟。

19670202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久不得你们信，妈妈极想念小红红。寄来东西想已收到，若要别的什么，可写信来告知。大哥已从延安回来，这么走一趟，虽相当辛苦，却真是种极好教育，因为见许多，听许多，特别是经过几个省份，接触的农村老乡多，彼此交谈有意义，懂许多事。也有半途退回的，更是一种教育。大[①]精神很好，谈了大半天，第二天是礼拜一，就上工了。事实上大致还得写总结，和到其他学校看看大字报，因为近两个月变化大。全国各处都在搞夺权，北京自不例外。妈妈机关也在进行这个复杂工作，我们馆里也在搞，在过程中“保”字号且有忽然变得格外左的。是一种新的花招。争得相当激烈，还将有一个较长时期多次反复才会告一段落的。妈妈办公处上月被外来单位占据，赶出到一民房办公。近日来那些外来人被加压力成为“不受欢迎”的，分别走了，机关才又迁回大楼。近来终日大小会连续开，权是夺了，如何行使，还是问题。文化部萧望东统战部李维汉等等许许多头头均坐卡车挂牌子游了街[②]，近军委已下令正式禁止，许多人或可免去此种冲击。形势变化快，前不多久参加检阅的陶铸、刘志坚

均已下马。穆欣、唐平铸、胡痴也被号以“小三角”而下马。贺老总正式点了名，朱总也有大标语（光明报、人民报、解放军报），薄一波、罗瑞卿已死去，又传邓、陶也死去。陈云也有大标语，吕正操因铁路员工罢工而下马。王任重、刘澜涛似均已上过街。受“经济主义”来到北京的各种职工，已约百万人，近日在陆续返回。但新来的还是大有其人。不少人都带了几百元人民币，争购日用品，因此百货大楼三楼出售手表等特种物资的，已由红卫兵把守，不再出售，东安市场东西也多入库。且有用大卡车把这种捣乱分子连同所购东东西西游街示众的，实在大快人心。

夺权是一个相当复杂问题，到处在进行，到处遇到新的不同问题。有些单位一面工作一面即整风，可知“夺”为大势所趋，容易办，如何行使新的权，使之效率高，不简单。所以要一面整顿思想。

今年过年不放假，凡事照常，十分好。我们每天学毛选和政策文件，劳动照常，天气过冷，室外打扫园子已不常进行，只收拾毛房。我每天均步行去天安门，脚已好，心脏不大好。

〔大字报称〕张百发、时传祥均属“工贼”，为捍卫团头头。各处斗争过，有一回被点名为“假共”。除二人外，还有庄则栋，则出人意外。王铁人、张洪池均有大字报上街。高干子女被捕的不少，多和纠查队、捍卫团、联合行动委员会有关。“荣复军”组织在京占据中医院，派了上千人武装合围，才把头头捉捕。已正式指明为反革命组织。杭州且占夺了省市公安局，由解放军包围，才解决。

妈妈开会忙，人又瘦了些，精神还很好。我因心脏不大好，医生叫休息一星期，还是半年来初初看病，初初休息的。生活若不有新的大变化，大致还能支持下去。

从

二月二日

沈虎雏、张之佩　作者的次子夫妇。通讯时刚搬迁人川半年，均为自贡长征机床厂技术员。

① 大　方言，意为哥哥，指作者长子龙朱。

② 信中转述文化大革命的人事变故均系传闻，未必属实。（以下各信同。）

19670325
北　京

复沈虎雏、张之佩

——给在工厂的次子夫妇·之一

虎虎、之佩：

得近信得知一部分红红情形。婆婆、大伯、姑姑均充满兴趣，希望常有信谈谈，特别是婆婆，想要知道孙女宝贝一切。你们日常生活也想知道知道。大伯为买了些小儿画，已另外寄来。这里无什么新出版的，将来或去小黑妮家庆庆家收罗收罗，抄抄两个小家，也许尚可得到些果实。咳嗽川贝母粉冲糖水吃好，虎虎可试试看，有效验。

北京已快到“绿遍郊原”时，炉子尚未撤去。夺权反复多，纠纷多。因为有些事从感情出发，用“原则”来代感情，将有一个较长学习过程，或一年半载，或三年五载也说不定。机关工厂不比学校，学校问题或许“易放易收”，机关工厂情形比较杂，不大能放，放了也不易收。学校中听说已解放了许多教书的，停止强迫劳动等等。即当权派中党委，也有半解放听之在群众中看看听听的，准备下一阶段斗批改。照这样子，则斗批改亦可望如过去整风方式进行，讲道理，谈事实，正常进行各事，也比较解决问题。因为即夺权，也不会让同学去作教授，事实上教不了。机关情形不相同，有些人“幻想”可能比较大，而“能力”却又比较小。有些“权”和

"能"是一件事，有了权也就有能，如许许多多主任、处、科长。有些事又非有真正工作能力经验本事不可，不是什么人都拿得起来。因此不免复杂一些，也麻烦得多。或正在上面商讨，商讨中可能会有斗争，有较激烈的"路线"、"方向"、"方法"、"策略"之争，过一些时间，必可明白一部分。各机构什么战斗组必改变，以原来科处为单位，将来监督业务大致即由各科处推派代表，并说明只监督，不接收执行，且不许设全国性的，不许……。

经过这一年的动乱，"大串联"决定是不再进行了，因为副作用大。夺权限于"监督"，也正式提出。到一定时候，将恢复党组活动，因为领导工作不能没有党。"黑帮"范围必缩小到真正"一小撮人"身上，才符合事实。但是平时本来十分老实怕事，又无争权夺位野心的老年高级知识分子，将怎么办，还不明白。

原本听说除党内当权派，外即知分是主要打击对象。自从刘、邓、朱、贺、彭、杨、陆、罗事半公开或公开化后，"三家村"中吴晗也成了小脚色，各部长也无什斗头，吸引不起群众注意。教授专家权威相形之下，自然更不足道了。所以到分别斗批改时，或不至于去年那么兴奋、人数范围将缩小，不可能扩大。~~另外说，即大家都相当疲累了，工作已搁得太久，一般工作人员已发现一种散漫自由对工作消极情绪，再搞一年下去，许多方面损失将更显著。政治方面也并不能有效提高，生产方面损失则极其显著。大标语彼此攻讦无个了时，使得一般人对领导各部门头头失去信心……至少是方法得改变改变，不能长此下去！有些工作经过这么一搞，可能~~

~~得有一二年才能回复正常工作。~~[①]文化部门有大量人闲着，也不知如何改造，即可望于一二年内回复到演戏作画本业上。还有研究“洋”、“古”的，如何办？学校教这个的，要不要？要又如何办，不要又如何办？这些问题，凡事大致至早也得在今年秋后才可望知道一点眉目。试就北京方面熟人算一算，六十以上占大多数，真正得用的也已经剩不了多少人。是人太少不是过多，事实上即完全留用，许多研究中空白点也并未填补得了！并非人太多，更并非占的地位太重要，或权过大。……而且高知中如吴晗等有政治野心的实不多。……至于思想落后，自然是一种事实。

妈妈依旧忙些，不是开会，即出外串联看大字报，也出外卖报。至于刊物，将来是否存在，如何办，中、老作家在这次运动中大多成了冲击对象，年青的如何接手，大是问题。或许有一个较长时期停顿，文学比绘画难对付。大多数文学书都已不许出售，年青人以亿计无书可读，问题如何解决，还不知道。

我仍照常。妈妈和我这一年中境遇虽不相同，却同样已在风浪中显得老了好些。每次上街，已很少遇到像我这么满头白发的人。目前走路虽还得力，消化力还正常，但心脏总是长痛，一恶化，即将完事。出门已经几次头眩，脑血管迟早会出问题，若再遇较大冲击，必然即完事。

虎虎工作因迁厂而停顿，有回来看看机会没有？若因事回来，不妨带红红来，搁到这里和婆婆住住，有姑姑可以照料，也有同伴小女孩子同玩。黑妮、小庆庆都长大了许多，过二三年，即成小姑娘了。北京大街上和一切机关，还是大

字报占领一切墙壁。天安门除人大会堂和博物馆不许贴，此外看台和两侧广墙及地面，是标语大字报海洋。几天来占压倒一切的是“打倒谭震林”。五一过劳动节，是否和往年一样，使得天安门干干净净，还是听其如当前那么到处是大字报，还不得而知。一切似在慢慢回复一种理性秩序，许多人过去被没收的东西在退还。永玉一自行车，也开始退还，至于书籍、手表、照相机，则还在代管中。画册一部分也许已被焚毁。其实这都还是小事，将来处分不算是什么“三反分子”②或“右派”，才真是万幸！

内江出糖，地方又出广柑，根据我们近几月经验，用桔子皮切成细丝，把它煮漂四五次，去尽苦水，再煮烂后，再加白糖煮（内中加点点盐，不要多），到后即成桔皮酱，涂面包馒头都极好（也能治咳嗽），虎虎小时即是欣赏者，你们原料方便，不妨试煮点给红红吃。照我们经验，相当省事，省费，比买的罐头好。我们已作过五六罐，也还可以加点点有酸味的果子，如酸梨子等。之佩吃辣子有了进步吗？买得出辣椒末，或试为寄半斤来。我们靠一瓶牛角椒（几年吃不掉的）慢慢的加在菜蔬中，居然快吃完了。今年这里能经常买柿子青椒，干红椒不上市。各种果蔬甚多，只不能吃牛肉，可能内蒙古来源暂时断绝。水果多而不贵。

上街的挤车的和我年纪上下的已极稀少，真是一种警告。运动完后不“免职”也得研究研究，是否应当请求“退职”。事实上工具书多已处理，稿件不没收也已自作处理，即受鼓励再来写什么，看来也鼓不起勇气再动笔了。妈妈工作即不出岔子，看情形至多二三年也会要受编遣，在“解职”、“退

职”、“退休”诸名词中择一而行。这都是从好处设想。也可能会出现新事情。若从可能坏处设想，则也许我还有受大冲击之时……一切只能听之任之。一切望放心。

三月廿五

此信曾编入岳麓书社的《沈从文别集·自传集》一书，于 1992 年 12 月出版。首次发表时略有删节。

现保存首次发表时篇名，据原信全文编入。

① ══线下为作者写后又涂掉，但仍能辨认的文字。下同。

② “三反分子” 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政治罪名之一，“三反”通常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19670506

北　京

致历史博物馆革命委员会

历史博物馆革命委员会：

我近几个月来，血压高到二百时，头部经常眩晕，心脏也不大抵用，虽极力克服体力上的困难，但是机能衰退，有日趋恶化现象。医院诊断，一再建议休息。长此下去，再拿高薪，于理不合，心中深增惭愧。拟从五月份起，不再支领个人薪资，盼得许可。（或办法手续不合、影响会计制度，即仍由个人签名支领后，再全部缴还。）到运动结束，并且个人又恢复工作能力后，也只希望每月有一点生活费用，就很够了。至于此后工作，凡是力所能及，对党和国家又还有需要的，我总希望能较好学习运用毛主席思想，结合到我搞的各项业务上去，坚决不断改正错误。坚决和革命群众一道，加强学习主席思想和时事政策，明确文化革命主流和大方向，永远站在毛主席思想旗帜下，革自己来自旧社会浓厚资产阶级思想的命。希望在群众帮助下，或可以少犯些错误。

此致革命敬礼！

沈从文

五月六日

19670511
北　京

致张之佩

之佩：

得见寄来些当地小报刊，可以大略明白一些事情。昨天妈妈回来，说四川事或有新的变动，大头目似乎已正式宣布职务取消，党和军的权力同时取消，另换新人，自然是件大事。是否还有抗拒以至于煽动"保"字号变相抗拒，或在最后不择手段来一次反扑报复，事情都是可能的。古语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情况是十分复杂！十多年的根子，不为不深，所以凡事不要粗心大意，以为一有中央支持，即可一帆风顺！来信告告小弟一天做些什么事情，是我们亟于想知道的，还搞不搞业务？勤务员一天作些什么事？三天前，大和妈到陆喇嘛家谈了一小时，才多明白些信上不曾说起，大致是章同事回来复述的。妈妈还是有各种业务性的忙，挤在大卡车，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一去即半天，摇摇晃晃一二小时，总不免会要腰痛一二天。体力超支，所以见她的人总说瘦了许多，精神还极旺，办公室搞清洁，几几乎是包干下来了。年青人多马虎而懒，能说而不善于动手。王府井还是大字报海洋，以反刘、邓路线为重点。一般多抄来抄去，少新内容。听说《人民日报》和《红旗》，将组织卅多战将如写九评方式，陆续刊出一系列文章，一定有比较有分有量的，

起压倒作用的。纪念文艺座谈，也是文章多，有特点，有分量的不多。将来报刊文章或许会有这个趋势，量多，提高比较难。大街头大字报对陈老总、叶剑英的似不少，虽有总理一再说（或戚本禹说?）过外交部不能妨碍外事，还是老揪住不放。谭震林也是大标语最常见的姓名。此外部或副部长级、院校长或党委书记级，万人大会事似还在不断举行。一隔行，便不明白情形内容了。机关夺权一般情况是分成两派，有的又各引外援，外援一多，即不易好好开会，争辩若不能解决，最后便易由挨、挤、推、攘，进而为武斗。斗有大小，闻儿童医院和市政机关即各死五六人。有个什么机关还有上千人斗，伤必不少。大学这方面训练好些，但办公室的打、砸、抢、夺还是经常发生，无从防止。大民主总得从一个较长时期中训练才可望取得进展。（因为这是个伟大企图，本来又无个底子，无可避免。）一切活动公开来搞，还是合理的，正常的。但是也有趋势搞秘密破坏的，发展下去，不怎么好。江青不久谈话，主张联动公开，捉了的小头头均放释，即是此意。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末后特别提起“教育子女”问题，的确是个大问题，话特别针对到军委而说（大将元帅等等），可知其中必不止说贺龙、陈毅、叶剑英……子女，因为凡是知道点内部事情，和联动的联系，或和运动的操纵指使，都有一定关系。有的大人且作了参谋，就更不好办了。其次是“大联合”、“三结合”，日来报刊重点宣传，提法十分好，十分重要。原则是从实事求是来的。一到付诸实行，即有种种不同阻碍，大机关有此现象，小至于百十人机关，也同样遇到相同现象。可能中央文革也感到为难。凡事易放而难收，正和工作易毁而难成一样。

我血压还在二百，易眩晕，已止住。医生还是要我白天也睡二三时以为好。因为同时心脏也不好，一并发，即报废了。每次去医院必从百货大楼前过身，总是见大几万人各处走动看大字报，特别是看漫画，兴趣十分浓厚。一部分像是外来人，一部分是不上工的职员学生或小市民，有什么新传单，即一涌而进，争夺激烈。许多人多像是无所事事，不知作什么好，看来令人忧虑。上万的路人，极少有人在路上看报纸社论。事实上很多大致看不懂报纸社论，不明白重要性。我心中总不免怀有一点杞忧。一种深刻的杞忧。同时也可以说是不必要的杞忧。得想办法正面教育。首都有此现象，省市更可知。因为我们知道事情很少，而且多是表面的，皮毛的，非本质的。例如比较熟习的文学创作方面，旧有的作家几几乎在扫荡情形全垮下了，将来除去旧领导外，自然还得留下部分年事较轻的，照主席指示下乡下厂，搞三五年看。主要还是得靠如何培养新生力量。林副提到军中文艺新创作班子得“三过硬”。提法扼要、具体。其中最困难处，即“技术过硬”。说来简单，其实不然。正如搞《沙家浜》，能如汪叔叔[①]笔下精彩，那里是从二三年中训练班可以解决？那里是一般训练方法即可解决？主席也说起过，“习文学的不会写小说。”因为他不明白大学校里教员，主任和教授，很多写小文章也不成。大多数也不会写小说。（有很多写篇像样文章还不可望！）还有各省作协的负责指导写作的人，也多不会写小说，或很少写过几篇又有思想、又有文笔、可以示范的小说。一般情形是基本功没有作对，所以过去以一省之大，三五千万人之多，一年出个短篇选集也不易见精彩，这情形是够严重了。多近于用温室育苗，作新作家不用打乒乓球的淘汰制，

稍露苗头，即抬举过高，期望过大。而且学习面极窄，四川学沙汀，山西学赵树理，湖南学周立波，取法乎中，斯得其下，这那会出人材？因此全国一年搞一个短篇选集，看来还有许多不免凑数。一般缺点是既不会写人，又不善写事，更不知如何写有特殊性风景背景。其实也即是思想不过关。基本功没有作够，学习方法有问题！不正视这点，针对问题求解决，将来不可免还是得走一大段弯路，费时，费力，并不能得到预期效果。我说的是短篇小说，这方面我似乎还有发言权。可惜我心脏受了较大限制，不然一定请下乡，或即回来家乡住一年，一月试写一个，一年时间内会至少写得出十个一切都新的样板短篇。到目前为止，这一环成就，是最弱最弱的一环。照《人民文学》过去的鼓励方法，是永远产生不了真正新作品的。学校则改来改去，也决不会从中文系产生起码作家、先生还得再学习，才有资格作先生改卷子！

五月十一日

---

① 汪叔叔　指汪曾祺。现代作家、戏剧家，时任北京京剧团编剧。

19670515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得红红相，小而胖，若在四川久，将来若成矮而胖，就得做父母多费些心事了。妈妈寄来两双鞋，一定逗她欢喜，可能稍小了些。四川出小草鞋，麻编的，正和小斗笠一样，本地风光，好看，又不贵，也不突出，值得在市集上注注意。昨妈妈又还到小庆庆处拿了些衣服来，有的或要到四岁穿。总之，务必记住不必再为她缝什么新衣，这里有的是供应品旧衣，可能直到七八岁时还可从他们用旧的得到合身的衣物和玩具，麻烦的是小儿书，新出的不多，旧的又不好，看来恐得一年以后，出版方面方能考虑到这一亿儿童的事。中小儿童青年目下也无书可看，事实上大学生也有相同情形。《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暴风骤雨》多已被否定成毒草，都不上市，也不出借。翻译书也不出卖。《红岩》听说要改。《沙家浜》和《红岩》（戏改名《山城旭日》）原来均由汪叔叔执笔，经江青改，到目前已肯定是革命样板新戏，成功的戏，虽然报上不见汪叔叔名字，事实上他出的心力最多，我似乎也或多或少分有了一点儿光荣。过去他在北京市文联，工作了多年，老舍不认识他的长处，搞事务性多，长处难发挥，极可惜。现

在搞戏改，可搞对了。若“趁热铁打钉”，必然还可希望再写出三五个好戏！还可能会写得出更合理想的新作。

妈妈还是相当忙，会也多，出门看大字报也多，总是把工作拿回家来继续做。人瘦精神好，但校对用心多，已常感到累。我血压不稳定，高到二百时，头即沉重，躺下十来天又较平下来了。长此下去，不是办法。目前还在运动中，不能提“退休”“退职”。长此照医院建议休息，也不是办法。所以最近拟请不再拿薪水，或领后即刻全部缴还，比较心安。将来如何，再听听上面解决。必有个总解决，又有个分别对待。照今早广播提到的说来，此后像我们这种旧知识分子，大致不可能如过去工作，不是“解职”，即是“退休”，或另调工作。我看来除整理文物资料工作，或改稿件，已无什么适当工作可做。或许留在原单位作作勤杂工，也有可能。那倒是不坏，因为近一年已摸熟了一套搞清洁工作诀窍，作来相当顺手，效率虽不怎么高，但凡事细心耐烦，慢慢的作去，是会把工作搞好或比较好的。能这么办也并不有什么不好，因为凡事总要人作，一切均属于为人民服务。即在陈列室作作看护员，也就不坏！特别是不能用脑子处理原来业务以后，劳动力又不强，作点这类工作，还是比较合符实际的。社会变化大，个人渺小如虫豸，不足道。但是也许一切估计都不是明天事实，因为这十多年我毫无什么权势野心，也不计较名利，学的全是馆中基本功，和三家村毫无关系，和旧中宣部也无关系。只是过分热心想作事，无原则热心处，不可免会犯各种错误，加之过去文艺思想是错误的，不革命的，不可免应受严肃的批判，和自我检查批判。只有加强学习，改正观点，才可望不至于错中加错。看看近一年文化大革命提

出的新问题，及万千头面人物种种严重问题，就可以进一步明白，旧知识分子大多数已近于“历史沉滓”，消灭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即永玉等四十来岁的人，若不加强改造，也是毫无前途的。因为即以近一年运动看，已经出现了万千青壮英雄干才！工作能力组织能力都不是老一代所能及的。

五月十五

19670601

北　京

致张之佩

之佩：

虎虎来到后，过两天即回来看看，我们高兴可想而知。内中说到的故事经过种种，说你当虎虎等在会上被宣布为“反革命”时，你竟能坚持不曾下泪，我们对你感到钦佩，能坚持真理，有信心，也有勇气承担不幸；特别是想到虎虎等被捉去以后，你带着红红过那廿天，是不容易的事！是应当向你表示钦敬以外深深感谢的。他在此曾见小平夫妇，二姨等，并和大哥、凌宏等到二姨家吃了次饭。也和大哥交换了一些消息见闻。听闻四川一再出事故，特别是最近成都事件，传闻动员人数以万计，而武斗中且大有伤亡，因此我们远远的总为四川事担一分心。还担心到斗争复杂曲折中，自贡也会有反复。传闻新近入川支援的学生相当多，不知是否可信？北京已成立新市委会，红代会，但是各机关还是纠纷甚多，易形成争、夺、打、砸结果，或相互对峙，不相下局面。大方向在大批刘邓，其中又以刘为主。企图从这个大批判中形成大联合、三结合，适当结合本单位，进行本单位斗、批、改。计划对，进行中矛盾还是甚多，不容易很好进行。上中级领导亮相因而得到解放的，可以作示范的，在报刊上还少说及。新上街大字报除谭震林外，陈毅、李先念比较多。特

别是陈的引人注意。大规模武斗未易发生，但两派争夺来去拉锯战则甚多，到目前还提不出个具体解决办法。只有妈妈机关似乎还搞得彻底而进行正常，作协办了个《文艺战报》，和《井冈山》等比，有后来居上势。因为还办得好，材料多。妈妈每星期必下厂校对，星期五到星期天则上街卖报，有时还坐大卡车和同事出城开会，一晒大半天。人瘦了许多，精神还挺好。但是和虎虎情形相同，有“体力超支”现象。人和机器一样，超支使用不是持久之计，所以虎虎回来后，你要帮助他一下，在可能范围内，在休息上注点意，在饮食上也要注点意，每天强迫他吃两个蛋，先为煮好。妈妈即可放心得多。至于有关学习和思想改造，你们本来抓得紧，就用不着我们操心了。但是对事对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也还是要紧紧从毛主席指示中取经，才可少犯错误！因为事情作得多些，责任也就重大，处于阶级斗争尖锐复杂情形中，小有疏忽都会使工作受损，个人吃亏还是次要的！

红红野一些无妨，不能过分与之妥协，这事也要研究学习，是一件大事，影响到长远。我和妈妈对付小龙和虎虎，是搞“联合战线”，凡事一致。他们从小就不哭闹，也不争吵，主要是不让有机会哭闹争吵。两人长大后还是十分要好，你一定看得出的。我们都想念红红，下次你若来京，即不妨带来，托表嫂照料，黑妮等都已成半大小姑娘，带红红看车站一定十分兴奋。我还想等到运动结束后，若行动便利，一定先来自贡看看红红和你们。妈妈为从二姨家抄了小庆庆十多件衣来，部分或由虎虎带回。他一天忙，似乎还不曾到林家去看看，妈妈早已告给过他。可能也不曾写信回自贡。听他说工作进行得还顺利，因为厂里部里熟人多，协助搞，便

利多。大哥工作照旧，凌宏近两个月到家中吃了三顿饭，对大哥似乎还好，详细情形可以等虎虎回来奉告。要的药品，妈妈早已买来，可能已寄川了。我血压还高到二百，已不去机关，照趋势看，运动后恐得在免职、退职、退休三者间择取一种。因心脏易出毛病，重活干不下。学的旧东西多，大多已用不上了。有必要时至多也只有作个业务顾问，精力受限制住，所学即有用，也不成了。

大姑妈近有信来，说朝慧已到长春①。二姨一家梅溪表嫂一家大小都好，黑蛮已长大如永玉，黑妮也成个小姑娘了。

大哥工作身体都很好，还和小平凌宏等约好，这星期虎虎不回川，即同去颐和园玩一次。北京已入夏季，很热很热了。

北京文化革命还是在进展中，五六万人斗争会经常可在报刊上得到消息。至于上万人或几千人小会，则是一般性的，已不算新闻。天安门前经常有几万人在活动，外来告状的人传说又已近十万，王府井则是大字报海洋，虎虎回来一定会说许多。问候你母子好。

从

六月一日

---

① 沈朝慧于文化革命初期被迫回到原籍，通信时仍在各亲友间辗转流徙。

19670606
北京

复张之佩

之佩：

得卅一号来信，我早预料到。虎虎事情一忙，就忘了写信回家报告私事了，但对于公事，一定会有极详细报告，已寄自贡厂中。他从五号起始迁至民族饭店（西单西，民族宫附近）和另一同事合住一房，大致还是一生中所住最阔气地方。因此对他说来，决不会比住厂中宿舍或回家摊地铺合适。事实这半月里集中在一处开会学习（有可能最后还会要受一次接见），是极有意义的，因为除厂中事外还可明白许许多多别的事情，并交换工作经验、以后办法。今天第一次即参加斗薄大会，可能有六七万人，一定还有好些次别的大会得参加，大世面看看，自然是有意义的。来京后回家，和大哥睡地铺好几次，谈的很好。

我还在家中休息，因为血压总在二百，降不下。心闷痛，不甚剧烈，但老痛。除去医院已极少出门。我许多未完成工作恐怕不能作也无需作了。妈妈工作还是一个“忙”字，下厂上街，有时比廿卅岁少壮还带劲。只是体力近于超支，比去年这时可瘦得多！大哥一切很好。朝慧已去东北，将来大致还得返家乡。二姨两老我们还十来天可见一次。只一年，人都老多了。梅溪一家也常见，生活照常，只是住处缩小，

较窄一些，两孩子已长大，虎虎见时彼此均已不认识。从孩子们生长，也可知这一年变化之大。听妈妈说，在六七万人大会上，主持大会的有时只廿二三岁，维持场面也满有条理。在大革命中人易成熟，比老一代显明是强多了。见世面，经风雨，是大有道理的。北京正在进行大批刘、邓，大小会极多。王府井还依旧是大字报海洋、大头头的材料，如贺龙、陈云、薄一波、廖承志、陈毅……还是到处可以发现。文化方面主要批评还是电影部分多些，被批电影有的即同时放映。人事揭发则集中在揪叛徒，数量之多，十分惊人。

一般机关，多在争辩两条路线，分两派争辩。武斗事，从大字报反映，还是经常发生，外省市有激烈不下于成都的。大联合、三结合，提法极好，实行时易发生矛盾。障碍多，“我”字“私”字不易去。学校中对于一般专家权威批评，还提不上日程，因为批刘、邓和旧市委还待深入，不深不透，不解决问题。例如，清华革委会本在数天前即宣布将成立，后又延期。从一点可以见全局。派别争执多，运动求应有进展，不大好办。外省中到国务院告状的，大致还相当多，还有廿多省市夺权问题不能解决，待解决。学校大、中、小还未复课。中、小有部分复课，不正常，新市人委也提不出具体办法。因为斗、批还不进行，改就更要待后一步了。不改，如何教书？

虎虎说，学习兼开会，可能得半月时间。就是瘦如猴子，精神还很好，可放心。

从

六日

19670624
北　京

致张之佩

之佩：

看到你寄来信，由我转小虎，我想起虎虎一定还未写信回家，或写得很少。他大致工作忙些，直到昨天才去看林师母，坐了一会会，谈谈四川工作和生活，送了点梨子和潮柑。我们是早就建议要他去看看的。因同事来京无住处，他本来让了床位给同事，自己回家睡地铺。过两天，大致还是因为工作必要，仍旧回民族饭店，隔二三天回来和妈妈谈谈，随后又走了。可能要到月底才返川，他未提起时间。星期天必可和大哥见面，或同睡地铺那个大棉垫子上，和妈妈谈天，这是一二十年来就这样的。他们的要好，以及和妈妈情感思想的融洽一致，是家中感到最大快乐事。你两人能互相鼓励和支持，也是我们和大姑感到很好一件事情。妈妈在此一天还是极忙，有时下厂校对刊物，得过夜，有时去机关值夜班。北京这时候天气已极热，和同事去王府井南口卖报，有时一整天，有时半天。因为刊物有内容，已成四个出名小报中一个，是后来居上的，行销量大，工作也格外起劲。只是吃得东西太少，体力有超支现象（和虎虎情形差不多），……

大机关则因夺权分派还常有武斗。被当作模范举例提出来的还不多。上万人的斗争会大致还经常在进行。大字报主

要是批刘、邓（以刘为主），揪叛徒，外省市或本市机关两派纠纷申冤告急，反映路线斗争十分激烈。

二姨父①发现有慢性肝病，将在家休息一月，可能得有一年半载休息，才可望转好。小平一家很好。大哥精神身体都很好，梅溪②一家也照常，大表哥可能会当内部矛盾处理。这是我估想的，不然学校中将有一大片，与政策不符合。孩子们已一年多不上学，也不看书，人都长大了。照北京情形看，今年恐怕还不能结束运动，虽说大学得秋天上课，或许上不成。文化系统正在搞大联合，各单位进行情形或不相同。能联合，才可进一步搞三结合，和斗批改。一切看秋天。

从

六月廿四

虎虎在此工作，想必常有电话告厂中。进行得大致还算顺利。他精神很好。

这封信原稿第2页已失，据残稿编入。

① 二姨父　指周耀平，笔名周有光。经济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教授。时任职于文字改革委员会。作者的连襟，夫人张允和。

② 梅溪　即张梅溪，黄永玉夫人。下文“大表哥”亦指黄永玉。

19670710
北　京

致张之佩

之佩：

礼拜天大哥和虎虎回来，并邀了凌宏、小平、张以达，中午、晚上吃了两顿饭，谈谈许多不同见闻，妈妈很高兴。以达是正在郑州发生大武斗时在郑州，几几乎被打死，回京来养伤的。小平、凌宏、大哥都好，工作照常。十六号大哥还将参加渡颐和园昆明湖游泳，一伙三百人，全国有一百万人下水，虽分两派，大致不会忽然打起来。虎虎闻已定十二上武汉车，到后再坐船上重庆，转自贡。这条路我走过一次，似乎很费时间，特别是由武汉到重庆。有时还得在宜昌换船等船，得有一礼拜以上。夏天或许不用那么久。若在武汉一等船，时间就得耽搁到十天左右去了。目前各省市因斗争反复而激烈，似乎经常会影响到铁路交通。大致是短时期现象，但不是短时期能全部解决。北京正在搞大联合、斗、批、改，预期八九月中能得到初步成果。文化教育二系统日来即均在进行这一大工作，中宣、文化二部抽出十二个大当权派各处轮流大小会上斗，廿五结束。看效果，再作第二批布置。各单位也将分别斗批本机关当权派，和专家学术权威。如何进

行还不得而知。只听说学校中和科学院文学所，已有不少熟人得到“解放”。有种种不同方法，或小会检查，或小会写写检查，即通过解放，不是一样方法。但照政策看来，非党员不随便勉强上纲，解放一大片，则极明显。我还从未单独开会。血压过高，已在家中住下，将来如何处分，诸事只能交付于天。十多年来和人不争权，不争利，不争名位，帮人做事总是赔本，学的通是过去人还不曾认真研究过的劳动人民文化，凡事由无到有，十年摸索结果，各部门都有了点常识，也做了不少事情。若比较公平的估计，我不会有太多错误，发生太大困难。因为和“三家村”、“阎王殿”①通无什么关系，但是若一定要加以扫荡，自然也可以有不少过失可以上纲！一切只能听群众和党。信任群众和党，会得到实事求是的处理！照体力说，能退职、退休，即请求退职、退休。不能作垫脚石，更不应作绊脚石。但也许不可能。

妈妈事忙吃得过少，体力总近于超支，最近瘦了好些，实在支持不住，才在家躺了三天。总是想念小红红，以为再大些，到暑天或即可设法送到北京来度个夏。妈妈若退休后，让红红在身边，一面可以减少你们麻烦，一面她也有点事作。照我目前估计，再过一二年，刊物若改组，在机关中，她是年纪顶大的一位，不可免会要被动员退休的。我血压高，体力日益衰退，再想照三四年前那样守在桌子边工作，为别人改稿件，已不可能。平时头即易感觉沉重，出门走路脚步也不大稳。这种机能逐渐衰退，是无从避免的。因此有许多工作未完成，受体力限制，不能继续，也无可如何。

二姨父近来发现有慢性肝病，至少得在家休息两月，才

会有转机，可能有一年半载之久。二姨身体倒还好。梅溪、表哥一家照常。表哥学校在斗批改中，有些教员非当权派的，多在继续解放中，大表哥问题可能不会太大。别的人一解放即可住处复原。他将来也有可能，因为原房子还空着。至于我的房子，却在去年八月中即有人占住了。婆婆为小红红买了些小玩意，不久一定可以看到，乐得她傻呼呼的笑。孩子只要身体壮实，不必过于机伶，也不妨野一些。不让她动不动即哭就好，虎虎他们小时极少哭过，不让哭有市场，很重要。我们一切好，可放心。

从

七月十日

我看到妈妈在秤什么"一公斤"，可能是为红红办的药品衣裤等等，大致拟付邮寄出。是早已付邮，还是交虎虎带回？还不明白。

红红事，我们都以为做妈妈的不要太娇她好，摔摔跤，哭哭，不理她也成。虎虎小时候从来不哭闹过，主要是我和妈妈在一条战线上，摔了跤即要他爬起，还说笑"可不要把我地面摔坏！"他就笑了。对孩子们教育，也得用点心思，用用辩证法。小小的即培养她幽默感，比单纯痛惜重要。北京今年热些，菜蔬多而好。西红柿已上市，不到一毛一斤，很快会跌到只要二三分一斤情形。

你上次带的金橘饼很好。听说橘子酱多而好，有便

人带两瓶，不必过于麻烦别人。因为这里什么都有，也吃不了多少。

---

①“三家村” 原指文革初期受批判的《三家村札记》三位作者，共用笔名吴南星：吴，即吴晗；南，是马南邨，邓拓笔名；星，是繁星，廖沫沙笔名。由于札记陆续发表于原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邓、廖且负有市委领导职务，故在文革中，“三家村”有时转用于指原中共北京市委。

“阎王殿” 文革中惯指原中共中央宣传部。

19670805
北　京

致张之佩

之佩：

你和红红的健康，常在念中。这里已两次百万人大会。斗批刘邓，在“大决战”阶段中，闹国务院二处大门口都有无数队伍，搭上帐棚，插上旗子，守住在那里“揪刘”。每天各处有无数大小会，预计在八月里可到高潮，即迫使刘和群众对面。妈妈还是极忙，还经常随队伍游行，在星期天也上王府井卖报。体力超支现象，日来有些好转。星期天小弟等回来，妈妈卖完报后，还必然要忙匆匆带菜回来，为小弟作两顿菜饭，照例和大哥一扫而光。小弟多是夜里九点才回住处，和大哥一道同去。大哥还是工作照常精神饱满，一回来即刻蜡版，为人印材料，且为学校搞大型宣传画。小弟工作方面必经常有信回来。身体这两个月似已较好，肩胸厚敦敦的。在北京可以多明白许多问题，特别是有关政策、方向等等大处，将来处理事情，极有用。也见了较大世面。从王府井外来大字报反映，各省市均有大小不同武斗风。无锡有朋友来说，也打得相当激烈，近日来或已扩大延展到苏、常。总是由对立而起，一打即十分兴奋激烈，不易解决。江西、安徽、长沙、长春、柳州、南宁、宣化……情形大同小异。北京也有小规模武斗出现，景山因住有四川什么请愿团，红

卫兵团？就和本市的什么团体战斗了好几天，后来传说吴德还亲自去处理，才平息。大打不至于发生。武汉的陈再道在京游了街。武汉问题能较好解决，意义重大。闻重庆不久前又有较大武斗，成都等不知如何？长春斗得也较激烈，人的死亡和器物毁伤不可免。二表哥有一次也几几乎被大揍！车厂还好，也受传染，对立相当紧张，生产受一定影响。二表哥隔一天即得守卫一通宵，怕出事情，住处也有兵巡逻，怕偷枪。持久下去，总不是事。到一定时候必得解决。但如何解决，还少一定办法。因为终是内部矛盾。北京有些机关在解放“书生”，凡和“三家村”、“阎王殿”无关系的，如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共划了卅五人，真是一大片，有些熟人即已宣告无事，房子也迁还原处，一切无事。大学中教师也有只在系中开开会，即解放的。二姨父和我照理说来也应当得解放了，一时还无消息，只能静静等待，并加强自我改造。我和三家村无来往，也不依附阎王殿中人，但十多年来做事可能多了些，或过于热心为别人作事，到一定时候下，也易成为错误或过失。所以检查时还是犯或大或小错误不少。惟多是工作上的错误，或者不会如茅盾、巴金、老舍、冰心等依附阎王殿过失之大，问题之麻烦。

北京今年夏季雨水多，气候还不太闷热，无蚊虫，因此我们总念及在自贡的红，如能来过夏，必可省事许多！周和庆已长得很大，幼儿园毕业，无法升学，只好回到婆婆身边。梅溪家二黑都长大成人，也无法升学，只坐在家中做家事，读小说。我们同院中几个孩子，也多十五六岁中学生，不补课，不看报，无事作，终日下象棋。这还算是比较规矩的，因为不上街蹓逛。但如此下去，将来不知作什么，升学恐无

那么多学校可上，去工厂也容纳不下那么多青少年。是一股力量也是一份麻烦，具体安排也相当费事。大专学生已毕业一二年，还无从分配工作的甚多。政府必有个统一处理，目前时候还不到。得到各省市夺权问题解决以后，生产教育恢复了应有秩序，社会比较安定后，大致才能处理。现在重点在复斗批改课，毕业未分发的也要参加，因为谈“教改”，据说他们可提意见较多，也较有分量。但“教改”和“学习多样化”，牵涉及问题方面极多，将不是一二年间即能定局。由小学校到大专，有许许多多教本、教材，就还待重新编写，事情够多的！如何作，还不知道。

小红红夏天常为煮点绿豆汤喝喝，有好处。虎虎寄药来或已收到。

愿你们一切好。

从文

八月五日

对小家伙也要用又团结又斗争规律来对待。注意发展长处，克服弱点，将来省事。

19670923
北　京

复沈虎雏

小弟：

廿号得来电，知道这次车行，居然能按期到达，放了点心。路上一定没有什么周折，小红红一定还吃了北京烧饼和香肠！出门四月，自贡市大致面目也大不相同了，一定有了较大进步。市革委联合组织会可望较先一步成立。得之佩信，知道小红红已体重达三十五斤，妈妈很高兴，真是“小胖女孩”了。周和庆处一定有的是适用的鞋子，比新买的还合脚，过天把即可去二姨处抄抄。你离开这一礼拜，北京似乎有了较大变化。大联合在加紧进行，大约到廿五即将有大游行。街上消息则有陈家康被揪，在总理身边十多年作秘书，是“5·16”①头头之一事。首长各种说话谈形势，谈大联合，谈种种，主要是批评蒯、韩等等。指出搞动态组、作战组都不合，必取消，解散。极严厉，不警惕“将走到反面”。又说有一大黑手已发现，不久将公布。（可不知是谁，有可能指叶剑英。因为再无其他人够得上个大字。）学校重在斗批改，也限于本校斗批改，这个新的指示，显明会和一些小将活动习惯，及秘密组织兴趣有矛盾，特别在相互支援或排挤的横的联系，得加以克服。不可免还要费些时间。由于这一年的发展，正如江青所说，一些小将被“宠坏”了。总理也这么提过。江

青说的较严厉，且反复说，外面搞武斗，抓一小撮解放军领导，都和北京外出学生活动有关。打乱了主席战略部署，所以重新安排。学生得把本校斗批改当成主要任务。到时（十月节前）外出学生不回即开除。毕业生不参加斗批改即不分配工作等等。主席讲话内中更多重要处。这些材料外面已公开印发，你们想必不久即可见到。若没有，当为设法找来。

妈妈刊物因“斗批委会”已成立，索性并“战斗组”也一下子宣布取消了。似乎又先走了一步。但大机关有几十个战斗组的，怕办不到。照情形说，也许还得有战斗组。但到一定时候必将取消。街上大字报新材料不断出现，多和北京市头头有关。王光美被周说是“反革命”，似第一次提。王光什么什么弟兄已有正式被逮捕的。大学里和文学所的“秀才”，还在陆续解放。卞诗人大致也在解放中。有些过去作过汉奸的，也得了解放。甚至于俞平伯，还在研究解放。我们单位还无解放消息，事实上我和“三家村”、“阎王殿”均无关系，只是机关中唯一非党员专家，陪上了。过节若解放不得，大致就得拖到年底去了。或许将在明年五月才能决定，也未可知。应检查的已一一检查过。妈妈还是太忙，由于体力超支，卖了几天报，病倒了，还上班。

若要糖，这边可为寄些来，也可寄些山楂桃子罐头，这里多的是。今年水果格外多而好。

大表哥校中，过节时，必然也有一批人解放，只闻提滑田友等，不及大表哥。照趋势说，秀才除极少数具象征性的外（即冯至也会解放），大多数都牵连不上。因为阎王殿搞的鬼，非党员很少知道的。学校方面批易而改难，因为大骂而大破，容易办，批倒最容易办。至于教改，问题大，涉及各

方面，影响各方面，看来总得要点时间作试点，摸索出些经验，才能精简。我们陈列改也不是容易事，可能一、关门二三年不开放，二、部分改试试看。可能理工改得少，文史哲大动。闻新华书店除主席著作，另外只有卅几十种小书可买，内中居然还有百科②作的文字改革，大致是当技术书看待而保存下来。至于旧书、译书卅年代作品，解放及新作品，旧书店又当成“批判参考书”出售，惟得机关介绍信才能买。我有些工具书似应当去找回来，花点钱也有必要，只是精力已来不及，大部分文物研究工作即有机会再搞，也怕来不及重起炉灶了。

问之佩好。

从文

廿三日

小红红应当让她不断摔跤长大，如王家小世民，简直是摔大的，长得很健康！

---

①“5·16”　原北京一度存在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小组织，1967年6～8月间秘密散发过攻击周恩来的传单。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毛泽东在审阅此文时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

通信时，对“5·16”的清查还没有形成后来波及全国的局面。

②百科　指作者的连襟周耀平，因周耀平博学，被作者谑称为“周百科”。

19671006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得之佩卅号来航信，计六天，可知交通上还忙些。一般邮件一时还不能恢复通常秩序。“大联合”新号召提出后，由首都起始，街头即大改旧观。各种杂乱标语传单贴在橱窗上、墙壁上的已一扫而光。新树立的街头大字报棚架，也一齐推倒。各处显得干干净净。王府井虽还是人极拥挤（多外来人），情绪似乎也不同了许多。大家过了个物资供应异常丰富的节日。街上再也不见有自行车后树红旗的，不见有坐卡车红旗飘飘锣鼓喧阗的活动。很可能，你们临走前那种市容的热闹，将告一段落，今年不至于再度出现了。大专院校和各部各机关，将在剩下这三个月内，进行一切努力，实现真正联合：一巩固已得成绩，二不增加新的纠纷，三斗刘邓外并结合本单位斗、批、改。虽希望要在十二月完成，事实上可能还得延长些时间。因为北大清华等大校里，听他们说，就还不曾完全解决问题。过节第二天，小平一家，和李健吾①带了个孙子，来看看我们。凌宏来吃了顿晚饭。梅溪来谈谈老五从吉林回来见闻，永厚从合肥来见闻，间接知道或多或少都和重庆、成都过去情况有些相似。近来高潮或已成为过去，建立新的秩序节奏，总还要些时间。总之，凡事向好处

发展，是迟早会实现的，能一一实现的。文化部门的文化秀才，凡和三家村、阎王殿无多联系的一般专家权威，多在逐渐解放中，例如文学所的李健吾，卞之琳，北大林蓉的父亲林庚，都已得到解放。且闻俞平伯和冯至，也在解放讨论中。从趋势看，可知不至于发生过大牵连。我们图博部分，早即说将放在最后。因为影响不大，而且是新起事业，在试验中进行工作，工作不可免多错误，但容易改。革命博物馆即已只剩二当权馆长，其余统统得到解放。我们还有三个党员馆长，一个王主任，和一个非党员的我。有一个党员副馆长和王主任或许今年都可望解放。我还提不到，因为要批评“专家路线”，我也许还要作为对立面，一直搞下去。但到后总会明白的，不仅和三家村无关，和阎王殿中人也无关。凡老舍、巴金、冰心等人参预的事情，我通通不知道。即“专家权威”这个名号，也有人觉得够不上，一切只能听客观安排，个人主观努力，则尽力深刻检查自己思想和反映到工作上毛病。从总的趋势说来，近廿年所学的种种，虽相当有用，用的机会恐已不多。一是我工作能力效率已有限，二是博物馆搞文物研究，今后三几年内将在可有可无的情形下。所以到明年，不“免职”也会要“退役”，至多是用个“顾问”名分，拿点生活费。所学用处本来甚多，但和社会一时要求不合，亦只能作废。也许正因此，还可望在此后争朝夕，抢时间把几种工艺专题带常识性小册子一一写出来，也说不定。因为和“古为今用”关系密切。大哥精神情绪还是很好。学校真联合还有待努力。将来最麻烦处，大致还是对于上面或中级的解放问题，意见难于一致，易分……

我身体不至于忽然恶化，但遇意外大冲击来时，忽然报

废是意中事。因为机能不灵在读书易忘上，特别显著。从生理上说，易忘是保护作用，在事业上说，却不怎么好。

大表哥学校也在解放一大片。王逊已解放。他一时或不能解决。大致是不会有什么，因为在某些单位中，比他问题大得多的也在解放中。二姨父还是照常，他的书还在新华书店出售，有可能今年问题能解决。

你走后一二天，苹果、鸭梨即大量上市，半斤一个极平常，可惜红红还未见过。之佩弟弟大致已早回南京了。这里各学校各机关对外来客人已不大如去年那么受欢迎，有的且不大客气（停火，抛被盖，下逐客令）。但新的外来人还是不少，用团体名义，有种种理由来。主要是主管方面经济上控制不严，或不易控制所形成。另外即本单位问题的确还未得到较好解决。国家大，社会动量大，许许多多事都得上申到中央文革或国务院，真是忙坏了中央首长，特别是周总理，大致可说是世界上最忙的一个人！你们在此不麻烦国务院，方法是对的。

愿大小好。

从

十月六日

这封信原稿中第四页已失，据残信编入。

① 李健吾　字仲刚，笔名健吾、刘西渭、丁一万等。现代作家、戏剧家、文学翻译家。时为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1967　10 上旬
北　京

致李宗蕖

□□：

得流金信，知大小佳好。谢谢好意，药物□试托朋友从香港寄寄。照前年托寄“哀曲三”经验，到时并不留难，不过收税稍多而已。不知目下如何。最近过节，在机关里和二馆长集中住了一天。三重高墙外即有五十万人游行，几乎不闻声息。一人无事可为，趁空清理清理两处毛房，存在真是十分离奇。今后若还继续可以工作，只希望经常还有机会，每天搞一二处毛房清洁工作就好。因为有限余生能这么使用，学习为人民服务，也就比较切实。只是心脏机能已不大济事，若使用十斤以上拖帚，便不得力，人究竟已老了。由于世事无知，存在似乎于一种不可理解情形中。近十八年学的种种，虽都是从《实践论》出发，而从《矛盾论》取得工作进展，而又重在“古为今用”，从目下所知情况说来，似乎是有数对本业有“发言权”者之一。但从另外一种意义说来，却已近于毫无用处。因此一个人写检查时，不可免要感觉到无从下笔，不知说什么好。说真话，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他们工作作“垫脚石”，不容易懂。换一种说法，照公式提问题，容易懂也必然容易通过，但事实上却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长远利益。写到这里，极其凑巧，从广播中却正听到谈人民内部

矛盾第八段"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部分，回想起十年前在怀仁堂听到这个报告时的种种。那分原来笔记[1]直留下到去年才毁去。……

这是作者未写完的废邮，第一页收信人姓名被撕去，从内容看应为程应镠夫人李宗蕖。原稿在又一次查抄中曾被没收，文革专案组附条批为"已阅（94），废话连篇"。

① 笔记　指作者 1957 年 2 月 27 日列席最高国务会议作的详细记录。

19671021
北　　京

复沈虎雏、张之佩

——给在工厂的次子夫妇·之二

十月廿一寄于北京

小虎、之佩：

你们信均已收到。虎虎信是八号的，这里廿才收到，必是先前积压航邮较多的原因，平信或许反而快一些。所需要的材料，俟明后天大回家时，必可寄些来。若要《人民日报》，也可为定一份，因为说时事，总是用它作依据。这一个月北京变化大，从街头即反映得十分明白。大节日前半月，仿上海作了许许多多大字报棚架，在节前已一律撤除。橱窗上、墙壁上的各种本市、外省市大字报也一律清除。天安门前，也恢复运动前节日景象。至少看出在首都，大字报无限制的上街，已成过去，告了一段落。较多的是尺来大附相片用铅字印成的"通缉令"，多指某一单位小当权派业已潜逃失踪。"大联合"势必要实现，大致也得费点时间，不是一提出即可解决。因为在"权"字上有矛盾，所以才提出批"私"，是针对这矛盾而来。次一段将是"三结合"，矛盾可能也不易解决。因为涉及解放上中干部。事实上即是业务方面，若不将他们大部分解放，是不容易恢复进行生产的。但在这问题上，又会碰到一个"私"字，因为解放谁，和本人总是有些利害关系的。不仅大的学校有这种情形，小机关也有。妈妈

单位人不多，即如此，总之，要一点时间，有一个过程。我们单位不大，联合事似至今还未得到解决。因此解放谁来参加业务领导，即一时办不到。隔壁革命博物馆，揪的人多，但解放也快，如今只剩二当权馆长，其余无事。我们却还有五个人，三馆长，一王主任（均党员），加上个我，非党员，为专家权威。过节时，还集中在馆住了一天，二号即回家。将来总不可免要或大或小的批评。百科、永玉情形相同。百科工作单一，技术性强，又有需要，问题不大。永玉也不会有什么，因为王逊便已解放。我因为作事多了些，不可免错处也多些。好在和“三家村”“阎王殿”均无关系，当不至于如巴金、冰心困难。这自然也只是比较上说的。只有好好学习下去，老老实实等待外批、内检。解放也大致是上头有一定安排，即总的安排。例如卞叔叔处揪了卅多人，津津于《红楼梦》繁琐考证的吴世昌，因新回国，即得解放。诗人虽是小头头，李健吾在戏剧问题上哗拉哗拉多，和钱钟书等均已解放。冯至是周扬搞外文重要副手，也听说要解放。甚至于俞平伯还在解放商讨中。协和医大只有一个权威待批，别的全无事。以彼例此，我们即太不重要，十分渺小了。可是本单位人少，总得要个非党对立面，好教育青年，所以应放一时不会放。平时既无什么野心，作的几件较大事情，又是得到上面点头的，所以或不至于受过大冲击。一切可放心。近来血压还是在二百上下，心脏供血不良，每天经常心痛，头有时沉重不能使用。此后希望完全恢复工作，大致已不可能，将来总不外“免职”、“退休”二者间择其一，好些未完成的基本功，在一二年后即有机会完成，也只希望在“顾问”位置上备咨询，不希望再独当一面来作费力不讨好的傻事了。

各大学均在解放一般专家教授，如林庚由系中处理，即已得到解放。但联合事还多矛盾。知识分子事总是不大好办！所有各大专院校，要作到日昨报上指示，或许还要一点时间，才各自得到不同进展。各机关大致也差不多。但在解放“谁”的问题上，却一定比学校多激烈争持，因为涉及利害大而直接。街上新的引人注意唯一大字报，即关于王力历史和新的阴谋的揭发，随林杰、关锋、穆欣事而出现，比这三人事件还更惊人。因为前不久还在天安门五十万群众集会中受欢迎，新电影记录片还正在国内放映，忽然说是……甚至于比陶铸下台还来得突然！所以格外引人注意。王府井小报已较少，因为纸张印刷均受一定限制，又闻要重新登记。

过节日，供应充实丰富，特别是蔬菜品种多而贱。妈妈还是一个“忙”字，节后大家下乡参加秋收十天，妈妈留在机关刻蜡版，工作也相当重。每天来回走路不坐车，吃得较好，较多，脸色也好得多，精神极好。出的报刊已改由“文艺口”负责，办得文绉绉的，失去了原来活泼，她们自己也不大爱看了。自己单位另出一创作性的，一时似乎也难见精彩。文革送下许多稿件，即分别看稿件。新要求大不同于过去，这工作没有分配给她，她即搞点杂事，也很好。可能有不少人若不抓学习，都不免会成“逍遥公”，也是一般现象，不仅首都各机关，外省市也必然。所以提倡办学习会，即针对在这过程中把消极因素转为积极力量和气氛一种安排。如何进展到第二阶段，不易知道。因为全国事太复杂，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特别是现在在隔离中的“知识分子”。真符合了主席说的“极端无知”。所以想要积极一些，也不知从何措手！正因为无知而脱离社会斗争，脱离群众，甚至于许多文

章也看不懂了！听黄家老五老二在此说了些安徽湖南事情，他们都是“造反派”而来的，明白问题一多，似乎都感到畏怯，因为都看过大武斗的一部分。纪伦看到经过大武斗的长春市容，也有同感。现在这事大致均已成过去了。新的部署“斗私批修”，自然还是工作艰巨。但不动武就太好了。

闻以瑞①大表哥事已公布为“被谋害”，有了定案，我们还未看到正式文件。似从小平处听来的。小平等如常。何诗秀因病在家休息，似将有较长时间才会转好。小庆庆还无学校可上。听本院小将说全市均将于十一月上课。其实名分上十月即已上课，事实上十一月上课也将是渐渐复课，每天上二小时，即已不错。许多课不好教。尽学语录或新五篇和报刊文章，也难教，且不尽合复课理想。这事大致也还得有个一定时间过程。抓学生问题日紧，约束在学校内，则为势不可免，不然将来就业，本业不懂也不好办。王家和鸣即已从广播学校毕业，等待分发，月拿卅九元工薪，其实只上课半年。本院子还有四五个中学生，都长得如一个成年人，事实上报刊即不常看，也看不懂，升学大是问题。前后院子待上小学的可能过十位，无学可上。小黑蛮已完全如一大人，十分胆小怕事，升学无望。小黑妮也大了许多，经管家中大小事务，相当精明，也十分有用。大一天有的是工作，不加入什么打、砸、抢，却和几个同事抓大方向、配合新形势搞学习，搞大标语和语录，作得很好。厂里生产也近于停顿，因为谁也无兴趣抓。学校还是争得激烈，大喇叭在半夜里广播，闹得人无法安睡。如何转人“斗私”，还要费一点力，费相当时间。若不是上面布置生产任务，则“抓革命，促生产”必然会落空。我们过去只知道“事难成而易毁”，是二千年前古

人说过的，译成现在语意，即“摧毁容易，创造完成比较难”。不太明白“易放不易收”的道理，经过这次运动，自然也懂得深刻了许多。又说“人的工作最不容易做”，到具体问题上，才明白真不容易。面对现实千头万绪待一一处理，最辛苦的大致应数周总理，前不久就还有人专打他的麻烦的。你想想，这怎么成？

陈老总在外交场合已不大露面，一切事也将由总理直抓。

“斗私批修”照我们点点滴滴认识，前者费力大，且必须在较短时间来解决，才能进一步批修。若批修只是抓最大当权派中一小撮走资派，刘邓等等及旧市委彭刘等等，新报刊提的新材料已对多数人失去吸引力。各院校新报刊关于“斗私”，多在做文章，总做不过《人民日报》、《文汇报》。因为这件事是要从实践中去解决，文章可不能解决的。批修新文章以文化系统文章多，但有的已近于反复其词，或勉强上纲，缺少说服力。骂得虽凶，而道理讲得并不透。在本市人看来，已不怎么得到启发，外来人或者还会感到兴趣。因此听说曾有通告，校中报刊出售限于本校，不外售事，虽未实行，也可明白除泄密外，还有些别的问题存在（如和中央统一口径问题）。总之，全盛期已成过去了。除非有什么新的发展，人的活动范围在有一定限制，而报刊行销也会不如过去热闹。

从报上知道，格瓦拉死了，我们听说都感到痛苦惋惜。

妈妈从你来信中知道红红的种种。什么时候得便，照个“全家福”相来。告之佩，不要一定是双眼皮，就尽她睡着也无妨。都希望看到她长得傻呼呼的，就觉得有意思。只要健康，作傻丫头不妨事！同院住了个小机伶，四岁了还每天必哭，或在地下放赖，瘦骨伶精的，不可爱。我们希望小红红

小时傻傻的好。只要结实，好性格，快乐自得，见事即学就好了。小小的应当让她学洗脸、洗手、拿拿筷子、服服务好。这么办也能增加她的能力和自信心。秋天来还是和尚头？照我们想，快到梳两小蜻蜓了。

爸爸

十月廿一

我正在注射"安妥碘"，是二姨父听医生建议，说是目前唯一能软化心动脉并去掉沉淀物的药剂。由港寄来的，希望一二月后有点效验。

此信曾编入岳麓书社的《沈从文别集·自传集》一书，于1992年12月出版。

现保存首次发表时篇名，据原信全文编入。

① 以瑞　即张以瑞，张兆和侄。原为国家物资局副局长，1966年被派往国家体委工作，为北京市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国家干部。

19671114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多久不得你们来信，工作情形，生活状况，妈妈都时时念着，特别是小红红种种，我们极希望从你来信中多知道些。交通已逐渐恢复，要什么东西，来信告知，或什么丸子片片，这里容易买，邮寄也方便。妈妈工作照常，精力甚好，最近去科学院看了两天大字报，即关于吴传启、林聿时等等阴谋集团情况，明白了许多事情。大哥工作照常。学校大打了一阵，一条路上，并排四所学校，均大打出手，必有坏人在挑逗操纵其事，迟早必可暴露。其余各大专，不打却骂，如北大等，派系争持，还是十分复杂激烈。其中情形难明白。到年底，或可望得到比较合理解决。在大联合号召下，自然也有不少搞得好进展顺利的，也有继续在对峙情绪下僵持的。中小学在开课中。门前住的那个××，已入疯人院，一时恐不易好转。卞诗人已得解放，六十多人中内部定为三反的只四人，可见其他必然会在不久将来，在大批判后得到解放。作协大作家头头等，还有十多人，大部分将来斗批后，还是会要解放。但中宣部、文化部有全砸之说。以下各协亦经传说，将一律解散。将来妈妈工作，不转业，即不免要解职，退职。或将于明年出现。我们馆中留下四个党中当权派，和

一个专家权威，另外来二造反代表，组成毛主席思想学习小组。已进行一月。过一阵，到一定时候，即去群众组织中（或分别）学习并检查，再过一阵，到会上检查，并听取批评。至于解放与否，则看大势去了。照理说，到年底，应得到结论的。

近来小报刊似已不甚精彩，新的材料以电影为多。但是和多数人问题隔着，不大容易如过去吸引人。穆欣、吴传启、林聿时等问题，揭发后，令人吃惊。关锋、王力则在内部斗争，报刊上不公开。又闻正追查“五·一六”有关各方面，追根，各学校各机关均在检举中。也有些社会关系复杂，或和过去国民党什么特务有关的，已捉了起来。政协方面人中有一些，学校熟人中似无所闻。王逊已解放，大表哥未到时候。

社会动荡大，不可免有曲折反复。总的形势是大好的。

妈妈另为寄了些材料来，若易收到，又还有用，当陆续寄。

北京近来落了点点雪，晴后还冷，夜里到零下六度。大哥已为将炉子移屋中，平时只烧四个半块煤饼，有了烟筒后，可能要用六块左右（只三大块），还是比别人省些。我已掌住了规律，不至于熄灭。心脏老病，高血压已二百一十，只上午去学习，下午在家不出门，每天妈妈回来，还可吃顿热饭。大哥星期六必回来睡地铺。我房中下午阳光格外好，炉子盖住，也不觉得冷。公家机关大致将在十二月一号才升火，若不太冷，有的机关或许还要迟一些日子。私人用煤不限制。这一阵子我和妈妈吃得还好，也不伤风。菜多面贱。水果也不贵。一吃水果，我们即念到小红红。似乎不让她吃，有点过意不去。无烟筒，你们怎么升火？一定相当冷！小平一家

照常，庆庆已长得很高。小蛮画人物写生，水平已很高，很高。将来大致还是学画。

盼望你们工作好、学习好、身体好。

从

十一月十四

我写这个信搁在口袋里已好些日子，写完时眼即暂时失明。人真在慢慢的老了。一切可放心！

十九日

19671127

北　　京

复沈虎雏

小弟：

得从成都来信，知道回去后工作大略。昨闻成都又发生“武斗”，规模大，不知道你是否已回自贡，不免为担一分心。希望已回转厂中。这里大家生活照旧，无大变化，可放心。我本已参加“毛主席思想学习小组”，只一月，又停顿了。闻在重新改组革委会，首先是战斗组各自归科。大致是由各科选代表，组成新委会。又重整阶级队伍，揪叛、坏、特。小小单位居然又揪了三几个头头，可能和“叛”有关，详细情形不明白。妈妈单位也揪出几个。大哥学校事，昨另有信相告。他每星期六回来，和妈妈说的多些。我血压高二百，心脏有时很不好，在家中学习。许多外事都不大懂。虽读文件多，并不懂具体问题。二表哥处有小武斗，市中还是紧张对峙，生产暂时已说不上，住处也经常有被借砸为名行抢的。永厚①从合肥来，另一熟人从长沙来，说的似乎和成都有相同点。解放军极好，局势已稳定。惟小纠纷还不免在对峙情绪下发生。京中各大专院校，联合较好有五校。北大、清华……对峙情绪存在，争吵多。文化部门似以北影、音、舞、剧等问题多而复杂，江青谈话有“乱得不够”说。内中究竟也不懂。图博文物部门，人少而对外影响也较小，未揪的叛、

特、反、坏……在揪。已揪问题不大的也在放。卞诗人之放，即是一例。大表哥在写检査，若写得好，对错误有较正确认识，不久或可放。文学所和美院，二单位都揪了好几十人，是一大片！晓平一家、中和舅舅一家，都好。永厚全家福来到北京，四个孩子如一串冰糖葫芦，这年头，还无所谓带孩子上路，也亏他！

气候已经常在零度以下。还不曾落大雪。公家机关闻将在下月一号才升火。我们已移炉子到房中，炭饼由四半块升级到六个半块，用的还是比较省。终日热烘烘的。煮饭方便得多。一般情形不至于熄灭。天气好时，满屋太阳光。今年菜蔬水果多而贱。妈妈总想念小红红，来个信，告告她日常情况。或在星期天照个全家福相来让婆婆欣赏欣赏。

这里一切可放心，妈妈虽在机关年纪最大，五十八岁，每天却还最早去搞清洁，一切事作完了，年青人才来。

愿大小佳好。

从文

星期一

① 永厚　即黄永厚。画家，黄永玉的二弟。

19671129
北　　京

复张之佩

之佩：

得你给妈妈信，和虎虎自成都来信，知种种。闻成都又有武斗，妈妈为虎虎担着一分心。不知回来没有，来个信告告，小红红日常情况，妈妈希望多知道些些。要什么，可在来信中告一声，即为寄来。药物和穿的，这里易得到，不费事。上次寄个小包（内中有些糖），不知收到没有。

我这里本已加入学习组，上午去半天，学了一个月，又停顿了。闻新近将打散各战斗组，各归科组，或由各科组重选委员，再选革委会。又闻在揪叛、特、反、坏，整顿阶级队伍，也搞出了些长字号。有些即过去和工作组定调子把我们划成黑帮的人。如何进展，不知道。我们本来是照计划、照政策学习二月，在小组检查，再去各组检查，再去大会自我批评，会中也不过百把人，通过了，就可望得到解放。现在一揪叛、特、反，原计划又打乱了。此后如何，不得而知，说“亮相”，一时无从谈起了。各机关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搁着，一时无从解决，有所等待。二姨父还在学习。大哥不离工作，礼拜六即回来睡地铺，精神很好。××事大致又吹了，心里自然有些难过，不至于太难过。妈妈还好，还是天不亮即起床，八点前上班，把办公室房子打扫得清清楚楚，小将

们才来！一个月下两次厂，累一些，还顶得住。一个人年纪最大。照趋势看，明年五十九，不解职也得退职了。因为同事干劲足，多只廿五岁以下。她思想上虽还跟得上，有许多原因，会要解职的。大表哥在写检查，照通例，系中一通过，即可望解放。长春二表哥处似仍有武斗，生产不免受些影响。大联合已形成，巩固还有待各方面努力！京中大专院校（大哥说的）已有五个完成联合，大哥校中排在第六位，还多争持。北大清华争持纠纷多，详细情形不明白。报上说大中小学多已复课。中小复课二种：一学语录，二上算术。大学有说边上边改的，不明白具体措施。街上秩序好，供应好，外来人多。菜和水果多面贱。

我们不大上街，有些小报刊，看来也不大懂了。一般大字报已不上街。只闻科学院大字报甚集中，前一阵，多属揭潘、吴、林反动集团。妈妈去看过。新的可能又有发展，不得而知。新印的重要材料似已不多。

我血压依然在二百，心脏不好。吃得还好。炉子在房中，做饭也省事，煮一顿可吃三次。妈妈中午不回家，下午六点回来，一般情形饭已作好，可吃顿热巴巴的饭。早上吃茶和烤馒头，两顿分量够。中午在机关，吃的差一些。精神体力都还好。可以放心！

从

十一月廿九

19671209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九号

小弟之佩：

什么时候返回自贡，红红近来怎么样，我们都想知道。抽时间来点信给妈妈好。从信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些力量。信寄家中。星期天大弟回来，晓平也来，同吃了顿午饭，谈了些“大联合”事情。中小学多已上课，一般上二小时，学语录和数学。别的一时还说不到。在报刊上，也见有提出“语文课”拟目的，只是一种建议，不可能即见诸实行。大学部门，据大哥说，也在商讨中，具体实行总还要些时间。报刊上说，最好是边教边改。教师可不大好教！各校情形不尽相同，估计理工科或者比较好办，文、史、哲、政、法，不大好开课。报刊上也未提起过。听大哥说，大专院校有了五个大联合，大哥的学校拟定为第六位。北京市大专院校一共五十八所，如何来个联合大跃进，就十分好！外省市事多隔绝无知，本市事也并不明白具体，只能读读大小报刊，得知大略而已。总形势是大好的，中央首长谈话中已一再说及。是主流。支流会有曲折反复，也是必然情形。

我本已参加学习小组，一个月后忽又停顿。可能是革委改组，将打散各战斗组，各自归入科股，由各科股推选代表，

成立新的委员会。另一方面，则在整顿阶级队伍，清理反、坏、特、叛。似闻也已经搞出了些叛字号人。传说总理将抓各部大联合与斗、批、改。传闻如可靠，有些方面的人，解放或可快一些。二姨父已在受鼓励亮相。大表哥在写检查，有可能年底或一月内能解决。我们这方面，本来是最先加入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正起始在组中作自我批评，--停顿，又待重新布置了。

近来心脏不好，也影响到心情。机能衰退，医生一再警告要小心。也只能尽可能保护着，不在饮食事故上出事故而已。外缘较大冲击一来，还是不可免会完事。人究竟到了年龄。向达先生身体平时比我好得多，病三天，就完了。我能支持得住，主要是无嗜好，生活比较有节制，算来六十岁后且比五十岁前还好一些。近廿年所学种种，在新社会似乎已无多大用处。群众对我已够好。可是去年八月一次廿来人小会一嚷后，我即永远感到恐怖。世嘉父亲①经常在万人会上斗批，还不在乎，真是习惯成自然！最最可惜，即把一点工作信心全嚷掉了。因为一切努力本来是为他们打基础，便于将来他们用这点基础功作垫脚石，向上向前走去，一吼什么都完了。我素来即能“任劳”而不善于“任怨”，能“处常”而不善于“应变”。比如古绸缎十万八万搁在库房里，五十年来无人整理，有的且搁了四五百年，谁也叫不出名字，不明白用途，时代更难详悉。我是国内唯一来作调查研究而取得发言权的一人。前年在政协还建议国务院，从周口店附近上方山一古庙中，调了千七百种不同材料来京，东西已到故宫。由我来整理，至多一个月，就可明白问题，编出目录，知道时代、名称和用途。并且知道什么可以古为今用。工作一搁

下，唯一接手的只黄能馥夫妇[2]。问题复杂，一年半载也不会理出头绪。另外还有三几种工作，也有相同情形，中途停顿，未竟全功，对国家说，真可惜！

这里冬日长晴，已透冷。公家升火的还不多。房中升炉子烧煤六半块，已极暖和。做饭也方便。房中终日阳光满室，炉火又旺，但是脚下还极冷，血供应不足有关。

张之超来了个信，要寄点咳嗽丸，大哥为去跑了几处药店，通缺货。隔日拟再为问问。这种药外来人极相信，本市却并不多用。今年这里传染病不多。周和庆已上小学。黄家二孩子学校还不上轨道。黑蛮作人像已很不错，将来成绩，可能会超过大表哥。

抓学习，不容易。掌握政策，少政治经验，最易犯左或右错误。这种工作一个训练有素党员来作，可望犯错误少些。我个人有那么一种想法，就是这一工作恐怕不是你的长处，在可能情形下，让能干年青党员去作，别人为主，你为辅，易发挥长处。你工作重点依然抓本行业务，也同样易尽所长。可不知对不对？自从十年前大哥一出事后，影响到工作、生活等等各方面，幸好得了“免疫力”，这次不至于成“老保”。工作比较稳，老老实实，作个工人，各方面都得好评。但直到如今，还间或要受来自两方面借故的指摘！希望你凡事谨慎，多学习，也多听群众意见，见名誉就让，见困难就帮，能把握大处，就可以少让妈妈担心。妈妈精神还如四十岁以下人，但究竟已快到六十，同事中新的闯将，多在廿五岁以下，所以即或努力紧跟上去，必然将不免感到吃力。即作的是一些杂事，还是相当吃重。我估计，到明年，不退休退职，也会要转业。因为过了时，新陈代谢为必然！社会在发展，运动在深入，我和妈妈如果有必要一同转为

勤杂工，都不算什么。能这么，我也十分乐意，并且一定作得很好，不觉得丝毫难受。因为有了一年锻炼，明白工作切实、易作，又不至于出差错。十八年来最担心的即“出差错”！虽永远勤勤恳恳，毫不自私的工作，到头来还是要出差错。社会变化太大，难于适应也是必然情形。

林师母、金伯伯[3]已多久不见到。中和舅舅也有了一月以上不见到。北京市供应极好，菜蔬之好而贱，水果之多而贱，国际来客不能不承认为稀有少见。大柿子一毛一斤二个，小红红看到一定十分欢喜！外省人来的还是相当多，有的来取经，有的来告状，有的来参观。住处必排队挂号听安排。总之，费用可观。老二[4]全家六人从合肥工大齐来，不怕麻烦。十个人挤在两丈见方客室和卧房中，也是少见热闹景象。今天才动身走了。

红红要什么，来信告婆婆一声。妈妈已为买红绒绳一斤转寄。得空照个“全家福”来看看吧。希望明年之佩来京出差，能带她来看看婆婆。我们明年若可以走动，一定先来自贡探亲。

从　十二月九日

---

① 世嘉父亲　指北京大学的朱光潜教授。

② 黄能馥夫妇　染织、丝绸专家。黄能馥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讲师，夫人陈娟娟，任职于故宫博物院织绣组。

③ 林师母　已故国务院参事林志钧夫人沈兆芝，时任国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师母”是作者对她的尊称。

金伯伯　即金岳霖。哲学家、逻辑学家。“伯伯”是用收信人对他的称呼。

④ 老二　指黄永玉的二弟黄永厚。

19671225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多久不来信，时在念中。望来个信告告一切，即或出了意外不幸，也应当作为意料中事看，好好坚强扎实做人，有错即改。社会动荡过大，我等在此，目前一切虽平静无大变化，此后如何工作，亦不得而知也。妈妈工作如旧，精神甚好，每早六点多即起床，还未天明，我六点半才起，七点半上班。晚六点半回家。大哥依旧星期六还家。学校方面，还有派性争持，一时难解决。闻晓平哥哥说来，清华、北大情况正复相同。目前看来，似乎还找不出一个比较可以为两派消除障碍的方法，促进大联合实现。晓平工作比较上轨道，正进行批头头工作。百科处也在“批”阶段，“批”工作似乎真已能照上面指示，“摆事实，讲道理”，“和风细雨”进行。到处在揪叛、特、反，有新发现。我们机关不例外。近来我打了甘针安妥碘，据闻对心血管有一定好处。但效果似乎要一定时间才能见出。目前还是经常心痛，除临时用硝酸甘油，别无办法。外面冲击，若不过大，或许还可支持下去。住处还是不动，若要改变，大致也要在明年冬天去了，因为必待运动后，才能考虑这些小事。目前住处阳光甚好，升炉子有阳光时，平均房中在十五度上下，比起百科家中升炉子还不

到十度，便强多了。妈妈办公处，恐怕也不会到八度以上。这里各种供应甚好。菜比往年品种多而又好又便宜。外来人似多了些，有因事来的，有参观来的，也还有不少，是什么战斗联络组“回不去”或“不回去”的。街上大字报又多了些。小报刊见不到什么新的有用材料。大哥订《文汇报》，可以明白些些上海事情。明白的当然是皮毛，大问题并不深懂。北京事也这样，凡属于具体事情，生活一隔，自然就不可能懂了。闻一厂军管，大致两派也闹得相当厉害。

知名人物新事，即〔传闻〕曹禺大字报在戏剧院有新揭发，原来和彭真相当熟。×××、××、×××，有的是国民党有军衔的，有的或在敌伪工作过。大都属于“历史问题”。因整顿阶级队伍而提出。有些人本来拟为“三结合”对象，这一来，即变了。大表哥还未解放，人似老了许多。孩子们长大了，上学还未人正轨，校具也未完备。周庆庆已上学，自带小马扎去。十舅舅一家大致生活过得稳定些，孩子们上学，情形相同。大哥经常买了些新唱片回来，也有用民歌配语录作得很好的。一般我和妈妈晚上听两三张，搭一张老肖、老悲①的。学习材料多一些，因为报刊上重要文章，多重印成小本本，发给我们。

这里每天早上中上都可闻鸡叫，如在乡村中，多是半年前，流行“鸡血注射”，许多人为保命延年而养鸡。鸡如今还活着，可是已经不大再听人谈起注射效果了。再过不久，大致便过时了。正和过去“组织疗法”差不多，反映社会上大多数人还相当迷信。对药物的迷信，十多年来是变了三四次的。记得十年前迷信“鹌鹑蛋”，以为一个抵十个鸡蛋，大作家中也多信以为真，真好笑！梅花针治百病，也过去了，鸡

血注射流行了约半年，一时公鸡销路真好！据我看，适当劳动是最最好的，比许多药好。大哥身体就很好。大哥最近拔了三个牙齿，妈妈拔六个，晓平拔两个。晓平哥哥已装上，可是到我们家里来，还是不乐意戴上。妈妈希望小弟也趁早拔去应拔的，装上应装的。红红应当又长大不少了，婆婆总想念她，为买好头绳，这边拟为织件衣，要个尺寸，多长，多大，和袖子长短，告我们一声好。

不问出了什么事，总得来信告我们一下好！社会变动大，常来点信，妈妈心安些。

从

十二月廿五

---

① 老肖、老悲　指作曲家肖邦、贝多芬。

196712
北　京

复程应铨

应铨：

得信，深感谢。我除了心脏日益老化，血压经常在二百上下，别的没有什么。已在家中休息半年，终日学主席指示，和报刊文件。读得虽还认真，只是缺少斗争实践，所以许多事似懂非懂，其实即是并不懂！住处约束大致不到廿平方米，冬天房中装了炉子，转身时时刻刻得小心碰着什么。一习惯，也不怎么了。所有书籍，一经处理，家具也处理大半，等于卸了一半包袱，也省事！冬天来，阳光满室，独自在房中思索近五十年过去，真感到存在离奇，工作近于两次学习，两次却又忽然报废！熟人知分中，似乎还少有和我相同境遇的。总的说来，还是太幸运！因为至今还能存在就是证据。好的是，过去没有依附过国民党，近二十年又没有依附过阎王殿，或文化部，单干户有严重毛病，但也有好处，日子过得沉闷些，却不至于受别的牵连！日子不像老舍、茅盾、巴金、冰心等过去那么活泼热闹，只是在冷冷静静的午门楼上转，转了整十年。学的方法本来是照主席指示的搞文物调查研究，而搞的问题，又是照主席提的中国文化史——特别是劳动人民成就的文化史研究，史学底子虽极差，只是从实物出发，切切实实学下去，居然在许多过去"空白点"方面，理出了

点头绪，工艺史、陶瓷史、丝绸史、金属加工艺术史、漆工艺史……和若干制度发展史，慢慢的都有了发言权。实事求是一点来检查，是应当得到国家奖励的！因为由此出发，才能说明历代劳动人民究竟如何创造了历史，创造了辉煌文化，比什么翦伯赞、吴晗踏实得多！可是运动一来，工具书一处理，稿件卡片一毁失，近廿年为新社会十分耐烦热心搞的准备工作，却在短短几天中，就毁去了。当时曾一再向人说，不要毁，这是国家财产，再花多钱，或派人学十年八年，不可能赶上的。话听不进去，还是散失了。除了保存在脑子中一些线索纲目，具体材料，差不多全完了。除了我自己，没有一个人明白，毁的正是照主席《实践论》方法从十万八万文物中积累而来的！看情形，若年底没有免职、退职或退休，说不定还得第三次改业。我初步倒想到，若能作个勤杂工，专门打扫机关五六个茅房，不再用脑子，或许可望少出点差错，而在新任务上，也一定会十分认真干下去，不会感到丝毫情绪抵触的！

程应铨　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程应镠之弟。

这封信未写完即被抄走。专案组在原信上附的标签写有“文化大革命信。可供参考。(73)”字样。

一九六八年

196801 上旬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得之佩信，知你工作忙回家晚。又得知小红还长得好。市革委成功，还是四川省第一个。可知成立不易。诸事还不可免有麻烦。成都、重庆两处还多分岐，捏合不拢。妈妈盼望你能抽空来个信，说说大小事，对我们也是一种鼓舞。这里各事（小范围内亲友生活）照常。各学校似乎还多争持，相当激烈，大哥校中即整夜搞宣传战。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有什么新的办法，可望把大联合加以促进。从上街传单说，有武斗，但不大，是支流。五一六活动，似乎仍是个问题，正到处揪人。主要还是揪叛、特、坏，发现多，比料想的多些。闻谢有一讲话，对工人说的，运动应以工人为主起领导作用，不宜一切听学生出点子。不知是否作全国性传达。报上说鞍山、西安工人已联合。来人却说安徽合肥、蚌埠、凤县还有新的武斗。南京有新武斗，妨碍通车，大致只是支流不可免暂时情形。

大哥照常，工厂不升火，机床不能动，已停工。部分复了课，派系还在争。各校或相差不多。晓平工作处头头赵九章在批斗，华罗庚也批斗，惟一切进行照指示和风细雨。百科处也在批头，他在四五名后只作“专家权威”看待，不说

反动，上面头头亮相已解放二人，再下来，大致即轮到他解放了。大表哥照常，新揪出五六个人多是在敌伪和国民党有关的人物，比起来，相形之下，他就轻多了。大致将是后期处理人物。戏剧方面新揭发的多，曹禺也有了大量大字报，闻写几个新戏多受彭真指示。和彭真关系密切。于是之、梅阡、刁光覃等则有的在敌伪时作过官，有的有国民党军衔，提出来后，大致即不再是三结合对象，先靠边站，至于处理，大致也是当成历史问题，将有个总的安排。因为这种人似乎太多。

这里又过了一个年，原说到过年有些单位大联合必可基本完成，现在却明白即到旧年底，也怕不可能。街上传单……

这封信未付邮即被抄走，现仅保存下前2页。

据残稿编入。

19680120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今天（十七?）妈妈为红红寄了些东西来。廿天内或可收到。这里事，我们由于和各方面隔绝，多不知道，真正是极端无知。你厂中熟人，大致必经常有信，说到一切，比较具体。上月揪叛，清理阶级队伍，有成绩，因为仅就我们知道的小范围内，即大有发现，为过去忽略过的。比较新的重要措施，似为过年后，六十二大专院校派解放军进去，也可能派的是“宣传队”，结束派系纠纷，便于“支左不支派”进展中搞大联合，再作三结合，进入斗、批、改。一切是否能如预期见效，还不得而知。因为各校派性之争，虽大同小异，但也不尽相同，武斗多的即比不武斗的难一些，周折多些。二、街上已有通告，外埠内部刊物不许上街，将严加取缔、禁止。本市经批准付印的，也只许在内部发行，不许外售。因此一来，过去流行较广大的清华《井冈山》、北大《新北大》、地质《东方红》等等报刊，可能不会再上街。这是好事，因为放任自流，不仅易泄密，还易引起派性内争的连锁反应，小消息传播。并且不许市面上发现用毛主席证章搞交易，这是去年即提出的禁令，重新提出，必有道理。是否还要进一步取缔街上有些不应公开大字报，和耸人听闻的大标

语？不得而知。外刊贴在街头的，也得取缔？有可能这么办，告示上似未提。取缔或迟早要实现。

照过去文革小组估计，过了年，即将进行斗、批、改。现在有些机关，已在斗、批，如百科、晓平机关。有的内争还十分激烈，如若干大学。进行将不一致，是必然趋势。中学、小学已上课。许多课目一时还不定，也得慢慢来！

快过年了，闻已恢复了"探亲假"，车上一定极拥挤。和妈妈说笑，若之佩能带红红来看婆婆，我们即设法寄路费来。交通恢复两天路即不算太远！我觉得还是不必趁热闹，且待运动结束后，再看情形吧。毛衣闻已打了一大段，过年怕赶不来了。这里供应好，但由于外客多，或借公家名义，有套购抢购现象发生，有些物资供应成问题。听说有令，将于年底前让外来人各回本机关事，自然是好措施！

社会在进展，我们会加强学习紧紧跟上去。不过受体力限制，局限性大些。十八年前我到内江第四区便民乡住了几个月，住在一个旧式糖坊中，留下印象极深。当时还搞过一阵调查研究蔗农如何受剥削情形，写过份材料，受土改工作队表扬。经常还幻想，若地方平静，体力又还顶事，有机会再去便民乡，和当地贫下中农住一阵，一定十分有意义。因为土改印象太深！正如从内江到自贡半路上那个山砦①，虽只看过两回，我就老想到上面去住住，或绕那个双重城堡走走，比游山玩水完全不同。这自然全是不实际的妄想！此后能来自贡看看你们的新人新事，就很好。报上又提自贡，表扬武装部，也表扬革命群众。这些好处若能影响到整个四川的群众文化革命运动就好！能起示范作用，就真好！

这里熟人生活变化不大，只是小家伙多已长高大得不认

识。百科只算“专家权威”，批了后或可望解放。晓平等工作如常。大表哥还在写些材料，人似乎也老多了。林师母我去看过一次，精神还挺好。那个矮保姆又回来了，她托我问候你们。三婆婆一家很好，孩子们长大得已如“金刚力士”，把大哥一份家业，全接收了，装了好些四灯半导体，将来大有可能即搞这一行。天津大表姊无信息。在南方的以迎以什么什么，两年中几几乎全变成大人，我们怎么能避免自然淘汰！馆中对我也够好了。自己一定得努力学习跟上去。

大伯居然还好。二表哥处有信来，大小都好，生活紧一点而已，不久一定会好转的。

望好好学习，要学会任劳任怨，为人民多做点事。我一生弱点即能“处常”不善“应变”，能“任劳”不善“任怨”。单干户方式搞工作，有成绩，却不会在集体中进行工作。之佩红红好！

从

一月廿

---

① 山砦　指自贡大山铺附近的三多寨。作者1952年初曾路经寨下，那些建于峭壁顶端，顺山势蜿蜒曲折的石头城墙，和城寨内遥遥可见的房舍、农田，给他留下多年不忘的极深印象。

19680123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又快过年了，希望你们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为红红寄的东西，年前如收得到，一定还得用。这里过了年，可能有些新发展，即各机关条件好些的，或可在“三结合”后，进行“斗、批、改”。性质不同、情况不同，进行方法，自然也不会一律相同。我们机关小，纠纷少，可能比较容易搞“斗、批”。至于“改”，那就比别的还困难些。因为包括八千件文物重新安排，百多种画像雕塑取舍，几千种文字说明，好大一份工作量！过去建馆是集合了廿来个外面历史教授、专家，和科学院考古所许多专家，还有几十个画家，分别负责共同进行的。虽公开展出，已将近十年，大多数四十来岁陈列部业务干部，要他们就陈列品随便调十来件东西，每一种写个二三十字说明，还不知从何着手。由于不认真学习，知识多十分浮泛，要求一落实，即感到困难，让他查书，也不知从何查起。说整个“改陈”，不可能凭灵感即作得好。所以平时说话声音虽响的，到真正工作时，是不大灵的。还有待平时不声不响，善于钻研问题的人来得踏实！即如何结合主席思想，活学活用到工作上，也要会用头脑才济事。（我若心脏还顶事，大致还得参加改，有大量工作等待去做！）

这里落了一次雪，不大，又转晴了。气候干冷。我已不大出门。

大哥一切很好。学校派性之争，经常是半夜广播战，使得人不能安睡，也是一种锻炼，所以他礼拜六回来睡地铺，总觉得十分清静。如何即宣告结束，希望将寄托在新年后，解放军入校后工作进展上。解放军工作也很不容易！因为学校情形复杂，比工厂难处理。

新的禁令不许校刊外售，取缔禁止，免得增加“打内战”影响，办法好。只是不知是否行得通。因为过去曾禁止过，还是外销。更多的是邮寄外省市学校机关。外来住招待所的，人将以若干万计，有抢购物资事，闻卫戍司令部曾突击搜查过，不仅有些物资，还发现有凶器。已限定廿号一律离京，也是好事。“探亲假”恢复，各机关外出人必不少。大哥还能依旧坚持每天在车床边四小时，同样工作的似为全车间五六十人中十分之一左右。若能想办法，鼓励全车间一致行动，自然就更好了。

妈妈一切照常，工作主要是抄写大字报，也忙。有时回来在七八点以后，来去多步行。冬天吃的也稍多些。礼拜天在家中还是整天忙洗洗补补，同住的感情印象都好，可以省去许多事。在工作单位，同事对她印象也好，长年如一日的为办公室搞清洁，所以去得总比别人早一些。住处近，方便得多，也应当这么作。亲友多如常，无大变化。无一个“当权派”。认真点说来，也还不够专家“权威”。在元旦社论中，似不特别提“知分”，大家沉重的心或松一点点。如何检查批评，一切将看群众意见。中央文革可能也有指示，有分别对待事。因为经过近二年运动，党外的某某是否黑线中人，大

致早已有个数目。凡是平时比较踏实老实工作，一心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的，即或在工作上和思想方法上有些错误，总不会受太大挫折，还是可望在新的要求上进行工作的。但也有可能出意外事，因为运动一深入，社会变动又过大，不易设想的牵连，还是会发生的。比如卅、卌年前为一些人改过文章，或经济上有过些接济，事太小，早忘了，近半年来，就有许多人次来询问。原来这些人多作了什么什么副部长，又从无来往，那想得到？问来问去问得我头沉沉的，真有点招架不住。最麻烦处是今昔情形大不相同，廿多岁少壮，不懂过去社会状况，比如说直到解放前夕，有些大学里教书的，始终不加入什么党派，不和国民党有关系，他们就不相信。凡事一隔，就少共同语言少共同理解，说来极费事！总以为年纪越大，社会关系越复杂。我们当初也这么想。最近揪叛、特才知道，凡在学校教书的，年虽六七十岁，总比较简单。至于四十多点作什么什么公务员的，却比老一代的复杂。因为正当廿来岁时，或在敌伪作过事，又转而到国民党当过什么什么，花样可多。生活或社会关系，远比我们那一代复杂得多。仔细想想，也是十分自然的，因为正是社会矛盾极端尖锐复杂时，比我卌年前到北京读书时生活复杂多了！

四川冬天应当不太冷，记得五一年在内江便民乡土改，从糖坊上区里开会，总是到戏楼上稻草里滚，行李只一床被，还是自己包打的。快廿年了，一切印象还如目前事情，生动得很！我曾经搞过“糖坊调查”，所以接触蔗农格外多，开斗争大会的画，现在看来还极生动。因此还希望有机会再看看便民乡，或住个十天半月。当时农协主席，扛了支无子弹的枪保护我，两人由队部上区里，要走十里路，一路龙门阵摆

得可热闹！据记忆印象，便民乡到处有竹园和松树林，大刺竹有五六丈高，斜斜长在路坎边。到自贡，即见不到了，一路山即光秃秃红砂石，只记住半路有人打石块，一方方十分整齐。近在自贡附近一个小山砦，去时公路左手边，上面树木也不多，上去路似乎极陡。

你们工作有无进展？一定有许多同事回北京探亲。要带什么较大件东西，可以托熟人带的，望来信告知，大哥星期天回来，即可为跑跑找找。经常来点信告告妈妈一切。我们生活和各方面都隔绝了，一年多未看电影，也少得南方来信，北京事就近于无知，唯一来源是几种报刊。但报刊上说起的问题，我们因为缺少实践，就多不明白，处在一种相当离奇情形中，因此即或每天反复学习政策文件，有许多方面，还是不能有较深体会的。又动不了，如可以走动，到你们处住个把月，一定可以增长许多知识。

这里同住院子中五六个小将，各人手中都有一二支假手枪，一天总有三几次用窗前自来水木柜当掩体，大喊大叫冲杀若干回合。弄堂里有时搞得还更剧烈。大哥听来便觉得太文雅了，因为他们学校里，半夜中听窗下追喊赶捉是常事，可不是小将那么闹着玩的！

从

一月廿三

19680129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今年已是最后一天，大哥还不回来，妈妈也上了班。天气很好，干冷、无风、而晴明。让我想起五十一年在内江乡下过的那个年，真有意思！我一生也忘不了。总觉得还要找个机会，来内江便民乡老式糖房住两个月就好。因为相去快廿年，乡村人事的变化和不变部分，只有我能注意到，可能用文字保留得下来。本地人可不会记忆到注意到这些那些了啊！

年终妈妈希望你们会有个信来，得不到。红红的东西，大致快收到了。我们用桔饼撕成一小片小片待客，味道很好！自贡工作，不知如何。成都、重庆还不闻革委会成立，云南也不，车站附近经常还有些关于四川、云南武斗伤亡事故传单，但愿诸事早已成“明日黄花”。一切工作，均可望在主席指示部署下，逐渐纳入轨道就好。市内新措施在执行中，似乎还顺利。一、限期（廿）各省市革命组织办事处联络站撤消，各回本单位闹革命。新来有事的，也有一定时间，过时不许住招待所或旅馆。二、搜查各招待所旅馆，扣收投机倒把抢购的物资和凶器等物。三、上山下乡青年返京的，限期返原单位。加之恢复了回乡探亲假，因此车站热闹得很。离

京的必以十万计。不过新来的还是相当多。又闻中央有令，凡已有结论的人，不必再搞材料调查。各单位最好不派人外出，若必需派，得上级批准。有上一级介绍信才接待，不然可不理。这么一来，人的流动和不必要的浪费，也必可大大减少。各学校，本来希望在年底出现“大联合”新局面事，至今还不见上报。口上传的，却居多是还在搞宣传广播战，相当激烈，一时不易结束。大哥处即长时期吵得不能睡。看趋势，过了年，解放军入校的决定，将为势所不免。入校后又如何，不得而知。总之斗、批将尽可能作到，得在上半年条件允许下进行，到年底才能收尾，恢复工作和生产。改则放长点，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改，恐怕不能一下子大削大砍来进行工作，完成任务。各校各机关定成“反动专家‘权威’”的人数似相当多，也许有些人在调查研究以后，即可望得到解放的。近三月的揪叛、特、坏，戏剧电影方面发现似乎格外多，因此文化单位斗批人数将超过百分三四五比。或以为这一批人将不算在原百分比内（似有过指示），一切不得而知。街上已少动人听闻的大字报，王府井南或许已不再出售小报刊。即出也大致不怎么精彩眩人，因为报刊上文章主要是“打内战”，一般读者已感到相当厌烦。（但部分外来的人，一定还会有人搜罗这些报刊，作为文章范本。因为稍稍调动字句，即可加以利用！）引人注意的小册子也不多，消息一简化，普通人情绪，自然也安定多了。多数人忙着买东西过年。至于各学校或许还各自在一套规律中争下去，也许会出现稍近强制结束的办法，即一切广播器没收。文化部门知名人中，似有部分解放后又重新被揪斗的，和派系斗争有关，此放彼即揪。卞诗人是否又揪人，不得而知，他自己似不免担着一

份心的。

我们看新刊，多是“斗私批修”题目，有些看不懂。因为极少有具体涉及学校机关问题。反复看文化大革命过去文件，过去不理解的，现在似乎理解得深一些，广一些，但是还是由于缺少亲身斗争实践经验，知识只停留在文件学习上，很不够！妈妈和大哥即懂得多些些。他们身体精神都好。我心脏在恶化，实“老”化，医生看后，总说药不大抵事，小心些“保护下去”吧，走路不要摔跤，脑子不要受刺激。我自己明白就是三种病，情形和他判断完全相合。近于血管壁受伤的隐痛。今年若不受意外大冲击，或许还可望在“改”字上，为国家作点事情。因为脑子对于陈列还有个全局轮廓，应如何改，用什么代替原有的，如何在八千件文物中至少写四千件说明，还知道不太费事，即可以写得头绪分明。若意外冲击一来，工作可就说不上了。这工作，若从总的形势来说，可以不必要我来作，还有更需要的——比如说，文学中新作者作品如何过“技术关”，在学习方法上，和具体在一个作品中的增改工作上，万一还用得上我长处时，也将无条件接受新任务。因为比起来，始终即比老舍、巴金、茅盾、冰心等等懂问题，懂人，懂如何用文字去表现。也懂什么叫通俗化！也许或居然有那么一天，再来写，再来教！也许还居然有机会，去什么农村跑跑住住。这也许倒是心脏的唯一转机！这一切自然多出于个人假想，严酷的现实，却自有它的发展规律，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这几天，大致将可看到晓平一家，中和夫妇，和大表哥等。大哥一定又会搜罗得到三几张主席语录歌曲唱片，这一阵已买了好些，有的相当好。妈妈却只希望得到你们一个信，

说说近事，大大小小事通感兴趣，以为一定在半路上。现在家中收拾得极清爽，包括我写字桌，也显得宽了许多。每天早晚都尽可能让她吃得舒服些，因为收入量太少。我作的菜，配搭的合式处，已经常在表扬之列。

盼望你们工作好，学习好，身体好。

从文

六八旧年底

19680207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我们这里又过了个简单春节。除了晓平和庆庆、凌宏外，即只卞诗人来抒抒情。家中极其清静。妈妈去林家送了三个铁皮罐头，二烤麸，一火腿，到那里也听林老太抒情一番。那个矮小老保姆又回来了，即住在你那间小房里。两个人都念及你们。大哥工作照常积极。校中来了十一个解放军，就有两个到工厂。工厂是首先搞联合学习的。照部署，工厂中应起带头作用，不过过万人学校，附属工厂只五六百人，据闻又走了（回家过年等等）一部分，所以能否真正起作用，还看以后如何。大哥和妈妈又到中和舅舅家看看，小林已变成个“高长大汉”，完全北老！若换上装束，举起皮带，一定相当威风的。且闻已装配了四五个四灯半导体，把大哥全分工具零件全接收了。我长期以来什么戏也不看，上街便感到凡事生疏之至。近一月来干晴干冷，和往年不同。需要落雪，落不下来。财贸、工交、计委在搞大联合，才好三结合进行斗批改。据闻（总理谈话）近三百个部长、副部长，只三四个第一把手还在办公，不被揪。其他解放的不到三分之一。许多工作在纷争中停顿下来，生产和计划均难推进。总理说话，盼能斗私见诸实行，尽早大联合，对国家有好处。教育

文化，可能也会要有专谈。或已有指示，尚未传达。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均大好，越南仗打出了世界水平，创造了历史奇迹。正因为这样，运动得在部署中不断取得进展，才配合得上形势。周说“斗易、批难。联合不好即更难进行斗批改。”学校情形各自不同，机关问题也各不相同，所以如何斗批改，进行方式方法大致也不会一样。无一定标准可循。闻较重大的人点名，都得中央批准。这一来，可能少出差错，慎重得多。王府井南口已不见卖内部报刊，大街上已少见对某某人大字报，惟铅印带相片的“通缉令”不少，可知当权派必有不少在逃亡中（据闻穆欣的老婆张卉中即逃亡）。知名之士似不多，多是敌伪特有关的。小单位以及近郊各县或较小机关的小头头占多数。

大哥捎了你为寄的东西，妈妈和大哥和我都看过了，觉得写得实实在在，分析问题透，谈的事情落实，有示范性。妈妈以为比在这里看到的许多文件水平高，用主席思想活。不知送中央文革没有。主席若看到，可能也会称许的。大哥却以为若给本厂工人看，可能长了点，深了点。这自然是从厂中经验之谈，也有一定道理。我们都希望知道，那几部分是你作的？妈妈机关里笔杆子多，有的很会写，写得极活泼生动。但会写的多失之夸张，词藻丰富多余，而不大落实。北大清华内战性文章，都有此毛病，易使人上纲，不易使人心服。你们的文件给人印象是能实事求是，方向对，方法合。希望能继续努力，在搞工作时也一切能如此扎扎实实就好。

过了年，红红一定又长大了些。这里廿来个小将，前年有一部分还经常在打闹中“乐极生悲”，用哭骂结束战斗游戏，现在却打得相当斯文了。而且多长高了一大截。大一点

的六七个，即已在等待分发就业，只高小初中程度，或去外埠工作。北京市处于相同情况的，可能将以若干十万计，能外放，也是很好事情。（惟一般思想水平业务水平均不怎么高，极少有看报的，正是体力活动年龄！）

妈妈工作照常，机关出了本《文化方面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还编得有条理，内容也还充实，不久会为你寄来。

希望你们工作好，学习好，大小身体好。

从文

七日

平和大姨可能要去新疆西藏等地区搞医疗组工作，是成龙配套去的。还不定何时动身。

19680215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妈妈盼望你来个信。已个多月不得消息了，不知你们情形怎么样。这里听说“四川是打得最厉害的一个省份。”四川那么大，可不知道是那个地方问题最多？我们主观估想，派性斗争成都、重庆如解决得好，别的地区就易安排多了。北京普遍在进行“斗私批修”。“斗私”可能是采取各种不同方法进行的。大哥和妈妈处，方法上似乎就不大相同。大哥说，他“工厂进行得较好，还受了表扬。”斗私主要在促进“大联合”。下一步工作，据报告，是要在三月中全部实现的。有的容易取得进展，有的复杂麻烦处，或许比我们听说起的还多一些。报告说“有的大学走了七千人。”从这个学校外出数目，就可以明白，若不采取些更新办法，让各校学生回校，如何“斗私”，如何“大联合”，是不大容易如需要取得应有进展的。我们除《人民日报》，还看《文汇报》，觉得社论短，而针对问题尖锐及时。大哥有时还抄出来供同学学习。可是似乎不大能在一些人心中起应有反应。似乎还得有些具体措施相配合才好。尽是读报，还不成！派性情绪的扫除，清算，有的不仅仅是在学习会作自我批评即可成功，还包括了些个人或集团具体利害在内起作用，必须有措施才易见功。一般

情形，解放军一到，争吵即可停止。如何联合第二步事了。

大哥和妈妈精神都好。妈妈拔了六七个牙齿，过两星期即可以装上新牙了。大哥已拔去了若干颗，昨天检查，才知道还得拔去一双，再过两月才能考虑安装事，所以总得在四月中才可望装好。红红要不要钙片？之佩或许也得吃点钙，充实一下生红红后的亏损。若还要别的药，来信告一声。北京市日用药品供应还好。只是公费治疗医院，有好些药已不供应。我用的药多自己买的。新药多贱，花钱不多，即可得到。

自从春节通令以后，外来长住什么“办事”、“联络”的人去了不少。但新来的数量还相当大。小报刊已不上街叫卖，依然有贴在路旁的。多了几个省份革委会成立，总形势是日益大好的。总理报告中提起过，六九年运动才能结束，或指整个全局而言。有的地方，有的机关部门，也许问题简单些，可以较早得到解决。不过到目前为止，还不大明白如何“解放一大片”的方式。即和促生产有密切关系的领导业务干部，经过如何斗批方式，取得解放，还不曾听说有个共通的好例子可援。文化部门提出清理阶级队伍口号后，揪出叛、特、坏相当多。还有不少靠边站的。因此一来，不可免会影响到批修的战斗阵容，有的较明朗化，也可能有的将复杂化。总之是好事。

天气干冷，经常还是在零下十度，但日光下已感到有春天气息。大哥今年只滑冰一二次，我和妈妈还没有看过冰场，也未去过公园。大和妈妈看过两次电影，是旧片子。我已将一年半以上未看电影，电影院情形也不明白了。西单一带也经年未到过，不知道变化多少。名分上住在北京，事实上熟

的却只是由东单到王府井到东堂子一个三角形地区。（最熟习只可说本院王家小世民，因为每天有机会在自来水管前可以见到，由一岁起到现在快十年了，还老是黄鼻涕挂在鼻孔边，人已长大会煮饭了，很乖！）晓平一家照常，只是二姨可病还不好。小庆庆长得如一块发糕一样，“嗲”得可观，将来一定是个麻烦人。小黑妮已当家，十分能干。黑蛮则老是弯着腰肩，因为已长过了大表哥。

愿大小都学习好，生活好，身体好。

十五

19680216

北　京

致张之佩

之佩：

虎虎上月廿七寄航空信，二月十六收到。从日子计算，可知邮件交通还不大正常。过不多久一定能转好。妈妈昨在科学院看大字报，才知道学部造反派头头王恩宇、傅崇兰通通捉了。最出人意外是戚本禹大标语已上街，也随同关锋、王力而出了问题。虽意外，也意中，原来戚、王、关、林、吴、穆、潘、吴……都极熟，通声气，戚在两面手法中活动，野心大得很！过去总还以为是“主席身边人”，说话算话，准数。一经揭发，才知道野心扩张到不易设想！又听说文艺组（口）也有了些改动。谁管这个，我们还不知道（“欧阳海之歌是大毒草”也上了街）。只知道金敬迈早已调走，但是一定有许多能干得力小将将继续顶上去，接下去。这一摊子本来并不好管，人事太复杂！

听说谢有新报告，“盼望北京市工矿三月初必完成大联合，生产才不至于耽误。”学校方面派性纷争虽十分激烈，也许可以急转直下。事实上这些问题我们全不懂，因为和这个“动”的一切离得太远了，即或经常可听到晓平、大哥说说，还是并不真懂！

大哥工作还好。抓大方向，主动搞宣传，效果虽不显著，

犯错误机会少。始终不离开机床，一天至少四小时工作，学习抓得紧，每天还升炉子等等服务，一切作来落实，因此工作下去心安理得。妈妈工作照常，每天总是主动早早的去搞清洁。抄蜡版，抄写大字报，派到头上什么都干。精神还是极其饱满。听虎虎说，红红心有点野，只想向外活动，不妨事。孩子野点，脏点，正是健康的表现。对她清规戒律也不必太多，不必太娇。将来上学方便。我们过去教育大哥同虎虎方法，主要是我和妈妈“凡事一致”，就容易把他们纳入渠道，且从来无机会哭过，不挨打，彼此也不打闹过。这中也有点技术或方法，主要是大人若从不争吵，他们也几几乎不知争吵为何事。有好处也有不好处。红还要什么，可来信告妈妈一下，即可为寄来。这里一切还方便，寄邮包也并不费事。

这几月清理阶级队伍，我们小小单位，也揪出些叛、特、坏。可见时间放长一点，工作一深入，人的好坏就比较容易判断，不至于糊里糊涂裹在大片中了。

你们经过这两年运动，思想方面必然一道有所提高。热心运动，争工作而不争名分，任劳任怨，是理所当然。任劳比较容易，任怨可并不容易。我一生最大弱点，即是能任劳，而不善任怨。两次业务学习，都从无到有，十分艰苦，生活方面简直和打仗一样，通过不易形容的刻苦、寂寞、挨饿、受冷，才稳住下来，工作成绩日益积累。但社会变化过大，事变一来，还是不免一切报废，前功尽弃。不过工作究竟做得比较踏实，因此虽近于败北，却不至于崩溃。过去不依赖国民党，解放后又不走阎王殿小路，热心帮人忙而少私心，抓工作而不争名位，所以这次不至于如巴金、冰心、老舍等

狼狈。错误免不了要大批，工作对国家有益的，或许还不至于完全否定，只是十分怕事，怨声一来，工作即不好继续下去了。对于虎虎，我是眼看他长大的，而且永远带住研究态度，来注意他的长处和发展方式。照我对国家的过去和明天的联系理解而言，他不会是个搞政治的材料，却有希望作个很好的业务干部，这两者长处是多少有些区别的。始终应当有些区别。对上口径，效果好，不对口径，个人犯错误，问题还小，国家不经济，损失大。来信曾提到你支持他去办报，这自然很好。不过听说，四五月建党问题就要提上日程，报纸很难办。不仅要紧贴主席思想“政策”，还有个“策略”问题。有许多事党员懂，普通干部不懂。有的某级党员懂，一般党员也不可能懂。事情既不懂，理解政策或策略就不透，一出差错，不仅个人受不了，影响多数更不好。且不易纠正补救。报是党的喉舌，只有党员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才可望少犯错误，或犯错误较少、较小。非党员搞，最易犯“阶级路线错误”，一出差错，名分到头上，受不了！大哥从中学即搞团工作，人又那么正派、老实、不自私，结果在反右中小有差错，即影响到一生！从这方面取点教训，来认识认识自己，估计估计环境和国家需要，安排一下自己，也有必要！运动一发展，社会动荡大，人事变化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人”的问题最不好办，“你”一切照十六条办，但是在某种情况下，若一部分“人”对于十六条缺少应有理解和重视，又或受其他实际影响，其中还加上各种分子在破坏捣乱，事情就费力难讨好！小弟应当更正确些估计自己能力、长处和国家长远需要来工作。要凡事从实际出发，莫从假想出发，免得于公于私，两无好处。小弟说，“一切工作都是照一个党

员的要求或标准去要求自己。”这是对的，也是应当的。我十几年来工作何尝不这么想？我还事实上把几个研究员揽不下的全揽下了。主观愿望如此好，而又济之十年努力，作了不止几个研究员工作，结果是十分误事无能的某某父亲无事解放，我却成了批评对象，我拼命在“尽义务”，人却以为我“有野心”。事实就是这样，不能不令人灰心，无可奈何！我一生对人热心，卅年前为几个年青人改了改文章，困难时帮助点费用，这本是十分平常事情。一切早忘了。想不到这也成了当前的麻烦。因为这些人多作了市长、部长，虽并无来往，却三番五次有人来问来问去，以为有什么秘密可以明白。我总觉得学什么，困难都难不倒，对付人，可很不好办。因为人的思想打算好坏差距太大，社会动荡中更无一定标准。所以揽工作，应当估计到效果，作不下，就不要勉强去作，或者让更适当些人去作，协助人去作，反而好些。这自然全出于主观估想，说说供参考！主要还是你们好好商量。你们凡事能合作，我们很放心！

朝慧星期天和个搞雕刻的[1]结了婚。

从文

二月十六

① 搞雕刻的　指雕塑家刘焕章，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

19680309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寄来报纸已收到。大哥和妈妈和我，都觉得办得认真，很好。从印刷上也极令人满意。只是照大哥意见，文章似乎深了些，长了些。还得学学《文汇报》，句子短、篇章短，读者或比较易引起兴趣。要注意多数人水平，我和妈妈同意这点建议。“深入浅出”是文章理想，值得努力，用用心。来信可以告我们，那些是你写的。让我们知道，更容易谈印象。希望知道些。特别是比较重要的文章。

这里已快到移炉子去檐下时候。我们得换小煤饼，大致免不了要经过些“麻烦”，才掌握得住。不至于中途熄灭。（写到这里，王同志又送了九百大饼半块，看来可烧到年底去了。还是从朝阳门拉来的。为码得齐齐整整，说不出的感谢！）今年北京不雪而久旱，山区庄稼、果木，或许都受一定影响。需要落雨！

在此亲友都还无大事故。院校“大联合”还在酝酿中，到“三结合”或者还要点时间。“斗批改”自然更得顺延下去了。听大哥说，他工厂、学校大联合还比较顺利。出去人约三分之一，正召回。三结合必涉及解放一大批人问题，这就复杂多了。几个著名大学，有的出去人或者多了些，一一找

回来，大致得费点时间。师生职工都走，不是一二月能办到。小机关，有的劲头一过，战斗组一散，联合委员会也不免受影响，即成“自然解体”现象。因为夺权易，用权即相当难。“抓革命，促生产”，想具体落实不容易。关键性似乎在如何三结合，解放业务干部，解放他们以外，还同时得恢复党的领导作用，才可望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来斗批改。有些机关可能在大联合问题上即停住了，有些则在三结合上停住。机关大，口舌意见多，麻烦自然也就会多一些。如何促进，情形或各不相同。妈妈机关则似乎揪的人多了点，造反派倒是一面倒，不闹纠纷。最复杂多反复的，是科学院社会学部。戚事一出，一派垮下，一派抬头，新变化大。是否还会有反复？无从明白。卞诗人身在其中，也搞不清楚，因为许许多多问题，全不懂。还有是懂自己单位，不懂全局，也还是说不出所以然！无从估计明天。因为全局似只中央文革懂。但各部门发展变化，文革似乎也难估计。由于面太广，涉及问题又太多。

美院听说十分八九教授还揪住不放。文艺口一出问题，金敬迈、李英儒、刘巨成似均出了问题，牵连必相当多。不可免也会影响到文艺院校机关革委会方面人事。报刊上正式谈这问题并不多。有反复曲折，则可以想象得知。

晓平、凌宏、梅溪都还好。大哥还能坚持守在车床边四小时。百科二老均在病中。妈妈也老是在晚上要咳咳，已一二月未见好。吃药不下十种，居然中西药并吃也不嫌多！不大严重，可是老咳，总不是事。天气益和暖也许会好转。精神依旧很好。我血压仍在二百间，心痛已加剧，每晚醒来必痛，白天也常痛。生活若无大变化，不会忽然恶化，若大冲

击一来，就说不上了。至于工作，此后也只看能做多少即做去。若有需要，总还可以做出点成绩。若三几年内重在“运动”和“备战”，工作即在可有可无间了。时代动荡大，个人太渺小了。

越南仗打得极好，打出了历史水平，也影响到世界革命。照趋势发展看，伪组织必将崩溃无疑。到秋天美帝将更加狼狈。若照贝却敌最近报道，美帝在越五十万人，目前即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中。日本记者也这么说。每天到处有机场被炸，燃料库和物资、弹药库被毁。桥梁多炸断，公路水运多失灵。崩毁之势将日益加深，也无可避免。泰国革命武装若加速扩大，必将使美帝更加狼狈。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在越南再一次得到证实。国内文化革命运动，若进行得较好，主流能依照主席战略部署进展，一切能照前不久总理提起的，到明年能胜利结束，对越南、对世界革命，都可望配合得更好，影响更广大深远！多数人寄托希望于九大，以为意义重大。

要什么书刊来信告妈妈。红红要什么，也告一下。你最好一星期抽点时间写个信回来。这个建议希望能接受。要之佩学学叙事也成。应当同意这也是一种“学习”，同时又是一种“鼓舞”工作，我们总希望多知道一点你们工作和生活。经济上有困难，也应当告给妈妈或大哥，不宜隐瞒，不必隐瞒！这里还可以接济接济。我们这里有一个显著特征，即生活接触面越来越窄，也没有什么新书刊可看。日报刊载的有关文运事件，有部分又已经看不懂。不得已却将手边材料反复阅读，另外即将剩下小部分旧书重新翻来覆去的看。有时也看看自己卅年写的。仿佛当成一个陌生人写的看去，倒有不少新发现，或把自己带回到卅年前生活情绪中。事实上，

许多东西现在大学里国文系讲师、助教，也不大懂了，不大明白其中好坏了，因为近半世纪社会变化实在太大。

朝慧已和个搞雕刻的结了婚，人还好。

这里中小学多已复课，上二小时语文（语录和主席诗词），有的还上代数和英文。院子中也静下来了。小报刊已不上街，大字报上街也极少。“武斗”已无所闻，但报刊上一再“反无政府主义”，即可知是一种比较普遍比较严重现象。京剧、话剧、电影、音乐、舞蹈各界似乎还乱得不够，是从张春桥谈话中提起的。问题何在，我们由于隔行，一点儿也不懂了。原以为破易而立难，现在似乎是破也并不容易。很多是表面破，本质还浸透于一切现存各方面，似乎是必然情形。如何一来即可达到预期的效果，作到凡事照文艺座谈讲话要求体现于工作各部门，产生崭新的十来个样本作品，还像是有待各方面加强努力！崭新的东西一定会产生，惟产生方式方法，可能还得想些新的点子，才能够促其实现。也许还得过一些时候。许广平日前故去，用“作家”名分在外宾中出面的，似乎只剩下一个郭沫若。就只那么一个人。总理曾说，大意是“新起的比旧有的多好多倍，名字一时还不曾为人熟习罢了。”这是很自然的。不过大多数人盼望的不仅是“人”，主要还是“作品”。关心的也是拿到世界上去显得十分辉煌和大时代相称的作品。戏和乐舞大有可能比较容易产生，小说最不好办，短篇更不好办。电影最有条件搞好，因为人力物力投资再大，也不成问题，投资再大也收得回来，只是故事剧本和政治要求不容易达到标准。大学文科照最高指示原意下乡，接近生活，即可产生作品。事实上并不解决问题。关键在教师。若让××父亲带国文系学生下乡下厂十年八年，

还是不会写出好文章的。因为写作要能叙述事情，会叙述事情，善于巧妙叙述事情，繁不觉唠叨，简不感到单调，老师得懂！这个本事不只是下乡下厂即可得到解决，还有个学习方法。目下在大学里国文系教习作的老师，会写叙述文的就极少，会论事不会叙事，下去再久将不免还是若“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两个重要官能不得其用，手又不会使用，这种教员根本就不合格！可惜我老了，心脏又不大得用，不然倒可以请缨从戎，带十来个高中毕业，写作上能叙事的同学，或从大一二学生中挑十来同学，当试验田和他们到东西南北大小农村各一年，一面学习生产知识，一面学习叙述事件知识，养成他们在极平常情形，平常事件中，随手能写三两千字叙述文。再在另一方式下，为乡下辩论会议作笔记。再写眼前风、晴、雨、雪特殊气氛和生活，再写舟车中途见闻，再写高山大河……总之养成能写的习惯，主要就是练手，练习学会五官并用，却通过手来表现反映。其实这个学习有两年左右，这些基本功一完成，再加上同时还看了大堆书，就可以说“毕业”了。这种人再去单独搞基层工作二三年，要到许多地方，东西南北全去，不宜钉在一处。“研究”工作也完成了。经过这么严格训练，至少有一半人此后可望写得好小说，一半人可望写得好特写报道。或挑不大中用的，让他们去教写作，方法上也就基本革了传统教学的命。不这么办，依旧让那些本人一生还不曾写过一篇像样文学作品，甚至于作文卷子也写不好的教授、讲师或助教去带学生下乡，下乡十年保定还是不会有任何好结果的！

新作品中的过三关，第三项的“技术关”，表面看来轻而易举，具体作来就会明白相当困难。过去以为要“天才”，正

如相信“命运”，实由于缺少认识，也不从客观实践上去求证。应当承认有所谓“天才”，如音乐、数学、电子、原子能研究……最容易证实。文学作者中，特别是诗人，从中外古今看来，也都的确可见出天才的光辉，写小说或许也有之。却决不是周扬辈过去捧的所谓“艺术语言大师”。其实几个人做人都相当聪明，写小说却相当笨。我可不相信“命运”和“天才”，一切工作结果，都通过极大困难，运用惊人耐心，而加以克服得来的。过去写短篇是这样现实态度，后来搞文物还是用同样态度。五四以来有上千成万人搞创作，大多数人全淘汰掉了，跑万米式搞个廿卅年不断努力的，不到十个人。少数人侥幸，机会好，成了“作家”，依然不久还是昙花一现的过去了。这个多数有许多理由不干这个“费力不讨好”工作，或教书，或作官，或经商，都比写作容易得多。只有过来人，才明白技术关不简单。因为包括脑和手的相互为用。灵敏度和准确度都是要反复长期探索，才把握得住。决不是在学校上上课可以得到的！要有高度的集中，广泛的幻想，大量的对文字对事件的理解力、消化力，和重新综合力。从工作说，我完全失败了，因为和发展变动中时代游离。从工作经验说，我懂得了如何过技术关，必须克服些什么障碍。可真像是“作战”！特别是短篇小说，靠学校那些先生，怎么能教得好？简直是骗人！对技术的认识，若不给以应有重视，就将不免照老式处理或以为“天才”，或以为“不足道”，不能科学解决问题的。承认它“难”而必须“持久”，才可望过关。才是实事求是。才可望从一群受过严格锻炼的少壮作者中，产生一些够格合要求作品。不然将依然是万千人起步，三五人跑达终点，多不经济！不改变训练方法，和写作态度，

多数人是过不了这一关的。学习写作看书也是问题，如何看书？照学校习惯，和廿岁学生兴趣，总是欢喜劝人或爱好看大部头长篇，从故事情节中发生浓厚兴趣，记住的也是内容情节。其实这对自己写作帮助不大，甚至于妨碍写作。应当看短篇，写短篇，大量写从各方面试笔，才会慢慢突破一切内外障碍，得到进展的。

我并不希望你写小说，还是搞你的铣床设计好，工作踏实，国家有用。小说要写得真正像个样子，文字又能见出风格性格，且能加以各种不同运用，实在麻烦，也可说太辛苦了，太难了。近半世纪以来成绩是屈指可数得出来的。不过提及过“技术关”时随便谈谈罢了。×叔叔是在教写作的，文字虽干干净净，就并不见光彩，此外还有四五个副教授也是当年联大的学生，写作都还不过关，离关门还远！只是按资历成了教授、副教授而已。新的教改，是他们首先得学会写，才能教。不然，将继续误人子弟。

祝大小都好。

从

三月九日

196803中旬
北　　京

致沈云麓

这里学校在逐渐复课，每日上二小时课，问问同住中学生，是觉得不够的。闻小学也有斗批改，情形不明白。黑蛮已上初中二，人长得和竹笋一样，只是向上拔，显得瘦而高，过了比例。每日上课既不多，平时无书可看，只好看《隋唐演义》一类旧章回小说。仿佛又回到我们小时情形中。大学里闻师生看小说的也成风气，什么禁书都看。因为时间多，无从安排，只能用小说消耗。希望这现象过一年半载即可得到适当纠正。有正常学习，一定就容易纠正。中小学无书看，倒是个问题，因为正需要大量小说故事来消耗部分想象、情感和精力。如今五四以来的，二十三十年代的，解放以后十七八年的，绝大部分都否定了，古典的封建意识浓，外来翻译的资修思想多，怎么办？新的歌舞可能比较容易产生，小说可不容易办。从文教部门说，如何设法来填补亿万人情绪上的真空，还是个大问题！但目前若从全局说来，似乎还来不及考虑这种小事情，因为比这个事大过百十倍的可太多了。

大学教改也是艰巨麻烦的问题，一个国文系如何教学生学会写文章，过去效果显明并不怎么好。这并不是学生的过失，因为首先是教这一门的老师，即不大顶用。如何提高他们过三关，以至于历来并不认真重视的“技术关”，也就并不

简单。若试把教这一门的教师，或检查检查他们过去写作上的成就，或从新过过考，准有大半“不及格”。这种教师自己经过廿年教书的经历，还写不出什么令人满意的文章，那有希望教得出好学生。他本人技术关还过不了，让他带学生下乡、下厂，三年五载也无从提高他们对新事物的认识、理解力和表现力。所以大学教改中国文系方面，可能还得先改造一下教师队伍，养成他们会看文章，能写文章，而且懂得多样化的文体，也才可望因材施教，使学生各自发挥不同长处，得到普遍提高。教师先得过关，学生才有希望在正确辅导中，和劳动示范情形下，逐渐掌握住手中的笔，通过长期辛苦劳动，一一过关。

国文系教这一行的老师，有一部分是当年联大学生，写文章的才能，从较严格要求说来，只能作到“通顺”，去文章“有风格”或“性格”还隔得远。主要就是基本功不过硬。这种教师可能平时还正派规矩，还用心读书，并且入了党，但是教写作这一行本领，可并不因此而得到应有不断的提高。作教师一久，容易发展论事的长处，开口说来像是头头是道，却萎缩了叙事的能力。论事有条理的不一定会叙事。如不会叙事，根本是写不出好文学作品，也不可能教得出特别会写好故事的同学的。教师班子如不重新学习改造，新的学生长处是不易得到发挥的。

老实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和这一行隔离已廿多年，有关这方面事已无发言权，也不想重理旧业来再犯错误。只有和你可以说说，因为只有你十分明白，我过去是如何辛苦耐烦过这一关的。不容易过，不特别努力，即教书一生也过不了！记得在中公两年，我为供学生参考举例，就写

了七个短篇集子。在青岛大学两年，又写了六个集子，学生或同事，多不明白我怎么使用我的时间，因为表面上我不是去图书馆看书，就是去海边散步或山上到处跑，可是事实上却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了那么多，而且总是重抄三几次才发表！回到北京那两年半，又写了五个集子，还帮同年青人看改了大量稿件。总之，没有别的什么任何秘密，“勤能补拙”，不懒惰而已。我看到许多同行，却一天在“做作家”，到处串成个忙人要人，三年五载完成不了二三小册子。出奇的懒惰，又出奇的世故去经营别的，那有希望把工作搞好？

六一年我和五六个作家去江西参观，前后约三个月，有好几位竟整夜跳舞，或玩扑克牌。这些人多是主持一省作协工作的。我觉得好奇怪。从他们兴趣即可知对他个人担负工作的重要性即缺少应有认识。多不明白自己有什么责任待尽，而学不够的又是什么。见微知著，从这个人生活方式中即可知已修到相当程度。在他们的领导方式下，那有希望能产生较好接班人，写得出较好作品？那里能培养出三过硬作家？本人对待生活既那么轻浮，不可能考虑到年青一代是应当用一种如何严格方法或步骤，去提高学习干劲，完成写作任务的。

这是一篇作者未写完的废邮。原稿编有页号，但尚未写上收信人，即被查抄没收。信中留有专案人员划的记号，并附标签注明“已阅（93）摘”。

现据原稿编入。收信人是编者根据内容判断的。

19680323
北　京

致沈虎雏

——给在工厂的次子夫妇·之三

小弟：

入市学习，想已告一段落。多接近些人，就很好，我一生最大弱点，即和人不易相熟，同事中有十六七年还不相熟。希望你通过这次学习，思想上和工作方法上，都取得一定进展，回到原工作时，能更好、更坚定掌握运动大方向，而又能更灵活运用到处理本厂各种具体问题中，取得应有的进展和解决。“工作不妨多做，荣誉名利即让人”。这是我许多年来就那么注意到，特别是近二十年生活和工作。目前不至于如别的熟人处境窘迫，也有关系。之佩觉得你还不大会和群众打成一片，这点看法极对，要注意改改。一定能改。“不争名利担重活”，更有重要意义。

我因血压长时期偏高，心脏负担重，神经有时也不免有些紧张混乱。一切总还是尽个人努力学习下去，向好处想，好处作。万一意外冲击一来，因之垮下，也是事理之常。年岁到一定程度，出事故是不可免的。年来给你的信，可注意一下，不必要留的，即处理一下，免得反而在另外一时引起是非。可留的即作个纪念，因为别的什么也没有给你们！

妈妈咳了将近两个月，连打链霉素五针，才见好转。只是身体似乎在逐渐衰退中，这是从前年下乡后即显明可以看

出的。同院住的王大妈等，也一再说到。原因是工作紧张，饮食睡眠均不大够，他们那里至今还总在开小型斗争会！人瘦了些，较容易生气，希望在春夏之间能得到一点好转，就好。你们抽得出时间，经常写点信来，对她有需要，有极大好处！因为在这里，即二姨也有二三月未见到了（没有时间可用往来）。

社会一切在不断发展变化中，有许多事情我们是不懂的了。而且越来越无知。即文化方面运动进展和障碍，由于和现实一隔，便不懂了。从上街大标语，知张本已被逮捕，情形即不明白。同类事件在别单位也会发生，不足为怪，因为运动一深入，“野心家”总是迟早会扫除的。

看到本院有两家老太太托寄孩子，三四岁大，照料得都挺好，干干净净，而且极乖，我们不免想到红红。以为红红若能回来这么寄托在院子里，婆婆每天回来，虽得忙一些，但是情绪能分散转移一下，紧张处也会得到点松弛调济，就不至于把我当成唯一对象来注意了。这点空想愿望，自然是不易实现的。只不过万一你们中之一，若有机会来京开会，那怕只十天半月停留，也不妨把小家伙捎带来，搁在我们这里，不妨事。这里有好几个小女孩子，一同会玩得很好！婆婆快近六十岁，对小孩格外想念！

我在这里间或可听到某某知名人物“捉去”消息，对我们虽近于“新闻”，事实上或已是“旧闻”，这些人不是旧当权派，即是新野心家，又或和过去蒋记有关系人物。相近亲友中多无此资格。但不大健全神经，一到失眠，即不免会有些错觉产生（近于神经分裂症的前期征兆）。有时上街见生人即害怕，小孩子在院中叫嚷也感到害怕，甚至于妈妈说话也

害怕。心里空虚软弱之至。也希望天气转暖，会随同好转。生活过于枯寂，可能大有关系。近一二月来，除了梅溪隔日来为打打针，只晓平表哥隔星期或来看看，别的熟人均少见到了。因为各人都忙着学习。我隔二三天才上一次街，办办吃的。一切都若在等待中，等待机关大联合、三结合后进行斗批改。百多人的机关，也还是派系纠纷不已（各有所保，各有所揪，互不相下），别的上千过万人大单位，安排调动之不易，可想而知。本来说的三月十五以前，要完成全部高等院校大联合，看来还是得顺延下去了。

照医生建议，总要我少看书报，免得脑子更乱。照我自己感觉，倒像是生命中还积存了较大量的“能”，得充分使用消耗它，才能取得平衡。看报刊和杂书，倒像是从这个同一橱窗口，一面可以消耗掉大量的能，一面可以吸收些新的知识。只可惜由于对工农军问题都无实际知识，报刊上大量记载，因之多看不懂，懂不深透，总似乎记载前后彼此多相同，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倒是看国际新闻，谈越南，谈欧洲金融动荡，东欧波、捷政治局势变动，多少还可以明白一点问题。世界真正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过程中，一切如主席伟大的预言所指示，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被压迫争解放的民族和国家的人民革命。全世界的反帝斗争。今年下半年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欧洲金融的混乱，若引起美元的贬值，和世界经济萧条，随同而来，必然还会有许多重要变化发生。越南抗美战事必将取得更广泛的胜利，美帝在这次战争中必然会更加惨败，完全覆没。

天气已日益暖和，再下礼拜就得移炉子了。在檐下做饭，自然不如房中方便。平时阳光直射，大雨中还得抢救煤块，

或扛着雨伞炒菜。不过日子一久，也就习惯了。住处窄一点，一举一动都不免会感到挤挤碰碰。同院组长来看看，也觉得太窄。特别是大哥地铺一摊，我们即停止出门。照目前情形说来，还是不图改动好。有人住“和平里”，即已感到大不如过去和平清静。花木多已毁坏，不少门窗破坏了也还无从修复。很多人家压缩在一二间中，过了个无暖气的冬天。这里大杂院好处，即因人口众多、反而不至于增加外来意外干扰。同院住的关系一好，什么通通不用担心了，即或外出，火炉也不至于中途熄灭。只是到了五六月晚上，院子里将呈十分热闹景象，因为小将多已无顾忌的长大，占领空间日多，声响也越来越大而高，院子于是也显得比过去窄了许多。

院子和过道、茅房，一天我经常不断去打扫，总还是有可扫除的东西，有些不可理解。近来才发现原是小将们长时期不停的战斗，随手从垃圾箱取了些应用武器，煤球和菜根，凡是可以使用又不至伤人的，统统用得上，这一来，我的服务精神不能不相应提高了。只有几个老大妈明白情形，小将战斗却将依旧继续下去，到升中学为止。

三月廿三

此信曾编入岳麓书社的《沈从文别集·自传集》一书，于1992年12月出版。

现保存首次发表时篇名，据原信全文编入。

19680329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红红衣寄来，样子还好看，相当大（说黑妮也可穿），且可能越穿越大，到十岁时还得用！将来如拆洗，姑姑说，得照拼缝由上而下拆开成块，衣袖也应由肩部起拆下两袖。红红见到时，一定不问大小和气候冷热，总希望试试看。且乐意下楼出门让小朋友也看看。最感兴趣的可能还是那一罐糖。

这里生活一切如常。今年有可能会变变，生活更简化。~~我头部不大好受，或因目前搭垃圾箱，过重出的毛病，睡三九天希望能转好就好。人到了年龄，就不免在小不经意中出事故。越老越麻烦，是意料得到的~~。妈妈咳了二月，打了五针“链霉素”，已好转。大哥很好，已脱下棉衣。妈妈还穿薄皮大衣上班，早晚依旧冷些。房中平均约在十六度，炉子未外移，屋瓦间还不闻鸟声。人家墙头已可见李树开花。郊外或早已见青。空气已湿湿的。快落春雨了。窗外已落下了。

要什么药物，可在信中提一笔。也想就便问问你，若可在自贡得到“眠尔通”，为买一瓶来。这里目前缺货，我每夜得用一点，才能睡。没有就算了，用不着在信上提，提时妈妈会生气。

今天这里体育场正开大会，为打倒杨成武、傅崇碧、余

立金而开。情形不大详细。只知道上街大字报，有林副统帅讲话，在重要会上，宣布三人是“反革命两面派”。《人民日报》只说有重要指示。此外无所知。亦可见运动一深入后，两条路线斗争的复杂、曲折、尖锐殊不易设想！四川开会谈话，妈妈早寄出，或已收到。江浙二省也成立了革委会，各有中央首长谈话，不知见到没有？闻尚有五六省市，四月将可得到解决。形势大好，是可想而知的。革委会成立，即是形势进展的说明。首都大专院校纠纷多，还待大联合、三结合，才可进入斗批改。或许要一两个月才见出分晓，也可能会急转直下。和今天大会比，相形之下，就是比较次要事情了。社会学部闻又在闹反复，小报刊还未见到。

得十号来信，路上计十七天，即此可知，四川交通还不大正常（或洛阳一带）。大伯来信只五天时间。凤凰距重庆只两天公路，离自贡算来也只三天可到，信由湘西或湖南转，或许反而快得多！信中说红红种种，妈妈极感兴趣，这小家伙将来会成为一个能“摆龙门阵”的四川女娃子，也不错。我们一家人全不会说话，有一支叫雀儿热闹些。说起各方面还有派性武斗事，不免令人抱着一点“杞忧”。上次听总理关于四川讲话，即说武斗最激烈是四川。四川中又似乎在重庆，为表现集中。希望这次在京协议，可以得到解决就好。在江浙二省成立革委会讲话中，有这次路线斗争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战争的继续”的新提法，是过去所未闻的。话中的严峻性，也值得深深体会。我们因为许多实质性事情通通无知，是不容易得到较深一层理解的。所以学报刊文件，相当多，也学得相当紧，但是许多地方是并不真懂，懂不深刻的。大哥也只明白本校问题，此外近于无知。比如说，江浙武斗造成的破坏，影响到国家，这里大家是毫

无所知的。百科也不懂。湖南从交通恢复说来，得知情形是较好的，各事顺利的。

《文汇报》经常强调解放中层业务干部，好“抓革命，促生产”，必大有道理。这个工作自然相当难，因为搞不好，易和二月逆流翻案相混。所以有些机关还在把“揪”字扩大化，虽然也容易犯“打击一大片”错误，但比起来，却似乎错误小些。听中和十舅舅说，也是新揪叛、特、坏……多，不敢提解放谁。这么拖下去，其实也是和主席战略部署步骤不尽相合的。妈妈处也有此情形，百多点人机关，搞了三十多人，比例这么大。解放时将更加感到麻烦，斗批工作即难进行。我们单位百廿卅人，揪了九个，即因此，保谁放谁各执己见情形中僵了下来。只能等待上面意见再活动了。大单位如清华、北大，碰到这问题，情形自然更复杂些，也难办些。日昨街上大字报，有谢副总理亲陪聂元梓在北大，告师生“应支持聂为主首的校革委会，不能打倒”谈话。得知中央还在支聂。但是反聂的井冈山也不能说是反动。将来大致还是得从协议方式调停，方可望搞大联合，三结合。新景象是外文、理、工科，闻多已自动复课，上课人还极多，大有摆脱派系纠纷，直接进行第三段的“教改”情形，也反映多数人，对于派系纷争的厌倦。大哥学校说也有此种情形。国际大动荡对我十分有利，但是内部若派系之争得不到解决，消耗将十分大，不怎么好！九大在国内是件大事，有历史意义，在世界也是件大事。许多希望都寄托于这次大会上。

盼望大小安好。

从

三月廿九

19680401

北　　京

致沈虎雏

四月一号

小弟：

红红毛衣已付邮，还有些“可糖”在内。我们想，四月十几如可收到，她一面把衣披上，一面口含可糖的笑嘻嘻十分得意形象，觉得十分有趣。今天妈妈又为之佩买了条“的确凉”灰裤，不久即可寄来。听说十分结实，不起皱，洗时在水中抖抖，在荫处晾干，即可重穿。二三年还丝毫不走样！大哥和我也各买了一条，我们夏天穿的已全破了，好几年无法补充。妈妈可能还会为你买件来备用。

这几天北京新事惊人。最令人震动，是杨成武等三人两面派活动的暴露，具体恶行还是不明白。正式由主席和林副统帅下令，在十万人大会上，宣布解除军职。听传说，还有个杨的“后台”待揪。（或已揪而不即公开，可能是某某厂长的父亲！）变化太大了，许多人情绪还缺少应有准备！其次，即谢副总理，陪聂元梓去北大宣布四项命令。表示要支聂，要外面学生离校。即有学生（井冈山派的）请再说明。谢说，“一切照命令执行，不用再说明。”井派即质问聂，“新北大打伤井百六十人”事……说来说去，终于大打出手，聂被刺伤。李钟奇去保护，也受了伤。不免有点儿“乱”。动手的将以百

人计，共伤约二百人。聂当即去中央文革汇报。谢宣布，“并必交出凶手。”以后遇此事，解放军必制止，不再旁观。师生因武斗扩大，或怕卷入，或曾卷人而怕揪，或……扛行李离校人城暂住的大有其人。晓平哥哥处[①]闻也住满了人。这事一出，对其他大专院校，有一定冲击，使得大联合或多或少要受点影响。但一定不会影响到大联合主流的大好形势，因为武斗究竟是少数。黑手迟早会抓出，若到五月，全国各省市革委会宣告完成，学校再挨，即十分被动！不过从这件事看来，也可知大学生在首都，在国内，实在还是一个问题。不大听话，有待作些新的安排！晓平哥哥来，谈起北大“受伤约二百人，二楼玻窗全破，设备也有一定损失。”如何收尾，还不得而知。因为至今各执一词，以为对方先搞武斗。凡遇这种事，照例即不容易判明先后。总之，能不再打，即好了。清华和别的学校，无相同事发生，还是争得相当激烈。

得你信，说红红“出巡省亲”计划。妈妈觉得走南路路过长，大几天在路上拖，对孩子太累。最好还是走宝成线北路，直到北京住住再向南。将来回时仍这么办，北京歇歇脚。费用多一点点，孩子不过累，好一些。若外婆处搁得下，即留下也好，因为老一辈带孩子经验多，姨姨舅舅一定会帮同教育，气候又比四川好，大人少担心。并且一二年中川中事恐多曲折反复，你们在另外一时，也会有作“难民”逃往邻县可能。带孩子行动，显然是不便利的。我们设想，把红红留在外婆处，或许不失为目前一种较好的临时措施。看情形，如可以抛在北京，对你们也好，行动方便得多！

大哥学校无事。但因北大派系一打出手，大哥校中广播战也有了加强。二表哥处[②]不怎么武斗，说已联合，但生产

环节有脱节处，不免受阻碍，照计划月应出六千，事实上或不到卅分之一，情况有待改善，显然明白。这里那里许多小事汇集起来，即令人不免心怀杞忧。外面许多事我们都不懂了。极端无知，也极端无能。即对于本行明天将如何，就十分无知，不易设想。因为一切均近于搁置，还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来斗、批、改？文艺方面近于扫荡战，如何回复正常活动，因为全隔了行，更无知识！变动过大。看来一二年内妈妈刊物是不可能出版的。本院子小将多已尽可能的拔高，院子里因之也显得比过去窄了好些。无事可作，无书可读，终日唯在墙角荫蔽处下棋，时光浪费真可惜。也怕出问题，不好给他们报纸看。十六七岁，报也不看，只下棋，如何是好？

从

四月一日

---

① 晓平哥哥处　指中国科学院。晓平亦写作小平，指周晓平，气象学家，任职于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周有光、张允和之子。

② 二表哥处　指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二表哥即田纪伦，时任第一汽车制造厂工程师。作者外甥。

19680407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妈妈今天为寄了两条裤子来，希望不太久即可收到。若要上衣，可告妈妈一声。这里有时碰巧有这种衣出售，不要票，价不高，照例是从妈妈同事方面听来。要她或大哥去找，可不会有结果的。我就更不成了。我似乎已有十年不到百货大楼买过衣服。并且最怕在人丛中挤。上街就近于考验。

今天最重要消息，即约翰逊在内外交困中，向美国人民宣布，一“停炸北越”，二“放弃竞选”，实在是玩花样，有可能将轰炸升级。不管内中还包含有什么阴谋诡计，对越侵略失败，金融危机无法挽救，内部甚至于党内受责难，招架不住，全世界反美等等形成的压力，日益增大，则极显明。一二月内若在南越人民军还来一二次广泛袭击战，搞下以百以千计飞机，击毁三五十座军火汽油库，打毁成千坦克，则一切情况，将更使得这位“大人物”成为小丑。目前虽还在绷面子，事实上已承认打败了。再败下去，面子也就顾不来了。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在东南亚、在世界，无疑都将发生巨大的作用，激发起亿万人民反对美帝的热情，而在五十年内见出□□□□□□将是世界变化最剧烈的十年。

这里街上已有林副统帅等关于宣布杨成武等罪行的发言，

说得比较详细。但是有许多事情，我们自然还是并不怎么懂，因为许多具体问题不懂。懂的只不过是公布情形罢了。过不多久可能会有印本。照陈伯达说，则是两条路线斗争第五个回合：一为彭、杨、陆、罗的揭发，二为刘、邓、陶，三为谭震林，四为王、关、戚。杨、余、傅算来是第五。据云可能还会有发现，第六应属谁，就不得而知了。（街上有打倒叶剑英小标语，不多。）四川武斗事，希望在上次谈话协议后已得到澄清，不至于再发展。北大一武斗，安排中的大联合，不免受了点影响，一时不容易平静下来。宣传战又上了街，社会科学部也有反复。国防科委张本则早已逮捕，究竟情形不明白。已快到五月，天安门一带墙上多是打倒杨、傅、余、及萧华等大标语。

妈妈大哥身体都还好，忙于开会。祝你们一切好。

四月七日

19680516
北　京

复沈虎雏

小弟：

得近信，和几回报刊，一面放心，一面也不免心怀点“杞忧”。妈妈看信后，第二天即为寄了些药来。各种都有些，可作救急用，因为分量有限。过些日子，可能还会寄些来。到时似乎得分别装入瓶中备用，免受潮，失灵。这里药不大好买，因为原则上只供应本市用，有的药相当贵，一二毛一粒，有的较贱。

大哥还每天回来，一早上工。学校武斗闹派系纠纷大些计有北大、清华、人大、北工四校，占总比数不算大。过些日子总会得到合理解决，而决不至于扩大。厂矿机关多比较好。照趋势看来，各大专院校是否能在“十一”或“九大”前完成大联合、三结合，还不可预期，或许有一部分学校能办到。几个重点学校对峙状态，似乎不大好用“商量”或“行政命令”求解决。不过迟早总还得解决。

妈妈工作还好，一天会多些，精神旺盛，成为家中骨干。目前的家还像个住处，一切得亏有她支撑！事实上，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子！你们是全得妈妈超度耐烦和对一切困难勇敢承担，才能比较安定活下来，而又能较健康长大发展的。所以务必要对妈妈多关点心。所谓“关心”，目前说来，并不是要

什么物质帮助，只是明白妈妈对你和之佩小红红的关心，一礼拜来个信，谈谈生活而已。这点要求应当办得到的！因为一家大小六人，只有你们三人在川，还总不免使得妈妈担着一点儿心！社会变动太大了，明天或明年，许许多多事如何发展，谁也不明白！

这里旱了半年，天气时冷时热，极其奇怪，为近二十年少见，山地春收不可免受影响，春播受影响更大，十分要雨，雨却落不下来！

家中生活，也起了些应有变化。存款全已上缴，我从六月起，只能领一点生活费~~数目恐只一二十元~~，这是极其合理的事。家中主要得靠妈妈那点收入了，所以生活极端简化是必要的。若妈妈一退职，就得靠大哥了。我心脏已日益不得力，是血管硬化的必然发展。一切还是极其乐观，可惋惜的，只是近廿年学了许多写“中国劳动文化史”还有用的知识，看来是来不及用了。~~我会忽然完事的，也没有什么遗憾，因为出来五十年，在旧社会工作，已尽了自己能尽的力，思想上虽比较保守，却从未搞政治投机。新社会近廿年，因为无□□野心~~。我因思想保守又胆小怕事，廿年来工作上不可免会犯了些大小错误，一一待检查批判。

二表哥爱人昨来看我们，谈谈那边事情，得知已恢复部分生产，只学校还有些事故，但已非主要的，不久当可得到恢复。二表哥到“促生产”时，自然又得忙起来了，说不定在六七月间，又会忽然来到北京，抽空来看我们的！小妮妮一家无什么变化，生活或得降低一些。二姨父家大小也如常，只庆庆身高变化较显著。生活费改为七十元，若不害病，过日子也很够了，住处较我们从容些。不过二姨心脏和耳朵均

不好，得自费治疗，似乎比妈妈老了好些。中和舅舅一家都很好。大孩子一双脚，已到买鞋子时，得向“加码特级橱”去找寻情形，也可说是一种“威胁”！极奇怪，北方孩子不分男女，近年来脚都长得格外宽大，或是近年劳动发展。即在本院中几个小将，也十分显著。运动两年来，有的小将身子向上拔尖，如根竹竿子。有的兼向横的方面发展，如华华，已成一大宽脸“候补壮士”。王家老二也照趋势向横发展，脸红红白白，规模壮大不凡。我们红红这一年一定也长大了许多。近来走路是不是还尽向前冲，摇摇晃晃？让她多摔几次，一定就稳多了。一切向婆婆看齐，不会错。婆婆小时是典型“女顽童”，直到上中学，还如一猴性跳跳蹦蹦。可是还想作侠客！廿岁后可就不同了。我也是有代表性顽童，顽劣得使亲戚绝望，一直到二十岁。后来写作懂社会人情，也全是廿岁以前一段在各种生活里学习来的，付出的代价可够大！但终于还是挣扎过来了。到北京后五十年，只增长书本知识，所以做人方面，反面幼稚十分。但是也正因为这样，倒又近于“塞翁失马”，大都市坏玩意全不懂，不沾边。过日子比较单纯，头脑集中用在工作上，不用到人事取巧上，业务上有大小不一错误，政治上不至于如有些人犯严重过失，也还是得益于单纯，无野心！做人比较单纯厚重，做工作即可比较踏实。社会新，这一点还是有重要意义！

川中事不能较快解决，小红探亲一定得延期了。这里大家都希望看看她。妈妈在此和大家关系比较好，住下来得到许多便利，比什么“和平里”一定强得多。和平里过去一时，似乎不怎么和平的。

从　十六日

19680929
北　京

致张之佩

之佩：

报收到一卷。久不得小红红信息，婆婆大伯总想念到她。过一个节，可能又长高些，新歌多会了几首。虎虎等小时春节，全是在乡下度过，有个饼吃，已算不错了。那时困难真不易设想。只是一家大小在一处，日子还是过得极愉快高兴。

婆婆和同事二百人下乡秋收，计十二天，已回来。人瘦精神好。大哥卅号可回来和妈妈一处过节。我大致得住机关里，到二号上午回家。也很好，可放心。

我们生活无变化，三个月后可能会不同些。我心脏近半月来有些恶化，终日梗痛，眼也发痛，是血压高必然发展。不遇突然事故，或者大致还能维持一阵，也怕还是过不了明年。若恶化，今年即不易支持。今年已六十八岁，照自然规律，已不为短寿。个人太不足道，太渺小！不要以我为念。大哥一切很好，婆婆此后生活大致也不会太为难。同事关系好，同院住的关系也好，是难得保证。

近些日子冷些，我们冬衣已上身，快装炉子了。

诸亲如旧，各在集中学习中。小的多已长大成人，小蛮到明年，也就得分发下农村落户了。北京中学生去内蒙古的较多，去北大荒要条件。如想人本市工厂，相当难。今年过

节空前热闹，道路整洁，市容壮观，游行队伍可能比过去任何一年都花样繁多。将是解放以来最热闹的一年！闻外来工人代表过一万，你厂中大致也有个把人参加。明年过节必将更加热烈。应当尽一切努力热爱国家！

大伯已为红红买了些小东西和备用药品，不久必可寄来。各单位到节后，必将还有大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①进人。预计今冬明春大批判运动高潮将出现。许多大专院校年多对峙纠纷，工人阶级队伍一来，即得到初步解决，即显得面貌一新。晓平哥哥科研机关，闻搞运动最好。

凌宏已经月末见到，二三号可能会来看看婆婆。

愿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

从

廿九

①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简称工宣队，文化革命中继军宣队之后，又一种对进驻单位实行政治领导的工作队组织。1968 年 7 月 27 日工宣队首次进驻北京大专院校制止武斗，促进各派联合。8 月 25 日中央发出向全国大、中、小学派驻工宣队的通知；8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提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各地工宣队派驻范围，不久后扩大到更广泛领域。

19681026
北　京

致张之佩

之佩：

上次小弟给大哥信，说你将去教语文，要些参考书。星期天他入城，必可为去书店看看，有可用的，即可买来。这里中小学黑妮等似乎也无一定语文教材。报上通讯报导，经常有好文章，正好配合学习用，值得注注意。新工作总是边学、边教取得进展的，不怕麻烦，一切都可望作得好的。凡事耐烦认真会搞好。

大哥工作很好，宣传队一来，车间黑板报又让他来搞了。回家来也是忙，帮装炉子，和别的事。

天气已相当冷，入夜到零度，白天阳光满室，还暖和。出门看看，许多人大衣已上身，便像是真正冬天了。诸亲多在集中学习，具体情形全不明白。文化部门知识分子如何下放，大致还得有点时间，或明年才能有具体措施。可能有种种不同办法，不会相同。学校中大致还在学习，也可能已有一面整理阶级队伍，清敌、叛、特，进行大批判，斗批改的。大学文史系和文学所（熟人较多）知识分子“再教育”，下到什么地方去，还不得而知。文化部所属单位，也未闻什么，凡事一生疏，即不大懂了，即本机关事也并不懂。我已不大出门，下月或再下月，得参加集中学习，如大表哥等已经进

行情形，星期天也不回家。还不知要经过多久时间。照趋势将有大几月，才能完成这一重要阶段的工作。妈妈等也许相同，也许不全同，因为许多女的家中孩子还太小。一星期三天补鞋工作，还继续下去。她作得很好，老师傅满意。工作量并不大，得十分耐烦、细心。她不拘作什么，都能用同样认真态度对待。所以明年如将下放或转业到一新的体力劳动中去，也大致在不太多时间中就能适应，若退职退休，倒不易习惯，因为从抗战次年起始，工作已卅多年了。无事可作，说不定反而麻烦多。

我精力日益衰退，再搞研究，也不会有什么真正成就了，只是有些常识可能还得用。若不能退休，也不能再搞原来研究，曾许下个愿心，每月只拿点生活费（不要超过三四十元），作个普通勤杂工，专职负责搞搞馆中十个卫生间，也觉得很好，因为工作已有了一年经验，作得相当顺手。事实上五〇年在政治学院学习时，大家还只习惯“坐而论道”，“谈”思想改造时，我就主动的动了手。后来回博物馆，八九个研究员，多还只习惯坐下来围在炉子旁谈问题，从无人肯人库房工作，更不会去陈列室作“说明员”，我却不声不响在午门楼上一面学一面向人说，作说明员。转转整整十年（这个楼上冬天经常在零下十多度，不升火）。凡事懂得多些，也就是在那么一种情形下学来的。虎虎当时还年纪小，也并不知道。从表面看，我并不比别人用功，底子又不怎么好，似乎什么一学即懂，事实上学来相当辛苦！当时不少搞文学的熟人，都成了一时红人，来去什么都坐飞机，出国即作“贵宾”，生活过得极好，我一点不羡慕，每天不亮即去天安门，在电车上捧个烤白薯暖手，情况如此不同，丝毫不在意。十年过去

后，就知识积累而言，彼此也就大不相同。我学习用《实践论》求知识的方法，得到关于“劳动文化史”方面的知识，有了较多发言权，这些知识我深信在新社会还会用得上的。因为学习的方法新，学习的问题又和主席指示过的“研究中国文化史重要”有关，我相信终久还有机会把近廿年所学配合得上新博物馆、新的教学、及新的生产需要的！

盼望你们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

廿六号

包裹已于一号收到，红红要什么来信告一声。

二号

196810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我血压已上升二百卅，脑子经常沉重，心也长是隐痛，照这么下去怕不易维持，好在不出门，吃东西极其谨慎小心，隔日梅溪来为注射碘剂一次（唯一软化血管，溶解心血管沉积脂肪药物）。别的药也还不缺少，一时或不至于出意外事故。但是，照近半年发展看来，总是在逐渐升级，未闻下降到百九十以下事，可知机能衰退，还是照自然规律进行，要想回复五六年回返家乡时精神，已不大可能有这种奇迹。记忆力也逐渐在衰退中，凡事总是随说随忘。一个什么小小字条，过不久也即无法记忆。只是极奇怪，即四五岁时坐箩筐上“唐同山”，进“黄罗寨”大门，门前坎下那道小溪水，附近树林子，和去廖家桥经过枫木坳，那一林枫树（当时正值落叶子!）却明明朗朗在记忆中。五六年回到家乡，住在县委大楼上，大清早落雪，从楼上看“茶叶坡”“金钩挂玉”雪中景致，也极其清清楚楚。只是许许多多当前不久的大事，却多忘记了。特别是过去写了多少小说，内容有什么，几几乎全部忘记干干净净。写的信更是随写随忘，脑子里装不下任何文章，却由于近廿年学习方法不同，装上了大几万种瓷器，几万绸缎，以及其他各以万计的铜、石、金、玉、竹、木、

漆、瓦，大大小小东东西西。都一一保留在脑子中，分门别类，有条不紊。大前年曾就政协建议，从上方山高处一古庙中，费了极大力量，调来了一千七百种明代绸缎，将来由我整理。以目前说，唯有我能从这份材料中搞明白一系列问题，什么从唐宋来，什么影响到清初，和此外许许多多比较复杂事情，如像某一材料是什么残料，当时是衣、帷、帐、包袱等等。特别是什么东西应叫什么名称，查什么书可以明白，我差不多都不必费什么神，即可迎刃而解。要从残料复原整体，也只有我懂得问题和方法。至多有十来天时间，就可将年轻人清理一年半载还不易搞清楚的问题一一解决。但是目前却已无机会接近这份材料。到将来用得上我这份长处时，我是否还活着，即活着，脑子又是否还得用，那真只有天知道了。因为血压到目前情况，若出故障，报废不过是几分钟事情，毫无办法补救的。（这里许多熟人，本来好端端的，血压不到二百，忽然就传说死了。）

我一生不会画，脑子中却保留住万千幅好画印象，至于生活经历中的好景物画面，更容易保留不下万千种，都明明朗朗在印象中。单纯文字记忆却极其拙劣，即自写的五言绝句也不能记。但是搞文物、从实物画面联系文献，文献出处尽管十分复杂，却又由联想容易记住了。记得十年前曾为出版社校审过一部《中国兵器史稿》，约提了四百条意见，其实我并不懂兵器学，只是看过了成千过万的实物，又记住图像中大量兵器应用情况，因此明白了别人不明白的许多问题。直到如今，这一行常识，大致还是比国内同事多些。此后历史博物馆改陈，如绘各朝代阶级斗争大幅画，有关兵仗甲马以及车船营帐制度应用情形，我提的材料，大致还是可望比

别的人多些，也具体些。中央军事博物馆，有八百米空间作古代兵器和战事情况陈列，搞得不大好，待修改。将来修改时，若让我去尽点义务，提出的建议，大致都是有用的。

许多事我并不是专门用功学过，只是遇事都留心，一切重实践，长时期经验常识积累下来，便和别人大大不同了。到要用时即得用。在一个博物馆要作个名副其实的“研究员”，有的是可学的事事物物！如果不用心，许多人一混，也就廿年过去了。以混为生的人实在不少，这部门工作欲真的进展，学习方法就需要革命。

明知道这廿年所学，在新社会还有许许多多事情可作，不甚费力即可作得相当好，学来用不上，所以不免觉得可惜。目前只希望到明年能随同大部分知识分子得到“解放”，在“促生产”新的要求下，体力到时又还能配合得上去，多为国家尽点力就好。主席说的“古为今用”，事实上关于工艺美术方面我对于有什么“古”可以“为今用”，似乎比在学校教书的那些人懂得踏实得多，具体得多。在政协前后廿回提案，多涉及要他们先来好好的学，再去教人，免误人子弟。议案多通过，转送各部分别执行，但一到学校，这些人即借故“抽身不开”，不肯好好的到博物馆来学学，结果永远近于空谈。工艺美术方面可以古为今用的最多，而见于实用的最少。今后如何，将看明后年去了。我或许还有幸运，即居然还有机会为国内美术院校把丝绸、漆、瓷、金银加工等等美术专业教材，协助年青人编写出来，供新的教学应用。也能有机会参加以劳动人民成就为重心的新中国美术史的编写。其实这都不是什么大难事，有个三两年时间，材料凑手，工作条件又方便，可望搞出来，再经过三五次修改，必可令人相当

满意的。送到世界上去也是件新工作，因为材料新，观点新，提法新，是任何过去所谓“中国通”办不到的。摘出来对生产上的“古为今用”也会有良好作用。因为主要材料将是大量健康活泼清新悦目的图像。

但如果机关运动还是在继续搁置中，斗、批、改不易取得应有进展，我这廿年所学的一切又将从破四旧的“旧文化”被完全否定，本人且因故、因病应在精简安置之列，那就一切都不过是一种空想了。我这一生实际努力，也近于为证实空想而作。不过有的居然由无到有实现了，如搞创作，即由标点符号学起，竟写了五六十个小册子。有的可难望完全实现，即这次搞文物研究，又一切由无到有，虽然又学了一大堆，但还不曾充分应用，社会要求又变了。

我还记得五十年前在怀化杨家祠堂楼上学写旧诗，你那时也在那里。埋头学了几个月即搁下了，尽管萧选卿夸奖说“有老杜味”，还是一搁五十年，谁也不知道我还会写旧诗。六二年初，和一群作家上井冈山参观，有六个作家都在写旧诗，看来似乎都是“内行”，手又敏捷。我不声不响的，在一间空空阔套房间里，试走走有卅七步长，一面走一面想，末了拿出老手艺（他们没有一个人料想到我还会这个老手艺），写了四首五言旧体诗：一首叫《井冈山之清晨》，写井冈山印象，一首叫《庆佳节》，祝上海青年上山四年纪念。结果发表时许多人都认为不错。谁也想不到我还会这一手。他们更想不到，这是五十年前一面为萧军法长焖狗肉一面学来的！前一首可说是我一生写作最最值得记忆的一次事件，和人民革命有关最有意义一回工作。所以今年尽管已六十七，血压又这么高，我似乎预感到还有些新工作待做，也可望在明日新

的较好条件环境中去一一完成。好像还有些本领还未曾好好使用过！或许真正有新意的短篇小说，我还有机会开个端！

这也真近于孔子说的“不知老之将至”，事实上却是明知“老之已至”。孔子还说，“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若要的是富、贵、利、禄、衣、位，的确应存戒心，不宜贪得。若想的只是为国家社会多尽一分力，作一分工作，这即或是妄想，也应当不会成为过错，或者还可望使自己回复年青！

社会已完全翻新，旧一代同时熟人多已谢世，我的一点点长处，在廿年同事中即已少有人懂得。因此一切本来极其平常合理的打算，今后恐不可能实现，也极其自然。也有可能居然还能成为“现实”，那就是当我被整的材料送到中央文革时，偶然的偶然名字为总理、康生或江青三人之一人看到，承认我还“是个好人”，并未犯过什么大过错，廿年中且老老实实的在用《实践论》求知方法进行学习，一切收获又恰恰能证明《实践论》的对文物研究的确能有新发现，我搞的研究工作，对于主席提起过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更有意义，那我一定就得救了。那么尽管可用的生命已有限，或许还可望争取一二年时间做出点点成绩报答党。一切希望都在明年，因为体力是否能支持到那时，即已无多大把握。若看看大姐姐多年即在二百卅左右，不出意外冲击，也许还能活一阵，把待做工作做下去，亦未可知。

十月

19681104
北　京

复张之佩

之佩：

寄来旧衣收到，很好。这里一切好，望放心。便中盼为寄一两贝母粉来（从平信分寄）。同院住李大妈，咳了半个月，支气管炎，中西药兼注射，通不抵事，是干咳，有贝母粉吃三五次必可奏效。

首都这几天极兴奋热烈，为庆祝大会①成功，和公报决定，天安门三天中有大几十万人游行。这不仅是国家一重大事件，也是世界上件重大事情，一时人还不大明白，将慢慢从各方面见出影响的！一定会引起广泛而巨大影响的！

黄家孩子均在车站宣传，为旅客读公报。今天算来或可休息休息了。他爸爸在学校住下，终日凿纸花，闻工细如绣花。不断有新任务，二月三月不会完的。新的学习对他正好是用其所长。

家中这两天也热闹了点，贵州来了个以靖的妹妹，名叫端端，高中毕业，造反两年，自请下放农村，下去以前，先来“周游列国”。（去前年已到过上海苏州，和小迪子窦家孩子等“疯”了经月。也到过北京，却被安顿到十三陵，见不着一个亲友。）真是个十分有趣的新型西南人。一团火，马力充足，什么事都争着干，若无活干，那就吃东西，或睡觉。

性格有一小部分如以靖，天上地下议论多，自以为“五次站队都不错”的“造反派”。事实上自请下放却要挑最好地方，并和几个最合得来的同学一道去！廿岁即订了婚，对象是窦舅舅侄儿，在河南安阳冲床制造厂作车工，倒是长得一表人材。可是端端却不欢喜在河南吃馒头片儿汤，将来说不定还得车工去贵州农村落户，比小达子打算还浪漫得多！这表妹好处是劳动力之强而敏捷，简直稀有少见！昨天大哥陪他们一道由天坛玩起到天安门、公园，再串海，直达后门，把这个从山城里来的苗姑娘，拖得一路只想打盹，亏得是消化充实了四五种“北京特产”，才不至于泄气。消化力之强也少见。前天小平凌宏等一道来家吃了一顿饭，可算是今年以来最活泼的一餐。因为在北方同级小辈中，还从未见到生命力那么旺盛的！回去时，据说到家两天就得去农村了，所以对这次周游列国未尽兴，不免抱着遗憾，预定的上八达岭等等通去不成了。这里天气已较冷，住处还不必升炉子，过十天半月，大致还是得忙大哥了。

熟人生活如常。各单位均在搞“集中学习”，估计必有一段时间，多久还不明白，也有可能不尽一致，在过程中会有些变化，为料想不及的。也会有不照原来安排，不如原设想那么复杂，有部分人经过长期审查，不是黑线上人，经过一定时期，将会得到解放的。但自然也有可能，因此决定报废的。以目前情形说，谁也不明白到明年三五月将如何作去！因为社会变动过大，知识分子凡事一隔就显得格外无知，也十分渺小不足道！

自从干部下放劳动指示提出后，有一阵子嘀咕，继以试探性行动，各就便联系，至于远距离长期下放牵涉问题多，

大致会要到明年才会有新的统一安排。妈妈等三天补鞋还照常，有的闻转去炼钢厂工作，女的不去。一切都只是暂时性。将来妈妈等能去针织等厂作点杂活工，大致还作得下去，若一律得外放，那就听安排了。

大哥工作好。也比较忙。有一段时期，只十来人守在机床边时，他是坚守岗位不动的，一面工作一面还不免担着心。现在厂中已恢复了大几百人的生产活动，过不几天，大致联委会就将成立了。

诸凡放心，一切都好！希望你们大小也都好。

四日

十三号寄

---

① 大会　指于1968年10月31日结束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19681204
北　　京

致张之佩

——给在工厂的次子夫妇·之四

小弟给大哥信已见到

之佩：

寄信或不到十天即可收到。要什么，来信说说。近来药物供应已甚好，只是含糖钙片或者还未到时。朝慧生了个女孩，六斤多重，大小平安无事，已出院返住处。本人照料孩子无经验，同住作三四孩子母亲的多，关系好，平时即多得帮助，有了孩子，一定更多帮忙。小铁床铺得厚厚的，衣着也应有尽有，生活大致也不至于过得太紧。住处比我们目前的还好些，整整齐齐。养了不少花。只是不向阳，冬天冷些而已。大表嫂必可以常去看看她。小黑妮或许每天必去！

这里一切照常，在进行中、发展中的，照常进展。例如同院初中高中毕业生，前后即已有五六人下乡入厂，韩家小华华也以一个壮士气概（长大真如一壮士！）去了山西农村。小黑蛮每天出去向较大同学宣传下乡，到明年这时，便又将为小一点同学动员了。即晓平哥哥等，也说是应有一种准备，大致总有部分人到一定时候，即得行动。大表嫂则已预愁着黑妮后年的行动，因为据说也可以自择去处，还拿不定回凤凰，还是去广东。事实上听其自愿闯天下，或更好些。不过到一较接近亲人的去处，当然也有不少方便处。照趋势看，

即对绘画虽有特殊天赋，想升中艺却不可能了，下乡一二年后，机会或许倒多些。但更可能，即是在乡村生产队搞宣传。近来看她写的美术字已相当好，身体极健康，又会治家，将来必是一把多能手。大表哥和二姨父照趋势正常估计，至多到明年三月，或有希望解放。因为不是走资当权派，也和叛、特连不上，不是重点。主要还是“资思”。这个十分庞大的人数，大致到一定时候，还是得“解放”再“改造”，或在处理中将薪、级减减，批批资思，便可得到解决。下放也将是一部分年事较轻，体力条件较好的。五十以上去的将不会过多。

最近闻梁思成即已“解放”。他是清华唯一点名的专家“权威”，消息传来，大专院校自然有不少不曾点名已被揪住的专家“权威”心情松了好些儿。但各个机关情形不同，大表哥校中可能对于“教授”就抓得紧一些些。闻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还不断有新的加入。大表哥表现还好，既学会了补锅，近来又要他搞大型镂花剪纸，正是“用其所长”，工作完成后，闻宣传队中工人相当满意。希望再努一把力，到年底能回家就好。凌宏仍在城中搞真空泵。大哥工作照常，忙个不息，因日常工作以外，还搞车间宣传等等。有时还为同事入城办办杂务。精神体力都很好。

妈妈工作照常。过不几天，部中工作人员一来，或不多久，即将进入一种新的紧张阶段，一切便全看客观情形而定了。她十多年来工作上表现得稳重负责，同事关系也处理得很好，凡事能任劳怨，劳动态度也好，照理说来，当不至于出意外事。~~但是千万人都可以不同情形垮下来了，人即再好，忽然一切完事，也有可能。~~至于进行改造，那是人人有分，不会例外的。

我血压总在升级，又极不善自处，容易~~受想象折磨而~~情绪混乱，过得了今年也怕不易过明年。社会变化太大，生活适应性却极差，懂得我的长处的人已不多，让廿岁到四十岁的人来调动，有时彼此谈话即缺少应有基本理解。最麻烦可能还是我努力用《实践论》、《矛盾论》、辩证唯物论求知方法慢慢积累得来的一些文物知识，本来有许多在新社会，新的文物研究，博物馆工作各部门，还十分有用。但若缺少一种彼此意识沟通的语言，即将无办法让新的领导明白。若再加上些阶级成见，此后困难必更多。即全心全意为年青一代打底子奠基工作，或将在不经意中反而以为是挡路绊脚石，一下子踢开轰垮。而他们明日应学要学的，却是我十多年从各方面努力学来，但在不经意中却被一下子冲垮了，许多事不免又得再从头学，从头作，却不明白差距之大，有些知识赶十年八年也搞不好。有些一经冲垮，且只好永远作为缺门空白点了。想到这些，我不免有些难过。不知向谁去诉说好。因为文化部至今还不闻有新部长就职，科学院考古部门似乎也全垮了。机关如何接收，如何集中学习，如何斗、批、改，大致都将在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开始进行。照政策办事，机关已揪出几个当权多年走资派，而且还是叛徒，进行隔离审查，华华父亲即是其中之一。~~我自然不在数内~~我要主动检查，专案组他们却不要。二姨父情形相同，时候不到，不明白原因。我还是就文艺思想部分，检查了三次，送去一分较全面的。有说得对处，也有说得稍过分处，因为无从掌握分寸。让廿来岁年青人，既从未看过我全部作品，即零星篇章看到，也不明白当时社会背景和一般水平，有的甚至于从来也未看过我一个集子，短篇内容也还看不懂，即来批判我的文艺思想，

岂不是无可奈何的悲剧？我多么想为新的社会做几年事，把一切所学有用的知识，无保留使用上去，可是由于年龄差距形成的间隔，要去掉它，真是如何困难！

也许会有奇迹出现，能和思成情形一样，那可作的事就多了。人老了，就只是想作事，而且深深明白机关中薄弱环节，不赶上去，就将永远成为空白！

你们工作怎么样，教书有困难吗？你们有麻烦，是想象得出的。要什么参考文件？红红在我们想象中必已长高了好些，大家都想念她。我能自由行动时，将一定先来自贡看看。我极希望上三多砦去住一二月，可望写成一个好中篇小说，这种预期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太少应有种种条件。但是世上事多说不定，万一新文化部成立，新的部长还是个有分熟识的人，我到时又能自由考虑工作和行动，我将不外提三种工作提议：一是去四川，带几百种绸缎，为把成都蜀锦改好。就便去三多砦住一二月，用那个山砦作为背景，写成的小说，将比《智取威虎山》画面现实性好。二是带绸缎去浙江苏州工厂。三是去景德镇看新瓷器生产。因为学的两大部门，对新的生产大都还有用处。这也是“下放”，只要心脏担负得住，不出事故，工作是对国家有用处的。最容易出事是心脏。

小弟下车间后，大致即不再搞报刊了。新的报刊要求，主要就是学习材料，据我们看《北京工人》似乎对你们还有用，可参考学习材料甚多。因为涉及工厂斗、批、改或斗私批修的小文章多，有现实意义。可以明白许多问题，说不定正是你们厂中有相近情形事。不妨要一厂熟人寄几份看看，有需要，我们也可以为你们订一二月。

还有什么别的需要，也告我们一下，趁时候还来得及办。怕万一到月末或明正，得集中学习，照学校方式，且星期天也不能回家，有那么几个月，许多事即不大好办了。若我们得分别集中，则唯一能送点东西的，只有大哥，他一星期又只能回来一次，说不定还回不来，所以不方便种种在意料中。这事可能在三几天后即将出现，至晚过了年会发生的。

愿学习好、工作好、大小身体好。

四日

此信曾编入岳麓书社的《沈从文别集·自传集》一书，于1992年12月出版。

现保存首次发表时篇名，据原信全文编入。

一九六九年

19690820

北　　京

复徐城北

这个信写了半个月，前后秩序也乱，反映近来思想也还是乱乱无章的。

城北同志：

今天七月廿九，得七月十八号信，得知你回到农场工作，好得很！上月里，这里干部、学生数十万，在工宣队率领下，同去近郊百里内支援三夏工作，有些机关几乎全体都去，算得是近十多年最有计划的一次行动。有的还来回走上百里路。又新近市里通知，凡六六、六七、六八留下未走，或去后便还的中学生若干万，和今年卒业高初中三四十万，都必须在九月离京。分发地，计有新疆、内蒙古、东北，多属敏感区。同住小院中，三年来小将就去了将近十位。也闻有去云南红河边的，那是另一敏感区。惟诸事目前或不如前者紧张而已。回来的少壮，多精强力壮，可见在锻炼中，对青年人大有好处。比起留在北京，无事遛街玩牌，有天渊之别！

多久已不到你家中。只月前，闻兆和同志说，中午在家，曾见过你大妹妹一次。来二次只见过一次。闻在近郊农村劳动，并且已学会针灸，是大好事。月中还可回来探望探望家中二老。（若照新定章则，恐亦将在九月里重新分配数内。）

只间接得知你家中二老都好。目下说，近六十岁的旧知识分子，一个人能够身体维持健康，继续参加学习，已是大大幸事了。三年来，社会起了空前大变化，陆续得闻在大冲击下，和此后忽然故去的，熟人中已不少。社会变化之大，不易设想。因此或闻某某小病故去，因事作古人，都属于新陈代谢之例，事太平常，实不足怪，不足奇。但较近一些亲友中，搞研究工作中，似还多凡事照常，未闻有在变动中报废的。内中只一王逊（搞美术史）最近在解放后，因久病虚脱，忽成古人。

北京情形很好。特别重要，是去年清华园，工人队伍一去，最初好几万人去，在短期中即结束了长年武斗局面。五十多大专院校，间接引起极大影响。随后一校多只派二三百人进去，就解决了问题。各机关以此为例。例如我们单位，只去廿五人，就成立了大联委。前后约廿被揪人中，经过半年学习，已释放七八人。我是被释放之一人。我的定案过程特别简单，主要只说“写了六七十本黄色小说，编过反动《战国策》刊物，思想反动。但在政治问题上并未发现什么。(是思想认识世界观未得到根本改造，是人民内部矛盾。)”至于近廿年工作犯罪或错误，一字不提。随即宣布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解放。并且明白我心脏不好，只在班上开开检讨会，不上会场，即告结束。从此以后若在什么文件提及历史，大致就有称为“反动黄色小说家”可能。总之，群众是不会错的，应当接受这个教育。同时已证明四十年内，前一半并不依附过国民党，后廿年，又不依附过阎王殿，因此和大多数新旧作家受的冲击教育（老舍已死，巴金在上海批斗会到二三万人），我可算得是最小最小的！因为什么斗争会也未开

过，长在高血压心脏病半休中过了三年，才不至于中途死去！实在还是受党和群众保护下来的。不然，只要在五六次三几百人会大叫大嚷一顿，我准报废完事。

你信中说想写写短篇。有时间写写，总是有意义的学习。因为短篇“过三关”，还是有万千人得不断写个十年八年，才会见效果。光学理论加上生活体验，还是不成功。掌握技术并不简单。其中似乎最容易的“文字关”，事实上不写个百十篇，长期从实践中明白甘苦，求掌握文字到“随心所欲”去使用，见出风格，是并不容易作到的。这工作我认为最好是不要希望过大，免得将来失望。以我为例，那么踏踏实实学了三十年，结果却是完全失败。在台湾，五四年一切作品即被禁止，而在这里审查结论又这样（有些事或许再过些日子会重作判断，因为不可能从各方面说都是反动的），文学史似乎还少有这样事，我却毫不难受的接受了。因为一起始，就当成一种工作的学习，为这一门工作打前站，作尖兵，在结构体裁上搞点新记录，因此不计得失，不图一般性成功，也不担心所谓失败。即或成为这方面的牺牲者，我自己是一点不以为什么奇怪的。本来还计划完成一百本，再来看看其中那方面有成就，作对了，那方面走了弯路。不意社会变动过剧，我的试验，也就再无机会了。实在说，个人太渺小了。党对我实在已太好太好。

近廿年所学，又积累了常识不少。但是若用“破四旧”来看，学的正是“旧文化”，也有可能，在另一时，另外一种情形下，同样又会顷刻间报废，也极其自然。如果来得及，我或许还得改一次业。可是人究竟近七十岁，血压总在二百左右，心脏又肯定已不会好转。所以若不能退休，还得工作。

目前我的希望，只是除了在博物馆收收门票，或每天收拾一二卫生间清洁工作，抹抹大小便坑，倒还切实可行，别的劳动全办不下了。能够这样，还应当是最大幸运，没有丝毫委屈感。因为旧知识已无多用场，新知识照例又还不如一小学生。在检查时，我曾老老实实说，我是个“乡下人”，一切打算、思想、行为，全如乡下人，不容易理解。虽到大都市上层文化系统中鬼混了半世纪，本质上还是个乡下人。大家都笑，无一个人相信。可见在说话中，已少共同理解。他们那知道一个乡下人的悲剧性格和性格中的悲剧性，如何不同于一般作家或教授！如何不同于一个城市的高知！

这几天，感觉到生命可用已有限，心脏恶化加剧。我也想到得争抢时间，为国家作点事，把学的旧文化又完全放下，再来写廿卅个新型短篇，试试看，能不能突破自己过去限制，达到新的要求？有时候，我相信，是不甚费力，就可作到的，而且作来必超过原来外面要求。从写诗看，是办得到体裁旧而意思新的。但是却没有一个熟人可以商量商量。因为五十六岁真正明白我写过了些什么小说的人，多已死去了。现在调动人事的廿多岁少壮，若只看看鉴定，说是思想反动的“黄色小说家”，大致就不会相信我还能作的事情了。一个人两个廿年工作那么诚实认真，结果到了七十岁，还得作改业计，且不知改什么业才合适，反映的是社会变动过大，极力求适应，还是不容易！

我平时在家中就少说话，近廿年旧朋友同事，多已故去，新同事尽管长年同在一个小小机关内，因少共同业务联系和共同生活机会，所以除了三五同事，可说已经并无熟人。主要相熟的，只是库房和陈列室、图书室。搞的劳动文化各部

门，常识积累日多，使用机会已不多。思想改造若落实到工作上，我似乎还可作点事。若主要要求得应在每天会上发言，我通常必然只得二分，不及格。我的思想改造不能和工作实践离开。可是目前若这么说必会犯大错误！

从文

八月廿完

徐城北　徐盈、彭子冈夫妇的长子。当时在新疆建设兵团。

19690912
北　京

复张宗和

宗和：

得廿号来信，廿五到，日期近，可知交通已正常。我们这里一切都好，大可放心，耀平一家也好。另外二三亲戚家，大都随形势，生活起了点变化，如孝乐去江西，在江西搞基建；小平去湖北种菜等等。我家小孙女已四岁，最近从四川随同小虎爱人来探亲，大小四人，加上礼拜六小龙回来凑热闹，小房子摊地铺一住五人，热闹可想而知。大致也只此一回，下不为例，因为除非我去四川，孩子们再来北京，将是数年以后希望了。

我已于六月里正式解放，在一个团结会上宣布的，手续似乎比所有熟人简单许多。主要原因，可能是近四十年里，前廿年并未依靠过国民党，而后廿年又未依附阎王殿。所以运动中大风雨，如巴金等三五万人电视大斗争批判，如老舍等另一形式斗争均未经过。若三五百人一冲我早死了，只在本机关百多人会中，陪陪当权派馆长，有二三次，站过一二小时。几年来写了些材料，三月前，写过一次字数不多比较完备的检查，主要是过去在写作上的思想反动，分别在三个排①会上谈一次，就通过了。得到解放，首先应当感谢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伟大政策，其次是广大群众的谅解。三姐同

题，也于上礼拜正式宣布，问题清楚，不是地主。本月内，就将和作协全体同志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②学习。她今年已六十，身体已瘦极。惟精神甚好。是否还能见到，即不得而知了。因为我已近六十九岁，血压总在二百左右，稍升即二百廿，低压一百廿，已临近极限。长日心痛，心脏硬化、胀大、劳损，行动有时已感困难，稍不小心，报废将是一二十分钟事。月来事实上是在恶化中。即或外面压力解除，自然限制却十分严酷。是否能过今年，即毫无把握。从心电图和照相看，医生明白这问题，已不可能好转，只能保护，延缓一下日子。所以许可在家休息，也得到工宣队同意。三姐一走，我的狼狈可想而知。因为除了二姐偶尔来看看，只一表侄媳隔日来打一次针，此外即再无熟人。一出事故，可能会是完事以后许久，才会为同住同事发现。这和你以端说的“从容躺在床上看书”实际上并不相合。因为国家对我已够好了，可是我受心脏病高血压限制，报废还是迟早间事。这廿年学的一切有用东西，完全无望把它来点滴贡献给工作了。我那里会从容！在床上实十分难过，无可奈何。

小龙虽在北京，工作格外忙，又作了五好工人，有时星期天也回不来。在极端难受时，想告给人，也无人可告。因为照医药条件说，可用办法已全用了，自然规律还是不可抗拒。可惜的是学了许多，用的极少。近廿年搞劳动文化史，特别是丝绸，看了上十万东西，有了点发言权。说实在些，也可说是国内唯一对古丝绸花纹有发言权有丰富常识的一个人。学成本为应用，也还对新的生产有用。但是，工作不能好好总结一下，拟恢复五百种锦缎图样，已无时间可用，真可惜！因为此后即有人肯学，也不可能如我那么耐烦细心，

又能联系较广明白问题何在了。此外学的瓷、漆、木、石，多半属于劳动人民艺术，对新的美术史编写也格外有助。这些知识也不免一例带入坟墓。死不可怕，有用工作无机会使用，不免感到可惜。近廿年一切学习，都是为了应用！这次不出大错，和近廿年学习工作态度也有关。若贪权势，答应去作北京市作协③主席，这次也早完事了。你在清华同宿舍的王逊，已于五个月前故去。是解放后体力虚脱故去的。我还记得是在结婚前见过他一面的。

你说在写字，据我意见，社会变化大，目前还只能说是起始，最好还是认真学习主席著作，日不离手，用到思想改造和生活方式上去，明天才能跟得上去。万万不能安于目前状况。三姐近廿年少出差错，就是对思想改造抓得比较紧。我不出大差错，也和毫不为己的拼命热情工作多少有些关系。又参加革大学习，参加土改三五反。写字是毫无意义的消极行为，你怎么经过那么大社会变化，还不明白自己宜如何自处？盼望对自己有一种崭新认识，重新振作做人才对！不宜放松改造，万万不宜。必须重新作人，这不是一句空话。一切得争取主动，才合新社会要求！新的通史有一学生参加编，听说还是照朝代编，惟必然是用新的提法解释历史发展。你还可以好好学习主席思想配合上去。我学的一部分知识，近于劳动文化史，若活得久些，有好些新的提法，都可望供编通史的有一臂之助。但是照如今体力，却已无可希望了。多可惜！

我和三姐都希望你对自己有一种新的认识，得到新的学习勇气，来对人民补过赎罪，这是要加强认真学习，加强明白社会变化，和阶级斗争等等，才能有所认识，有所提高的。

决不要把每一个日子轻易放过，更不宜作“逍遥公”。应严格管理自己，主动去作事，活得才有意义！看看小龙小虎等一面终日守在机器边，一面还为车间写时论，而且都写得有一定水平，我们才明白落后是什么。必须凡事从新开始，才配和亿万人民共同进入七十年代。我在家中五人里已最落后，又快到七十岁，还不敢自弃！你至少还有十年工作，万万不能轻视改造！有许多地方，可能应向孩子们学，向文思[④]学，向三姐学，才活得结实些，有意义些！

从文

九月十二

一九六九北京

张宗和　作者的内弟，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① 排　文化革命中部分单位形式上按军队编制，将原有部门改称“连、排、班”等。

② “五七干校”　文化革命期间各机关系统在农村建立的干部下放劳动基地和机构，因1968年毛泽东“五七指示”而得名。

③ 作协　疑为“文联”之误。

④ 文思　即刘文思，医务工作者，张宗和夫人。

1969 09 中旬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九月十四得来信，极想念你。不知日来健康还维持得住没有。要什么药或什么吃的东西，望告一声。如能执笔，便中回一个信，说说日常生活，家乡情况。

上月小孙女红红（已四岁），和她母亲来京探亲，摊地铺住了一月，已于日昨回四川。适二丸子①带文彪来，凑巧又一回见面，真不容易！听说大姐大小也还好。我近来血压总在二百廿，低压也上到百廿，老是心痛（心房胀大受伤，血管硬化）。长在家中休息，恐怕还是易出事故，希望在近期内能不恶化就好。

过不多久，兆和将去湖北"五七干校"，时间多久还不知道。永玉则将去参加军垦农场，已定一年。这里熟人将再减少只余一二位，除了每星期天小龙或可从厂中回来看看，我将恢复四十五年前独自生活。一时之间不容易适应是显明的。但是重要就是适应新情况，好好活下去，战胜一切困难。研究工作恐已不可能续作，也已近于可有可无。不过总希望还能支持些日子，并且还有机会争时间，把拟作的五百种重要锦缎工作研究报告完成，应复原的加工复原，总算对这部门工作，有个结果，有个交代！国内搞这一行的人，此后大致

也不会多，不会有了。因为绝不会还有像我那么傻头傻脑来用十年功夫干这种费力难见好事情的。即有人肯作，材料也不可能见得那么多，和相关知识那么丰富了。学而不用，真可惋惜！我前后已看过大几万明代锦缎，材料一分散，说研究，全落空了。除了主要的保留在我头脑中，并且知道原物在何处，别人就肯研究，也无从着手了！

……介绍资料出发，分门别类用一个较短时间先编辑些通俗性图录，作些试探性工作，开一个端。才可望由“摊材料”到各部门“应用这些材料”，取得新的进展。因为不走这一步，帮同各省年青文物工作者补补课，将来出土即过了一千万件，各自单打一进行研究，恐怕还是只会停顿到摊材料阶段！至于说古为今用，首先搞文史艺术的就不知如何去用，更何况转用到生产上去！

这也就是过去十多年中，我在政协前后提了廿个案的原因，这些建议绝大部分虽已得到通过，而且由人代转各部或执行。事实上还不成，要落实，例如编艺术教材，大致还得我为帮帮忙，提提具体材料和文献材料。编好后，付印前，也还得不怕麻烦，为看看耐耐烦烦改改，才可说初步完工。至于学习陶瓷和丝绸的“古为今用”，单靠教师那点底子，差距还大，那就还要费更多的力，得为从库房里挑选挑选百十种可供生产参考的材料，送到景德镇或醴陵、苏杭去展览，并且和老师傅商量，一面明白什么急于需要，什么可以投入生产才合经济核算，明白以后，回馆再为挑选些符合需要的，去商量试制。好处是根据过去十多年和不少老师傅接触的经验，彼此有了个共同语言，带东西下去，主要是协助他们改进生产，出出主意，而不是像教授下去，只想自出心裁，既

不顾成本。也不顾销路，只图自己烧出些奇奇怪怪东西，拿回来展览。所以我至今还希望，为那廿个提案落实，在艺术教材和古为今用用到生产上的两方面，能再出一把力。可作待作事情还很多，也得抢时间做做，因新的社会变化过大，一切工作少不了体力，至于我如今不仅体力上已不大顶事，许多事作不下，思想上即加强改造，遇到许多具体问题，也不易适应。比如经年累月开会，也得一定体力！因为思想和实践有不可分的联系，一切行动，都不能不要一定体力！比如下乡，就办不到！研究工作虽有挑重担子的勇气和信心，还是不成！事实上若去机关，上下挤车换车，对我来说，已如同"作战"，不大好应付。人的情绪，想象，似乎还不算过老，只是心脏、呼吸经常在走动中即十分吃力，一痛许久。因此出门资格，也近于剥夺了。我已有较长时期，除去医院，平时已极少出门，同住同事又少来往。家中的书除了些学习文件，此外工具用书和文学书，早已于三年前就用七分钱一公斤处理完事。所以目下存在意义，也是离奇的，不易设想的。看情形，不可能持久。也许居然还能那么过下去，过一阵，并且奇迹出现，还能恢复三年前工作能力和机会；也许忽然于一二十分钟内即完事。这两种可能，大致以后者合符自然规律。因为体力已到这种"忽然完事"情况。觉得十分可惜还是工作未能续下去。近廿年学的一些问题，多是国内还少有人认真研究过的。我十分耐烦、十分用心学下去，才学懂了。对国家研究劳动文化史，劳动艺术史，和新的生产古为今用，也有需要。但是用不上，还是只有听之完事，多可惜！

小龙在学校工厂作四级钳工，一切很好。工作重，又搞

车间宣传学习，忙得很。新近还作了“五好工人”。有时忙，星期天也回不了家。只是年已卅五，还结不成婚。其实一切都很好，人极扎实，政治思想水平对自己要求也高。凡事又肯动手。对人极热忱，对事极负责。就是少机会。几次找对象，都不是对手。只这一件事不免为担点心。别的发展都可以放心。虎虎结婚生活很好，两人极合作。他在北京第一机床厂作了九年先进工作者，大致学的东西还有点道理。爱人是南京大学毕业的，性格很好，且识大体，就是做家事、教小孩却大不如兆和。兆和这次去五七干校，年纪数最长，时间多久还不知道。同行近百人，多十年以上同事，一定遇事可得到照顾。她今年已六十，精神还如四十来岁人。惟闻地方气候湿热，去那里搞基建工程，恐怕还不及半个劳动力！是否能适应不至于拖垮，就全看天了。

在这次运动中，不少知名作家，全在大冲击中垮了。凡是和阎王殿有点关系的，无不受一定冲击。凡是过去和“蒋记”有关联的，冲击更难免。有的熟人，如思成、巴金，是在上万人大会中批判过来的。我因为近卌年来，前廿年不依傍过蒋，近廿年又不沾文学，不和周扬有什么关系，只老老实实在博物馆搞文物工作，不怕沉闷寂寞，也不怀什么名位野心，凡事从头作起。有一次让我去作老舍作的那个北京市文联主席，也不去，宁愿意守着午门楼上陈列室作说明员，或钻库房搞文物登记，一个大学生也受不了的工作，我却一作廿年。虽在廿年中陈列上和对外服务上作了大小不少错事，曾为六七个新历史戏提服装资料，但是，工作究竟还踏实，人又不投机取巧，所以在这次运动中，和所有熟人比，受的冲击，还是最少最小的。得到党的特别厚待和群众谅解，在

检查中对自己前廿年写作思想反动处，和近廿年工作犯的错误，有了一定认识，就在一次团结会上，得到解放了。一家人都平安无事，孩子们除在厂中作工，都还兼搞宣传，值得放心！

朝慧在此住处不远，先生不久也将去军垦农场一年。小女孩只九个月，重廿斤，十分活泼聪明，一天活动不停。她的户口若能解决，对我帮助就格外大，因为万一病重，小龙来不及回来，也有个人在身边照料一下。大姐方面大小都还好。到年底，二丸子可能还得因公来北京。他的工作大致还好。永玉不久也将去军垦农场受再教育，说一年为期。临走前，为上交特别任务刻了一张大木刻，忙了四五晚，听说效果还好。他的精力还充沛，劳动量大，大致还可以为国家好好搞一二十年工作。诸亲中小一辈也多下放，小蛮大致就将去云南，一时还不定。朋友熟人多已成古人，一部分搞文学研究的，因行业一隔，已极少机会见面。唯一来家中为打打针的是永玉爱人梅溪。我已有好几年未去西单，未上公园，未去熟人家。本院子也只两个家庭主妇较熟，我想起五十年……

这是一封未完成的残信，中间缺页。

① 二丸子　田纪伦的小名，作者和收信人的外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程师。

19690926

日记一页

下午一点半，兆和和作协同事约百人，从永定门站，乘专车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通信处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五连。大弟回来说，专车停留一点半钟，送行的约二千多人，锣鼓喧阗，气氛甚好。

大弟留在家中住一晚，特别请假一天，似数年来第一次请事假。给虎虎一信，告种种。

血压215，医生建议全休一星期。头重脚轻，心脏不好受。毫无办法。

19691005
北　京

复张兆和

兆和：

三号夜里得廿九号信，知到后种种。廿六下午，大弟回来时，已经把车站送行，形容了一番，说在站上和你点头熟人不少。信到时，同院相熟均感兴趣，因为多迫切希望明白咸宁情形。大于是还拿信到王、李大妈家宣讲一番（大在同院人缘之好是少有的）。不多久，机关同事可能也有近百人来湖北，据闻工作地相距不过二三里。

过节日，大参加了晚会，十点即散，十一点还家。二号为新装一十五瓦灯管，正悬房中，上下通明，三年来仅有，因此一来，此停彼用，一年内照明问题不用担心了。王李二家都托大便中捎带灯管，此事自然是"可遇而不可求"。二号二姊[1]邀去看看百科，吃吃鱼，三号梅溪邀去吃了一顿，小尖鼻处又送了点鸭子来，所以这四五天，不办什么，也就过节了。照王李二大妈嘱咐，要大尽可能多回来照料照料。我却告大尽可能少回来，先公而后私。不要因此打乱工作安排。因为据先后六七相熟医生综合意见，血压过二百已成定局，不必希望回到百八十以下。心脏情况，痛痛也近于必然，警告注意，不要出意外事故，就不错了。也不可能如何好转，比较说来，已算经用耐久了。到机关精简时，许退即退，不

能退即维持下去。总之，机能日益衰老，是自然规律。生活单纯，可望进展慢些。但得承认现实，已“年近古稀”，少受刺激，少出门好。这里种种望凡事放心。大即隔一二星期不回来，生活也不至于如何狼狈，因为过日子方式简单，吃喝事容易解决。又还有二姊梅溪等。再过二三星期，大致就得迁移炉子入房中了，更省事！冬天洗衣不多，也能自己处理。房中景象，比你估计到的要整洁些。炉子不易熄灭，用水便利，入冬干晴，对我相宜。

机关革委已成立，五委员中干部为高、王，比较熟，高为副主任。下一步是大批判还是下放，不得而知。永玉等已延期出发，或在十三号后再看。一说将在校重搞清队工作，搞“五·一六”问题。事实不明白。我这里有小小麻烦，即照医生说应少看书或不看书，事实上已尽可能少了。还说应少想些不必想的事（也即静息意），可是我除了这两点几无生存意义，终日尽“呆”下去怎么行？因此还是终日看能到手的文件，只是越看越懂得少，倒是事实，因为和社会变化实践脱离，车站上种种已难设想，何况其他大事！

小蛮也有去云南可能，时间还未定准。二姊还好，耀平下放未定局，小平年下可能回来探亲，到时或因人过多，回不来。我估计老大妈到了乡下，比好些青壮女同志还精神，且能适应新环境。惟不可免随时要找寻眼镜和手表，而且入晚大小会上都要打盹。经过三几月日晒雨淋，有将回复昆明青岛时乌金墨玉情况。对近身人事，应当学会从艺术方面去欣赏和自己截然不同的甚至于不调谐的种种，这既是一分学习，同时也是一分享受！因为一定会有许许多多是文学作品中没有表现，也不可能反映的。但是其中却既有小品，也有

大作。你的信，对于我们同事和家属，也是一种鼓舞，这点一定未想到过。因为同事多是北方人，说下放，心存嘀咕的多。是一般情形。经常有信来，抽空写点琐事，说说工作和生活，对于待下放的和家属，都有好影响。你的先走一步，对同住同事便有种好影响。因为事极显明，有的四五十岁男同志，不到过南方，家属也不免担心。如今见老大妈上六十岁了，也去得那么利落，干脆，何况青壮年？说得过去吗？

社会变化比任何设想都还大得多，而且在深化，在发展。于某种意外情形下，或意内情形下，我也会到来或送往别处去。总之，什么都有可能，就一切视为自然，不足为忧不足为奇了。看看《文汇报》近一期的诗歌副刊，就可明白明天新诗歌趋势，一切要求变了，作编辑的一定将要更新得多的人来搞，才明白种种现实，才配合得上新要求。我们想做一读者，也当真得重新学，加紧跟，才有资格！从家人说，大弟和小弟水平就比我们高得多！

这一礼拜我看了三个老人，一是董秋斯②，三年运动中无问题，近忽闻和几个老同学事有些牵缠，在受审查中不免更见衰老。二是田老师③，十多年未去看过他，去看看，才知惟一年近八十老师母在家，过的真是风烛残年日子，田老师已去医院许久（我估计或早已故去），无音息。馆中每月还送八十多元薪资，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三即林师母，还精神甚好。更好的还是老保母，年过七十头发纯黑，总是念念不忘我们一家，小弟、大哥和你，给她印象都特别好。和这几个真正老人一比，我似乎就显得太年轻太年轻了。

总似乎预感到，最近将来不仅不会忽然报废，还有点什么事待我去完成。而且也能较好完成。正如我们卅七年前去

崂山北九水时谈写作差不多心情，或许尚有机会走动，不管是参观还是别的，只要能移窝，大致就有机会再用笔。上井冈山写诗，就是从预感到现实的。但必须有一动的条件，才会开动脑子！参观条件除了政协恢复存在，别的已不可能。

北京一过了节，就有了冬意。天气晴朗朗的。医生有个是害心脏病的，说“早上去公园走走有好处”。待作较大努力，才会实现这点新建议。这边你务必诸事放心，你那边诸事珍重。相片寄来一张，老大妈还精神得很！

祝你们学习好，劳动好！

从

十月五日

---

① 二姊　张允和，周有光夫人，张兆和之姐。

② 董秋斯　原名董绍明，号景天，字秋士，笔名绍明、秋斯、求实等。文学翻译家，时任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因在文化革命中被迫害，于1969年12月31日去世。

③ 田老师　作者小学时的老师田名瑜，字个石。苗族，南社诗人、书法家。曾投身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并先后当过四任县长，为官廉明。1951年周恩来总理特聘为国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

19691013
北　京

致张兆和

兆和：

得见你给二姊信，说要塑料套裤和狗皮褥子，将另有信告我们，大小尺寸望告。大弟等着你信来，就可把所要东西一一办好。过了十天，还不见来信，是工作过忙，还是因病拖垮了身体，又还是另有原因？大家都希望你能在这半个月中已适应新环境各事，吃两个月南瓜饭，脸晒得红红黑黑，变成个新型老大娘！大上星期约回来四次，大致是受王、李二大妈建议，两人似乎都多少有些担心我会忽然出事故，要大尽可能多回来照料一下。大厂中指导员，知道情形，也说无事还是回去看看好。我却一再告他，尽可能少回来。即或学校事不多，也不必来回跑，白费精力，目前我还能照料自己日常生活，并不感到困难。吃的较简单，经常炒一菜花或茄子，不过毛把钱，足吃三顿，荤菜熟食四五毛钱，也可二三顿。二姨每逢礼拜二带了点高级荤菜来，虽不多，总吃不了！入冬天气格外晴明，五六天洗洗汗衣，并不费事。炉子只熄灭一次，还是大添火不及时。照近半月经验，凡事自己料理，能力似比百科稍强些，不至于如何狼狈。房子里还相当干净，只小尖鼻有时光临，床上有一阵子乱些些罢了，整理一下就清爽了。

梅溪隔日来为打打针，打复方比十二，似还好。安妥碘也来了三盒，足够两个月用。永玉等据闻在十三以后，随时准备着走，又说可能不走。你要什么，望在来信中提提，刘焕章在此办理得更快。他是应当和永玉一起去军垦农场的。一说将全体留下继续搞清队运动，和清理“5·16”未了问题。具体情形一点不明白。总之，我们机关是不像要走动的。工艺美院拟下放的，却下到各公园去绘新壁画，画革命诸地景物，有的好，有的不大好，是小蛮看过后印象。让大画家去画，效果必好得多。

我血压不大稳定，一度破纪录到二百四十。因此三天中跑了三个医院，有的折腾到五小时，经过心电、透视等等检查，都肯定心脏肥大损伤（或说丰满），供血情况不良。只能休息，防止进一步发展。能保现状就是好事。一时或不会心肌梗塞（已回到二百一十）。去和工宣队长商量，还是同意医院建议，让我再休息二星期看。且告我不要心中有任何负担。大致早明白我心脏不大好，副队长较早就和我谈起过。

我已不大出门。虽不时隐痛，比往日难受，但还是要想法维护，不让它恶化，也不至于恶化。安妥碘已来，交替打复方比十二，肯定可以维持下去。甚至于能转好，一切望放心。

有些事我已告大弟，他会另有信给你。他正参加校中改装大锅炉，会战四十天。厂中抽调二人，他是其中之一，工作一定较重，却极上劲。情绪也好，并不老沾在××问题上。又二姊曾商谈起有关接济一下祖麟二弟医药费事，大在信中当已说及，你大致同意，我以为或交二姊处理好。因为她不工作，比较好。百科昨患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医治已稳

住。惟青光眼和尿血问题，似未得到解决，又可能要上路，因此情绪负担较重。上次见他，语音也极低沉。二姊倒是凡事乐观，因此气色甚好，有说有笑。或许还会有兴趣游园！

小弟久不来信，不知四川事如何。自贡或不至于再出事。若有信寄咸宁，望转来看看。这里大节后，天气日益清朗，一切似乎极静，事实上社会还是在剧烈变化中，如大的学校，多分系集中师生，一批批在参加有关新建设会战。各大专院校都在动中。小学已全部上课，日上六课，还要加珠算，小黑妮就又到了早出晚归情形。黑蛮待分配，还无定地、无定时。为准备两份铺被行李，梅溪也够操心！小尖鼻长得挺好，得人缘，如虎虎小时，活动量可大得多，一来总得要王李二大妈抱抱，在院中嚷几声，才过瘾。既会装哭，又会大笑大嚷。

据我和刘焕章去南方土改回忆，南方过冬，最好大致还是用较多稻草垫铺，暖和些。比狗皮褥得用。皮褥在南方过夏，一经潮湿，准发味、脱毛。极少见有用上的。如要，还是即为购来。又闻还有老羊皮的，不臭。可能也并不怎么暖和，毛长不起茸。本院子中大孩子多已离家，较小的也多如葱蒜尽向上拔，各自上了学，课外还多活动，因此平时院中已十分清静，和庵堂差不多。只礼拜天几家人在院中洗衣，才比较热闹。

已到大量红薯应市时，我们因吃的太少，几家各送少许，就老吃不完！据闻市场各种供应均较充足，再不必排队。药物减价极多。要什么可来信提提。我至今还未去过市场，三年未上百货大楼二三楼，不去大菜市，也不去西单，不上公园，真成了“凡事陌生”。已有人坐过地下铁道车，轮到我

时，至早也恐得在明春以后。有一医生劝我早上出去走走，以为会对身体有好处。一个人可不知走向何处。北海也似乎有二三年未到过了。每夜作梦，却老是到处奔跑不停，而且尽是些生疏新鲜地方，不可思议。有时和大弟弟大谈呈贡，和青岛崂山、白云洞、北九水诸过去事，大弟印象也同样对云南一段生活，记忆深刻。特别是呈贡乡下，一草一木有亲切感。诸事还十分清楚。我总希望还有机会各处走走，大致是办不到了。又还希望能有机会带上一二千绸缎，如十年前一样，去苏杭搞展出，供生产参考，大致事实上也难实现。又还希望再去景德镇看看，更不容易了。但是活下来总得做点事，就所学说，可做的事应当还多。可是因为和外面一隔，便不可能知道如何去进行工作了。经常听听院子中诸大妈说“花布不好看”，我亲眼过手却有大几万种好看花花朵朵，不仅可供织、印、布、纱参考取法，甚至于塑料布也能用到，但是却无个机会把些库藏十分好看的东西，带到大生产区如上海一类地方去，让生产花纹图案的看看，真可惜！我这分知识用不上，很可惜！

盼望大家劳动好，学习好，身体好。熟人便中问问好。

我这里一切万千放心。一定会极尽谨慎严肃对待，不让它出意外事故。我相信已在好转中，因为还能睡，就是证明。经常打三四十哈欠，也是好处！

从

十三日

19691020（1）
北　　京

复张兆和

兆和：

同天得到你和小弟来信，极巧。你信三天就到达。我们已估计到，老大妈会因湿冷，或吃什么而出毛病。果不出所料。照我经验，用暖水袋还是比较简便、省事，而且有效。似乎可以代替扎针。要明白究竟上了年龄，满可以不必冒险去试什么神针法灸！这里医院就是年在五十可以试新药，年过六十不建议。必有一定道理。包括了一些失败误事的实践在内。

小弟来信长长的（大弟说转你），说了许多事。对××问题，和你另给大弟信意见一致（之佩也早有同感）。他最兴奋的，是他们斗争得到初步基本胜利。张国华到了内江几天，开了一系列会，作了一系列指示，那个把持一切的工代会解散了，几个坏头头（即小弟说的眼镜人物）正式被捕了，连同其他捕了五个。厂中报刊斗争了两年，表示的正确意见，得到证实。所以极兴奋。不过，此后工作也许将更沉重而又复杂，因为地方特殊而易有反复。旧势力大。

这里天气晴明，照医生建议，早上不妨去公园走走，走了三天，果然头脑和心脏都似乎好些。继续十天半月，或者会更好些（我已三年未到公园）。这里闻已正式传达“防空”。

高楼房将配备高射机枪。各处各家将挖防空壕，公共可见地不挖，全市民不保密，惟对外保密。以防万一。因为正式谈判闻将在日内开始举行。若破裂，情势必然会紧张。即和约签字，也得防敌另外一手。总的说，即情形“外松而内紧”。医院中也有“准备打仗”大标语。不是空话！我们已尽可能避免被侵略战争，但还是有可能突然发生。大的学校师生已全部下去，分系去各需要地方，只留几个指导机构少数人员未动，工厂未动。此外四十八所大专院校，大致有相同情形，惟远近不同而已。文化部系统艺术院校，一时还不动，闻将在原地清理“5·16”，（昨在二七剧场会中，即逮捕了个什么编导反革命。）永玉等因此在等着。大弟还忙于改装锅炉加工大小零件，一天八小时不离大小车床，还兼办报刊。××事即此结束也好。小弟信中说，川中同事有的是好女孩，只是路远不相及。曾听大说，学校若迁移，也早指定自贡或内江。真这样，那倒是等等看好。之佩为人有见识，看中的人大致是有八分可信的。

历博干部下放，似还无动静。二馆虽合并，十一委员已产生，目下还是一切分别由二单位工宣队负责。大致合并手续还相当繁琐，且涉及精简机构和人员，事就不简单了。你要的亲友各通信处，大弟已抄好付上。要的东西礼拜天下午二时去电话，说今天已有人上路。三四天后还有人去，第二次或可托带一已作成小包。

我诸凡照旧，惟小有变化。手足易麻木，头易昏重，似比二月前不同些。但中风、风瘫条件似还不够。因为主要矛盾，大致是在心脏部分，不是脑子。长此隐痛极现实。就这样，生活若无重大变化，我估计，还不会出事故。目前努力

是尽可能稳住它，延缓发展，防止恶化，到以后某一时，来个“无疾而终”，亦事理之常。因为自然规律是无从违反的。能活近七十，也就算“经久耐用”了。万一能多活些日子呢，自然还可望为国家多做点事情。因为近廿年学了许多杂知识，对博物馆搞陈列，或编美术史，或协助生产，大都还相当有用。特别有兴趣是“古为今用”，由尼龙袜到大地毯，我通可提材料。我还希望能有机会用得上！这里一切望放心，来往人少有少的好处，可以少是非，出差错。同事中已无一人来往，实在更好。百科目下感到麻烦，难自处，正是受同事间语言不谨慎影响。小弟以为我或多或少会受百科一些感染，是应有过虑。其实不然。这一点死去的四嫂，倒有先见之明。早就认为我和百科出身经历不同，发展不同，结果情形也必不同。多少年来我给人印象多是胆小怕事，固然在若干问题上见出弱点。或许正是受了点老子的思想影响，示人以弱。应付世事总显得不大中用。但抓学习，求知识，可就见出格外耐烦、细心，或者说有超人毅力坚强或者勇敢了。试想想，若不是这样，当时如何能在北京那种生活情况下，支持得下去！并且当时各大学有千百人搞文学，得到一切便利条件，我标点符号也不懂，说自由竞争，从那里竞争起？即近廿年改搞文物这一行，同时国内学考古，已具教授级专业知识的，也大有其人，我却什么都不懂，即懂也近于玩票。十年日子过去后，未曾听说有谁在新成就上成绩突出。许多人并且简直是近于“混日子”。我的工作，说“专家权威”不够，但是常识格外丰富，却是事实。所以在群众鉴定中不算罪过。正相反，明天工作还十分有用。特别是提到“劳动人民创造一切文化”时，我有充分发言权。因为在午门楼上十年，丝毫

不苟的，搞过些调查研究，十万八万的过眼经手的接触了许多实物。同时也因此受得住寂寞，自力更生，而不投机取巧。不依傍周扬做空头作家。因此这一次社会大变动，才不至于裹入风浪中，也并不是偶然。当时不受引诱，不去做老舍那个事，辛辛苦苦在午门楼上陈列室里作说明员，也需要勇气和决心。若稍存走捷径想，我不是同样完事大吉，还负累到一家人吗？前廿年不依傍“刮民党”图个一官半职，近廿年又不走捷径，做空头作家，能活到现在，也可说明做人各有取舍，不投机，不侥幸，凡事踏实作去，社会变动虽异常剧烈，或不至于出意外事故。和名位权势引诱作斗争，我不会失败。和困难工作作斗争，即或再改一次业，搞的完全是新问题，我还相信能克服困难，在三五年中搞通，搞好，拿得出成绩来。目下最难战胜的，还是内部出于自然限制，体力上的缺点，特别是心脏的功能衰退，感到无可奈何。但是我一定还得努力来保持下去，不让它忽然提早报废，才对得起党和国家，才对得起你，才对起这个经过万千种为你和孩子意想不到的挫折困难而留下的生命。我一定要好好的来使用这点有限剩余生命！

直到目下为止，我总还那么预感到或妄想到，写小说已成过去事了，不提它好。搞文物易和“破四旧”发生矛盾。搞的既然是旧文化，工作即再好，也有可能、越有可能在另一时成为引人向后看的“绊脚石”。此后若还可以用笔，或有必要受鼓励再用笔，可起点点对外宣传作用，写百把首好诗，大致还来得及。这是比起前二事还难见好的工作。要达到一定水平，不简单。同样是赞美党和人民的伟大，下笔要有分寸，有斤两，在少数行家和一般读者中都能取得一定成功，

就是不容易。我似乎还可以别出心裁，来完成这个任务。情况最不利时，还并不丧气。六八年曾经写了首《巴黎红五月》就很好。有思想，有感情，文字十分活泼。若当时有机会在对外什么刊物上发表，一定和《边城》译文一样，得到好评，且可给更多方面产生好印象的。包括对国内写宣传诗一种新格式的突破。可惜这首诗，八月里最后一次搜查，被没收失了踪。还包括了另外好几首风格特殊的诗歌。若幸而还保存，将来还可以归回给我，那就真是奇迹！因为这些诗我除了记住整体印象，具体文字却已难记忆，说到这里让我回想起一九三四年[①]我们在去北九水路上就路边流水洗手情景。我不是告你，根据点点印象启发，可写篇小说吗？后来就出了《边城》。六二年新春在井冈山招待所九楼上，看到六七个人竞着在写旧诗，内中还包含了个女诗人兼批评家，我只是微笑，和看他们玩牌一样。华山开玩笑说“沈老也来一首，我一定奉陪。”事实上他早已把诗写好了。我却和他拍巴掌约定，各自写一首。凡事怕认真，一认真就不同了。到我独自回转宽约二十七步独住套间大房后，就坐在一个火盆旁边，认真想起来。先从中段开始。半夜累极，便在一张特大的床上睡了。一早醒来，耳目得到窗外环境启发，写成起头那一段，随后三四五段不到三小时就完成了。再一反复读诵增改字句，把窗户打开看看风景，我便明白我这个真是情景相会，成了“绝唱”。(似乎记住杜甫北征奉先咏怀等等，但写出来却无一字相同，意思也不同。)因为四十年来有千百人歌咏井冈山，却未必如我那么来表现过（关于井冈山诗我看了许多)！若果新的条件还是和六二年差不多，有机会到遵义、大渡河、草地边沿、延安、大庆……走动走动，只要能动，我

觉得一定还能用相似而不同格调，写得出十分动人感情，文字和思想性都够得上“新”的诗歌或散文！这件事，目前和任何人说来，恐都不大相信得过。只是你能理解，我用脑子方法，常常是不可思议的。总是从许多方面点点滴滴集中印象，融会情感，用不到一千字，就可以完全逼真情景重现在纸上的。本来写短篇是极容易取得新的成果的，或者是因为批评家过多，要求又过窄，只好让人去作了。写诗要求的是高度的文字节约与概括，而且许可把本事、感想和比喻，一同压缩到廿卅字中，我从汉魏乐府学得一些知识，得到启发，又从词中用字学得另外反映方法，结果极容易见新意。若条件不巧，比如说，长此在这个方丈斗室中服硝酸甘油，应付心绞痛，至多也就只能写成如《巴黎红五月》罢了。虽然也十分新，气象格局都还开阔朗畅，不同一般诗歌。只是缺少了一点什么，便不如井冈山壮丽深厚。一身临其境，写出来就大不相同。这或许是书读得杂又懂点艺术，一切都能为我使用的结果。作家同时对文学以外各种艺术是个有较宽兴趣和较高水平的鉴赏家，写作上得到的便利，显明是多些的。目前有千万种动人事件，在报刊上写出来却不怎么动人，有时甚至于成为公式，原因就是拿笔的文字不够用，受事件约束过紧，受习惯文句约束过紧，不会用各种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去表现。文笔提不高，格调不高，因此得不出应有效果。最近大给我看了两个小册子，是汇列《人民日报》等刊载的英雄事迹好人好事。许多和《文汇报》上征文差不多。被文字拖住，不能感动人。最近看了篇费礼文写的长江大桥，形容描写过于做作，也就不如上次一个工人写得动人。年青作家之失败，是能空疏华美不会素朴的叙事，从朴素得到感

人效果。总是欢喜用些不相称的形容描写，画蛇添足。花梢容易素朴难。主要大致还是看各种不同文体，懂各种不同文体，并实践去用个较长时期学习练习各种不同文体，机会不够多，也不明白从这方面扎根落实方法，所以好文章不多。

从

廿

① 一九三四年　实为1933年。

19691020(2)

北　京

致张宗和

宗和大弟：

上次一信计可收到。内中劝你不必写字遣送有用岁月，应当采取主动、积极态度，抓学习紧一些，不仅对自己明天工作便利，对孩子们也可得到帮助。他们积极有时还是会犯错误！社会变动过大，贵州地方种种，或有些因地方边远，对最高指示反应迟缓处。不会长久如此。今后凡事必将以北京部署为准则，明日事变动大得多而意义深远。此间四十八个大专院校，多已分别用种种不同方式，分散下乡、下厂、下工地。人大政协干部全下放，中央部门有十多万人已下放。科学院大量人下放。文化部系统已有大几千人下放“五七干校”。三姊也于上月廿六，随同千人专车到湖北咸宁，搞新宿舍建筑。小平在另一处种菜。孝乐在江西搞垦建。耀平身体不大好，但是也有可能还得去宁夏。故宫唐兰七十岁了也下了乡。我平时血压在二百、二百廿之间，并且心脏病已较严重，可能在“老弱病残”之列，不必动。但若兼从备战疏散而言，十有七八得同走，一声令下，也还是不加考虑，即得上路。说不定又要第二次入云南！时局形势，就是这样！

今天是中苏谈判第一天，市中当局已正式传达防空，高楼安高射武器，院中挖防空壕工事。虽市面十分镇静，但事

实是外松内紧，以防万一的。我就在这种情形中想再提提建议，要狠抓学习，一切积极努力，才能配合本业站得住。绝不宜有丝毫消极感，农民运动报告中似乎就已提到！不然形势迫人，会为忽然而来事件招架不住！我们这里一家五人已度过运动难关，也并非完全风平浪静轻轻易易！小龙有五个月在学校武斗时，不发薪，无处住，无伙食，即住在家中，仍旧每天去上工。工宣队一来，情况大变，就得到信任，成为“五好工人”了。正分工已极忙，分外杂事格外多，还抓学习搞壁报。我和三姊都宣告无问题。特别是我，若半世纪中稍存投机依赖心理，这时就不可能如此从容作病号，或者早已报废完事了。虎虎也被囚了廿多天，后来才平反。直到最近，张国华到了自贡，他们厂中支市革委的一派，才取得新的胜利。三姐廿年工作态度极好。这次下去，女子中大致岁数最大，同事有十多位女党员，多已同事十年以上，关系很好，所以这次下去锻炼机会极好。只是三年来日日在紧张中工作，体力超支甚多，已瘦老许多，比二姊也显得憔悴。或许劳动三几月后，会转好一些。据闻中央各部已下放十多万干部，还在陆续下放。我们机关已和革博合并，共三百人中，大致也将有五分之四去湖北咸宁。三姊通信处，为“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五连”，在武昌南一百里，北京火车一个对时可以到达。

这里有宇和消息，“专家权威”问题待解决，已下班学习。有寅和消息，肺气肿病较重，经济较困难。祖麟还在审查中，月十五元。有寰和消息，问题未解决。中和一小孩已去江西。虎虎爱人带孩子来京住了一月。诸亲在此均好。除以瑞在运动初期被谋害，四嫂去年病故，此外似无大事故发

生。王逊、向达、潘光旦等均在近年病故，另外故去的必然还大有其人，此外似均还好好活着。上天安门熟人似只有四五人。原来每年上观礼台的政协人代大几千人，今已全部给工农兵代表代替。实在非常非常合理。也反映社会的进展新陈代谢极显明，从这一点看来，就能想象已经起了多少必然变化。

盼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

从文

务要学习认真积极，内容意义深远。形势变化过大。要一改旧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方式。

19691025
北　京

致张兆和

这写了大几天

兆和：

礼拜四送包裹到四楼，大致是刘德凤收下。我看桌上，已有大小相似包包十来个。本意还拟为炒一罐辣子酱。怕不好带，即作罢了。大弟这几天正赶挖防空壕，且闻即将由临时土壕，逐渐挖洞加砖，巩固成半长远性，将来还要厨房等等。中苏形势长时性紧张是定了的。是否即将爆发，无人可以预知。闻有些高楼已置高射武器。又闻二姊言，老、弱、病、残不下放，有新的说法。还是要下放，作疏散性。下去不劳动。照已知情形，人代、政协、中华、商务等，及民主党派办事干部等，六七十带病下去的（似多问题未解决的），大有其人。文化系统中，你在垦地略大集会中，或许也早见到一些白发苍苍老战士！这似乎和周总理在某一谈话中提到文化部下放不落户不尽相同。也并不矛盾。传说周曾以为“不宜随便即落户，文化高知不是多，是少。是国家宝贝！”说的大致是事实。因为即以搞文史而言，年移岁往，死亡相续。文学史当前真有发言权的，如余冠英级，也不会上十人。艺术史部分，或不会过三五人。其中只史学部门多一些，但是方法陈旧，多为单打一性质，学一段，结合文物用新方法

全面搞问题，也不可望有十人以上。至于搞我这一行，从实物入手搞劳动美术，特别是研究丝绸，和杂文物，即已近于“后无来者”。因为即或库房中搁下一二十万材料，若无门径，十年八年理不出个头绪，叫不出名目，分不清时代，看不出问题!学会应用它，辨别真伪，明白问题，人太少，也不好学。我本来还希望争时间为国家做点事，特别是整理整理丝绸，把万千种健康活泼花纹介绍给轻工业部门，生产借鉴。轻工业部长闻已换了人，文化部也无熟人可以商量，怕好事误而成过失，只有等下去了。闻大说，听一新闻记者报告，修已集中兵力到十分之四（指全国的），在四个可能接触区，主持其事的，全是上次欧战指挥。所以从趋势说，这次强加于我的侵略战争，势难于避免。廿日起始的谈判，即或能解决航线小问题，至于大问题，意识形态方面差别大，根本不可能解决。听说大节时，外来国宾中，北朝鲜、罗马尼亚、北越等均劝说：“社会主义两大对峙，只有利于美帝。盼能有所缓和。”这近马路消息，又或真有其事，也近情理。游行口号不提“苏修”，或即一种表示。但是，百十万强兵压境，面对现实，总不能不有所警惕……如此情形，老、弱、病、残同时下放，亦意中事，对国家也省事。我心脏病已肯定不能好，倒希望不休息，争争时间，带千把可供生产参考取法的绸缎，到什么纺织印染工厂去，和工人设计员一道过下去。时局不太紧，东可到青岛印染厂，那里搞设计的多熟人。时局紧，西可到成都帮助改良蜀锦生产，至少是可望把“被面锦”弄得十分美观。不松不紧还可到苏、浙、申、宁各大区。也多熟人。最理想，是先去看看广州对外商品展，明白外销总成就，就可以知道我应当调什么材料，作什么事，不至于

"闭门造车"。但是目前不免有"请缨无路"感！因为各部原来相熟联系多已脱节。本馆中人呢，大部分人似乎还不知道我学什么，只知道对文物常识还多，还得用，人也还正派。还以为搞绸缎，是个人兴趣玩玩。多可怕的"隔阂"！若较大规模疏散到高知老、弱、病、残一级，不能人川工作，去处如可请求，也有可能请分派去景德镇陶瓷博物馆或瓷研所，因为在那边也可以作作事。再不然，即再上昆明。有一二年，可就昆明附近出土三千件铜器中，理出一系列问题。因为材料多，联系面较宽，本地工作同志，作报告，就可以见出他们对于一般性，有理解；特殊性，不明白。我杂知识多，用得上去。总之，心越不抵事，却越想为国家作点事。明知无裨大局，想作事，能作多少是多少，这点主观愿望还是有点意义的。因为不明白客观需要、期望，如何作，作什么，就看机会去了。

战争若发生，我将请人宣传部，再拿笔写文章。不知为什么，有时还十分自信，能写出新型短篇小说。也极奇怪，这份信心，或正由于极端无知。又或深有体会，满以为环境变变，不甚费力，即水到渠成！总之，生命是种古怪东西，特别是我这个头脑，学什么统不按常规，基础又不怎么扎实，惟理解力特别敏感，分析综合都似乎不照公式，却可以得到崭新结论。反映表现能力、方法，也总是和一般不同。只要内部矛盾不加深，脑子和心，能维持到目前写信程度，据我想，生活环境一变，肯定是会写得出新小说的。

徐城东①又来看我一次。据说已来过五六次。仍在原田间，兼半个"赤脚医生"。子冈②随政协干部下放沙阳，种豆子。徐盈③留家，也不会照料自己生活，大致和百科相似。

她因去京近（还不如八大处远），每礼拜可回来看看，为准备准备家事，并为城北、子冈寄点东西。人倒满能干，身体极健康，性情也很好，思想也很好，读完高中二，本拟考医科，今年廿一岁。说到她父亲，也近于已无一个旧时熟人，一天除工作外即无可为。关心到我们情况，所以要她过东城时，便中即来看看。

闻二姊说，百科事未决，似有八九分去宁夏。若半月后情形如三日来的紧张而且加剧，二姊也会同去。至于我，则不用说，将照安排上路。或不至于如三七年那么匆促。惟到时若还可提工作，则景德镇、成都、昆明、以至于贵阳，都必然比在向阳湖边养老有积极意义。至于血压和心脏，则满可不必过问，学焦裕禄正是机会。这些打算，并不是忽然想起，实早已作计到的。廿年来学的一切，本来就是为了应用，而且主要还是求作到“古为今用”。只是限于位置，无法充分发挥所长，未用到生产方面去罢了。若能如五八年那么带了材料到苏、杭、宁展出，全国跑去，即再累，我也乐意！现在作来，时间已嫌稍迟了。但看看市面上绸缎布匹的形形色色，有的简直越来越不成，就可知道还不算迟！文化部和第二轻工业部艺术局若还有二三熟人，就必可明白我的热心好事对花布、花绸等改进，会有如何积极贡献可为了。谈文物中，特别是绸瓷漆等“古为今用”，我是有充分发言权的。只要心脏能维持现状，血压不过头，去协助生产，是不会出事故的。是会受工人欢迎的。

去医院时，看看百货大楼和街上，均相当清静，可知几十万人的疏散，和禁止随便派人上京，已发生应有效果。又闻大说，谢李报告中提及，不许因时局而抢购物资，似已作

到。反映人民对政府完全相信，这可说是一种真考验，比什么投票可靠得多。也是近五十年少有现象。人民政治水平普遍提高，从这些事完全得到证明。在日用品方面，政府必早有准备，决不至于临渴掘井。自然还不免会有社会渣滓捣乱，如最近二百万人公审大会，百多个刑事犯中，即枪毙十一人。据传总数有六百多，将依次公审。又闻有一大德国间谍在兰州以专家资格，作了许多大坏事，不久或将公审公判（已由兰州公审判十年徒刑）。国家大，变动又剧烈，不可免会出现各式各样事故。在不声不响中所破获，也可见对敌人不会稍存松懈。这种内外敌人走狗，总是在想方设法搞破坏，末了终逃不脱人民审判的。华华父亲至今还未闻处理，必有一定理由（可能不什么严重）。

天气转阴如南方。想起你们在阴雨泥泞中沿湖挖沙子，一定是忙累可观。另一方面，同在一处全是熟人，大致在任何情形下，必有说有笑。大每天都盼望你有信来说说一切，大家都想知道。应当想办法多吃点，勉强吃，细细嚼，即不至于成隔食。总得维持住基本体力，才不至于因病而垮下。我大致就是吃得过少。王、李二大妈一同劝我，即素菜，也不妨煮烂些加量吃。试试从菜花入手，似乎有道理，心痛虽继续，头重却相对减轻了。若血压降到一百八（血压高仍是二百卅，低一百十，再下去也还是二百一十），将争取全日学习。机关似因时局总变化有新安排。也会一声令下，五日中全走。干部去湖北事一时未提。原因或和文化部系统重新清队搞"5·16"有关。音、美、电、剧将是问题较多单位。下放事目下不提，总开会。工作也相当复杂，不好办！

棉衣已上身，还是老的一件合式，穿来舒服。我依稀记

得曾为我买了件铁灰新毛衣（同时虎虎一件），各处找寻不到。难道是梦里事？过冬一切已够，再不必添什么。据说市场混纺什么多得是，从无人争排队。我直到如今，还不曾去新市场观光，像是还得选个“黄道吉日”，为红红办点什么，才会去。小弟不来信，四川事似还有周折。自贡即较好，革委会若没有得力、有威信，又善于工作的人，管卅万工人，使之一一照中央指示办事，第一关清理阶级队伍，牵涉一大堆单位的固有权位，就很不好办……因为涉及许许多多坏人的既得权位利益，真的说改，势不容易！极小单位也还是有相似情形。作一个新型领导人，要从各种矛盾中推进工作，实在分量沉重，手续麻烦，比真正作战可能难得多！我写小说卅年，知道的多是一般性“好人”或“不好人”。从这次运动中才深一层知道了些各式各样“坏人”。高知阴险特别可畏，华华父亲其一也，真是学到老，学不了！

二姊今天来说，百科已定下星期三四上路，二姊将同行。去后百科又来，吃了顿晚饭，却说他将先行（已定星期一走，二号。来说的），让二姊和庆庆等一道习惯些日子再走。结果待后日决定。唯一劳动力的大，和焕章，将又得为绑扎箱子忙一阵。我也许同样得走，是送去什么休养所，还是一道去咸宁，不得而知。若只限三天上路，大致只能把三个破箱填满日用衣物，打两个大行李包，其余一切已卖不出，将只有作为“托管制”由李大妈代管。第二步，即同院分用了。这很符合总的规律。这全是身外物，不足计。还是为国家作点有益事，值得研究！这么想，别的全无所谓了。这想法你一定同意。到馆中去时，工宣队指导员要我去取原来查抄的笔记等等。如并稿件，记得前后不止一板车，我的天，我那能

有大力运回？还有研究室几架书，带回也无处可放。或许还得待下星期大弟回来解决。主要能把照片和十多首未发表诗稿保留（有写得很好的），别的或许一烧省事！

从文

廿五

廿九

新闻美院等仍决定去津北军垦农场。时间未定。梅溪等一时或不动。

---

① 徐成东　实为徐东，徐盈、彭子冈的女儿。

② 子冈　即彭子冈，原名彭雪珍，笔名子冈。女记者、作家，原《旅行家》杂志主编。时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

③ 徐盈　原名徐树桓。记者、作家。时为全国工商联《新工商》杂志编辑。

19691028
北　京

致张兆和

市面十分清静，一切如平时。故宫景山前街一带，木叶明黄十分好看。完全不像有什么事故发生，事实上社会却在大变化。

兆和：

时势变化大而速，因此这信寄到时，情形已多不同。二姊等于前日曾来过，百科吃了顿饭，已决定本星期四至星期天走，远去宁夏。二姊原说同走，时间过于匆促（因非机关动员，是街道动员，并且到那里还得分开相去百里），因此决定和何诗秀、庆庆同走。（庆庆也已经被动员去晓平处。事实上小平处①住的草屋，那能容小女劳动者？）他家现下因无一个劳动力，日昨刘焕章和小龙特为寻找了许久，才把棕、麻、草绳找到。上路人多，草绳也不好买。大致星期三晚上，还得回城来为百科装箱，包扎行李，修理锁钥等等。从你上次经验，即可知相当麻烦。此后若搬家中关村，大致还得大大忙碌一番。昨虎宏也来此，后随同去二姊处吃饭，九点多钟大弟才回。行期闻已决定为星期天。机关是全部行动，只留三人办理事务。去的地方是贺兰山口。有米饭吃，但是将为战略必争之地。

艺术院校正大清“5·16”，据闻居然还有什么院（可能是音乐）大贴大字报攻文化部工宣队领导。可知情形复杂，不易理解。各校各机关均大挖防空壕，在二米深壕中再挖小洞，年长到百科，年幼到黑妮，均不例外。街道有大院的挖，我们小院不挖。二三日内将演习，我们还不通知必须参加。因走出郊外，大约最近从东总布缺口出去，也得四十分钟左右，若干万人的拥挤，还得大小跑，情况可想而知。所以我大致将“听命于天”，即真轰炸，也跑不了的！机关正在大装箱，日夜赶装，但不知是南运，还是搁地下室。看来似急于运走。若并故宫重器南运，恐将有若干列火车，方能处理，可能去处只汉中或成都附近。或不那么远，因不必须。工作既紧张，因此“五七干校”不提。凌宏正集中全市同行大部少壮搞新工作，忙得很，不会离开。大弟全部师生已离校，下乡、下厂、下工地，分别处理。大处分校在内江。他大致不会调动。留下行政等机构和工厂不动。照趋势，或将有部分成“守卫首都”近卫军！永玉学校也有可能一分为二：部分老教授迁校南行；部分青壮参加宣传工作。清华、北大闻均已全走，分江西和汉中各地。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干部，均在沙阳，闻邻近小平处。种豆子。子冈就在那边劳动。

对老、弱、病、残有各种传说（新说明，说法不一，或各机关不一样），一为去“五七干校”不必劳动。二为去非疏散区疗养院（这类必有特殊资格或真正专家权威才会去疗养院！此必高干才有可能）。三不动。另一传说分四种：一孕妇，二到退休年龄还在职，三有慢性病，四三月以上不能工作，各发三月薪水，三月粮票，自己寻亲靠友回老家。三月以后再说。还说限定一定时日动，若真有此事，我往何处去？

大是问题。因来京已五十年，真正老家应在此地。凤凰去不成，苏州是比较可去处，你生长地总比较熟，一二年后你可回来，但是否得再疏散，是否有住处（拟去信问问孝华）？其他地方无一亲戚朋友可以投靠。所以和大商量，大也觉得，若真的提出，就说“和大儿子一道”，有个照料，也比较合理。至于去自贡，恐不易用作“老太爷”身份和之佩相处。即以教育红红而言，便不免多矛盾！去探探亲，住十天半月，无碍。久住怕不便，但到不得已时，或许还得去，因为是唯一去处。可并不是什么真正安全处。战事真的一发生，那些工厂，无疑将改成军火工厂，想来想去，当真已没有个去处。万不得已，就只好去景德镇了。到那里去，倒可能和去苏、杭差不多，照过去情形，是会受欢迎的！因为可以作个艺术顾问。据我自己估想，是去苏、杭能起点积极作用的！但是新的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文化部旧有熟人多已换位，无接头处，我的某些长处大致应用机会也不多了。心脏越不好，就越想争抢时间为国家多做点事，但是却无一个人可以商量。只能等着瞧了。十天半月将会有新发展的。

从

礼拜二

诸凡放心！会照料自己不至于十分狼狈。中和来，家中无事。

---

① 小平处 指周晓平当时下放所在的湖北沙洋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

19691102
北　京

复张兆和

兆和：

廿九来信，一号收到。要办的各物事，今天大即可为解决。此外还要些什么，同事中还要什么，便中问问，来信提提，大可一下解决，一包寄。如此服务，大实高兴。也可说力量用得其所。今天星期，他还回校打井，下午即为办各事。

百科明早（午）走，幸亏大前天大去为整行李，计大铁箱一，中皮箱一，大行李包一，另外手提包等等，直到十点半才完成。二姊留下不动，有街道动员同行，有去有不去。事实上困难，大致到时那边也困难无住处，熟人中少闻有动的。学校情形不同，北大去的大致多些。大弟校中家属却不动。文化部系音、电、戏、美，男女暂时全不动，揪“5·16”。不明究竟问题何在。我因不出门，许许多多事通不可能明白了。即“马路新闻”，也不易传到耳边。现在只有梅溪隔日来为打针，血压又上升二百卅，希望能降二百左右就好。心痛多些。但是一切还是只能从常态应付对待。不忽然恶化，即必然可以维持。再作什么事，大致近于胡说了。

日昨去拿回经过三年审查退还的：一照片，二文稿，和

三记事本。第三份最不重要，因为只记得些平时学习意见和业务问题。第一份照片不少。拟贴三个薄本子，分给大小弟，自留一份。第二份是近廿年业务纪录，有不少未发表过，却对文物工作者可供参考学习的。感谢专案组为分门别类，编定号码，一包一包整理得清清楚楚，是份极大劳动，内容大致也一一看过。负责人之一问我，“你怎么写了那么多?”我笑笑。因为人人都学主席著作，重“活学活用”，若指的是发言，我总是口齿迟钝（李大妈等均欣赏大，不会说，却尽作事）。至于从《实践论》、《矛盾论》、《辩证唯物论》，有所启发，用来搞业务，搞的又是劳动人民文化成就，我的各种初步探索，不说是有了结果，至少是开了花，发了芽。因为好些问题都近于崭新，而基本知识，是看了十万八万实物得来的。对于丝绸发言权特别多！但是一看面前大包小包文稿，我却发了愁。因为这明明白白是对今后搞文物有用东西，最起码，我得有精力重抄一份，存一份于公家或什么单位保存才合理。因为此后大致不会有人再那么条件便利而本人又如此耐烦细心来搞文化问题了。只有我自己一一重抄，别人也无从代劳。因为工作的原因，所以听说有些熟人，或属真正专家权威，或属人大常委，疏散成都，或相似地区的，我倒也不免胡思乱想，若能去气候比较好地方，多活一二年，把已完成待改正的有关文章重抄一份，对我虽像是特别优待，对公家还是有意义。因为千百万文物其所以值得保存，主要是可以根据它分析综合清理出些新问题。若已搞了廿年的工作，能有机会整理出来，必可以减少后来者许多精力！这事明明白白对国家有益，可无从去向谁说起，只有一切听之。

当时不胡乱毁去，已真是大幸事！还有大量卡片却毁去了。有些材料是我自己感到无意义而毁去的。

至于信件、作品，一律由馆中处理①，我同意，不说什么。本想把英、日译文本还我留个纪念，也不说了。因为心脏和血压作成的实际困难（心压力大，头脑比较好受），医生已一再咐嘱，不要再作用脑力事。已不宜再粗心忽视这一现实。这一处理，也可说把日前还妄想写得出新型短篇的希望，连根拔除。

即使如此，生活还是不太乱，一切可以放心。大弟近月大致因工作过于劳累，也有了些超支现象，瘦得多，吃的少。昨说颈部扭了一下，不是落枕，或是做活用力不当。要他及早看看或针灸一下，不久或即可好。冬天已到，天大晴，可极冷。本院已有人装炉子。房中还保留到十二度左右，厚呢大衣已上身，脚还冷些。你们可能还不到这样。一星期抽空来个信，说说工作生活，让我们多明白些琐事，也有意义。同院就经常问到。在最近退还笔记本中，就有一本十五年你写的一本杂记。我和大弟看过后，以为极有意思。因为这是差不多半世纪以前，流行了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前后事。多少青年参加革命，也和这种时代感情密切不可分！记事中文学味十足，且多客观描写，不知为什么，后来（一直到最近信中）反而把这份长处全消失了。若能恢复起来，可写的一定就多了。应当想法恢复，将来是用笔基础。

我盲目估计，今冬我或不至在匆促中上路。因为若投亲靠友，向阳湖住处还没有，又别无去处可走。但若果受特别照顾，则临时上车去成都，或别的什么地方，倒有可能。若

对我工作还认为有用，心脏又还顶事那就省事了。因为下至苏、杭，上至昆、成，有丝绸布印染厂的地方，我都还有资格去作“顾问”！大是和许多工人一样，决不离开工厂的。

梅溪一家，照目前形势说，不会动。因为永玉去军垦农场原计划并不变，不过何时去，却难说。百科一走，二姊比较感到困难，稍久也会习惯。她的熟人比我多若干倍，各处可以走动。近来身体也好，从饮食上便可知道。所担心的还是百科病体易恶化，眼和肾都有问题，宁夏气候又较冷，适应新环境费事一点。小弟处似乎还不大稳定，工业区主要是电源供应，不正常，求工作情绪正常势不可能。何况人事多反复，无定向。厂报不继续对总的说有损失，对个人或许正可集中精力抓生产，少招人嫉恨！

棉票事大当问问，不久必有结果。

我这方面一切你不用担心。老卅年错误，已清算。昨工宣队专案组一解放军还和我说过：“过去写的文章，是照当时情况而来，所以群众能谅解。”至于近二十年工作，一切搁在眼前，还像一个研究员，又无权势野心，无所依附，所以一字不提。工作错误，自我批评却比较多！至于此后，经过由五〇土改到这一次运动，教育学习，或可望不会大错。《服饰资料》改正稿也还了。至于身体，自然得承认现实，已近七十，机能已旧，逐渐失灵终于完事，是必然应有结论。所幸几十年生活要求比较简单，嗜欲不多，因此受得住长期高血压不至于垮下。对人要求不苛刻，因此也少是非。即是馆中，也很少再有人提什么“白专路线”。所有未发表论文，大致都审查过，因为若凡事实事求是，我的工作方法和态度，到另

外一时，或许都值得推广！总之，这廿年作“螺丝钉”是搞对了的。只要心脏能支持，要作的事，大致会受鼓励的，能继续完成的。所以这里你应当放心。至于生活上小小不方便处，太不足道。我过去有二三年冬天房中不升火，穿一件破夹袍子，还能正常学习泰然坦然过下去。现在党对我们一家人那么好，因你下放，生活上带来些小小不便，那算什么困难？真真的困难是心脏问题，我深刻相信，也一时不会报废。折磨到我的倒是些不承认体力现实限制，总想还做点事的打算或幻想，有时不免增加心脏负担。到这时，就得找救急药物救驾了。

你倒应当盼望凡事量力而行，同院诸大妈舆论，就觉得你体力超支，近几年变得大，盼望你不必要这么争强要好。院中五个大妈都有病。新娘子近一次病高热到卅九度七，连打青霉素才转好。日来白菜三分一斤，因此院中又满堆白菜。红薯推销已过期，大买下五斤，至今还剩大半。米已多余，因为我吃得实在太少。一个人过日子最不好受是吃饭，似乎是一种负担，小龙回来时，就吃得比较多。希望你在乡下经常感到饿，吃时争到装饭，就证明体力确有好转了。如果需要茶糖等或豆豉大头菜辅助食物，信中提一声。这里水果今年特别贱，金黄苹果有二毛一斤，还满堆架上事。大致是消费者疏散已到一定数目（照不可信谣传要去三分二人数，事实上却不明白究竟已走多少），供过于求，因之出现。菜蔬之贱，恐应数世界第一。新近很多街上都十分整齐干净。车上服务人员似多已换了些干部，甚或高干，男女都有，十分懂礼貌，又起始恢复了固有的，由售票员招呼让坐老、幼、病、

弱作风。事情虽小，也反映社会工作在一一恢复好处，这自然也多经斗争或是斗争成果！

从文

二日

① 由馆中处理　作者虽在4个月前已被宣布“解放”，这次发还的材料并未包含历次查抄时被没收的私人书信、文学作品自存样书和自存文学手稿等。作者被告知，未发还的材料将由馆中“代为消毒”。

19691110
北　京

复张兆和

兆和：

得四号来信，是星期天，大弟早上回校打井，下午或到二姨处为搬家，钉钉袢袢，包扎被盖，总之，算是目下这里三亲六眷唯一得用杂劳动力，有个何诗秀在场帮帮，大致三小时可望完工。或许还得他送至中关村。因为何诗秀不久将走，去广东测验，时期长短不定。二姨不能不去中关村与庆庆“矛盾统一”同住下来。二姨父一走，也只有此一法。景山家保留不动，因廿卅同事并无一家有动意。今凌宏来看看我，帮洗了件衣。带一航院陈女同学来，女孩子父亲，是上海统战部的，和蕴珍①住处近，且较熟，得知家还维持，书未散失。在这里从从容容吃了一大顿便饭，藉此开了那个四拼盘罐头，好一大堆！味道还好，只是互相渗透，彼此相同，分不清是鱼是鸡了。前信嘱办件，电池已得四节，袜已购二双，四元多一双，惟薄了些。套裤塑料布可能不有得作，新的绿色不好。还有双绒棉鞋是否要穿？

音、电、美、舞、剧均在大抓“5·16”，意义不明白。永玉等经日开会，又像另有意义，因为大家只等着走。一时或不至于走。黑蛮照理也得分配，但事实上，据闻有些地区学生（似吉林），却因寒假中探亲回来，或其他原因回来，大有

其人（谢副总报告即提到似几万）。所以照情形看，似不会在什么强迫情形下上路。梅溪更不会，因军垦农场一律不带家眷。小尖鼻也不至于走。街道和机关都明白她情况，也从不催过，因为事实上无处可走！本机关也在抓“5·16”。抓这个即一时不动矣。（或者要动，也在开年以后，比较从容时，免得造成人心惶惶势。）馆中革委会之一正式问问我意见，我说得不甚具体，因过于匆促，不经思考。拟具体写写个人打算。曾和大商量过，大是校中不动人员之一（八百），若说许可“投亲靠友”，目下最可依靠即大。特别是限于体力，能不动，即不动。要死就听之炸死。次即去成都，气候对心脏适应较好，且可望为把蜀中“被面锦”搞得面貌一新。这纯粹近于主观，若有机会，倒一定会搞好！为国家出一分力，因为脑子中有上万好花好朵，式样可以“古为今用”，只要故宫同意，调三五百种样子去，即必然在短期中可以见功！能如此，既可保护心脏不出事故，又能为国家作出点贡献，也不负廿年所学，当然是好事！再不然，即去自贡，虎虎等已来信欢迎。且说有必要还亲自来接。还说三人去住也绰绰有余。路上或许还有意外意内麻烦，并嘱自带大水壶，可能水的供应还不完备。气候好，只是供应比自贡或差些。（他们以为大也会和校中同去，所以之佩高兴之至，甚至于把心目中为大看准的一或二三对象也计算到了。）真不得已或许得这么办，例如退了职又不许住京。说万不得已，因为这个四川第三大市，至今生产还不上轨道，他自己极力争半天工，大都不上工，算是川南最好区，可知川南局势还不怎么稳定。大反复即不会有，小反复还可能有，总之还有麻烦是事实。小弟刚放下报刊，又调去写刻学习文件，还学中文打字。工作零杂，大

致和大在此相差不多。三是机关万一派定我来咸宁，大致也只能照命令办事。但事实上恐不大相宜，因为近几月心脏不大好，血压总在二百廿以上，怕湿和热，古人虽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在又提倡"不怕死"，我已快近七十岁，那能说怕死贪生？但若一个人只是消极逃难，那就无所谓，若还希望尽可能积极为国家作点事，又还当真能为国家作点事，不仅当前能参加丝绸花布改进提高"古为今用"工作，明天还可为馆里馆外作许多事，从这么说，住个气候比较好的地方，多活一阵，这要求希望也就不为过分了。另外我还想到若带着病来咸宁，尽管不同在一处，也不免等于扯你后脚。这也是一种事实。使你学习和工作都受妨碍。所以除非硬性派定，我想把来咸宁放到第三位。四，在机关把相片和近廿年搞文物未发表作拿回来后（作品和信件全不还），一加清查，才知道，所有文章分门别类，一包包理得清清楚楚，还写上子目。大致都已经一一过目。这很好，因为可以完全证明我这廿年不是"齐人滥竽"，很对得起这个"研究员"名分！有十多篇文章大致都是以后搞文物必须懂，可是很不好学，我写的虽不过三五千字，却可以省去他们许多年用心。同时看后也极难过，因为当时曾一再请求，不要把我的工具书随便处理。公家能暂时代为保存，也好。但是，还是七分一公斤处理了。现在再想来搞点工作，工具书已得不到了，公家有些也并没有！真是憾事。例如服饰排印改正稿已还，这份工作约廿万字说明是半年写成的，现在工具书不在手边，五年也难完成了。

大姊、五弟各有一信附上，五弟信便中望寄回给二姨看看。大弟作事快，这信到时，可能要的东西已付邮或收到了。

这里要什么都有，来信提一声即成。家中东西处理不了，因为即收音机也无人要。到时自会让大搬去拆零件重装，家伙卖不了几元钱，却还得自己搬去，送人也无要主，最省事又聪明方法，即“托管制”。这小事不用担心，大自会处理从容，不会如三七年八月情形的。

北京市面十分平静，街上极其清洁，学生上课、上操、开会已上轨道，而且抓得极紧，郑秀、小均均说起过。馆中已和革博合并，产生十一委员，主任姓刘，同时兼管故宫、北图、鲁博等等。日前曾来看看我们。至于馆中事情，似还归工宣队主持，一时无改变。闻大的学校也相同。

凡事放心。总形势大好，小麻烦当然还多。但凡事看主流，说北京人已走空，是敌人谣言，不可能近事实。照传说中报告也至少得留三百五十万人，还要许多才能实现。人走得多了些，菜蔬水果自然显得供过于求，白菜似只二分一斤，沙梨只五分，黄苹果二毛多一点……另一面菜果丰收。每家人都不必为过冬菜发愁。希望你不要念着这边，有大弟在此，什么也可放心。较熟同事中要托办什么事，也不妨告大一声，这正是最好为人民服务时候，大弟实高兴办。也应当这么办！

从文

礼拜一下午

革委会正式问我打算时，我还说，搞文物三点有用处，廿年受党鼓励支持。我觉得即有需要，总还是向后看意思。若组织上还希望我用笔，我也决心再学习，不考虑血压、心脏，做多少是多少。因为是向前看。如歌

颂井冈山诗，还是会在不太费力下即可完成的。一切看需要就是！真的这么办，我就会到处跑了。说不定首先来咸宁宣传五七干校的干劲！

① 蕴珍　指巴金夫人萧珊，原名陈蕴珍。

19691112
北　京

致张兆和

兆和：

日前一信，或已收到，昨天大送包裹到作协，为一韩姓同志收下，并说“月底以前才有人去咸宁”，收到时回个信。内中似有旧雨衣一，灰套裤一双（一元七很好），袜三双，里外被各一（均新），蜜饯共一斤，此外还有电池、棉毛裤、蛇药，其他什么，不得而知。烛未得，下次再寄。

日前有馆中革委来问行动意见。因为正清理文物稿，毫无思想准备，回答不免零乱无条理。易误解。一说“此后研究工作恐不易再搞下去，若照传说得自由疏散，苏、杭、成都均可去。”是假定还可为丝绸生产“古为今用”而能提供材料设想。“想去成都”，也是假定可以协助川蜀锦出发。其实，除苏州可有二三亲戚，也并不能依靠，不宜依靠，另外均无熟人可以依靠。三为“自贡（二儿子在作工），但地方闹派系，至今生产还未恢复，也未必能去。”末后还说“万一再要我写文章，也听组织意见。”（其实这更不现实！）有机会，大致还得和高岚去谈谈，容易彼此明白，免因语言说法，引起误会印象。将来处理麻烦。因为是要上报部中的。

昨天大闻韩（或许即韩北屏？）说，作协似乎已得什么通知，“家属小孩一律可去咸宁，暂寄住老百姓家。”由此说来，

若不迫我退休，大有可能在年内、外，会随机关同来咸宁，入五七干校。虽半劳动力还抵不上，至于天天扫扫院子，喂喂鸡，干点小杂活，大致还是办得下。十个人的伙食可能也办得下！只要不出意外事故，血压不再上升（还是二百廿），心脏不恶化，会能维持得下去。但如果比起去成都什么协助生产、改进工作，在咸宁，自然便不免近于“消极养老”了。同时若成都还在反复中斗争，那我自然是在咸宁把鸡养好为适宜。这矛盾是不易解决的。我只希望还能积极为国家作点事情，可是体力受了限制，各事隔绝，不知道还能作什么事，也无个商量处！

存款整数一笔已查明是三月里存。只要用我户口簿、工作证、图章，亲自去办理一下手续，即不至于落空。至于张之佩名下200，存根查不出，并不是为人取去，试想想，是用虎雏名分？还是在总布胡同？银行中人似已认识你。当有个人问及大身份，大说“是家属”时，即有人搭言“是一家人”。或许他还记得廿年前和你即一道去取过款！

天气已大冷，房中火炉正旺，还只十度。院中各大妈也在商量挖掩体事。因地方实在过小，不好动工。虽限定说十八交工，似办不到。永玉处已动员大小，会战三天，挖了三米多深，二米多宽，十米多长，上面将来还要加水泥、木、石覆盖。工程之大，必不下于二姨住院中那个。并说警报制度也已公告。只不知何时预习。

疏散事和大商量结果，闻部中有个总的安排，即听总安排。总不外去自贡和咸宁二处。能留下不动即不动。至于生活，无所谓了。平时即说不上特殊化，战时总更可以简单化。至于工作，说不上了。血压到了一定限度，易出事故，去一

生疏地方，即至亲如五弟，也各有事忙，吃喝即很不方便！来咸宁，地虽生疏，熟人却不少，这就十分难得！一个人住下是相当可怕的。

天气过冷，使我想起五十年过去种种"北雁南翔"不同景象，我记得多数是一面飞一面前后呼应。印象最深刻，是六一年末，过赣江待渡，江中上下不及里许，就有大几十雁群，此飞彼落在游戏，（练习?）真是一生动人壮观，所以写人诗中，永远记忆如新。若眼看这个景象，会更觉得诗好。

小尖鼻相附来的，还是二月多点照的，近已高大如一岁半以上孩子。人稍瘦些，精灵过人。又格外随和，一来总得让王李二奶奶抱抱。一上街，见什么人都打招呼。上合作社和售货员更要招呼一下。对街上什么新事，也感兴趣。吃东西极有节制，欢喜咸的。终日"喔喔"指这指那，说叫不停。遇乱动手时，说一声"打"，即忙缩手，反应甚快。隔天来看看我，来时照例得吃大舅舅为备好的方可糖一粒，分开六份细品味，十分得意。午十二点必睡。永玉和焕章学校已填表，"听统一分配"，到真的一分配，大致就只有大弟一人作事说话了。这一天迟早总要出现的，不过若照挖防空壕说，又似乎不一定即出现。因为走动到大几万老幼一群，而且持久到若干年月计，也并不简单！我们机关还不到填表时候，大致也快了。闻北大教师上路的，有用书，多交由校中代存，办法甚好。卞诗人等可能也用此法。不然卅多研究员，将用列车载书，无处安排。美院并保存家具，办法就更好了。李大妈找大弟去，一定要还那笔钱。大推了约一点钟，还是只好收下，现存大弟手中，供采办必需什物事用。

张某事似不宜再，免犯错误。因为十年以前，即给我一

信，说母病故等待葬，借了笔钱。我想在云南困难中（似九[①]返乡时）也得过他些助力，因寄了百元去。不意过了几年，他忘了前信前事，又来信说母病将人医院。我即不再理会。加上这次，已是第四五回，写信多不可信。生活变动如此之大，问题我们又一点不明白，为少出差错，我觉得不宜再理，免出意外是非。即二姐说的祖麟二弟接济事，即同意，也以统交二姊处理为是，免引出不必要麻烦。你明白轻重，一定同意我的看法。

过去半世纪以来，和高知接触较多，各有不同专业，即或职业相同，也少倾轧竞争，更不至于损人利己，或受人陷害。所以“人世险峨”四字虽认识，内容可说并不深懂。这次运动，眼看以瑞死去，还被诬为叛国。又为了工作，处处爱护范某，到时却反被他陷害。写了十二大张纸二百几十条无中生有罪状（当时都能致人死命），无一条成立。在最重要关头，华华父亲为了自保，转移斗争目标，并讨好当权派，竟用四张特别醒目大字报，说刘少奇通过周扬，插入历博一只大黑手，即沈某某。若系早一时期，有冒失群众相信，我就有可能当时即被打死。事虽已成过去，想来还是不免令人寒心。大知，小知，为人阴险竟一至于此，真是不易令人相信！近廿年作事做人，已够谨慎，还不免有此陷害。若在经济问题上又发生是非，恐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张某这种人，不理为是，来信也不宜回。这是个原则问题！

还要什么东西，缺少什么必需品，如茶叶、果脯等，寄来不犯什么忌讳的，写信来告一声。有些事，目前作来还简便从容。（过了年，走的人一多，就可能要不同一些了。）托人带不方便，即邮寄也省事。

19691112 ———————

这里马路新闻，我们少听，也不传，因此除报刊大事小事，此外可说无知。但从备战种种迹象而言，明白国家当前实处于严重现实问题待一一应付，为廿年来少有。社会如此镇定而有秩序，实对党对毛主席和政府完全的信任，也可说是历史上少有事情。所以局势即再严重，也一定能有条有理来安排处理，并战胜内外一切敌人。望你们一千个放心！！加强干劲学习和劳动！问大家好。

从文

礼拜三

① 九　指作者九妹沈岳萌。

19691115
北　　京

复张兆和

棉花票已得五张，附信寄上。

十三日收到九号信，嘱事将一一照办，放心。我和大弟说，你如同事有托办事，也可提出，由大弟代办。大弟完全同意。认为是应分的，如买点什么等事。塑料布已得，很好，拟作二或三件，到时有需要就把多余的供公用吧。大弟极乐意作个前方勤务站员。闻大弟已寄了一部分书刊。

兆和：

各件均待寄，雨衣计两件，据我估计，在南方挡毛毛雨，无问题，且可御寒，因为相当厚。和大商量，问问加工店，是否可以刷一层塑料。若办得到就太好了。拟先加工一件，将来再寄回加工，多一件可供公用。这里凡事好，望千万放心，一切听党的话，照安排学习和工作，不受任何干扰为主要。要什么应用东西，即为寄来。至于目下这个“家”，更不用担心，因为真正有用舍不得的，只是一些应用书，书既早已处理，大包袱已丢，还有什么放不下？一切都不足道，不足念。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紧紧跟上党和群众要求。在同志中则向好的学，不好的避免。近来我和大弟谈话机会较多，

对我得益也大。要爱党，爱国家，从大处看。国家那么大，当家作主的得总揽全局，由于社会变动过大，过速，凡事出小毛病，难避免。但从总的看，成就就未免太伟大，太伟大了。个人即再能干，也十分渺小。如何尽力把这点渺小生命，用到对国家有益工作上去，这倒是念念不忘的事。这里也就容易涉及一个“私”字，斗私有必要，去私可不容易！我是从近五十年总历史去学习，觉得对主席的敬爱是已具体表现到近廿年工作中的。有做得对处，例如工作方向对了，方法也对了，所以好几部门新工作，千年来无人敢下手、肯着手的，我就老老实实从《实践论》指示求知识方法，不多几年，全学通了，有了发言权（还不仅是在国内）。也有作得不尽对处，如帮同郭沫若四个历史戏搞服装道具，曹禺搞《胆剑篇》也参预其事。但是两个人都不成问题，曹禺已在写新戏，我的错误因而也不提了。我现在想能去成都或苏州，就是不管血压二百卅，还是二百五十，拿些有用绸缎去工厂协助生产，一定会把工作搞好。事实上这工作在北京也可以做，只是文化部无个熟人可以商量罢了。过去文化部、二轻工业部、手工业管理局，都有熟人。都明白我长处。当时一再想调我去故宫，也即是为了可以协助丝绸陶瓷生产，说“古为今用”，我建议易认可。因为对国家有益。现在经过三年隔离，各部换了人，真不免有“请缨无路”感（幸亏馆中高岚、王主任①是熟人，懂得我多些，他们全是新革委）。一面心痛，一面还为“学而不用”难过。或许始终不得其用，也事理之常。因为这件事，比起来，究竟实在太不足道了。目前即可能正有大几万大学生在挖作战公路，和民大致也在参加。

馆中还来文稿中，包括有你四十年前收藏的小洋娃画片

四五种，我已转寄之佩，托“红红保管”。她一定和你当时一样看得十分珍重，不会遗失的。惟到时不可免要拿去给同楼小朋友炫耀一番。二姊已下乡，大致半月中才可见到一次。永玉等还未走，抓“5·16”甚紧，馆中也提及此一事，不明白具体事情，熟人中可说统不明白。也未听说抓出了谁是小头目或爪牙，惟肯定是有的。凡事一隔，知识分子真是越来越无知。例如报刊上文章谈的许多问题，如谈工作方法似乎是领导工作人而言，尽管成天在学，可是实在不大懂了。国际事更无知，至多只明纲目，毫不具体。星期天凌宏来大半天，为洗了一衣。精神情绪似甚好。工作也忙。可惜大为二姨拉去搬家，还送行李逆风行车一个多小时，好累。在学校工作，情绪还是很好，因为对他好感的同事多。还在搞大壁报，还在壕沟中打井，还说将作厨房，准备作长久计。但照常识估计，厨房大致是用处不多的。西郊不像是长期作战地区。华华又回来过寒假了，壮大如一金刚力士。冯家等等孩子通回来了，惟军垦的不回，是好事。你饮食是否有点进步？还是在体力超支中继续瘦下去？必须从这方面要求好转，十分重要。中华、商务、人民教育出版社、文改会闻均有不少年近七十老壮士下乡。我万一派来咸宁，也不出奇。湿和热与血压心脏的矛盾显著，也无所谓。总尽可能在目前即作体力和思想准备。我从假想出发，看菜园钓鱼，应当是不学而能的，看牛可就不成了。记得一般水牛下水，牧童多伏在牛背上，画中也如此表现。学游泳怕不大成了。今年白菜大好，满院是菜，只二分五一斤。

盼望大家好。要不要寄点辣子酱来，或酱瓜一类来？

小弟信中告大，说来时，望“多带点酱菜”，他以为我们

会有去自贡可能，大在内江有分校，大致那边菜蔬上，一面因公营供应效率低，而自由市场又严格限制，说比“呈贡”差，或许是比“桃源”差。梅溪等近日也为着市场搬菜，忙得很（学校已要教授填表表示个人和家属行动意见）。但是不过一二天二三小时事。你们一定真是忙不过来，若一半学习，对女同志言，或就比较容易适应多了。你得在饮食上和学习上应同样努力才能持久。年龄到了不能不注意，不要让体力再超支，这么下去，对公家也不好。下乡锻炼结果是健康，才合符本意。若带病退下，对公家影响也不好。要什么，书信中也告一声。

近又重看《人民公敌蒋介石》，作得不错（内中有几处提刘少奇，似应×去）。《文汇报》近日刊了篇评王明文章，附信中寄来。此外较重要文章，照习惯多集中再刊载于《红旗》，估计必可见到。这里遇见熟人，总说“无书可读”。前几天各报均刊载带谱《智取威虎山》，或许全国刊物也刊载，词句有改动处。音乐唱腔均有改正，则每天可从广播听到，大弟听过全部，说的确不错。惟以本院中近十个半成年或成年孩子计，终日却只能吹笛下棋，真是无书可看，上茅房也看旧连环画。大致一年半载才可解决，也不易解决。东堂子每天早晚门前均有学生或工人干部操跑步呼声，大街上甚清静，各处是白菜，出售时相当热闹。有时上门推销，一天三次。

祝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

从

礼拜六

在车上见之琳，匆匆说了三句话，一问你去处，二告我他们大致去河南，三问我身体如何。人似胖了好些。他们据估计，大致是人虽动，房子有人管，书不动，因为动不了。

---

① 高岚　女，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通信时为革命历史博物馆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

王主任　指王镜如，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主任。通信时为革命历史博物馆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

19691116

北　京

致革命历史博物馆领导

……主动作了将近十年“说明员”。因此早一时期，我给许多同事的印象都只是“终日无所事事，东跑跑，西跑跑，不知搞些什么。”或说“不安于职务”，总想把我送走。我不是没有走处，是我工作学习方法，和他们不大相同罢了。若当真是个终日飘飘荡荡人物，故宫和南博就不会一再希望借我去帮忙了。五〇年以来，前后十来个同级研究员，通通因事走了，到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发表了些小论文后，同事中才慢慢的明白我不是吃闲饭的人物。主席最高指示，“凡事不经过调查研究，无发言权。”我经常主动，或指派去作陈列室说明员，或专题说明员，出外展出绸缎时，也从不离开展览室，得回答有关各种问题，不努力用心，是不成的。总的说，就是想做个合格螺丝钉，实狠心用了十年功的。说不上什么“专”，但是各方面常识实在已经比较丰富。重要部门，大都有了初步发言权。就这点点半瓶醋知识说来，年轻少壮同志要赶上，总还得同样用心十年廿年，才有希望！我们馆中摸文物，不是什么“白专路线严重”，事实上，是遵照主席指示搞调查研究，学习空气太薄弱，太薄弱了。比如说，搞分段历史陈列的，他们可能至今就还不明白他负责那一段许多文物问题。常识还待好好充实，才可望把工作搞好的。那说得

上“专”？因为我知道，每一段都有些东东西西，得认真学学才懂的。他不学，怎么懂？既并不真懂，作卡片说明，又怎么能恰到好处？比如说，你不懂历代马匹装备和武器问题，怎么能指导你那一段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绘画场面？怎么能符合历史情况？不经过较细致认真研究，凭空又怎么会懂？即或是从有名大学出来的，他的先生就不懂，也缺少实践学习精神，学生学的史料文献，拿去教学，可能是个好教师，来馆搞陈列，碰到的是千百种坛坛罐罐和字画实物，就并不好办！上面不大明白这种现实问题，怕抓学习不免犯错误，晃一晃，许多青年十年日子，也就混过去了。为解决陈列中一系列问题而搞研究的，事实上可说并没有几个人。我一个人在作各种探索，既无名，也无利，工作又十分繁琐复杂。只是记住五〇年在政治学院学习时下的决心，作螺丝钉的决心。我在一种相当困难情形下，尽我能力所及，继续把工作维持下来了。要我回到原来位置做“作家”，没有去，要我回到教书位置上去，也没有去。六〇年后医生就告我“能退休还是退休好，因为心伤损已不可望恢复。”我通通不考虑，只想为博物馆搞点基本功。劝大家努力既然易犯引青年人“白专道路”，上面也不认真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我不妨挑重担子，也不怕忌讳，在大家由于不了解而责备和轻视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搞出来，供陈列要应用到时，免得临时抱佛脚。这就是目下还保存许多未发表小专题文章原因。（我十分感谢专案组工作同志，把这部分材料分门别类，整理得极其清楚。）

主席最高指示，曾说及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重要。且说中央已有决定。若说一切文化出于劳动人民，主要是劳动人民

的贡献，我深信这种文化史的基础，正是我近廿年用心各部门。限于我个人政治思想水平和文献学水平，成就虽有限，研究方法也一定还多问题，但是研究方向和对象，总还有大部分是对头的。可以作为中国文化史研究“基本功”看待的。点点知识，是在过去廿年党的鼓励和支持下得来，此后，是还可望用到党的需要上去的。初初估计约有三个方面用得上：一、是用到将来改陈时，八千米陈列，近万件文物，应当增什么，减什么，每一阶段如何处理，用些什么参考材料来搞阶级斗争场面，和生产斗争发展过程？主要陈列品，各得增加些什么可以提高效果？全局轮廓，我心中比较清楚。每一阶段生产特种发明，和其他生产相互关系，及前因后果，作说明时，我可能也比较说得有分寸，不至于出大笑话。二、是过去写文化史的，总是把少数地主官僚文人唯心主义思想作为主流，而忽视劳动人民生产发展和成就实际影响。我从实物出发，来分析综合文学艺术，起点既和前人大不相同，结论自然也大不相同。同是谈艺术，历来以封建文人字画占主要位置的旧观念，在新的认识下，必将推翻，而代替以劳动人民成就。因此我这份常识，对于今后新编《人民艺术史》，大致还有些用处，且可能成为主要材料。我本人受体力限制，已不可能从事这一艰巨而伟大工作。但是有可能协助这一工作的完成，可减少编者少走许多弯路。三、是主席指示的艺术中“古为今用”。若不局限于文艺，还包括工艺美术各部门。这方面优秀遗产，可作借鉴的实在太多。应当以百十万计。求落实而不至于乱用、滥用，首先也就是个调查研究问题，这方面我大致也有较多发言权或建议权。用绸缎作例，我究竟看了大几万，瓷器也看过大几万，且一一记在心

上。同时还注意到近廿年新的生产水平和图案缺点。因此主观设想，在这方面，或者也还可以为国家作点事情。有需要就去做，而且深信会做得令人满意，因为见得既然比较多，明白好坏。

这就是一方面血压老在二百廿以上，心脏又不大顶事，另一面还不想退休，只希望就上说三点中，用用我近廿年所学的一切，什么是国家需要就去做做的愿望。也是上次和张、黎二队长均表示过，血压和心脏易出事故，拟请求减薪一半，或四分之三，甚至于暂时停薪留职，也不妨事，因为生活要求少，容易对付，抢抢时间，能把些未完成工作，整理完成，对国家总算有个交代。更重要，还是可以减少今后搞博物馆工作的同志许多有用精力，免得白走弯路！举例说，我有个《关于历代马匹装备的发展》，引了约三百种不同时代的马作例子，并各附说明。这个小文整理出来以后，不仅搞分段陈列的有用，征集组同志，也可用这个作比较，一看画卷上马匹，就可判定相对年代。说明员也可以根据这份材料，不甚费力，就成“相马行家”！事实上是有了根据，即可成普遍常识。事实上，这原是一种最省事的共同提高工作！此外，还有约廿个小文，例如工农形象和工具，车马交通工具的进展，兵器应用的进展，狩猎渔钓的进展，乐舞的进展，民居村镇的进展等等，都有同样情形。大都近于常识性，但是工作也并不简单，若由大学里来的同事搞，可能十年八年还搞不出来，因为不仅要看千百种实物形象，没有机会，还得结合千百种文献，更少耐心，再来作综合分析，就更不好办了。我来一一完成，可说是“废物利用”也无妨。从博物馆说来，还是不可少的，有十分现实用途的。

目前若从促战备着想，要我去五七干校，只要心脏不出事故，我大致看看菜园，喂喂鸡，搞搞场院清洁，干点杂活，还作得下。写写钢板学习材料，还办得了。若从促生产设想，如能如五八年那样，拿千把种花纹活泼健康，估计可供丝绸布匹印染，以及尼龙塑料布、针织品等新生产工厂去，供他们观摹参考，同时也可与工人和设计员进一步相熟，深一层明白他们的需要，和外销特别需要。我既比较熟习故宫和馆中现存实物，我认为这些实物与其让他们冻结腐朽到库房中，自然不如拿出去供各生产方面“参考借鉴”有意义。而且这工作并不是头一次。照五八年我到杭、苏、宁，后来故宫又派人到张家口和成都作短期展出的经验说来，共总不过三个手提箱，除来回车费，此外几乎不费公家一文钱。这就是我上次说到，或去苏州、杭州主要意思。并且苏州有个“丝绸工艺学院”，南京有“美术学院”，杭州都锦生产有“设计研究室”，都保留学这一行的不少学生和青年设计员。本着“一切研究都是为了丰富新的生产内容”而言，不对他们有所协助，谈古为今用就永远不会落实。如各方面都觉得材料有用，那么，从三方面组织一点人力，由我来协助，为出点力，恢复千把种锦缎旧样，就可不甚费时费力完成。这份材料不仅对丝绸印染有用，还可提供上海千百种轻工业品以及包装材料参考使用。这种经过比较严格选择得来的材料，对许多需要新花纹的部门，可望产生较好效果是必然的。也许直到这时，同事中才明白我学习花纹图案的本意，决不是什么“个人兴趣”或“好玩”，主要却是重在落实“古为今用”四个字！用个十年学习，才可望扭转工艺美院一切无知教师，不至于一般的乱用、滥用！说希望能去成都，也是同样意思。

重在想办法，看看对于改进蜀中（四川千年著名的）“被面锦”，能否作点协助工作。因为出名二千年的蜀中锦，解放后，有一年来京展出，我参加绸缎预选，竟有好几十种因为花色太差不能展出。所编印的一册蜀锦，时代产地有错（把清初诰封织成当唐锦，把晚清苏缎当明锦），这个册子是经我看过劝不付印的。我对于传统蜀锦，也还有点常识，明白直到晚清生产的被面锦，还有大几十种十分好看的，可供新的生产参考。所以，如果那边有需要我协助处，我提二三百种材料去较大生产工厂住一年半载，经济作用似乎也比去咸宁好一些。我生活要求十分简单，只要有一间较干爽明亮住处，吃饭不必自己处理就成了。如不发生意外变化，或别的病影响，心脏一年半载，或者还能维持得下去。真的如能够对生产改进提高有些微贡献，我即因此死去，也无所谓。因为学本来就是为了应用！因此累死也是很合理的。

最后我才说到万一组织上还认为我可以重新拿笔，写得出一点新的什么，在这一方面若对我还抱一线希望，我实乐意作些实验工作（既不要名，也不要利，也不要权，甚至于也不求发表），只是用我还能掌握一分文字，且有一定表现力，把余生有限生命，用到新的写作的试验——从我比较有把握方面去写，可望产生较好效果的试验，我也将鼓起勇气去作。估计到决不可能有什么特别成绩可言。但在过去技术经验，和新的对于社会人事的认识，作新的结合，或者可能作出些新样品，可供年青写作者参考而已。例如旧社会地主剥削残酷问题，我懂的故事和实在情况，大致就比年青作者多许多！这是从义务出发，重新提写作希望而言。若把写作看成一种权利，我就决不会要求这种权利。因为写作诗或短

篇是极其费力而不容易见好的工作，廿年前就放弃了，不会快到七十岁还来争这个的。那就还是让我守住过去“补过赎罪”心情，来为文物工作做螺丝钉罢。因为心脏虽已不大得用，脑中还记得有十多个问题待写出来。即不能有系统写成论文，能排排材料，写明名目，指明出处，对将来搞陈列或研究同志，也可望省去多少事！有许多事，单是看看考古图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的头脑处理文物，处理工作，似乎还有条理，不致犯大错误。至于处理人事，可说毫无办法。特别是怕犯政治上错误，也希望不要犯政治错误。所以把我上次说的意思写出来，希望说得明白些，具体些。总的希望是想明白报废以前，看看还能不能够为国家作点具体有益有用事情。人人都说苏、杭风景好，我去苏州展览廿一天，从不离开展览室逛园林。南方地主园林我从无好感。杭州展出在西湖中心浙江博物馆，廿多天展出中，也没离开过陈列室去看风景。只是最后一天，丝绸公司一个专家才勉强拉我去了一回苏堤（或白堤）。在南京展出是美术学院，离玄武近不多远，也没有一天离开展览室去逛玄武湖，同样是快完结时，学校才邀我去吃一顿饭。三处虽有亲友，都不可住。所以说去，也只是为了工作，或可望有一个住处，不是避难养老。也并无住处可以这么办。

说去成都，作家中原来虽有几个熟人，可能都垮了。主观设想，也还是为研究蜀中锦和改良蜀中锦生产，或能起点协助作用，气候比较平稳，对我心脏病或有点益处，多活一天多做一天事。至于赏玩景物或舒适生活，都不是目的。为工作兴趣多，为个人打算少。也希望能不离开北京，即不离开。不是图贪享受。我不会享受。近廿年除非公家请客，个

人连小馆子也未进过。还是希望在能工作情形下，把待作未作的一些工作，至少是能把纲目写出来。为了后来人省事。加之这里还有一二亲人，能照料我一下生活。人快到七十岁，有一二亲人照料一下生活，比较方便是事实。

主要还是听组织总的安排，要我到什么地方去，就准备上路。我近三年和社会近于隔绝，知道的事，多是几个在工厂工作的孩子和爱人的帮助。希望不要离开组织，也是和孩子们商量的结果。高血压心脏病去湿而较热的咸宁，自然比较难于适应，易出事故。但是从政治要求说，如果还是应当去，我也不会有什么抵触情绪。因为事实上我在北京已将近五十年，若必须离开，又实在无处可去，去咸宁也是应分的、唯一的路。

人近七十年，已无所谓“怕死”，迟早总会报废。希望的只是在未报废以前，能尽力把所学有用部分知识，用到国家当前和明天需要方面去，如此而已。话说不尽处，不明白处，有需要时，我请求给我机会，和高岚同志谈一小时，因为我说话受湘西口音限制，她可能懂得多些，意思也容易明确些。还可望补充些我这里写不清楚地方。

沈从文

十一月十六

此信第一页已失，据残稿编入。

19691117

日　　记

——下干校动员会记录

刘科长讲　　十一月十七

办学习班了解和认识的，谈一谈。年纪比我大，革命经验多。为落实指示，我来谈谈。从战争观点，分析问题，检查问题，认识问题。总的讲，内外形势大好。越来越对我为有利。形成三角形式，美帝，苏修和中国。三角斗争激烈，彼此矛盾大，帝修本身也有大矛盾。矛盾重重，内外交困，矛盾不可以解决的。发展越严重。帝修同是帝国主义者，应有足够的估计。矛盾多加紧侵略可能性大。只有用发动战争解决矛盾。所以形势尽管大好，还是得加紧战备。另一面即国际朋友遍天下，拥护中国的人越来越多。帝修反最后一手即发动战争来解决内外矛盾。正如林说，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垄断，军事上即战争冒险。用突击方式来冒险（举各例）一打即快。不像过去，必从各方面要加强战备。尤其是不要对中苏谈判寄托过大希望。一是准备打，也许一年二年三几年，总之打是必然的。据情况全面有个准备。今天也许平平安安，明天可能即炮声连天。要有所准备。

内部一切很好，农业超过五七、五八，工业更是超生产。

国防科技也大有进步，有许多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全国一片大好形势。农村城市都好。从市场所见可知一切，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收成。

目前安置工作，为了适应形势，要做好安置工作。有不同想法，是允许的。经过学习来解决。是认识问题，经过学习来解决。有的年纪大了，无劳动力。有些说革命多年，还去干校。主要学主席指示，以革命利益为重，有所认识，加以解决。我说这是主席党中央对老年人的关怀。工作很忙，关心世界革命大事，还来考虑我们的问题。再即这一政策，不是任意而行。不是因年大而推出不管。资本主义不可能。只社会主义国家能如此措施。是全国性，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情。在政治上关心。三是战争措施。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干部下放，老年也应有适当安排。有困难总得具体解决，不是空喊。大家经过学习，提高认识。四、也是一场革命，要继续革命，保持晚节。

解放以来廿年，脱离基础，脱离实际。中央首长还下去检查工作。同志要相信党。

这是件大事，不是小事。希望上下配合起来，解决好。

萧委员师傅谈

刚听刘高谈很……，内中有不少老革命干部，都知道过去社会苦，新的社会却十分关心。我十三岁即扛地主活，到十七岁。一听人诉苦即听不下去。总感觉到说不出来，十七岁即因为地主喂猪不吃食，猪抽风，我即跑去找地下工作人员，因太瘦小，先还不要。所以越想越难过。当了三年兵，我到东北二年，光脚走到山海关。是这样革命的。一一直到

现在，成为成员之一。我们应当如何按照主席指示希望去作。决不是推出不管，是要安排适当工作。

高

月底以前得走。

下午二时　　第二次学习

本文是作者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动员老、病、残职工下干校会议上作的记录。标题为编者所拟。

19691120
北　京

致张兆和

三姊：

前信不发，因为开了一天会，上面已决定要我们老弱病约十八人限月底离京。时间如此匆促，心不免乱些。为了拥护主席战略部署，我简单说“拥护指示，到时走路。”

今天上午朝慧来为清理应带衣物，晚上大来（并请假二天）为处理应带或不带东西。一切放心，我必坚持下去。不作他想。

来信寄京新巷美院梅溪转，因恐时间在廿五六即走。你知道的应带什么，不必带什么，来信详说。许可带家属亲友。到不得已时，焕章或入军垦，朝慧即无着落，你是否以为也可带尖鼻来？这必须作各种考虑。因为初来，对我自然方便，对孩子等也好，但一二年我若忽然故去（也很可能的），她陷于困难。刘焕章是乐意来此五七干校的，已详细研究过，但恐不让。学校因无五七干校，有报告，可以去文化部系统五七干校，为联系。目下未定，即一，是考虑是否好；二，机关是否同意；三，刘焕章等下放事，要待下一星期才明白。

收拾残破，大致还得大好一阵努力。因为不许外卖。但公家可以代为保存，书籍或其他也可以。这倒是一好办法。若房子能保住，就简便多了，怕不可能。至多一月或作得到。

我这一天将预备能预备的一切，如保存有用稿件、买药诸事。两夜未睡，心中不免有些难过，还是一种保守思想作怪。闻有指令，非敌我矛盾存款均退回，我的无消息，或问问，因为如没收，也总得通知！或发还一部分。对当前几个待上路，无一存款的永、刘，及病中二弟，或有点帮助。二姨手中似乎也空空的了！

一切放心，这信到后三五天，说不定我已到了咸宁。你来信说应带什么还是有用，因为第二批人下来，还可以托带。

从

礼拜四

19691122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你们收到这个信时，有可能我已上咸宁的车了。这是馆中昨日通知决定的。妈妈走时，还比较从容，我们可不免相当忙乱。这时正下午六点，一桌文稿，看来十分难过，虽允为好好保存，我大致已无可望有机会再来清理这一切了。比较难过，即近廿年搞的东西，等于一下完事，事实上有许多部分却是年青人廿卅年搞不上去的。也可能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人搞的。但是库藏中却还有十万八万实物等着霉烂！我自然说不上什么了。

大哥大致明天用三天为理行李，可能还得带桌子、板凳！允许一切饮食起居用具全带，必带。因为买不起，也买不到。住处闻分三种：一新，二民居，分别借住，三工棚。初去有可能去汀泗桥、咸宁民居住，等待新房子成后再去。我们是属于老、病、弱一类，大致在二上。一切得重新开始。离妈妈处闻在卅里左右，大致不易见到，除非是新居落成后有调动时。说明只参加轻微劳动（或搞点笔墨宣传工作）。本提议来自贡，不成，因为是工厂区，并且一脱离组织，将多困难。我并没有什么舍不得北京处，只是心脏麻烦。大致将老死新地。一切看条件去了。药物有，情绪不会什么太难受，也不

怕什么苦。现实即心脏怕支持不住。分别住，再吃大锅饭，走三几里，得习惯。过一阵个别开火，就省事了。目下房中还一片乱纸，毫无办法。主要文稿一箱即成，衣服也至多三二个箱子，麻烦处是应用杂物不好办，不带，什么也买不到，带，将是一大堆，不大好办。但是还得带。闻到十二月将有万二千人到，目前不过三千人而已。将来必相当繁荣，因为几几乎是文化部全体！永玉等下月也得动，去处不明白。二姊因何诗秀已批准去湖北，照新规定，庆庆也得去，二姊或去宁夏，那边闻有水有电。到下月大致又得忙大哥好几天！

一切望放心。望放心。我一定坚持到底，不向后看。稍感难受，还是工作难再进行。

祝三人好，同事好。

礼拜六

19691126
北　　京

致张兆和

三姊：

这是廿六下午八时，房中情形你不易设想。因为托运破烂大小十八件，已经过四五天大弟、焕章（礼拜天还有杨普、李同志）等帮助，如作战一般，包扎停当，贴上名条，系上布条，等待廿八一早即将上车。廿八开欢送会，卅中午上车。估计这信到时，你们也已经有部分家属到了六连。大弟将送我来，为部署新住处，馆中和校中革委均同意，他还是十年第一次请假！将来六连看看你。

我算是本馆老弱病照顾政策第一批下放的人员。动员会闻有十八人，有四五人表态令人感动。我只说十个到十四个字，“坚决拥护主席伟大政策，到时上路。”截到今天为止，得知真上车的只五家，带家属还只十多人。说明“言之匪艰，行之维艰。”我除了心脏不大好，没有丝毫感伤情绪，好好和大弟谈了几晚四十年种种，他才明白了些应当明白的事情，对明白这次受最小冲击前因后果和廿年工作意义，以及当前还像是受特别优待原因，是极有意义的。

这里对永玉、朝慧已作了些适当安排，多是和大商量的结果。也送了同院各家点点纪念品，也多经过研究，作得比较适当，不至于过分。今天小尖鼻来，还照了许多相。到这

里已整整四十八年，回想来时种种，还如昨日事情。如此离开，也十分好。用实践来拥护主席，或可补足拙于语言弱点，以后还要用新的实践，战胜热湿和滑倒的意料所及困难和体力上的意外困难。我相信是会作得到的，能和近半世纪以来一样，用一种极端素朴态度活下去，学下去，工作下去。才对得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好意和期望，也才对得起你四十年来同甘共苦，在共同生活中，你的担负极重而在任何困难中从不对我灰心失望的好意！我们对孩子们值得放心，孩子们对我们如何处理自己也感到放心，所以我总相信在乡下不是养老，还将有可能在新环境中作些有益于国家的事情。目前房中空而乱，心中却觉得平静不太乱。

耀平已到达，住处有水电，何诗秀后天去小平处。估计二姨不久也将去宁夏，庆庆去小平处。

应用药多有二月量，还可托人续带。住处可能已有安排。艺术院校也在动员，月初必即有人上路。永玉是留下还是一家同走，不可知。小尖鼻不久也必将作长途旅行，长得少有活泼，一切话都懂，只是不会说而已。约明后日将去看看林师母和三婶。文学所闻去河南罗山，已行动。我估计这信到你身边时，可能在……

这封信后半已失，据残信编入。

致沈虎雏

通信地：湖北咸宁县文化部五七干校九连宿舍（历博）
沈从文

小弟：

到这里来已廿天，妈妈处也未得你来信，大小生活都在念中。我离妈妈处约五六里路，她每天必在工地挖沙子，人虽显的黑而瘦，精神却顶好。我已见过四次。昨晚上，他们五连还来回走十里长堤来看电影，回到住处，大致已十二点多了。明天星期天放假，不动风变天，可能还会来看我，就便带点东西回去。她们早来两月，来回走十来里路已不觉远。我至今还不敢独自去她那边，因为前不久在路上昏倒过一次，医生也说以"少活动为是。"有时去三里外小镇买点豆豉，也必有个同伴。来此半月后，因吃大锅饭，油水少，萝卜白菜也有定量。早六点半听军号起床，九点半熄灯，早上学习一点钟，晚上读报一点钟，虽来到干校，目下只是借住性质，所以老弱病应作的看房子，值班等等，一时不分派到我们。因此白天我去大湖堤边拾干苇引火，或在大路旁推土机经过处拾干竹根，供同住引火用。虽无什么价值，可还是有点意义。住处是干校中心地，汽车站、邮所、医疗均在百步以内。只吃饭取水约得走半里多路，天雨路滑是一难关，北来少壮

说到多不免摇头。还有五个月四十度的热，百八九十天的雨，和将近来临四十天的冷，都得适应过关。此外还闻有四五个月有一二米长虫，随处可见，也得应付。空气好，大锅饭已初步能适应，你们大可放心，我一定努力——克服过来。

这里已有七千平方米新建筑，将来定四万，一二年内必将完成。分两大区，这里是中心之一。有大会堂和校部，及文化部宿舍，故宫宿舍，图书馆宿舍，机耕组，基建领导组等等在此。地名“高地452”，有电灯。妈妈处名“向阳区”，是另一基建重点。文联、作协、商务、中华等等全在彼。约有一半新房子在那边进行。因此妈妈挖沙子组，可能有一二年才会完成。新房子明年完成大部分时，她可能和我可调到一个连上去，同分一间新房子。但这事必将在一年以后，目下是不可能的。虽只隔五六里，见面还不容易。我们因本单位无负责人来坐镇搞基建，在京一经动员，我即不加考虑答应了。来到时，才明白不免增加人家为难。因为是头批下来，受特别照顾，暂搭故宫新宿舍住下。行李搁廊子下。到月终，本单位大部队三百人来时，可能一下火车即直奔另一个荒山挖煤处，担负挖煤工作。我们大致得同去。生活条件必比这里差得多，但是一定还是能适应，不必担心。惟距妈妈处近七十里，见面将不大可能了。因为一离北京，来到的又是二年前经过大动荡有几十万人武斗的地区。一切可想而知！和大队同事在一处，是不用担心的，独自上路，即有火车汽车通行，也不大方便，这是必然的。一出门就会感到的。

来到这里虽只半个多月，见闻却远比过去十年坐软席车出外参观有教育价值得多。这里属文化部系统，高知大官成堆，不管部长、副部长、司局长或专家权威，不分上下，同

吃、同住、同劳动。挑水、挑尿、种菜、下厨、一律动手。照趋势说，原薪给制至多维持三月，即将大动。即不一律拉平，高薪至少也将减半。

到处是熟人，多在搞基建。来时亏得大哥同来，行李才有个安排。行李中家具已分同院三分之二，运来的还是嫌太多，不易处理。但到有一新住处时，又一定感到不够，因为地处大湖边山上，三里外小镇上什么也不好买。热水瓶若在路上摔破，就无法补充。

大哥回北京后来了两个信，有些事似乎是新的，附来看看，也可以明白些大的公私动向，这里明年也将有工厂，他若肯请求来此，他来时用处多，因为是多面手，事事都可帮忙。这里一个变电站，闻投资就到百多万元，本来是八个部五七干校基地，现在只剩文化部留此。规模之大可知，明年将有五千亩地下种，将来则有五万亩。所以二三年的面貌会大变是必然的。同时也可说是在真正知识成堆地方！一切放心为是，来信告告大小公私情形。

妈妈和我精神情绪都极好！不用担心。

从文

廿日

一九七〇年

19700214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我们十一点多到了目的地。天晴无风，我坐的又是前面，过咸宁后，路即平坦宽绰，丘陵区小山起伏。不仅一绺绺田地，到处可见十人一组的妇女班在耘田松土，小麦长得十分好，小山丘绿化程度似乎已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路上真是景物如画！到区后，街道一切都好，整整齐齐，如咸宁而小些。只是既不能去原说定应住下的那个学校，也别无落脚处，和二月前到咸高情形①相近。这边指挥部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今天会来的，图博口或文化部咸宁接待站也并未有人来看过。那边把麻烦“推”给了这边。幸好还有廿来故宫熟人在这里。吃了午饭，十连连长和负责这里领导商量了约一小时，才把我们邀去。谈及：

一、本来有房子卅多间，地近，很好，已指定历博家属住，但是你们不来人接洽。节后区里正开大会，召集了二千多人开会，所有公家房子全占了。只有等到会后才可望迁去。

二、你们来事先我们根本不知道，并不经那边先打招呼。并未先来了解情况。

三、既来了，不可能回去，因此想办法暂时安顿一下。行李卸指挥部仓房（干干爽爽），人住区革委楼上，找一间较

适当的。原来这是本区收租院式大房子，二正门，三侧门，内中有过百间大小不一房间，天井是用明瓦搭好的，主要正梁大木要两人才能合抱。我们终于在楼上找到一间空房，在大堆稻草上摊开了被盖。办事处又热情的为用三铺大席簟隔了个门，牵上电灯，厨房人多是原十连的，因此得到极大方便，饭水都在一个大屋中进行，只是大小便得出门到公共厕所（在屋后），稍不便而已。故宫廿多人来挖煤的多两班制，所以晚上十一点多部分回来，早上四点部分又有一班出门，都得从我们席墙外走过，两次不免要热闹一点。但目前三人住一房，我头前还有个二尺多大窗口，可下望街景，种种说来都比在高地住方便多了。听说地方气候较好，雨中无烂泥，街是石板，整整齐齐，街尽头即小溪，水极干净。拟去住的学校在空旷中，并不多远。地属平原，去年大丰收。市民穿的极干净，孩子们多眉目清秀。市面见不到如吴家湾、张家湾那么些猪鸡。百货商店也整整齐齐，且清静十分。若真的有此一间楼房正规住下，不必再动，倒也不坏。只怕迁动后，只三家人，随时得防守房门，倒是问题。因此我估计到，组织上为了照顾我们，为了生活方便，也大有可能，我们将在这里住到再有若干户来，才会一同迁过学校。我个人对于此无什么意见，只听安排而已。迁时可能还得大忙一阵，因为路近，得用板车拉。大致不会去挖煤处住，因为已指定学校。挖煤工作十分重要，正日夜赶工，已人十米，如果再挖廿公尺，发现大量优质煤，将大兴土木，也必先搞工人集体住宅，家属住将在下一段，至早也得在明年去了。如果再下廿米，还不出煤，总计划如要放弃这个点，人员一律撤回，搞别的生产。我们不免便要再回返什么一个新地方，可就够麻烦了。

但即使这样，也大致要到秋后去了。

在这里由领导到厨房大师傅用水，无事不热情款待。麻烦他们使我们都过意不去，所以总希望尽可能简化。不再增加麻烦为主。

一出门，街上墙壁间就有十来张有关镇压反动派告示。可知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我们行动自然更要谨慎，而独自不出村镇。地方景物如江南，整天有八哥鸟在鸣唤自得其乐。邮局银行均在附近。我们目下住处应该是区中心区。晚上十时半熄灯，六点半开始。是用柴油发电的。

还不曾见到如咸宁某部分旧房子的旧街道，和旧房子。我们目下住处是楼上，一般人是不可能上来的，还得一个人看房子，免得有什么失踪。因此三户去住那个四面空旷的小学，大致是有些料想得到或料想不到不便处的。但人多真正住定后，可就不同了。目下只能希望早些能住定。不然也有可能会要到四月后历博人下来以后，才可得到总解决。

我因廿年前土改有过一段生活经验，这么行动不定，似乎也还能适应。体力也大致不会忽然恶化。只是为那堆行李，倒反而若被缚住了。都是原料不到的。

诸事都很好，放心为是。即那个有肝病同事，明知他是肝病反映，下车时，我为他照料行李，安排许久，就什么也不提了。他们坐车后，无一不满身黄土，一下车都找水或别的去了，所以故宫人为卸行李时，只有我一人在车旁分门别类的告给人某某应搁在一处。不至于乱到找日用东西找不着。

这里因为人较少，菜饭都作得好些，饭不太硬，菜不过咸。

不必以这边一时情形为念。今天果然落了雨，若昨天不来，今天或许就上了车也更多不便了。

从文

二月十四

（因找不到纸，用旧笔录背面。）

---

① 到咸高情形　指作者初到咸宁干校的“452高地”情形。他曾在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撰写的《后记》一废弃稿中回忆当时的经历：

> 临上车时，才明白，别的人都另有原因离不开，只我一个老病号，和另外二病号和家属同行。车上座位且已为人坐满，我于是和陪送的大孩子坐在车厢地面上。到达指定目的地时，才知道“榜上无名”，连个食宿处也无从安排。只好于岁暮严寒雨雪霏微中，蹲在接待站前空坪里，等待发落。折腾了约四小时，逼近黄昏，才算得到特许，搭最后一辆大卡车，连同行李运到三十里外，借住于故宫博物院暂时还空着的一个宿舍中。

19700220
双溪

致张兆和

兆和：

天气转冷，又落长雨，你们在住处搞学习，也一定还是极忙。我们到这里的情况，大致比上次初到十连或稍“狼狈”些。上次信想早收到。目前还暂住区革委空楼上一空房子中。亏得这边同志热情接待，为用极短时间把一应行李移入仓库，又在住房临时用三领席子，连缀成一个临时墙壁，牵了个电灯，三人便在灰尘稍厚的稻草上摊开地铺，住下来了。各人小竹椅全入了库，因此终日都离不开地铺，不易适应，体力难活动。晚上七、八、九都有高音喇叭在五丈内外广播。又正值区里二千人干部大会，会场经常就在楼下，日夜进行，一次必三四小时。若听得懂话，说的大致多是二三年两条路线事情，说得多极兴奋激昂，一定可增加许多有用知识。可惜听不懂。吃饭取水已不必离开房子，只是大小便都得到屋外公厕，路比原四五二高地远一倍，遇雨天晚上外出，不免有些麻烦。特别是上下两段楼梯过陡，每次谁下去，另外几人都要嘱咐“小心”。日常伙食已较好，因为人少，比较好办。早上市里有大油条，一两粮票六分钱，即作一顿早餐。晚上电灯到十二点才熄，不能关闭。

地方离煤矿约七八里。已挖十多米，见了黑石，必到卅

米才出煤。已开始用炸药爆破。分日夜二班，工作极辛苦。故宫约廿人和我们同住区里，有夜十一点才回的，有早四点上工的。另有儿童读物出版社五六十人，住矿区附近民房中。

双溪区小平原到处是小村落，一般都是大砖瓦屋。田地极平整，大小田坎也极平整，只一二种细茸茸草在田坎边，别无杂草，因此到处都十分干净。人大小衣着也都干净。孩子眼目明亮。溪水多沿村流去，比龙街子前水大得多。随时有人钓鱼，水塘捕鱼必过百斤。这里日用品也较多，主顾却不多。因为是个富庶区，猪多大到二三百斤，已有较多极好看大黄牛，鸡大到三五斤重，素菜品种多而好。医院在附近高地，药物还齐全，看病方便。就环境说，比向阳湖大不相同。向阳是"拓荒区"，荆棘丛生。这里是"成熟农业区"。听说矿山近山，水石更清秀，建筑民房就比向阳好得多。土地好，即雨季也不至如向阳烂泥一团。树有梧桐、竹林、松、杉，和一般所谓江南风光已极相近。因此入夏或许也比向阳区好些，不至为蚊子和长虫威胁。特别是用水便利，地无杂草，随地可以坐坐，有点近于昆明后山。料想不到和向阳只隔百里，差别就如此大。

我大约因为累了些，和新生活新的适应力已较差。最近一星期血压高到二百卅至五十，低的已百卅。打过硫酸镁二次，还是在稍降后又上升。住处略具"难民"形象，心情实并不消沉。只是血压和心脏问题，都比较具体，得想法对付。同行张同志是我们组长，一再建议改住医院，医院中人大致也和这里文化部指挥处商研过，同意我去住。因为别无办法，至少可以安静多睡几小时。且到区中大会结束后再看。传闻得到月底才结束。我因为住医院还得每天到区里大厨房取饭、

取水，太不方便。张虽极力赞同我住，并为我送饭，我还是不去。主要就是吃喝太麻烦人，医院人多去学习，只一医生一护士在，不好意思。希望过三几天能降到二百/一百十，就可望继续维持下来了。

已决定去医院附近一空小学内，约可住卅户。目下小学也住满了开会的干部。至于什么时候几家人可迁移定居，一面是看区里大会，另一面，还得考虑仅仅三户去住，是否能解决开门七件事问题。住处在丘陵上，去溪边取水就得一里多路，并且四面空空荡荡，地方阶级斗争情形远比向阳复杂，三户共大小六人去住，是否相宜？至于我们大批干部下来，却闻将在五一以后。在他们来后同住，一切将不成问题，来以前这二三个月，是住区里大楼摊地铺，还是即去守房子？目下尚难作决定。这都是离向阳时意想不到，而一到了这里却得作具体应付的。

我并不觉得什么特别难受，只是食量又下降到一天五两粮食以下。一面反映体力活动过少，一面也反映目前生活方式成问题。这么持久下去显然是不大成的。张同志怕我突然出事故，曾说过是否调你来好些？同是工作，这里也有的是杂活可做。你也可以把考虑到和你的打量告给我。我想到的是你和五连同志共事已十多年，“千生不如一熟”，人熟，长处明白，不仅工作在相互鼓励帮助下，容易搞得顺利，且不至于相反有不必要摩擦。比如在那边，大家明白你体力受年龄限制，分派工作，即能比较实事求是。这里大家陌生，工作若一律拉平，你怕担负不下。所以我还主观的想，与其让你来一陌生群众中为难，还不如再过半年下去，到你们可分配房子时，我作为你家属，请求来向阳，同分苦乐，好一些。

至于目前的困难，个人总还是能克服。不得已时——到我这边移住时，你能请个十天假，帮同来为安置一下，就绪后即回去。这么办对你应当轻松得多。至于病，有个亲人在一处，自然好得多，但如果已近于无可奈何，那也就一切听之，接受现实。万一忽然完事，也极其自然，不足惊奇。到时要大弟或小弟同来收拾一下残局。小弟有了治家五年经验，并且有个家，明白什么需要就拿走，用不着的，就分散给同事中较困难的。你能留在五连，我相信同志们对你一定会能照顾，生活得上好。若另一时退休，请求过虎虎处，也一定好办。因为那虽属三线，事实上他许多同事在京家属，还是向那边疏散，并无别的地方可去的。

我说这些不是意志消沉。到了这里，绝对不会消沉。正是正视现实，提提恐来不及说到的问题。我已两三次轻微发昏，和上年在医院中那次昏倒相近似。征象不大好。低压到百廿即不好受，百卅就更不好些。要正视这个。因为年纪究竟已近七十岁。遇事乐观是应当的，受自然规律限制也得认可。能在较近迁定一个住处，有可能会转好一些。年青医生说话直实，告我不仅左心室不良（病历上有），右心室也不大好。一定要安静躺下才好。可是我目下到的却是个什么热闹地方！由于扩音器好，这里二千人的会，就比廿年前在四川参加万人大会还热闹得多。我由于怕累别人，总想方设法给人打气，可是血压和心脏却不大听自己调度，并且难于适应新的种种生活。早知到这里来是目前情形，倒不如请求留在向阳区看菜园，心情还健康些，体力也比较好。

这里一雨，就不便出门，报也见不到。还是把你旧报寄来吧。三五天或一星期寄一次都成。多少总可从报上多明白

点国内外事情。雨时房中相当阴暗，虽直到屋后大厨房去取饭，可不沾雨，屋里到处还是湿湿的。雨季大致就是这个样子，而更加湿。天气一变，手足都上了冻，楼上升不了火，缩在被盖里看书，也感到困难。但想想几千人如何在日夜奋斗，个人就毫不足道了。

小街拐角处照例每天都有十多人卖各种素菜，是自由市场货，我们可绝不能买。但将来搬到小学自己开伙时，如何买素菜，倒真是个问题。因为肉食即或有供应，素菜似乎还不到市场。只有公共机构上千斤买卖，还少见有人三五斤去买。总之，开门七件事中的一、二、三、四，都得转户口才能办。三户却是未定户，不好办。且闻十连大厨不久就得撤除，或移过IL地，到时我们即仍住楼上或是迁过小学，面对现实种种，都得想法克服，不怎么好办。除非我们单位有人来专办事务，我们个人是难于为力的，束手无策的。因为凡事都无先例可沿，也易出差错。

首先麻烦即那堆行李，从仓库迁高地小学，远及半里，还是小坡。工作都得由自己双手搬抬，无人可以帮助。还不知如何解决。只希望到时有一辆空卡车为装卸，就太幸运了。照目前看，希望不大。吉人天相，诸事放心。不可免有种种矛盾，到时自会解决的。大弟等若有信转给我看看。曾给过他们各一信。

从文

廿

这里大斗笠纸糊涂桐油，大而轻便，过不久，各人都将用上。

19700225
双　溪

致张兆和

三姊：

大弟来了个信转你看看。（连属四好，人称五好。不知小弟等如何。）这里医生劝我去温泉陆军医院，或咸宁医院重新作次较细致检查。因为过去心电图表示左心室肥大，这次右心室似乎也不大好。心脏向左移位，益显明。血压高的由二百五十下降到二百卅，但低压总在一百廿、卅，不大好。我自己觉得白天还好受，晚上不管吃药多少，总是十二点后痛醒，醒后即不断在迷糊中痛醒，不大好受。且显明在较大压力和较轻窒息中过去。吃的还能应付，豆豉酱至少还够一个半月。新近又配给了二斤红糖，副食足够支持。主食一天只四两。早上一两油条有尺来长，很够消化了。又常有鸡蛋吃，七分一个。不限量。大会已结束，十连也将近迁去矿场。矿场再有十五米即可见煤。门头沟新来二老工人，大家都等待出煤。据闻是"甲级煤"。只是量多少不定。总的说来，足够干校用几年，就很好了。因为煤若解决，自烧砖瓦以百万计，也不必愁了。

这里已落雨多日，还是烂泥塘，但不如四五二高地之粘鞋。吃饭取水不必出门，大小便有一段路可极滑，得小心。这里干部会结束，我们住处可能在雨后将谋解决。新的麻烦

在意中。因为存行李的仓库去小学约一里左右不到，但得上小坡，无运载工具，且无劳动力。十连熟人忙于工作，日夜倒班，若仅凭二户老、弱、病大小六人，自力更生，恐办不了。目前只能说“水到渠成”，但事实可希望的唯一还是十连几个同志。如果有个运卡车能占一小时利用，那就简单多了。这就得看机会去了。这里板车也没有（新来二板车）。

我就医事，已得这里医院证明，另写一报告，上高地指挥部，还未得到批准。也许只能在咸宁县里检查，或住院。也许不批准。都不妨事，因为病已拖了那么久，并且定型，即检查，不过明白恶化到什么程度而已。许可住院，十天半月结果还是不可望如何好转。因此一切听其自然，不作无裨实际空想和悲观。天雨较冷，比高地好些些。楼下的多烧火盆，我们无炭，楼上也不宜升火，因此人各用被裹脚，坐地铺上，我因近窗，还可看看书。晚上虽有电灯，只能照明，不能看报读书。有百分卅面粉，所以吃饺子、馒头、饼机会较多。饭生硬，加水泡泡，菜过咸，用水冲，加点豆酱，对付下来了。活动量少，大家食量均下降　麻烦还在以后，即迁移以后，再去医院就不大可能了。因为房子空空无个人，大致是不大成的。小耗子以外，可能还会有“大耗子”。我个人自己开火，也不大好办。或许早上午间还可望就街市上糕饼面解决。用水虽不多，自提一小桶，可抵二天用，惟烧水恐麻烦些。问题解决大致得在单位大批人马下来，有大灶以后。有人说是五一以后事。永玉等行动似乎也将到那时去决定了。音协、美协却在河北宝坻一带，不知何故。美院也许同样不离河北。小弟处多久已不来信，除了忙于工作，大致是地方问题还未得到彻底解决，或者还有些恶化。这现象也

似乎是必然规律。要转好，得等候时机。

我这里一切你可放心，因为消化系统还正常，就是个好条件。我觉得到这里三个月，比过去十年参观大工厂大农场，住大招待所有意义。特别是对比下，更明白多一些问题。不下来是什么也不懂的。只看到好的一面，不看到有待努力才能转好的一面，以及在努力中如何取得进展的情形。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如何落实到行动上，以中央机关即有大几十万人，在不分等级、男女、老幼共同劳动情形下，如何改造自然的伟大努力，就明白多了。个人决不会为目前生活而灰心丧气的。对于和人相处问题，也大可放心。因为他人的非原则性小磨擦，我还作了一次有效的调解人。只是抓学习不大好办。大致这事得新住处定下后，才有希望。目下情况是比在高地宿舍还差一些，因为那边还可看两种报，有时也可借《参考消息》看看。在外活动也较多。这里有时成了不言不语三家村。三户中两人有家属同在一处，依旧分开住，还不如高地宿舍。情绪还反而不如我振作。一天晚上（在三四丈内）七、八、九的高音喇叭广播，不免把人弄得十分疲乏。都睡不好。迁移过小学后，情形可能不同一些。虽相距并不多远，一时还无电灯，得用煤油灯。夜里可能会和卅年前昆明桃源时相近似寂静。在北京几年来，我即不大上街。西单一带似乎就有三四年未到过。除了东单和王府井，别的地方都少去。因此到乡下来，反而感到事事新鲜，而又仿佛相当熟习。故宫人多相熟，对我都很好，包括厨房几位大师傅。有个转业军人在故宫消防队工作，还特别熟习新文坛种种，看过不少新书报。将来大有可能写得出新煤矿一切，因为听他谈天就极有意思，也有见解。是在中学时就写过大量不发表随笔的。

大弟在进行新对象，我对他作了些建议，以为多有些接触，从品质思想上注意较多，在共同生活中易相互提高。不要以××事为失败，不要以为天下只一××（那是古典蠢人。有戏剧性，而少现实意义），还有的是更合式女子，可以把日子过得很好。也不要因为××事不成，即草率处理。还是多有机会接触些人，有个选择余地。从这次又作“五好战士”而言，他的工作，在各方面是都得群众认可的。也得工宣队好感的。他说的刘同志，大致对我们一家人都有个一定程度理解。若在这次整党建党运动中，他和小弟都被提名，就太好了。对于他们的发展比较正常，健康，主要是你的影响。你能克服困难，到如今还保持青春学生气，对他们是更大的鼓舞。过去他们总为我担心，比较简单的以为我是“卅年代作家，旧知识分子，而又是在历次运动中被保护下来的”一人。可不明白为什么我却被保护？不知道我在政治学院、土改、三五反、反右，都取的是较积极态度，而不是消极、挑剔，而别有野心。做人也从不投机取巧，十分朴质，搞工作也相当踏实，不是为名为利。所以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虽受点冲击，还是最小最小的，必有一定原因。直到这次下来，最近我才知道，工宣队在一次我未参加的大会中，还当众说，十八个被揪人中，数×××态度最明朗，交待最详尽。我除了离京前和大谈了两夜近五十年的事，到这里来后又和他在堤边谈了两次，在这次还在信中告了他一些他不明白的许多事。也就是告他，我始终不能算个积极分子，是走了大段曲折弯路才明白党，接近党，相信党的。若在他们印象中，我始终是“被保护的旧知识分子”，为什么许多人全垮了，独我却被保护下来？也有许多原因，不是无原因的。我就把近五

十年在早期如何艰苦挣扎才站起来，到社会上露面，依靠自己比依靠他人为多。如何从不和国民党合作，以及后来又如何不至于走周扬路线。比较详细如实地告给了他，用一个同志态度告他过去种种，以及当前心情。让他明白为什么一家人经过卅年社会如此大变动，到如今都发展得比较正常，实由于种种原因作成。仅仅以为是“被保护”，是缺少应有理解的。这里数妈妈贡献最大。我的结论大致还符合实际。我此后也还会犯或大或小错误，因为社会还在不断起剧烈变化。但是大致不会犯太大错误，是比较有信心的。至于我的长处和弱点，组织上可能知道得比我自己还清楚，因此以后一切听总的安排，是必然的。有机会完成近廿年学的种种，我可望抢时间去完成。新的需要要我干点别的带试验性工作，我也会用同样热情认真态度尽力作去。在名位上我是个过来人，绝不会到近七十岁时还注意这些小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至于灰心丧气，要他放心。也鼓舞他永远向前看。一切学妈妈，可学的还多。例如“对人态度不生硬”，就还得好好的学。几十年在做人方面做事方面给人好印象，六十岁了还不精神衰退，和许多人比比，就知道这一点，也应当对于他们永远起鼓舞作用！事实上说来，他的工作连称“四好”，人称“五好”，你的连称“四好”班称“四好”，对我也是一种极大鼓舞力量！我相信小弟工作也一定搞得很好的。听到你和大的消息，也必然极其高兴，所以我还想给虎虎也写个信，告告他你和大的情形。我要大经常给他们写点信。因为在北京，眼见耳闻事较多，能起示范作用的，不久将来都将得到推广。

四弟一家似乎也多已分散，只留一小妹妹和老干干在家。二姊一时或未即走，也许庆庆能升学，因为今年新定试行五

年中学制。小黑妮等均有资格升学。不过闻两兄妹最近还去广州探亲，不知是否探问英德茶场他们作医生小舅舅那边插队情形。我来以前，永玉等是打算送黑蛮去种茶的。其实工作很好，并且极其清洁。大致闻有放射性矿石，才改变了计划。英德似在韶关附近，离湖南不太远，地方极好，是中国大茶园之一。

你们换工作后，雨季中一天来回走三小时路，似不可能这么长久下去。或许还得搬过窑咀，那就离双溪就更远了，更不方便了。望你能把健康维持下来。一切量力行事，才算得“实事求是”。我一人在这里，麻烦是难免的，特别是体力的欠缺，和生活方式的适应，说完全过了关，也不实际。但总得慢慢适应下来。孤独一点倒无妨。回头想想，我前后在五个大学里都是乡下，除了住处较好，别的也还是孤独度过的。虽有几个同事来往，主要还是独自过下去的。新的环境似乎还是比较容易适应。有些为难处，必须加以克服。也一定能克服过来的。只要饮食关过得去，就不用担心了。缺少劳动力是大憾事。目前说，能在体力方面维持现状就不错了。

大姊居然还能处理家事，一切多亏真一①。纪熊爱人的下放，大致和小弟说的教员下放到厂里，日织毛线差不多。应当明白有不少地方对于政策，还近于具文，而流为形式。即五七干校，也有条件过好，反而影响到思想改造的。即同属一校，各连情形就不尽相同。据我看来，这里挖煤就较紧张辛苦。每天有晚十一点才回来的，有早四点就上工的。得走七八里路。听说井下作卅度斜坡，只容两人用鹤咀锄，还得跪下偏下锄。使力大效率不高。新近已见石，改用雷管爆破，但在极狭窄坑道中青石上打眼，一小时半才完成一孔。

爆破后再挑运背运出来。十五米已感空气不足，但是必到卅米才见煤，所以工作特别艰苦！出了煤，将是一件大事，必到出煤以后，较新设备如吹风机等等才会顶上。我还待天晴，才敢去看看，因为得走四十五分平路。来回走必比较吃力。

从文

廿五日

①真一　作者的大姐夫，原名田学曾，1942年后改名田真逸。真一为简写。

19700227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上次传达三文件，五连似未到。我记得还比较详细，讨论时或许还有点用处[1]。连日阴雨，干部大会已结束，人各回家，小街上店铺顿时清冷了许多（共计四家货店）。早上油条生意，大致也不太忙了。今天有黄石市知识分子下放几百人到达十卡车，敲锣打鼓好一阵，想来一定和你们那次情形差不多。也和廿年前我到内江第三区土改时印象差不多。可是廿年社会变化多大！新来的知识青年，部分移过原来可望移住的中学内，距矿区近一里路多，我们便落空了。若迁移，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去小坡上那个小学里。也有好处，即去区医院极近。由于阴雨，才知道大街上还是一酱缸，但不必担心滑倒，因为并不沾鞋。已到零度左右，手绢晾了三四天还不易干，将来可能得用熏尿片的熏笼，才解决问题。我们在高楼上太冷，无从升火，因此白天也只能躺下不动。还是湿冷。听说将直到月底。估计若迁居，至早也将到三月五六号或中旬看机会去了。天不晴，上面即批准了我去看病，也不好去。将等待迁定以后找机会了。目前吃的量虽少一些，总的说来，还是不太难受，白天只冷些，晚上大致因冷而痛，顶得住。只是无事可以插手，起坐方式不免增人懒惰而已。

倒不如在高地斜风细雨中在菜园地吃饭时精神。这里铺子里小饼和小雪枣，都作得不错。使我回想起在龙街子住那几年许多好处。孩子们和大自然接触多，人事机巧少用心，也影响到两人性格和体力，收获都是正面的。你会同意这一点。所以大弟找对象，我要他注意品质思想和健康，不必以貌取人，更不宜生硬对待，多有些接触，会好得多。

从　廿七

这里吃的定量计，所以多余了几斤粮食。若下月照办，将可望有十斤左右可支配，你要时下月即为寄来。楼上无耗子，可以随意搁东西。将来移过小学，这点好处都保不住了。楼上有些古典的古怪，若在卅年前，必容易使人起《聊斋》式梦魇。近来夜梦总是十分古怪，也许和住处有些关系。两大院子有几十间房，大都黑黑的，白天也不能看书报，只宜于吸鸦片烟。当时这些房子如何住人，如何过日子，真不易设想，但是，却是写小说好背景。据说去矿山路上一个村子里，还有所更高大的房子可以到里边看看。过不久一定有的是机会。一般说来，这里房子比甘棠村子和其他什么湾村子房子都大得多，完整得多。材料也多壮大坚实。这种房子结构，可能和夏天辟暑有关。青年人眉多短而竖，眼光锐利，极少近视眼。人瘦而精力旺盛。小孩子也远比北京胡同四合院孩子长得活泼有精神。日用竹木器物多作得结结实实。百货店也照例有十多种无主顾的罐头和果子汁果子酒等等装门面。布店比甘棠大得多。有大几十件好棉絮挂在室中，主顾并不多。煤矿出煤量如比估计到的还大，将来会促进本地繁

荣。闻这次下乡插队就有四百人在附近，可知收容量还大。只不知本地中学生去处，因为看来原校中能容纳好几百人的，现在镇上青年却不像有多少。几个百货商店和邮局、银行，工作全是已婚女子，不见男人，不明原因。也许多数都吸收到武汉工厂去了。因为来时在见到沿路麦田中耗土翻地的十人小组，也是女人占多数。惟二千人干部大会上，廿卅青壮男子还占大多数。

① 这封信写在一份会议记录之后。是干校传达中共中央1970年关于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的第3、5、6号文件大会中，作者的笔记。

19700301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我已于廿八把被盖等等搬过这里高地小学校，占了一间房子，很明亮，只是湿一些。床被借用，暂借此一竹床。日用行李已承十连同志，特别费张同志神，为一一担来。他们住隔壁，只隔一竹席，因此我即去温泉看病也无妨。别的行李一时还难动，要等五七天，看机会才劳动十连同志了。

这是第三次迁移，算是暂定下来了，因为住处指定是给历博的。天气转好，小行李将一样一样的慢慢搬来，离原住已约一里路，若来时不妨告司机，似可在此下车，因为有个牌牌为双溪道站。若必到终点，不必问人，只回头走好了，上小坡，第一个是医院，第二个是生产队治疗所，即我们住处，不必问人，入门向左走即到。现下除我们三户外还住有病号数人，总共约十多人，所以不必为安全担心。只是吃饭原厨房离一里路，雨季不免麻烦些，正拟交涉搭这里伙食，有吃有喝其他即不成问题了。

本有电灯，最近才撤去，将来交涉牵线大致无多问题。过些日可能是不用煤油灯就得黑夜入睡。也不妨事，一切得在习惯中慢慢适应的。

高地四望，景物极美，平田尽处是大小山相重叠，春来

一片青色，房屋较五连整齐高大，一律黑瓦白墙，远近马尾松林相衬，令人爽心悦目，只是离水已远，近处只一水塘，如五七水塘一般。田坎路好走，泥不粘鞋极难得。真正清静，住下十天后心脏压力也会减低一些。来时如绳子多，可带一根来。

过咸宁时闻有苹果、桔子可买，各买二三斤，可送张家孩子各一斤。

从文

19700303
双　溪

复张兆和

兆和：

已迁居医院附近一小学里，房子湿一点。雨中才明白是屋角漏雨（不如桃源时严重），张同志为用竹竿顶顶角瓦，问题便解决了。因无电灯，又舍不得用清油和洋烛（买不到灯），只好从六点到明早七点，在黑中闷坐痴睡度过。也是一种锻炼。对我说来，可能也有好处。一日三顿，早上用一饼度过（加点糖水），中上去打饭，或多取二两，或一馒头，晚上即不再出门，泡泡水饭，用豆豉酱和一个鸡蛋（盐水煮，不限量）对付。馒头可以就住处厨房（在邻室）烤烤，不费事。吃的大致目前是那么解决，过几天十连食堂若移矿山，我不是上街吃三顿，就是商量住处生产队医疗所搭搭伙，一天用四两饭，一瓶水就足够了。大致可以商量解决。赵家已自举火，张家也待举火，因存柴有限，存煤有限，一时又买不了柴，还不敢办。过不久，恐还得自足自给。我们单位还无下来消息，一说得在五月一以后，不得而知。人一来，伙食便不成什么问题了。

你廿七号信，三号才收到。闻咸宁至甘棠已无车可通行，武队长来开会，是走到咸宁再搭车的。你不能来，就不即来，因为行李若在仓库，还是不好动，我两人恐搬不动。也许过

几天十连人迁矿山以前，能为帮忙解决一下就好。不然，恐将等我单位人来再说了。我遵医嘱，建议去咸宁或温泉检查一下心脏，上报已一星期，未批准。或因雨，或因明知心脏情形，不能去，不必再去，因此不批。不去也无所谓。目前已下降高只二百，低到百十，头已不大难受，惟心脏老隐痛，一累即大痛。如今有一间住处让我大睡，吃的问题一解决，就大致无碍了。目下住处已接近区里病房，且极近，因此不必再住医院。和医院几几乎一样。

住处在高地，出门四望，周围十里廿里，大小田和大小山各种绿色映目，比甘棠美得多，村落房屋布置极美观。也十分静。晚上闻一里外广播（从前只四丈左右），已如天乐。只是长夜过久，房中过湿，还得适应。桔子因舍不得吃，已坏了三个，将努力把剩下的解决。住处有生产队医务所和住所病号，共十多人，安全无问题。收音机还得用。人不太难受。看看十连日夜分班上工的同志，回来时无不满裤是泥，才真是“五七战士”！写了些小诗①赞美五七种种，有的似乎还切题。将来也许可供小字壁报用。

附近半里不到有水塘，洗衣还方便。目下只能一天去大厨房取开水一次，洗脸事有时便免了。不会很久如此，一时却只能如此。天气过湿，吃饭时不用汤，此外也不想喝水，心脏压力似可略略减低。惟天气过湿，还是不可免影响到心脏梗痛。但不像会忽然恶化征象。久已不喝茶。豆豉酱还是极得用。存糖还多。贾同志还送我一些佛手疙瘩，可吃很久。饭虽较硬，细嚼慢咽，二两数还是送下了。且已成习惯。比较难适应的，是大饼。有的吃了泻肚，我幸好不吃。大便得走大半里路，用区医院的，标准清洁。只是过远一点而已，

夜间雨中似乎麻烦一些。另有一清水塘，离住处一里，我用水不多，且无提水工具。将来入夏时用白瓷桶提水，还不困难。住处有个较大院坪，月下有些乱砖瓦，到天晴时，大家共同来理个一天半天，会搞得清清爽爽，将来晒衣被极便利。廊子相当广阔，做饭是极方便的。将来主要恐怕是吃大锅饭，自备点零菜，省事。住处是已指为博物馆家属的，可能一年半载不会再迁移。地点高，房子高，可能到夏天不至于过热，也易散热。

闻上海有煤油炉子还方便，如有人去，似乎也可托带个来，不到廿元。

小诗若还有点意思，将继续写下。不如井冈山那几首文辞华美。叙事和对象有关。

① 小诗　作者从1970年2月起，陆续试作了一批描写干校生活，赞颂下放人员的旧体诗。这一组诗已在《大湖景诗草》总题内编入全集第15卷《云梦杂咏》集。

19700304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经过三天陆续“自力更生”，主要是得到张同志帮助，把几个大小条几和两张椅子移过新住处，加上原有个小方桌（和家中那个大小高低简直差不多），一经调排，脱了榫的条案收拾好后，把大塑料布和旧门帘一搭到斜绳子上，内外一隔，小方桌用报纸一糊，居然有点和卅年前桃源有些相像，除了屋角湿一点，一切可说初步像个家了。附近医生护士来看看，也似乎认为可以住下来了。地方除一天十来次运料卡车和班车，由窗外五丈许过路，此外即无什么声息。广播是在一里以外进行的，不免有“天乐”感，能听样板戏，不能听消息。小收音机效果很好。和桃源生活不同处，即每天得到一里外原厨房取水，打饭。大半里路大便。再过一星期，彼等将迁过矿厂，我就不免落空了。区里也就只剩三户外来人。“天无绝人之路”，可以放心。血压已回复到二百十/一百廿，不打量去县里复诊了，因为心脏事已明确，只有好好保护，求好转已无望。即判定已恶化，亦不可能住院一月二月即好转。不如一切听之。

我最近又已写上了新诗七八首，旧形式新内容，有的似乎还切题。文字有热情、也极明白亲切。领导挖煤组的李同

志知道要看看，我就送去请教了。或许将一一试用不同方法，同一态度，写下去。主要即赞美五七干校战士的种种干劲。国内似乎还少有这么写的。将来或许有发表一天，为了是新事物的新反映。过些日子或抄份给李季①请请教。若从旧诗角度说来，有的派头似乎也还好。惟不如井冈山那几首文字华美，生动深刻。因为叙事多，抒情少。也易成打油体。慢慢来会有新收获的。缚鸡感无力，头脑还能用用，不太沉重。如今只差那十来件大行李，毫无办法，也许过二三天，可望一下子得帮助搬来。也许还得零拆自力更生。大小条案就是自己扛上坡的。一天来个四次，还可办到。总有一天可运完的！

听说上海煤油炉子好而得用，你们无人去上海，我就要大托熟人寄一个。我用来大致比生火炉经济省事。这里煤油不限量。柴无法可得。

天气一好转，我心脏压力就轻多了。伙食一般比四五二高地好得多。同是白菜，这里是真炒的，不是焖的。大不相同。晚上闷黑不是事，张同志用小玻瓶作了个油灯，估计九分钱油，可点六七天。我不久也会有一个。你若来，不用带灯了。不能来就不来，正如不让我去县或专区复查，也一切听之。一出来，就把自己看得不怎么样了。

我重新想到这次蠢事，就是听高岚话，“尽可能把应用的东东西西全带来。”还说包到底，来了累自己也累他人。且会引起明日意外麻烦。这麻烦即或本单位来全个小学通归接收后，还依然存在。你们可比较好多了。

除收音机听到点中央广播和本省消息，此外可说无知。我想另定两份报，你的不用寄也成，因为雨季中邮班不通，

问邮局，说三天才到甘棠。下湖田事我有点为你担心，干劲足极好，年龄还是得承认。一天来回走三小时，三五七天可能办得到，拖不垮。以月计，吃得消？我这里一天来回走大厨房三四次，来回约六里，脚腿还有劲，心脏压力大些。过不久将必然更会狼狈些，因为若到饭铺去吃，倒应有尽有。而且听说菜炒得相当好。面饭馒头一应俱全，就是遇雨上下极狼狈。而且开水不方便，天热怕肚坏极不好办。闻单位最早还是得五一后才有下来可能。还有一连串意料中麻烦待一一克服。总能克服过来的。只要心不出大毛病，即不妨事！

从

三月四日

有个小油炉，吃喝问题便解决一半了。小桶水自提还办得下。

① 李季　现代诗人。通信时也下放在张兆和所属的干校“五连”。

19700310
双　溪

复张兆和

兆和：

报纸收到，极得用。为省事计，或只三四天寄一次《人民日报》，就成了。因为算时间三天即可收到，订的报大致也要三天。我将自订人民报，不用再寄。住处已安顿得比较像个住处了。各处门窗缝隙一一糊好后，床上又加垫个草包，也暖和多了。特别是张同志，为作了个简易油灯，浆糊瓶加洋铁皮管子，一天花一分钱油即成，照明不冒烟。晚上不必黑中闷坐，凡事方便得多。同时也多少有些卅多年前桃源住处空气。外面环境还比桃源好得多。就是天气冷些，至今还是在零度以下，因此全副装备（大弟棉裤和小弟短大衣），盖上毯子，手脚还不免冰冷。中上从一里外带饭四两、菜二份回住处，先吃一半，晚上搭张家热炉子热热，有时只用开水冲冲，便吃了。有时去大厨房装一瓶水，用不了，有时张家有多余的加满即够了。他们三几天升炉子洗一回脚和身子，总有我一份。因为取水较远，我不大好意思用它。过些日子提桶取出后，自己取水就好一些。一天吃得很好，量不如高地时多。因为人少，菜饭都作得好。十连本拟定三五天迁过矿地，伙房也搬去，因住处不便，一律不动。我吃饭问题，还是照常不变。面粉分配占百分卅，因此面、馒头、烩饼轮

流吃下去。人不多，菜是炒的，不是焖的，也好吃得多。我又洗了一次被头罩布，和二枕套，抢微阳当天即干。行李大致得到两月以后才有希望迁过新住处，有些东西大致早已霉坏，也不足道，因为仓库中湿度似比目下住处还高得多。文化部下来的和我年龄相近似乎不多几个人。本省下放则几乎全是学生和青壮干部。新住处是个医疗所，由院长到大师傅都来拜访过。有的是到过北京几次的，所以一提历博，就有个印象。照例是问过年龄后即问收入。年龄可照实回答，而收人只能含糊其辞，说“一百多，而钱存北京。”因为得明白这是个大动荡过的地区，咸高是当时据点之一，阶级斗争剧烈而又复杂，镇上还到处贴有镇压某某告示。我们住的却是个四无居民的空空小学里，离最近区医院也有半里路。目下工作点还在镇上，有卅卌人住革委会。他们若一去矿山（八里远山间），张同志若又派去守仓库，我们就只余下二大妈，和二病号，及一个小女孩。有点什么事，可招架不住的。这里医疗所，目前属生产大队，内中有八个干部，关系可说很好。附近医院里，有个红丁式医生，和二三护士，也已较熟。用药打针都极方便。住处和病房相邻，等于病房！若不出意外，大致度过三个月雨季，是不太感困难的。外面四围环境似乎比桃源还好些。附近绿化全是树苗，地方又高又当风口，蚊子长虫不会比湖畔多，夏天也易散热。用水有二大塘，一吃的，约半里远近，一洗衣的，更近好些。只是大便得在半里外区医院，十分干净，若遇雷雨而兼夜间，是不大方便的。到两个痰盂和提水桶取出时，便不成问题了。绝料想不到廿多年前过去八年乡居生活，快七十岁了又还会来到这么一个几几乎和一切隔绝的乡间。这变化，是熟人也难想象的。我

却毫不以为意，认为极其自然。有时去厨房取饭时，躺在灶前柴草堆上，和日夜辛勤劳动的大师傅谈天。或看看他们说笑。觉得生活极新鲜，远比过去外出参观得益。近来食量略有增加，也反映新生活的适应是逐渐的，有进展的。本地各店子部对外来客都极亲切，一面包东西找钱，一面说说话，问到年纪，都异口同声说“怎不退休”？同事印象却说“老沈还棒”。在此我像是队伍中最老的一人，也是区里极老的一人，所以到几个月后，大致便会和区里人全相熟了。

你三信说的（只收到二次）我完全同意。你说得极对。不宜以私害公。我虽有这里医院建议证明，应去县里或温泉检查检查。上报后，不批准，也认为十分自然。即许我去也不去了。因为住院也不会好转。拖下去也不一定即恶化。恶化也无所谓。在新的国家建设中，主要是大集体的体力在一定计划中劳动，加速完成任务。我既丧失了劳动力，事实上说来是无多作用了。目下在床上写了十多首诗，也只是尽力作去，不可能得到什么特别成就的。惟表示下来三月后感想心情而已。天气转晴，我即好受得多。望放心。

你脚应当注注意，因为人究竟上了年纪。应用松节油揉，并涂碘酒。药膏不大灵。记得六七年，我左右踝骨都扭伤过，时挤不上车，每天还勉强撑拖来回馆中。约个多月，还是好了。现在若非心脏出事故，别的都不怕。消化系统极少出毛病，近来茶也不喝了。这里见到的人都口不离烟，而对酒也感一定兴趣。我什么通不会，他们都觉得奇怪。事实上我倒觉得他们奇怪。烟有什么必需？有的一月要过十元消费的。正如玩扑克，我就学不会，这里大小欢喜玩它的，还是大有其人。有时听听他们谈吃喝也极奇怪，东西城那个铺子什么

好，多有同感，可知必相当熟习。有个结论极有趣味，说“老沈，你住北京五十年，怎么什么都不懂?”就是一个“不懂”。但显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我的心用到另一方面去了。

这里还得十四五米才会出煤，已运来吹风机和吸水设备，日夜分班去工作，极辛苦！因为只容两个人跪着偏挖，下锄不得力。人人都一身泥浆。近改爆破，打孔也极费事，一小时半才可打一眼。在区医院似乎看到个在儿童读物出版社的冯伊湄，精神倒挺好。不知是不是她，不曾叫她。那单位有五六十人住矿场，离区里八里路。将来大致将回湖边。挖煤事已指定归历博。得梅溪信，闻各单位均在“大抓5·16，人相当多。”大弟一定还在锅炉旁，北京已下了十多天雪，是近廿年少有事，这里雨雪可能也是受了影响。对庄稼有好处，人冷点是小事。这里公家都烤火，我们无炭可得，对付过去了。一般供应都得不到，如线、肥皂等。柴极难得。将来大致还是吃“大锅饭”省事。不得已即搞个煤油炉易处理。油供应不受限制，灯用油，一天至多二分，足够了。

从文

十日

19700317
双　溪

复张兆和

兆和：

收到报一卷，望寄到三月底止，因为我已定，是从四月到六月的。我是否还迁居，也还无把握。因为有二可能，据说大致是甲级煤，十天半月煤出后，质不好，量不多，解决不了大湖万人用煤，可能得放弃，工作点必撤。我们老、弱、病三户不可能单独留下。目前只转三月粮食关系，直到如今还领不到手！也可见我们的去住还是未定数。如动，不外回高地或去金口或去煤区。这里人另二户已自行升火，我无条件。因为不仅炉子移不来，也无柴火，买不到。提水得去一里外，工具也取不出。并且一个人作，一个人吃，也是费力无多意义。因此早上吃个芝麻饼，中上取水一瓶，饭四两，菜一份，中上吃一半，晚上用开水泡泡饭，再泡泡菜，很方便省事，度过了。半月来，肠胃不出事故，说明办法对。豆豉酱还有，可一月许，极得用！天益暖，将更不成问题。用水掌握恰当，还是能洗洗脸和手脚。可能因为生活简单规律化，空气好，环境安静，似乎也胖了些。除了血压在二百上，经常心痛，别的可放心。昨趁天晴，把垫单又洗了一次，被垫全晒了。房中也还干干净净，像一个临时住处了。每晚只花一分钱煤油照明，和在桃源情形相差不多。经常有开水。

若有两个水瓶，自然就更方便了。行李中似还有个未取出。

永玉来信说，张琅琅等到校中斗争时，是手脚上镣拷的。野心家多出二十五岁以下，是过去未想到的。我单位闻也有发现。

馆中还寄来些学习资料。属东城区印的，如上次你拿去的那种，新的计有两种，以第二册备战文汇编得用。如你们要，我看后即寄来。用后再还我。

气温还经常在零左右，凡是公共单位，大都还有火烤。我们三户无可告帮，柴炭均无。另二户多还间或烧烧煤饼，或杂柴火。我只能采取五十年前初到北京住公寓时办法，坐在床上，用毯子把脚裹上，看书习文件！心十分静。因此写了几首诗，虽不如在井冈山那几首利落，动人，可是有个苗头，写到廿卅首后，会把得住题，五七干校的颂歌，会写得好的。难处在自然背景过于柔美，而生产斗争十分艰苦，如这里，二人下井打眼，一小时半才完成一孔，近于跪在泥水中作业。晚十一点回来一拨，早四点又去一拨，似比运砖烧瓦还辛苦。如何结合来表现新战士精神，结合得好较难。不比你们整个是“拓荒区”，倒比较好办。也试写了几首。不算成功。

大弟有信来，想来为安排行李，我去信和电制止了。一，莫以私害公。二，我可能还得动。三，已过了四个月，再迟过二月，本单位照例得有人下来了。行李等等搁到这里和仓库差不了多少，要坏，无所谓了。他又作了“五好战士”，且在“四好连”中，和你的连属“四好”，班属“四好”，对我和小弟都是极大鼓舞。只不知小弟处如何。对他个人我放心。对那地方情况，我终不免时怀杞忧。川中“笔杆子”常过于

聪明，以白为黑事，反复事，势不可免。“老大难”大致是比别处较久的。好人也会在此过程中毁去！大弟婚事我多少有些担心。我要他多接近儿个人。在一处时，不要如上“学习班”，从容些，莫草率好。条件还是好，因为到处都受称赞。那个姓刘指导员和他同住，对他思想必有极大帮助。我估想，到以后，可能会恢复他的党籍的。不恢复，而工作却比有些党员还好，那也更好。向好党员看齐是应分的。一到乡下才明白生产斗争，还要亿万人在主席思想指导下长期努力，才会见功。阶级斗争，就更复杂多方了。闻北京抓“5·16”，是全面进行的。至于防空，则已到每一小学生日必搬土坯二块，回家烤干次日送去。永玉等何时离开，梅溪等是否离开，都难预知。学校五年制既在试行，黑蛮小妮照新制度似乎又可以留下读书了。朝慧留下更是意中事。因为住处已正式解决，孩子过小，焕章还有工作。二姊和庆庆也许不必即动。我们准备来的十八个人那一批未来的，听说也不提什么了。那就是证明我们下来，事先毫无准备，增加了人不少麻烦。不事先准备，只近于向上面“交差”，不是真正“完成疏散任务”。所以后来即无人再来。北京他们还不明白，若这里工作点一移矿区，我们即一个吃饭地方也没有。还得上小店铺吃零顿，又无粮票，是一种如何处境！我们一时还不便告北京。同来二大妈已有点着急，我不在意，他们笑我是“乐观派”。真可说是乐观派。因为看到我吃饭方式，就担心我支持不下去。但事实上毫不感到丝毫委屈。厨房大师傅都对我很好，较早把热水瓶搁在那里，照例必先为装得满满的，吃猪头肉必为挑瘦的（你可当不住），知道不吃饼，即为留馒头或饭。人的关系好，是到处得照顾的。

再过三几天，大致就可把床整理好了，因为绷子已移来。只差两个铁当头了（床已拾掇好了）。从京带来的草包作垫子非常好。

本地油菜苔极好，我一人不便吃，只买了斤嫩芹菜。带叶加豆豉酱，炒了半饭盒，可以吃半月，因此品种又丰富了些。大厨房经常是“卷心白”，炒得很好。除了过五几天有一次猪头肉，此外还有鸡、鸭蛋，七分到一毛一个，不限量。因为把存被打开，加上两个草垫，晚上不会再冷醒了。有了灯，也不必在黑暗中闷坐了。收音机还得用，主要只听听国内外消息。你上次说想要，我想不妨要大弟照小弟那种买一个，托文联人带五连。那边有钱，不必再寄。我这里已告他买个煤油炉，听人说，都说新式炉子极方便，上海作的，北京有时可以买到。

这里大妈总怕我出事故，以为你来多好（人实在也老了点，但并不龙钟）。我却认为绝不宜来。第一，吃的即受不了。其次，是无一个熟人，家务事占去大半时间，很不好。还是让我自己料理锻炼好。事实上若不出意外，只要吃的有着落，就不怕什么了。这三个月雨季，和半年夏季，我一定能较好对付过去的。一切可以放心。即到了斗、批、改，而你应退职时，还值得研究，你是留在大湖旁，还是来这里好？因为我始终认为，你在单位人事关系好是极难得的。若到这里，生活不习惯，思想更难望提高，和一些烟不离口的京式大妈在一处，虽种种方面，都至少可望如东堂子同院相处关系，也容易得到人好感，但是无多意义。对我说，即或方便很多，对国家说，却是消极的。若体力已不济事，应退休那再说。除非你再来教书，教语文、外文，倒都大有需要。但

是责任重，怕干不下了。还不如五连大家庭好。至于我呢，目下还只有如此锻炼下去。工作点若定最近要迁移，还可设法商量，在区革委会大厨房日取饭四两，或就近生产队医疗所取饭四两。最不得已，还可去镇上饭铺取饭四两（比甘棠饭铺大得多），用我已习惯方法解决。只要吃豆豉酱，什么都不缺了。也不必需别的什么菜了。

每天不问晴雨，我总在饭后出门大路上走走。快到六十的中医生，和生产队大师傅，都说我“棒”。事实上也反映自己这么处理简单生活，是过得下去的。甚至于可说是适合的。从写的几首小诗，也可以见出情绪基本上还相当健康，并不丝毫消沉。环境比东堂子小院子可好得多！

你脚扭伤似乎应当用松节油揉。并擦涂碘酒，比消炎膏效果好得多。不必为我担心。工作宜量力而行，才是实事求是。人究竟上了年岁！凡事小心些好。

向熟人祝好。

从文

星期二

我来不及写信，这信转给大弟也省事。

197003下旬

双　溪

复张兆和

兆和：

得信，知各事。一、小五哥处，我寄一百去，放心。二、二姊来信转上看看，也可明白些些，大弟近来，或余梦未醒。三、《大湖景》题目似乎还有派头。三首连续，似乎把五七干校环境、工作、理想、目标归纳概括到五百字以内了。这压缩技术还有水平。特别是气魄不俗，既无旧套，也无新套，试验性说，还过得去。（第二首第二句作“鸿雁不胜罗”似较好。第七句应为“长堤围玉带”。）四、第三首前六句均写实，素朴，第六句或改“扎脚跟”。五、不必为我作任何担心。这里附近只几个医生相熟。天气还较冷，冷时心脏压力大些，大致平均总在220/120左右，因为几次动的幅度较大，痛得也较久。所以照他们建议，还是“不大动”为合理。有时一天只打饭一次，计四两，留下一半晚上冲开水吃，对付下来了。我用量不大，有个较好胃口，是难得的。经常且有肉吃。鸡、鸭蛋供应不限量。药亦易得。环境极静。因无燃料供应，同住二大妈每日必去铁厂捡煤，和东堂子胡同所见相同，我若自举火，每天也得用一二小时，提个小篮去参预其事。所以无从举火。幸不久或即有炉子从北京来。因为朝慧同住熟人有一新炉子允匀让，不会过廿元即成。此买油不限量。晚上

点灯，一分钱即亮足足的了。六、看来写诗到廿首，就会有新的突破。但是否能完成五十首，却不可知。七、应想办法把大家关节炎治好。我这边也可试为问问小医生，有几位从广东来的，懂药多。这里药的准备似乎也比甘棠充实。

19700327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补寄数诗，看看似乎还有点意思。规模不大，还“简朴自然”，有的还有点“巧思”。如此而已。小诗写人如速写，不能要求过高。“通俗”和“庸俗”似不同，要求能“通俗”而不“庸俗”就好。

二姊信想见到。小五哥处接济事，你若不方便寄，全由我寄也成，已照你说的寄去一半。徐盈有信来，转上看看。一家人对我们都很好。

我这星期极力有计划从饮食上探索血压升降原因，似乎已得到一基本规律。晚上绝不宜过二两。最好少吃些，比二两少些也不妨，睡眠即可好些。并少喝水，即不至于心闷头胀。如有十天证明可靠，此后小心些，晚上即不至于感到为难了。白天压力也因之相对减轻。220/120也不妨事了。

写点什么倒不用担心，因为写诗只在百十字中琢磨，头脑负担轻，甚至于有时还可收“简化头脑”效果。集中在百十字间，和写小说不同。这里不可能写得出小说和散文。因为人事比较定型化，虽到处可闻争吵声，总的生活是上了轨道的单纯。除非另有发明试验，总之，是缺少动人处的。正是必然的情形。写诗会概括外景形象，和人事种种，倒可以

望有些新东西。如我写到的几种方式，都还较新，至少在报刊还不曾见有如此写“五七干校”事情的！将还做些更新的试验，不图意外成功，即无所谓失败。一切慢慢来吧。从探索中大致还可望自己不断突破纪录。各样工作在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必可作下一步举步的参考。天气略好即争时间把里衣裤全洗了，虽不及格，还是洗过来了。另外大件将来似可以托人洗。夜里还无蚊子，只是小耗子似乎已把我床头当一通道走廊，还得想计策应付。你们手得想办法才能持久。工作要从持久考虑较合理。要什么药，我也可为问问。这里中西药似均比高地齐备，且不贵。

有时也来点广柑，买过几斤，吃了二星期。有两个似乎还是你带给我的。每天吃的已够好了。早上多吃点油面茶和一个饼（五分钱）。

气候似已日益转热，雨雪杂下已成过去，新的将是迎接雨季。

闻朝慧信说，焕章等均忙于成督促小组中人。帮同工作组促人交待。永玉也是，还监督人。大致正如徐盈说的种种复杂处，多为我们不易设想。比起来，作家反而简化了。从大弟信中看也可知，待追的事包括甚多。当时只知道是一些人十分活动的，在彼此对峙，可一点也不懂后面是什么。还有什么。机关照情形看五月还下不来。因为据大弟等意，如此一串事（他学校为例），两个月是搞不了的。据我估想，本机关虽小，小足争，但当时可能还是有些人在活动。到一定时候，将暴露而完事。二三月不下也极自然。下来即多以抓生产为重心，不能如在京那么集中了。

我会较好处理自己身体的。

从文　廿七

19700402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转小弟和大姊信各一件。四川事，如所估计，还落后一大段，目前近于全机能疲沓状况。总得有一年半载，这七千万人的大省份，才会产生新的局面！我已告他，不要寄收音机来（因为要大再为你买一个省事）。他的腰部机能出了毛病，可能和劳、扭、挫等伤有关。病理不明，中药疗效倒可能易见好。可要他吃点什么丸试试看。他从云南得病一次后即变了样子。中老胡同又病了一次，样子更变。因高烧影响，从此以后体内似缺少了什么。或有寄生虫，或后遗症。对某某不吸收，总是瘦，而口易糜烂。得从这方面多注意。据我意见，大量用维他命C有效果。你去信要他或告之佩为他准备准备。我告大弟每月为他们寄一回把副食，也许有点好处。腰肾病宜多吃菜蔬，西红柿可能还容易得。北京有二斤装红柿酱易得。又照老法，淡煨腰子吃也好！

闻四月有廿天雨，我一天去大厕房二三次，是过"小关"。昨晚上模范茅房，半路得上下一二尺高坎，两脚半，失了一脚，来个仰天翻倒，幸好是带点"溜"的姿势，只是后半身在泥浆中蘸了一下罢了。若作"马打滚"，就未免狼狈。怕的是"雷兼雨"或"雨中雷"，走一里路不大稳。好的是头

部未发昏，虽血压长在220/120，并不太难受。一作较剧烈的动，心脏虽不受用，也还支持得下，一会儿就稳住了。同来两家已自行开伙，晚上稀稀的，吃得蛮好。从隔壁也可以感觉到。大厨房因此只剩下我一人寄食。还是一天午上去取两顿。晚上一顿，用开水泡吃。得承认现实。如自作，到水塘取水，也得在一里外，还得走两道水田埂，滑得很。滑到水田中（有流水口，活活的流，如溪水）。大致是不大容易爬起的。所以煤油炉子来时，大致也只能辅助热热水和饭菜，距“单独开伙”还有段距离。不过把“淘冷饭”改为“烫饭”，已算大有进展了。现在是很羡慕晚上吃点热粥，办不到。

窗口斜对马路，窗口比公路低，因此过路人我可以见到，而人家却未必见到我。雨中外景还是十分好。矿区只差十来米似即可出煤，工作点近于“白刃战”阶段，每天必有运料大卡车奔驰而过。老师傅也还无把握说煤何日可出，及储藏量大致情况。照附近廿里高桥和其他地方都有“煤”说来，这里煤已肯定有的，也肯定还好，只是量的关系极大，为不可知数。照近半月运料如“鼓风机”等等看来，大湖边寄托这个工作点希望，是极大的。本地人因燃料多得在三四十里外想办法，也感紧张，如八里外出了大量的煤，解决了问题，电力的使用也会扩大。武汉轻工业下放十厂，这里也有了条件，至少能容一二。所以区里对于这个煤矿，也寄托希望甚大。

这里牛在雨中出外多盖上塑料布在腰背间，还是第一次见到。至于一般箩筐、棉被、秧田用塑料布覆盖，已极普遍。因护秧，农用品公司来了大量薄塑料布，也还是第一次见到。你注意小弟信后建议。若体力不抵事，还是实事求是，从长

考虑到一定时候是否去自贡好？因为迟早有这一天。我这里大致也不会让我怎么挨下去的。五六月若单位不下来，我们三户看房子就无必要了。也可能还得迁。“孟母三迁”佳话，我们将超过了她。但迁来移去不是办法，三户留下也不可能，无必要，将服从一个总的安排行事。惟至今为止，文化部系统似还对于老、弱、病疏散，并没有什么总的安排计划提出或决定。所以上次张参谋长（闻已升了师长）在大会上即说“这里并无老、弱、病”，而我们来时上面却告我们“开了三次会，决定疏散老弱病三办法。”“如不动，即违反主席战略部署，是犯罪。”又说，“下去已有安排。”且反复说“万千放心，决不是摔包袱了事。”可是到了咸高，才知道事出这边意外，而感到为难。后来才决定暂时到高地住住再说。曾有去金口提法，去了就省事多了。第二次双溪，又说“已有接洽”，到时才又知道并不接洽，只是就便车带去。才又只好暂住区里。现在闻大弟信中说，照北京搞运动的趋势看来，决不是五月能搞完。因为有“王、关、戚”、“杨、余、傅”“……”等等大串事相互联系，又各自孤立，各成系统。都和打、砸、抢有关。大弟学校就不是五月能搞好。这一搞倒好得很，因此真正忠于党的正派人，都站起来了。如像大弟这种人，必然是会得到工宣队信任或重视的。在群众中也增加了威信。工厂中的生产提高，风气不同是必然的。

照大丸子来信提到的“五七战士”，东北办法似和湖北干校不同。干校通称“五七战士”，似泛指一般干部。东北则有明确含义。大致即以湖北而言，小平处似乎也不尽和你们相同。小平似仍照原指示为“轮训制”（如黑龙江），文化部系统却未提及。又北京二姐朝慧信中都说及三月疏散，有不少

人已回去。但我等却不提此。但至今也并未有个真正落脚点。也许张参谋长说的还是对。疏散另有安排办法，不能混而为一。我们单位当时为了交差，却把他混淆了。

从文

二日

19700404
双　溪

复张兆和

行李已送到住处。将用三几天时间开它，不忙。我们太蠢，东西多用不着。

你信给大弟，转二姐、中和、永玉、朝慧……传阅，对他们也鼓气，可放心！大家都为你体力担心！套裤不用寄来，不需要。已有雨衣，得用，还另外买了个大而极轻斗笠，也得用。

兆和：

卅信二号就收到，算快信了。小五弟信寄还。钱不再寄。马灯用不着了，因为用上张同志为作小油灯，一天至多二分钱油，即已足够到九点半。房间上部通风，并无顶棚，不怕烟煤的。

我的吃的问题，可能还要想新办法，因为大厨房不多久将随同十连全部撤过煤场。我悬着了。搭同来住隔壁的张同志最省事，但是增加人家麻烦，因为煤是北京带的，其次柴是上山捡的，再其次煤核是大妈到铁厂边捡的，水又是从一里外挑来的。我通通帮不了忙。也不好计价。其次是搭区革委大厨房，但是须得人同意。雨季中来去打饭，取水，又要争时间，碰机会，可用水无定准时，因为人时多时少。也极

不方便。最后一着，将是搭本院生产队医疗所的，厨房就在对过，太省事了。可是能否得人同意？待交涉，碰运气了。因为地方太小，不是"有钱即有饭吃"的。若都不成功，将只好每天去街上饭铺子里碰运气了。有时据说饭软而菜好，午上多有把握些。下午到五点即上门，那就还是得采用一买分吃的办法，晚上一顿用水淘。可是开水如何解决？只希望朝慧能早为寄煤油炉子来就好。菜如自作，蛋肉和各种素菜，有供应，不会为难。一次作，分三四顿吃，办法到五月还可采用，到夏季天热必另想办法。也许到了七月，我们机关将有部分人要下来了。不然就会考虑到让我换地方的方法。因为不可能用"看房子"为名，三个人单独长住下去的。一个人吃的问题居然成问题，决不是北京或高地图博口同志能想到的。听医院中人说，文化部还将为区医院另加盖宿舍，把原医院所有三排中二排房子全作病房。医院既待扩大，干部住处自然也待自己解决。惟照湖北基建房屋修造情形说来，备料工作相当繁琐。秋冬间大湖边上的万米房子，将要从上半年搞起。还得大队员人马从事分工，忙下去，到秋冬才能上工。所以这里说"扩建"，怕将是明年事情，因为目下似乎还不到"准备"阶段，只是"计划"而已。但是如果煤多而好，足供干校以外要求，轻工业厂十个下放咸宁又将加速，则医院扩建，和煤场基建房屋，都必然提前，秋冬上工可能极大。至晚到十二月，说不定成列房子就会在近处，或煤场附近，两地出现。（一部分必在区里附近，因为有种种便利。）

诗将继续写下去，难深入。必有体力条件，争"三同"，才会写得较好。大致看来，五言诗比较有新意，不庸俗化，

一般化。伸缩性较大，吸收建安七子，和阮籍，陶潜，魏徵，陈子昂，杜、李、元、白诸人长处，赋以新意，可望作得到。七言必用成语填空，易受旧束缚，懂的人将更少。而写来想出新意将更难。即是五言，要“古为今用”，大致也得有个一二年试笔，从一二百次探索中，可望一面是驾轻就熟，一面多少还带点偶然性，有廿卅首比较好，概括性强，能用一二百字反映一事件或描绘出某一情形下景色轮廓，就算是不虚此努力了。恐怕受体力束缚，三同办不到，因此“实践”不足，写到后来，将浮而不深，难以为继。但从自己说来，已是“尽力为之”了。“惟陈言之务去”，也还有待克服。特别是要行家通人和一般普通读者都觉得不错，兼顾并及不大容易。现在可说是，要行家点首，容易；要普通读者通过，难得多！也许还必须在五言限制外作些试探，如李白不整齐句子，即是一例。这方面我实缺少自信。因为文字比较古朴，不够华丽，不能铺张。目前新事物，似乎在一定程度下的铺张文字的长处，也得学习采用。可惜的是这个并不容易学习。也能发奇想，如大湖景前廿字，即多新意又自然。（文法上颠来倒去，都用得极自然。）但长处还是文字准确不生硬，而不是夸张。“三同”还是有关键性。因为这十多首诗，就密切和近三个月住高地集体宿舍，和一再迁移的狼狈有关。拿自己的小狼狈和你们的大辛苦一比，个人就十分渺小！而觉得来赞美“五七”，十分自然了。试验结果，或将是对自己收益较多，面对人影响不大。因为一是读者易限于一小部分行家通人或爱好者。二是费力不容易见好，更不会影响到人去学习。三是自己来源枯窘，不易不断自己突破。目前用“五十”数字作一段落检查得失，易见功。这也要一定精力（内部的），

和影响（外面的），所谓情与景会，加上点“偶然性”，不太费事，便完成了。单独在“巧思奇想”的用事造句，不会出好诗的。还是要一定本钱，即对文字的基本理解和掌握，有情感和认识，还得会表现。在井冈山写的那几首和同行的一比，就明白不同处何在了。好几位都是专业诗人，即如华山，也是到处即题诗，笔相当溜刷在行的。（周则油俗一点。）记得是和华山说笑，拍巴掌为约，各自写一首的。末后他们篷篷扯①搞到半夜，我却一个人老老实实，如守岁送旧一般，独自坐在廿七步长的一套大房间里火盆旁，一面用火夹拨盆火，一面写去，到了上午一点多才上床。真是值得纪念的一回努力！这里到一定时候，或可试来写个散文，看看精力如何，能不能突破自己的局限性，得到点新印象。这是值得试试的。气候转好，头脑也轻松得多，最近曾试加量用药，once调整吃喝数量，早中较多，而晚上一顿有意减少，不到二两，结果睡眠即好些，其他也随之见轻。行李已迁过住处，稍稍归一，便就位了。将趁天晴或可好好晒晾一番。住处有个大院子，又有些树，可系绳子，极方便。天气一晴即转热，在劳动中同事和学生，似乎已不穿棉袄棉裤。我还得全副冬装，初脱皮衣换上两用大衣，去风中取饭，还稍冷些。吃米极粗，不过对我说来，却最合需要，吃时相当干硬，吃后却好受。

晓平若系照轮训制到时即回，二姐和庆庆大致都不必动了。梅溪等还不明白如何动，何时动，也有可能只永玉下去。而两小却可升学，因为今年新颁学制正待试教，总得有学生。看看东西南北中央系统干校办法多不一律，即可知全带试验性，文化部干校的方式似乎是早期提出的。大丸子的下乡方

式，可能最新，在东北和比较敏感地区有待加强农村政治教育的将采用较多。江西闻有和这边相同的，也有不同的。

从文

四日

① 蓬蓬扯　一般俗称“嘣嚓嚓”，指跳交谊舞。

19700408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天气阴晴不定，到今为止，冬衣还脱不去，晚上遇刮风，就和冬天相差不多。（已两次半夜腹痛，大致即窗间瓦楞灌风影响。）但白天屋外环境却在逐渐变化中。屋四围还是枯草坪，已开遍了紫花地丁，水塘边小柳已垂线，山桃已开花。十三四岁小女孩，多成群结伴上山扒草，大担大担挑回家时，厚衣多搭在草上，有的还光着脚，脸红红的行走如飞！

行李已搬到住处，一就位，房间就像个住处了。不过阴雨中还是湿湿的，长远有点霉味。据医生说，地较高，雨季不太湿，当风，夏天也不过热。只是大厨房过五几天就得迁过矿区，我的一天两顿“四两饭一份素菜，一壶开水，”不免将落了空。至今为止，还不知如何办好。想不到这么简单的标准，还不易解决。煤油炉子若来，也许会“自力更生”。但取水还是问题。拟先商住处生产队厨房，即可不必上下走。区里有个饭铺，相当大，但生意太好，总是供不应求，早点到七点即告罄。无菜吃，这几个月主要还是靠豆豉酱救驾（也快完了）。四五个月肠胃不出什么毛病，多亏豆豉蒜瓣酱。糖和别的副食不成问题。就只主食两顿无着落。矛盾总到时可以解决，因为要求并不高！昨天到医院看看，心脏胀大自

己也可以看得出，向左侧移动。血管硬化已到一定程度。但心跳动还有力，节奏明确。两顿足够，有点青菜，就不感到头部发烧！睡得若较好，也轻松些些。有时处理不好，不免感到狼狈。又无可奈何。因医院即在附近，二医生均来自武汉，年轻，知识不少，对此和北京老医生意见一样，无办法制止老化。只能自己注意。我自会注意。可放心。

六月里若本单位一来，住处至少将可住廿户，若东堂子王李二大妈有一家来到，就可望得到助力，至少搭伙食或借火用用，方便多了。六月若不来，或许便将到九月、十月才能动了。因为雨季和夏季上路之不方便，到地后不方便，必已有人反映。你们经验可证。

你们手“关节炎”或转“肌腱炎”，问到这里年轻医生，闻说村中妇女对此病有普遍性，不易好。严重即发展成拘挛，过去叫鸡爪风，一般还不至于。用热水泡有一定好处。是冷人骨部影响。目前工作重在突击争时间，大致还是忙得很辛苦，到秋收落实，工作或能调整一下，就好。若健康还能保持到我来时情况，就好了。要量力行事，才是实事求是。这里女同志也下井，累得很，有的还是夜里工作。惟年岁多不过四十，吃多而睡眠好，易恢复。

咸宁区似乎还有些中央系统不同干校，在不同地方搞基建。报上统不提及，必有原因。闻十多里外别的地区已有新出煤的。到处都有煤，只是量不大，因此开采主要是能解决本专区、县或更小区燃料问题，就不错了，省国家许多事！

这里正为支援农业而有大量物资下调，如附近一林场办公处，就每天有上十辆卡车运卸大竹子。场子里有个和小璋极像的妇女调度一切，真能干！分配四乡来人自扛回去。一

仓库收配化肥，还更忙。又一百货公司卖覆秧塑料布，也堆积材料如塔。景象十分动人。本区人似不如湖边养猪之多，但一家至少有一头猪可出卖。所以几乎每天杀一二猪，惟购买力相当强，排队的照例成行。大厨房吃猪头肉机会较多，一般炒菜也用大油，对我不免有些困难。所以素菜取回，也常用水冲冲，去掉些油盐，倒合式些。

报纸收到。订的“人民”从一号即开始，也是不一定每天到，经常是二三天来一次。取饭时即可带回。收音机还得用，每晚可听北京国内外新闻数次。一般到九时就睡了。几天来睡得较好，头脑也轻松得多。每天除来回取饭外，也在住处四周走走，公路上极静。和住处医生护士及林场工作人，区医院医生，关系都还好。

本省似并无老干部专家下乡事。我大致是这里年纪最老的一个！今天去取粮票，就有人说“怎么那么老也下来！”

从文

八日

19700415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大弟来信中附了些刘兰照相，孩子因同院多稍大的孩子照顾带动，野得特别高兴。听说在院中一野半天，即成泥猴，精力旺盛，也就比较健康。朝慧已为把炉子寄来，经张同志一修理，已试用，极省事。廿分钟可开水一壶，五分钟就可把陈饭陈菜热好，惟耗油比柴火必多费些。但无味，无烟气，在房中桌布上亦可搁放，省事甚多。已试烧了一次小鱼，一点钟即成功。十连厨房将在三几天内迁过矿区，我吃喝不免落了空。此后大致得从区里饭铺零打饭四两，买菜一份，可抵一天消耗。常用水可在近处塘中取，因此洗洗小件东西还方便，如被头、枕帕、套子、内衣裤，已一再洗过，院大而空阔，晒晒不久就干。大件大致还得请人帮忙，医疗所洗被头也是请人来洗来装的。只差每天开水一事，待设法解决。近兼吃中药“养血安神片”，一天九粒，约五分钱，作一月疗程试。如能睡，就可不再用眠尔通了。

工作点办事处一迁走，必不可免将还有一些新的麻烦得想法解决。粮食关系已转来，但只能照章购粮，却不发通用粮票，也不给湖北粮票。同事他们方便，因为有百分之五十或更多面粉可得。我不自开火，领粮无用，买其他副食有问

题（也不需要粮），最需要是粮票，才能到馆子买饭和买点心。目下四月份即未解决，有待进一步商量。

血压依旧210/120，低压过高不受用，低压降不下，易上升，因此有时脑子乱些。即躺下还不成，由于心脏肥大向左侧移位，自己也看得出来。医生本建议去县里看看，或去专区检查，上报指挥部，不批示可否，即自费也不能去了。如今属于外部影响的，只能尽力所及，把定量饮食送下，使肠胃系统不出事故，循环能维持，属于内在的，只能想方设法使脑子不乱，因为血管老化是不可避免的，如今只能尽力延缓其进度，此外似无他法。医院还特为开一证明，买了斤红糖。又为特开一百CC水化氯醛，因为带来的已不多，不到太失眠，总尽可能不用。

每天除了和这里住的几个中医谈谈本地故事和中医问题，即少和人说话。天晴两天，又将变阴转雨。所有田中胡豆和油菜（已长得极好），都已翻成肥料作秧田用。一般耕田都是长得极美壮的黄牛，雨中牛衣搭塑料布在背上，也可说是新事物之一。闻秧田也将盖塑料布，可防冻，易生长。因抓春耕，有大量竹、木、化肥和塑料布由县里运来，为分配农用材料，各供应处都十分忙碌。由此想到你们，一定也为抓春耕播种插秧而忙。矿区十连（故宫）和十三连（农村读物出版社）同工作，十三连少壮虽多，女的更多，似不下井打炮眼，只运泥岸水。日夜分班工作，十连大致担负格外重。这次迁去，也是分住附近三几里内民居。闻有一溪水极好，将来或者还可能用作电机动力，够矿区及附近村中使用。我们机关如照大弟所说，重新清理过去“5·16”及一切极左行动（闻已有七八人），至少是要过十月大节以后，才可望告一段

落。所以目前还毫无下来信息。

大弟在学校这几年的行动表现，大致已得到厂中群众点头，和工宣队点头，站的位置是对了。不过我写信还告他，还是要十分谨慎虚心，长处好好保持，弱点加以克服，进一步提高，向优秀老工人、老党员看齐，——特别是工作态度有些生硬处，决不要以为自己是个工人就必须这样，也改不掉。应注意到这一点。并且要明白国家内外都还有许多困难，外面有帝修反的阴谋，对中国侵略野心，还正在变成行动。内部各省份，也各有不同问题，待一一作不同安排调整。(如山东即闻王效禹犯有错误，凡在文化大革命收人的党员，都得重新审查。四川则刘、张二挺[①]，以及小弟工作处的市革委头头，都有不同错误，待一一重作安排。)即以北京而言，为什么总提用六厂二校作参考学习对象？正说明四十八大专院校，和以千计的工厂企业，内部问题还有待更好的搞斗、批、改。反极左问题，和清理"武斗""打砸抢"都有联系。新的依靠对象，必然是忠实党员，有觉悟的工阶，和在运动中为人正派，紧跟主席指示行动的干部。大弟成"五好战士"有一定道理。小弟处不免还令人担一分心，不是个人什么大错误，只是地方情况比较复杂，收拾整顿不免费时费事。国内有万千厂矿已投人生产新跃进阶段，他们却日常供电还有问题！差距之大可想而知。我估计，恐得还有一年半载时间，用不同办法，解决不同矛盾，才会把生产恢复，纳人正轨！问题解决是逐渐的，不可能一下子搞好。(即同属五七干校，有些地方不搞基建，有些又作轮训制，多不相同！)你们情形不知如何，目前在基地恐怕抓生产将是主要任务。不至于如大弟学校情况。

附来个旧相，是北京放大的，大弟、小弟、朝慧，各留了一张。这里张家小妹妹人极聪明懂事，告她左边小孩是小红红的父亲时，想来想去总想不通，不懂得我说的是真是假。问问她大妈，大妈却说当然是真的。她还是想不通。这就是“不从发展看问题”的一例。但是她却相信右边一个，即上次同来的大哥哥，因为极像。

永玉“不大能欣赏我的旧体新诗”，是十分自然的。我若不来高地住三个月，又那会写得出这种诗？可惜是心脏不顶事，不然还应当去每连参观十天半月，才近于“下马观花”，理解认识新人、新环境更多些，再来写，也会更生动活泼些。“三同”中同住问题小，因为五十年前就受过训练。同吃不大好办，有点豆豉酱也还可克服。比较困难还是同劳动，已无资格。即或不能三同，也将在一定时候想办法各处去看看，才是道理！

从文

十五

① 刘、张二挺 指刘结挺、张西挺夫妇，两人自1968年5月起曾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00424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已多久不得来信，工作一定极忙。脚不知好了没有？手关节炎有点转机没有。听本地医师说，农村妇女得这个病的较普遍，不易好，但也不会太坏。（又听一人说是丝虫病，或不可靠。）

廿四号同时得之佩十五号，大弟、大姊十九号信，转你看看，可多知道些他们情形。我已去信告小弟，在十月节以前不作来此打算，因为雨季交通太不方便。而且你又工作忙，住处紧，怕来时连个落脚处也不如大弟时方便！听说今年要烧石灰二千五百吨，可知入秋后基建工程之忙，挖砂场工作要配合上去，也一定忙得不可开交！这里煤还无消息。传闻馆中人五月里将下来，恐不可靠，因为必事前有个先遣队卅几人来布置住处，宿食问题有了办法才不至于临渴掘井。目前到月底只五日，还毫无消息。而雨季家眷上路，不免相当狼狈。可能大部分还得住金口。这里区中大楼至多能容纳百人，小学校能容纳廿户，改造集体宿舍至多也不过挤五六十人，馆中若下来三分之二，住处大是问题。煤不出，燃料也有问题，因小学里社办医务所一共不过八人，昨天就无燃料可用。同事张同志，也因燃料问题，将改烧煤油炉。我的油

炉，五斤油半月还用不了，可知耗费并不比烧柴高多少。现在天晴即到水塘提水，天雨就接檐溜水，加点点矾澄清后，作开花廿分钟就够了。热菜饭只五分钟，相当省事。这里供应还好，面（或挂面）可到一半以上。肉每天都有，但得排排队，我未买过，蛋不限量（有滞销情形），鱼碰机会，有时是生产队送到门上的。惟青菜难得，听说一过秧期就可大量上市。点心蛋糕极好，不用粮票。我有时去饭铺打四两饭（或四两馒头）一份菜，就可对付两顿。吃的还不大成，但有了煤油炉子，总算把"冷淘饭"阶段结束了。别的副食都还有点，上次从甘棠买的辣子酱很好，最近才打开，这个咸宁似乎品种还多，当托便人再带两瓶，极抵用。茶叶因不常吃，也还有些。住处冷些湿些，窗当东晒，夏天或不至于过热。也有可能还得搬动，因为馆中人一来，会要转移小房子的。

从之佩信可知川中事在进展中。军宣队一来，进展必较快。从大弟信得知他们工作一定忙得很。整个北京是在战备空气中进行一切工作的。所以真一提到的暂时回去，待机关来时再一同来，办不到。我也不想这么提。因为去咸宁检查检查不能够，也就不去了。生活上困难，已能凑和过来。头脑中有时感到沉重混乱，最近试在白天吃点眠尔通，也有效果。血压二百左右，心不太难受，大致是能稳得住的。这里夜中静得吓人，反而易为村中荒犬和田中青蛙聒吵惊醒，醒后不易入睡。收音机还得用。早晚可听新闻和天气预报。我们反复提及美帝和苏修鼓励日军国主义复活，显明是已由企图进而为行动，所以和北朝鲜的新的合作以及对柬埔寨西哈努克的支持，都必然影响到此后中国和东南亚新的反帝修反的联合斗争，影响到干校的加速发展，和种种更新的计划的

实行。听说武汉大学等留四校不动，继续上课。北京也可能将艺术四院校留下不动。又听说北京小学抓上课已极紧，黄家也许可以不动。

这里已挖了些防空壕，就在附近不远医院旁小小斜坡上。学生已快放农假参加插秧，事实上附近山田多已插过，到处都是水汪汪的，一线线嫩绿。杜鹃花已开，打草女孩有把花插在草担上的。惟鸟雀极少，也不闻杜鹃叫声。冬天还有八哥群轮流歌唱，雨季一来，倒飞往别处去了。即喜鹊乌鸦也少见。草地杂花也极少见。惟远近丘陵大小山重重叠叠，在晴雨中，都十分柔美悦目。特别是早晚景象极动人。我离开北京半年没有伤风，也是收获。

本地种种因语言隔阂不易明白，惟住处有个五十多岁大师傅，最爱谈天，从他半懂不懂语言中，得明了许许多多你们可能还不大明白的风俗人情，和今昔对照种种，如生产分配制度办法，婚丧新旧习惯，自留地问题，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后乡村里革了些什么，等等。这人原来自己曾被抓兵到江西、湖南，有个儿子现在军队中作连长，每月寄五十块钱给祖父母。自己虽不识字，却十分懂政策，明道理。又会言谈，头脑开阔。我若懂话较多，一定会从他明白更多问题。比读一两本书还有用！

我曾为之佩寄了点钱去，让他们手边有点伸缩余地。红红在那边身体大致还好，只是灵活性或差些。之佩较忙倒也好，反而可望把红红自顾自的能力提高！小尖鼻一定也极野，但同院住的孩子都比她大三五岁不等，玩得会极好。

这里望放心，当尽可能维持下来不出意外事故。凡事实事求是，不勉强，不过度。消化系统不出大毛病，心脏和头

脑大致一时不会出问题的。只是气候变化过大，一般总是在阴雨中难受些。内外衣枕帕等等小件都可自洗，还有不少洗衣粉可用，雨季中近处水塘也转好，不必到一里外取水，矾只二毛钱一斤，半斤矾将够几个月用。

望保重自己！脚好了没有？人上了年纪，不要太疏忽。出毛病即早治省事。

从文

四月廿四日

19700430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廿九得家乡大嫂廿三来信，说大哥已于本月十八号故去。得年七十三岁。本已久困床间，在稍微发热中即死去，也极自然。闻上月朝慧为寄去的果糖，尚未吃完。我给他的一个信寄到时已入土二日，我寄他的一份诗，均就坟头焚烧了。闻埋葬花了二百元，不知是生前存的钱已退还，还是亲友为筹的。这里我拟先为寄五十元去，并告朝慧去个信，问问大伯妈生活情况。有必要时，再想点办法。信中说，目前生活"暂且能过"，照估计若已无来源，她年纪也到七十了，此后力所能及，或一月寄廿元接济一下。

你身体能支持得下去没有？脚好些没有？望凡事实事求是，免得难以为继。这里煤场闻燃料、素菜、粮食都接济不上。我们几户住区里，人不多，还可有素菜（已稍多）和鸡蛋吃，有时也可买一斤红糖。我有了素菜，煮到面中，就强多了。又同事说，这里有个红旗牌半导体收音机（虎虎那种，百七十五定价），如你有需要，就为留下，再托便人捎来。这事望加考虑，回个信。

这里耗子多长过半尺，大姊偶然为寄"安妥"二包，次日就毒死二只，几间房中忽告清静。只三分钱一包，已告朝

慧为从信中寄十包来，到时可分你一些。

又闻新人大代表文化系统已选出二人，要于校讨论。你们想早已传达讨论。不提“政协”，大致已完成历史任务，和“统战部”将同告结束。至于是否还会有什么新的咨询建议机构，目前尚不得而知。在这里住下，除从收音机知道一点国内外大事和天气预报，就只有一份《人民日报》可看。人造卫星上天从收音机里传出时，村子里远处不久也响起了锣鼓，恰恰和住呈贡听说日本投降情形，记得有些人在桃源拿搪瓷脸盆当锣打，犹如昨天事情。解放廿年料想不到我国科技方面已取得如此伟大成就，这才真是主席思想的伟大胜利！但因此一来，帝修反的嫉视和加紧包围侵略，使国际形势益趋紧张，而不是日趋缓和，也极显明。

我觉得房子尽可能让人先住好，我一时不亟于过来，这里有许多方便处，供应即是其中较重要一项，更重要还是迁来迁去已极累，能比较稳定住下去，也可望体力不至于忽然恶化。预计即到明年秋冬间，才会有个着落，或许会更好些。也许到这里搞斗批改时，“改”到我们时，还会有些新安排，容许老弱病退休，投靠到自贡去，也说不定。因为事实上搞生产，已无体力可用。而改作别的什么事，或许还可得用。看情形至迟到十月，人代会或将举行，有许许多多问题，都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六七十个部，和四十八个大专院校，也会有个新的安排，不可能一律用分布全国七八十个干校代替，如此常久下去的。闻北京中小学抓上课已极紧，美院等还毫无动静，刘焕章且到门头沟帮同搞矿史展览，半月不回家。可能还多新的任务，要在十月节前搞出。湖北既留武汉大学等四院校不动，北京四院校不动也有可能。朝慧住处房

子，近得房管局认可，可分期补还欠租，也是一点新例。这里还很少有人闻转户口退北京房子的。可能到一定时期，还将有部分机关干部，将作为“轮训制”肯定下来，到新人代会中，对于那么一件大事，会要提出种种办法谈到的。

这里夜里已有了蚊子，如得小竹子，将把帐子挂上，有人帮助容易办。闻也有老太太洗钉被盖，四毛一床，还用古典方式，米汤浆得极平整。到夏季，这里洗单衣自己可解决，因为已学会用洗衣粉(这个和肥皂还有不少)。这里人夏瓜上市时闻腹泻也较多，有了油炉子，用开水已极方便，地较高，苍蝇也不多，还有点蒜，或可望避免。这里经常有蒜苗，大致将来蒜瓣也还易得。油灯一来数百即为人抢购而光，因此同住的均有了油灯，我还用的是浆糊瓶作的，光差些，看报还能对付。白天房中光线极好。傍晚到住处外公路上走走，远近景物极好。这些日子，桐子正开花，丘陵地高处有片桐树林，白中带红花朵，缀满枝头，衬以远近山坡，和梦中画意极近，真的画还少有用作题材的。新改服镇静神经中药名脑乐静，闻有安眠作用，暂时不用西药试试看。一瓶可用半月。主要矛盾在心脏，心脏不出事故，别的部分似乎还不大要紧。

小龙近来一定更忙了些。朝慧也经常半天搞防空壕。让小尖鼻和同院中六七个大一些男女孩在一处满院疯，因此两手总是脏脏的，但是因此一来也健康多了。让我想起小世民一二岁时跟大孩子前后院奔跑，经常在门限边磕得头脑咚咚响声，倒长得蛮好！

从文

四月卅日

19700522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小弟来信，得明白二事：一、四川事有好转，真是国家之福！二、即他自已似有风湿病（不知在某部分）和肾脏炎。肠胃炎或只是短期。你可去信问明白一下情形，并告他要注注意才成。或要之佩注注意，不宜疏忽。这个年龄极重要，少出毛病，省事多多！

真一有信来，说大姊日见衰弱，短期昏过二次。已得大嫂信谈大哥故去消息，二丸子和真一商量，扣下了，不让大姊知道。我想是对的。我早料到这一点，所以大嫂上次来信，要我转告时，就把原信寄朝慧，要她和大弟商量一下，如何措词比较妥当。可能他们已去信，希望仍为真一扣下就好。真一对此消息也充满了感情，因为五十年来和大哥极要好，也十分欣赏大哥的古典热情和冲动。他们中大致剩真一一人了。

这里已较热，附近坡上麦子已黄熟，十天内就将夏收。想想大湖边今年第一次夏收，一定十分热烈紧张，你们一定又是好一阵子忙！一个战役！希望不在这时下雨就好。这里已有二户老弱家属新来，东西堆积甚多，吃饭用水都不能解决，还幸亏我接了两大盆雨水，为接济了些开水。（其中有个媳妇在十二连，如方便我或在她回时托带点东西。）此后还是

不好办。只有到饭铺去打零顿，从五里外工作队住处去取水，不方便可想而知。特别是老的过老，而小的又是顽童，不中用。这次历博百多人中，闻在高地工棚中挤住，在九、十连分搭伙食，一定也有些家属，比我们到时还狼狈得多！在此十连、十三连还回不去，我们大致一时更不会动，将等待下去，听总的安排。如能等到明年秋冬间一直搬到新分住处去就更好。因为这里即或十分孤寂，如无别的意外事故，身体一时或不至于恶化。再搬来移去，心脏怕受不了。区里人事已熟，人人都叫“老头子”，充满好意。医院人熟，要药也方便。听说我“可能还得搬”,年青医生就觉得倒是住下不动好。吃的能对付,又能睡三五小时,脑子就清爽多了。血压还是二百一十,大致已无望再降。主要矛盾大致还是心脏。照这两月看来,雨季威胁不大,较麻烦或是。有了炉子,吃的已不必担心,帐子已挂,还是有蚊子钻入,不碍事。

大弟信想已见到，永玉等也是十八上路，去邯郸军垦农场（梅溪等可不动）。时间不定。信转你，真一信也附上。

这里有自东北密山军垦区来的，得知道许多新事，真是闻所未闻。比起来，沿湖抓革命，促生产，搞基建，工作虽重，心情却从容。那边只说一件事即可以推想其余，如“经常有信号弹在重要处上升，和降落伞下落。无处可查。”六九年级下放学生，很多都已由农垦转为基本军，距边界还有百里。还不断有上海南方各地男女学生下放，一般多十八岁以下。一连垦地，可供一团人吃，用飞机撒种，真是壮观！

仿照信封写免周转。因为十连移矿区，还有八里，信送过再带回，一搁即二天三天。

从文　廿二

19700616
双 溪

致张兆和

永玉梅溪各一信转看。刘开渠本闻已去丹江，现在才知到了磁县。那边好像也近于拓荒区。

兆和：

这里十连已回高地，十三连已回汀泗，除掘煤组领导李同志（电影局长）和三五干部和新来金大夫还相熟，别的就是新来的新华书店装运组百多工人在矿场了。只两个有家眷的同在小学住。我们不免见得孤单一点。好在区里少壮干部多已相熟，邮局、大厨房、百货商店、医院多得到照顾方便。可以放心。不方便处是更见得突出。不宜病倒。好处是极端清静。除去邮局取信和报纸，大厨房取饭，一天不和人接触、不说话也成。

大弟已寄来《红旗》，有你说的文章。曾反复读过，写了几首诗当作“学习心得”。抄来一首①看看。布票已收到，这里是月初卖宽幅混纺，票来时，已售光了。等下月看，如没有，就再寄回。夏布衫下段已改成短袖衫一件，一元二，极好。上段将试问问，材料还够，若能拼凑一下，再作一件就好。我短袖的新旧似已有五件，二已近十年，将报废，长袖单衣似有六件，二灰布的已将报废。不改或寄你改也成。（如

有样子，在这里为你做倒极方便，四天可完成。穿来极利索。）这里厨房还经常有极好的鳊鱼吃。得照顾可买鸡蛋和糖。肉可买，四个月只买过一次，吃不了。张家倒常送我点。我倒主要需要素菜。洋葱、卷心菜、黄瓜、苋菜，都可从大厨房份菜中得到。近来心脏有时不大好，二两一顿还得剩下点，一般还是努力吃完它。水一天提一白桶已够用。洗衣也方便。三个房间里，前后用药，解决了四只大中耗子后，房中夜里就清静多了。已开始每天去打复方 B 针，隔三天再打安妥碘一针，足供两个月用。医生说心脏移位较大。不宜动。因此直到如今还不曾去矿区看看。比离地去砂场远好些，天热怕回不来。饮食既不会过油，在夏季能不害肠胃炎，秋天不害疟（大弟已寄了些药来），不遇意外，或不至于忽然恶化。各种应用药还够用。每天傍晚点上蚊香后，大家就搬小凳子到门外清静无人公路上去坐坐，看日落后中天半月和长庚星升起，便回房间收听中央广播新闻。同住已有四个十岁左右男女孩子，因此热闹好些。特别是二女孩中一位柳家女孩，吵起来真是第一等战士（母亲是演平剧的，父亲是指挥，已离婚），就寄住在隔壁张家，每天必争吵，好厉害，可能是跟妈妈学来的，各种新名词都会运用到争吵上，也十分聪敏有趣。从这个小孩让我想起王熙凤。这种类型人似乎在苏州也有过。记得五九年在苏州拙政园，也听到两个初中一女学生，为一件事争吵得热闹非凡。这里女人似乎也善于争吵，反映到来医务所就医问题上，每天总有人。惟大部分人是不声不响的，十多个看牛孩子，既不相吵，也从不听人唱歌。四周每天必有百十人在田中拔麦株，除草等等，极少有声音。好像只有医院几个从省县下来的护士间或还唱唱歌，别的人

都极少。小学生也不唱歌，因此区里各处总长远是静静的。

听人说大湖边麦收因雨受了一定损失，不知第一次收成有了大略数字没有？这里夏麦本来就不大受重视，很多黑了穗，收成听本地人说只七八成。麻倒极好，这几天也在收割。

我上次信中提到的那个处理问题，望告告我你的意见。搁到这里实不大相宜。东西既在北京，定了办法后，也许还得在十月里你或我回京一次来解决。照规定，到时是可以回京处理处理家务或探探亲的。如自费不花公家钱，就更加容易成行了。

我们东堂子房子还留下，后院闻只张家夫妇来了一位，别的人全不动。前院则耿、韩来了。这次闻报名定下的是二百多人，来的只三分二，约六七十人到时不来。另外留下的一百多。天气差距大，吃住不能较好解决，因此来的人意见多，不外三事：一、当时说得好，到了这里完全不是那回事。二、已决定来的不来，也并不怎么。三、许多青壮小知，应来的却留下，根据什么原则。一再质问领队的“长”，不好回答。这也是不可免情况。还不知结果如何。估计将还是“既来则安”，慢慢稳定下来，此外也不会有更好办法。百多人还得搞基建，才有集体住处。

你如遇到新从这里回去的故宫十连同志（闻他们也是搞水稻，可能有时在一片田里工作），问问他们，就可以得到这里的种种印象。因为有好几位是常到我们这边来的。昨天看到金大夫，他还问你怎么不来双溪看看？以为你早来过了。他工作点在矿场附近，名“上屋围”。听说卫生条件极差，大致和去甘棠半路吴家湾差不多。雨较大，一切东西都流到水中，吃水就极不干净。已发现伤寒。工作条件也差，病稍重

就得往区里县里送。得了两斤红糖，将托便捎来。姜和蒜头也可以买到，当为买些同时捎来。

这里入夏医务所也经常每天有上百号病人，且不断有人住院。季节病似已较多。惟区委饮食还搞得好，我并且总是带回来再煮，杯筷等都用水煮过，除三顿外什么都不吃，肠胃病或可避免。惟疟蚊过多还是个问题，你们也望注注意。

从文

十六日

---

① 抄来一首　指当时新写的诗作之一《新认识》，见全集第 15 卷《云梦杂咏》集。

19700618

双　溪

致张兆和

寄来几首诗。还有首《红卫星上天》，规模比《井冈山清晨》大些，不如那个自然。似长了些。近于史诗，回溯如何上天历史，设想极新。可能深了点。试探范围扩大了些，似乎还有意义。

兆和：

昨天张同志去高地，今天即回来了，得知新来同事已有近十位害了疟疾。大伙儿住易传染。这里疟蚊虽多，又是医院，我们前后五户中，幸好还不害这个病。老鼠则前后已毒毙十只，三个房间已比较清静多了。惟雷阵雨已落二次，每次房中均有三四处大小漏，顾此失彼，因此房中不免有一半地面由霉转湿，泥汤汤的。大致将要到十一月后才会稍干了。雨究竟比闷热好受。还得经三个月四十度高温考验，是一定了。我们大致不会过高地，因间接得知已是“编余”人员。这是下来前并不明白，到后也不知道的。你也不用向任何人提，恐还不是终局。

闻大湖中庄稼长得极好，菜要各连全年自给自足，怕还是不容易，因为供应量过大。又闻从基建工程看，部中人将

不会再大增，只会继续减少，若干单位“轮训制”大致将逐渐推行，永久性可能不大，不知究竟如何。据闻科、教影工作人多调回（比我们还来得晚），报上也起始登载全部科教影片，并说明全国城乡放映。因此新的生产，无疑将继续进行。故宫、北图、历博既是保留单位，迟早一定也将考虑到开放问题。我即或已成编余人员，总不免还妄想近廿年学的种种，还有机会应用得上。至于本部门干部下放，将是一年轮训制，则事无可疑。我们是否到一定时候还让回去？将看机会去了。至今还收房租！

你们刊物估计到一定时候还是将要恢复，至于组织内容如何，已难设想。我写的新诗，史先生①等同事看后也说好，思想极新。目前照这么写诗的大致还不多。将来说不定还可发表，但不宜成第三次改业根据，则极显明。因为生活深入有一定限度，接触实际面即不广，长久停留在一个点上，只近于下马观花，写到一定时候会枯竭的。近来又新作些试验，当个试探性工作，大致还有可写的。试有意就主题中略作抒情，或写写景物，文字用得有节制，似乎还可以。不宜过。不过，就不成了。但缺少这个，尽写概念，终易落入套套，一新，二熟，三易俗。叙事也不宜过长。要避免“新打油”才成。好处是篇章不大，搁在手边随时可改、添、删。有的经过琢磨，便比较完美了。虽不可能成为一种新专业，但是规格不大，费事不多，继续试验下去，还像是有条件的。有极便利处即散文体懂得多，用字造句自然，不生硬，在旧体裁中表现新意思，还是会不断作自己记录突破，得到新章段的。还有既不抱什么“成功”希望，也就不至于“失望”。永

远作为“学习心得”看待，还是作得到的。

小弟来信转上，提到川昆通车、渡口出铁、大水泥厂开炉以及彩色电视成功及大生产，川鄂新路进展等，预计这些事在三五年中都将影响到长江中上游整个建设跃进！朝慧来信则说闻清华、北大、北航均有已开学说。艺院将招生是必然的，只是时候或有迟早而已。小平闻已返回北京。二姊一切如常。

这里大弟寄有奎宁丸子，如需要，当为寄来。据闻本地医师说，有一种小丸子还更好些。可能高地医务处也有。不妨先吃一点。

我自从听说已成编余人员后（并以前），即想，想个什么办法向领导请求，不再给我工薪，至多每月给个三十元生活费已够多了。因为我其所以不请求退职退休，主要就不是为了这份工薪，而是为了近廿年学的种种，还对馆中有用，对改陈有用，对文化史的编写，工艺史和其他几种专史教材通通有用。有些知识见解是又新又较深的，配得上新社会要求的。排排材料还是比较有条理，比较唯物踏实，我是当成一种应尽责任来完成的。若青年人不明白这一点，以为是权利，那就应当及早让人，不能迟疑。人由于年龄、教育、认识、思想、打算不同，有些事是不易说得通的，求自处适当些，少犯错误，就不大容易！

近廿年搞的工作，不少是由无到有，慢慢学懂，再逐渐深入得到巩固的。且极不自私的把知道的无保留的给人以便利，不论自编或协助人编的几本书，大都是国内第一次搞出的，时间也多极短，内容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排比材料就并

不简单，且有不少新发现。特别是那一本总理同意编的《服装资料》廿万字说明，内中对于近二千图像提出不少过去人还未道及的新问题，即仅仅对于鉴定旧人物画时代而言，就相当有用！可惜的是和一般水平要求差距过大，便在胡胡涂涂中报废了。工作一搁数年，也就等于否定了。而传统的谬误既未得到纠正机会，反而依旧成为“权威”意见，以讹传讹的下去，无人过问。这部门“唯物论”的鉴定法，得不到应有重视，而唯心论的鉴定法，必然仍占上风。我还不知是否来得及看得到我这个资料性工作出版没有？大致是无可希望了。到目下为止，用综合文物知识来判断名画珍图时代真伪，重新对宋徽宗和乾隆及权威的估价，好像还只我一个人敢于作这种新的探讨工作。这主要是各方面都有一定发言权。本来故宫吴仲超[②]，原让我有机会为把故宫那八千卷人物故事画一一看去，一定理得出更多问题。现在诸事一变，大致已无可望了。对公家说，实在是十分可惜的！也绝想不到那么热心为公、而又还能作点事的人，却已无多机会再接近工作，而部分负责搞这项工作的，却还依旧十年廿年视若无睹的在大量材料中混过，一点看不出什么问题！若领导其事的不明白搞业务的底子如何薄弱无力，是不可能考虑到应如何提高问题的。

这里已开始闷热，矿山不断有人害病，房中则上热下湿相蒸，不大好受。听说大湖边更热，不少青壮同事初来已晒得一团黑。你是在菜地还是在田里？我经常吃张大妈家菜豆粥和素菜，素菜也经常加点糖，味道轻重和我们作的差不多。区里大厨房很吃了几次鱼，有鱼时我照例送他们一份。另外

买了些大蒜头，煮烫饭时即加上半头，极得力。医院中已每天来上百病人，医生也陆续病了。我只泻过一天多，吃合霉素止住了。担心的还是痢和疟，防不胜防。

从文

为了省事，望在饮食上小心些，即医院在眼前，病倒也麻烦。

---

① 史先生 史树青，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文物鉴定专家。时任职于博物馆保管部。

② 吴仲超 故宫博物院院长。

19700619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昨信把眠尔通忘了，今寄上。长诗①想见到。在这里听年青医生一面和另一位病人争辩，和这一位诊病，忙得真是应战，想用个什么方式写写乡村医生，一定极有意思，特别是在这么一种自然环境背景下，平时什么鸟声虫声唱歌或大笑都没有情形下，在小孩子一片哭声中，青年医生急累得不易设想，一面还得和不大讲道理的病人“应战”，情形十分特殊！这一阵子流感盛行，一村村孩子发热四十度，经常半夜抱抬病人来就诊。医生也轮流病倒了，我们五户还好。

这两天雷阵雨较多，想起你们收早稻或下菜地，多免不了要在田里受雷阵雨考验，一定极辛苦！这里房子越来越湿，雨中有时得用四个大小盆子承接，恰好正有四个旧破盆带来，却想不到正得用。想收拾收拾是办不到的，因为无瓦可添换，也无瓦工可请。一共廿多间大小房子，恰好我住的一间大漏，当成一种“学习”，也平平常常了。平时三个盆就不移动，房子可能还要大湿升级，不妨事。雷阵雨比闷热好受，近来只心脏似沉重些，头还好受。药还好，因为瓶子密封，惟常用而用量不多有的或苏了，只一二种这样。存药还够三几月。近来矾得不着，快用完了，拟托人便中从县里带些。原有的

还是初来时张家分给的。我用量极少。不知甘棠还易得否?若有，从信中寄点来，即可经月使用。

这些日子这里也在轮收早稻。瓜菜已较多，惟相当贵，多一毛左右一斤。丝瓜极好，在这里已吃几十顿，辣子较辣。南瓜也应市了。黄瓜也多。香瓜则二斤多重，真是“绿如翡翠”，不太甜，味极正，桃吃过一次，大致是从县里捎来的。新鲜菜和瓜果多是张大妈分给我的。她菜作得很好。我要的量不多，经常从区委大厨房取一份素菜，分两顿也足够了。需要量似越来越少，不大动有关系。一天且极少和人说话。窗口一片绿色，对视觉似乎还能起点保护作用，所以还能写小字，且不觉得累（长诗写完时还是相当累）。惟晴雨下坡来回取饭，提水，有时对心脏还是压力大些。房中的湿倒像是还能适应。早上醒来心易疼，还得想办法。若无其他突发性病，不会忽然出事故。希望肠胃不出毛病就好。因为这一礼拜两回肠消化力不大好，即感到腰部无力，像忽然即老了许多。肠胃消化力一回复，就好多了。大致是吃的东西吸收力已较差，易出事故。冷热变化过大，不大好招架。还不到大热时！

从文

十九日

---

① 长诗　指随前信附寄的《红卫星上天》诗稿。见全集第15卷《文化史诗钞》。

19700620
双　　溪

复张兆和

兆和：

得十四日来信，布票早已收到。这里宽幅混纺供应不时，可能下月初有，可能不有。有条子被单，布厚实，似可两用，或十五六尺布票，如有需就买来。不要，或把布票暂留下，到下月初，若无五寸票混纺可得，就寄还。

你说的那个处理意见极是，即搁下不动。我因为住这四无居民区，十连一走，三户特别突出。区中人对我这么一个老知分，虽都充满好意，不会有什么可担心处。但这里在大动荡中，也是个幅动较大地区。直到我们住区委楼上时，听领导讲话，还提到有什么机枪、自动步枪、手枪、收音机未上交。(后又听人说，我们不即住小学，也和安全保护有关。)行李过多而显眼，就已成为一种负担！眼看到每天来就医的，多和吴家湾住户相似，心里极难受。也想到过，如系长住，即捐四分一给医院，也无妨。但这也得和上面研究商量，看是否相宜，才不至于反而犯错误。因为无此规矩，反易突出。上交部中是不会收的，因为正刚好照政策发还，搁到这里又不大便，才想到分散不失为一种办法。小虎等三人，之佩经常是把收人接济家中，只靠虎虎收人，三人除伙食外恐已无多。所以最近还为小红添补及小弟病中额外需要，又寄了一

百去。小尖鼻则父亲收入也只六七十，可能每月还得给那义女廿，大小三人五十多点，日子过得比永玉等紧得多。所以才有上信考虑。至于我在这里，已早感到每月拿得过多，本来至多有四分之一也足够有余了。既不必买书，又不需要特别吃喝（同事中有不少人一月还得花上十元上下烟费），我用这个数目添吃的也花不了。但是也不便把这事向馆领导提出，因为不是我一人事情，也不仅是一部里的事，还涉及几十个部和几十个大专院校的大几十万高知高资。主席似曾说过“不要过分苛刻高知高资”，大致也就是涉及方面广，还和国际影响有关。我个人倒希望较早有个总安排，省得老是为此忧心忡忡，负疚在心！以我个人说，有碗饭吃，有个廿卅作机动零用也很不错了。我这点剩余生命，主要意义还是工作。能充分把廿年所学，充分应用到国家需要方面去，就十分好。既不需要什么名位利益，也不要别的非分好处，能把有限精力全部用到工作上去，不辜负廿年党的支持和鼓励就好！这也是近廿年能耐得住寂寞守在工作上的原因，不至于犯大错误原因。至于这次下来搞体力劳动，事实上比十岁的邻居张小春就不如。限于心脏和血压，实无可奈何。其实实事求是，把我放在博物馆里作改陈准备，我还可说是个常识丰富相当得力的研究员。来到这里，我毫无用处，成个吃闲饭的人了。比小的不如，比老的也不如。因此只能写点诗，作为从见闻中一种“学习心得”看待，不图什么成功，也不可能在读者得到成功。真正用其所长，倒还是能在馆中独自看半年旧陈列，从中发现问题，提得出个比较全面的改陈意见。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末了还是只有等待。照估计，到今年新人代会后，这几十万旧知，总会还有个总的安排和分

别处理的（将来即或有机会到你新分配住处，或许也只能作家属性质）。

从文

19700701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连日大雨，大湖田中可能会受一定影响。闻晓平照科学院新规定办法，满年本可返京，就因潜江大水，新人去不了，彼也因此不能即回。小弟一信寄大弟的，有些川中事或未能在你信中提到，因转寄。据闻或将有两年，一切才可望清理完功，也可知动荡之大而头绪多端。川滇通车可真是大事！

十连、十三连不久就将全部调离双溪，因此除三四熟人外，此外便只是本地区中诸行干部还算相熟了，这几天为杨堡公社医务所布置展览中草药，几乎所有用得上大小楷字卡片、标签、提要、说明、前言、结束语，以至于大招牌，我差不多全包下来了。忙得极有意义。我觉得比什么大展览还有意义。我的道因碑小楷书，真正是用得其所！估计此后或者还有不少新草药标本说明，还用得上我这分小小长处。因为大致还得贴粘上百种本地产中草药标本，为照药书写上采集加工方法、时间，和保存应用，送到各生产队去展览，供参考用。

故宫新近听说将因十一或开放，说因叶群参观后调回不少人，已有部分人调回。历博虽是保留单位，迟早也得开放，但改陈工作，必比故宫麻烦得多，而且去年四月来的只三数

人，九月无人来，十一月也只我们三疏散户，其他全是最近才下来的，所以恐不会有回去可能。但下月我们是否即将转高地，却难言。

事实上若让我去故宫搞丝绸陈列，对国家说却省事而经济得多！我既离开丝绣组已十年，这事自然也无从说起了。

这里就是房中太湿，包括本区医生在内，凡是来到我房中的，都无不认为太湿。地下简直如雨后公路。我倒也居然适应下来了。晚上有时雨较大时，有三处漏雨，只一处能接小半盆，在屋角有点点如桃源时情形，其余不久即自停了。但还不经到大雷雨考验。吃的总勉强尽二两，有卷心白和瓜类，已很不错了。正因为吃的文化不高，倒得到了方便。一切放心吧。在医务所作主任的是杨堡贫协主任，要我为赶写种种说明时，都一点不见外，我倒觉得这么极好。有时返返工，也不在乎。总之，能为尽尽心，我十分高兴，并且觉得机会难得！也因此和好多青年赤脚医生更熟了些。可惜语言不易懂，不然通过他们工作，一定可望多得到许多有用知识。如能跟着他们各生产队走走，那就会更深一层理解了。

由于天气过湿而又闷热，晚上一冷又即得加上厚被，本地年青医生也多患感冒，我倒反而幸免，已半年不曾感冒。只是气候变化大，心脏压力也有时较大些。但生活极端简化，总还能维持得下去。干校中同志多吸烟喝酒，解除湿闷，我倒省事，茶叶也不大用。去年带的红茶四两，还剩不少，绿茶也可到年底。取饭回来煮煮，加点辣酱，就对付下来了。早上有本地蛋糕极好。

梅溪有信来，说有机关已在演巴金《英雄儿女》，大致因中朝关系恢复，形势一变化，情形就不同了。又说住处挖的

防空壕已填平，恐不只一处。

这里七一还是并无你说的四尺幅混纺，是否把布票和我处一工业券寄你，你可托人向咸宁购买？便中告一声。

闻文化部新近才解放了徐光霄等四人，馆中韩最近也才解放。看来部中还有不少人有待处理。闻永玉等忙了阵拔麦，插秧，后已转入养鸡搞副业。小黑妮初次下乡搞农活半月，和同学一道，过得很好。小庆庆明年也即将人中学，也快到下乡参加麦收工作了。

照北京一些趋势看来，有些事在慢慢的恢复正常。二姊信中说科学院正式决定干部下放一年轮训制，工作上有必要，还只半年。其他部门如系照柳河五七干校原则，一年轮训制必将不止科学院。又说定下“五五以上为老，卅五以上为中，以下为少壮”。这个办法也可能不全适用于文化系统，因为大学里搞文史的，居多是在五十以上或六十以上才成熟，五五退休似早了些。馆中则闻退职照工作年龄计，一年加一月工薪，退职则有百分之六七十经常待遇。我倒只希望争时间把未作工作搞完它，金钱和名分不考虑。如还有三五个月不动，或将在这里尽可能把近廿万字服饰说明抄一份出来，多留份底子，因为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值得留下的工作。如果现在要我来重写，精力也不大顶事了。有些原始材料图片，因为记录一失毁，再也难回忆了。

前些日子用毛笔手已发抖，这阵子或因心脏好些，手也稳定多了。写的一些诗给史先生转其他同事看看，印象都还好，史以为是晋南北朝风格，社会主义内容。还想再用些不同方法作点试探性努力。大致是要懂旧诗的点头比较容易，得群众认可还是有困难。不能兼顾并及，照旧写下去，能不

至于千篇一律，就不容易了。

这里衣倒不会过脏，只是特别容易发霉。房中简直是霉窨，任何东西能吸水气的就上霉。可是奇怪，本地人却不会作霉豆腐和豆豉酱。

从文

七月一日

19700704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之佩一信转寄。她提到夏布衣，你如需要，可告告尺寸。我这里一共还有五六件短袖汗衫，虽有三件已穿了七八年，已近报废，另二三件还新，所以不想要了。二姐信也附寄，因为提及大弟事经过种种。这几天大雨，担心湖边菜地又已被水淹。晓平处发了水，到一米深，大湖中今年可不宜再发水！这里昨夜一次大雷雨，有五六处齐漏，地下有三四处已成湿汤汤的，十天半月恐怕也不易干。但是久成习惯，即无所谓了。床上有双层塑料布，还不碍事。

这几天为公社卫生所写草药展览材料，忙了一阵。目下就只留下药房中药柜上成百签条和门口大招牌还保留了。现在已明白，雨季中的霉湿还易招架，夏中闷热极不好受。不大量喝水不成，喝水多，心脏受的压力过大。闻夏季七月里就将开始，要到十月中才结束。附近大水塘相当大，人不多，每天有人游泳，我们还是得取来加点矾澄清使用。洗点什么比你们去湖边还近得多，草地上可晒，大院中也有绳子可晒。不至于宣告失踪。不过面巾挂到门前绳子上，大致因为接近窗口，也会引起兴趣，不见了。任何短时间出门，还是得锁锁门，因为照习惯，什么人都作兴探头望望，也可不用邀请

即入，到处望望又走了。医疗所人来往经常不免杂些。小牧童三三五五且喜欢到窗口张望，张、赵二家几乎成为常例，我的窗子倒无人照顾。可能是他们经常要嚷嚷，易引起牧童好奇，我一个不声不响，反而不感兴趣。就本区各行业干部而言，我似比同来二户熟人多些。因年岁格外大，易逢人点头，受人招呼。百货商店一到有蛋糕时，必向我推荐，因不到一天就会卖光的。至于向我推销菠萝罐头，一次也没成功。已每天必用蚊香，三分二卷，作两夜用。似不大灵，但一定可杀杀菌，因为硫磺味十足。是古典式作得相当精巧的，三分二卷，要好大一分手艺！本地人不拘作什么都作得扎实，只是田中活比较马虎。这一阵正收麻，每天可见大捆小捆搬动，卡车也经常满载上县里，大致是经济作物中最容易照料而又极值钱的。闻一年可收三次。简直是不用管理，只春冬间上上肥便成了。收时也不怕雨，又容易处理。大湖边大致是因为求自给自足，以粮食为首。如搞麻，一年三次中有二次得收，就很好了。有一次就不错！区里经常可吃鱼。丝瓜、苋菜、蒜苗均极肥嫩。卫生所自栽的苋菜，还送了我好几次。已初次吃南瓜。闻不久就有茄子可吃。大致因为雨量足，夏天菜都比北方的肥大，一般作得比大湖边厨房的好，因为公家可大量买猪油。有极好的米，本地乡下人常拿到粮食店换糙米，以为经饿经吃。张家有时买来加点绿豆煮成稀饭，大妈必送我一碗。我照例见区里大厨房有好菜，也必多买分给孩子，隔壁张家又另外寄住了个女孩，八岁大，母亲是平剧演员，父亲是指挥，已离婚，孩子即寄住在这里，每天和张家女孩两人同去一里多外学校去上课，回来即唧唧喳喳，十分会吵，随时随事能引用语录，为自己站地步。非常聪敏，

可瘦得如小猴子一般。每天傍晚大家搬小凳子去公路边吹吹风时，孩子们即扭秧歌玩，直到“乐极生悲”才宣告结束。

闻故宫八连大部分已调回北京，九连也调回了五六人，十连调了三四人。传说是叶群参观故宫询问的结果。又传说今年还将在十一开放，因此新改大致将是说明中的新提法，而不是什么大改。至于历博，也可能是在开放中征求意见，一年半载再改也说不定！但去年四月来的只零星四五人，九月并无人来，十一月又只我们三户老弱病，此外即今年五月才有一半人下来，所以一年轮训制如应用到三保留单位，处理我们倒还是一难题，留似留不下，去将何处去？只能回京再说。因为直到如今，并未闻别的单位有采用我们方式下来的。我们来时也并未明说是到干校的！目下原来十连熟人已调回湖边，十三连调汀泗，除了领导挖煤组的李局长（电影局长）等三四人，此外即已无熟人了。大致将这么搁下来，到夏季过后再说。四十度的夏季，我们实在也动不了。到秋冬间可能有个总的安排。最近从史先生信中，得知熟人中郑天挺①和冯家昇②都在心肌梗塞短期中即故去。因此我总想能有个机会，争争时间，把准备改写的《丝绸艺术史》、《漆工艺史》，和《服饰资料说明》改正稿抄出来就好。因为三单位如保留，我的工作就不至于落空了。巴金的《英雄儿女》已公开演出，一次广告下且注明在全国大小戏院演出。梅溪来信，并说“住处挖的防空壕已填土。”看来一切还在变化中。二姊信中种种（如一年干校轮训制）可能是在逐渐实行，不仅限于科学院的。有些事从常识可判断，有些事却不能从常识得正确结论。我那些旧诗给史先生和馆中一些熟人看到后，史也说好，体裁虽旧，有社会主义内容，我倒认为还是

当成个人“学习心得”看待合理。难望作第三次改业基础。写到一定程度，会感到枯窘，难以为继的。当成个真正主要业务来作，不大相宜，也不合社会需要。当作副业，倒不妨事。正想还不妨把路子放宽点试试看，不大成。才明白其所以还能在少数熟人中有个印象，似乎和体裁有点关系。但正在作放大些范围试验，写写所见到的“赤脚医生”。句子易通俗，不大见功。用极小量文字，一二十个字作作景物画，点缀到新的人事中，倒还容易作到给人一种新的印象。写事件，效果不怎么好。

这里还有个修配农具的小小铁工厂，有廿卅个年轻工人，拉风箱打铁，还是千百年前旧方法，旧作业，但同时也在试作简易拖拉机，小小机船。一天有不少年青人围着看，并且经常把柴油机车开上高处，虽振动厉害，坐在上面一定怪不受用，可是大家还是十分兴奋，倒极有意思。因为在摸索中前进，将来一定会搞好的。

从文

七月四日

① 郑天挺　历史学家、教育家。南开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副校长。信中所述“故去”系误传。

② 冯家昇　民族史学家。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1970年4月4日病故，时正担负着《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稿工作。

19700716
双 溪

复张兆和

兆和：

得近信，又得大弟处转来你转小弟信，四川事纠纷在意中。闻大弟说，正在搞新运动，追究打砸抢发运动财的。当时借故扣家具占家具的等等。他去东堂子，还听王、李二大妈说到，当时因我在院中，隔壁杨张说的要揹死我的诅骂，也有人提出，认为是不合主席思想事，可见揭发的大小事无所不有。小平已回到北京，永玉闻在找兽医书，因为救活了一口小猪。大弟学校运动，也还涉及到当时因私“积极可疑”的积极，大致多将清算，正派人才会抬头真积极起来，保卫党的政策执行，为党树新的威信。

布票寄来并一工业券，有一尺未盖章的是限于六月用的，因此借给张大妈了。工业券只一张，也寄来，另有北京寄来六张，已寄朝慧转大弟留下备用。如要被面、里，也可要他为从北京买，可能还方便些。

昨寄诗想可见到，长的写时在组织安排上费了点心，气派还好。在第四段似宜加十个字，“飞矢及奔鹿，垂钓及深渊”，因为这时已发现①箭头和钓钩。加上全面一些，恩格斯也提到过弓箭延长了人手臂。如会作曲，照所叙安排处理，尽管用的全是轻重一组组声音，效果一定还好，相当壮丽。

只是得用中国乐器来编排，搞中国乐的，却不易体会到诗中较高境界！也许用各种不同有名曲牌凑拼改组，会容易见功！从这个试探中我得到些新理解，大致还可用一种相似而不同方法搞点新的叙事诗，组织上如五言悲愤诗（十八拍），也会得到新成果。因为叙事抒情略微点缀景物，我大致还会处理，达到一定水平，并可望不落俗套公式。继续写去，头脑也会灵敏起来。文字关易过，政治关大处也易掌握，只是求紧密配合政治形势任务，不免难一些，甚至于预感到不易及格。因为固有长处是易"把握大处"而不易"赶任务"。可惜生活不易深入，受的限制大。你说的和本地干部接近，恐有一定限度；目前只医院中人和区里三几行政干部熟，别的不敢随便，因为这里是个经过大动荡的地区，初来时闻小学还不大宜住。时正开大会，会中领导即一再提乡下还有藏"发报机"和大小枪支，甚至于"机关枪"的。情形既复杂，又不明人成分，是不宜随便和人相熟的。和高地不大同，高地北来人占绝对多数，这里我们却占极少数。加之近来正盛行流感，闻一村村人孩子发热到四十度，每天都有上百人抱孩子来打针。且有坐滑竿来就医的。整天可闻孩子哭声。医生也陆续病倒了。听到孩子哭声，不免感到难受，但却无法帮助。

近区中又开大会"抓革命，促生产"，还不明白上一段是否也是照北京搞新三反？这里几家住户，也一天为买菜忙，买肉得三四点去排队，到七点还不得，小菜得五六点去碰机会；因为人加多了些，素菜价已高过去年一倍，多一毛几一斤，还争着买。我因在区中取饭，每天必有一二种素菜，便省事多了。不管什么素菜，对我都是好的。也经常有肉鱼，因为供应占先。这些日子有时吃麦饭，似带点壳，吃不动。

一般是米饭。

不知你们那边有人定《光明报》没有，内容是否差不多。我去多订份报时，邮局中人（问上海《文汇报》）即说，内容差不多。因此不订。这里房中霉味已少了些，只是湿度上升，房中好些地方都如泛水，湿滑滑的，可能要到冬季才会转好了。医生、邮局和区中司务长来，都觉得房中太湿，长穿胶鞋恐易致膝关节炎。可是却无办法弄干，只每晚用水洗洗脚，或可作点预防措施。每天也吃大蒜，因为这里可买到，一毛十来头作一把。

每天也得薰薰蚊子，可是不大抵事。房中湿而空，烟子不大起作用。另两家本来干得多，又自烧柴火煮饭，柴烟多，蚊子也就相对少了。只天晴黄昏前比较好，大家搬小凳子去门外公路上坐坐，即无风，空气也较流通。而傍晚在高地看云，视野广阔，似比桃源还好些，极好看。附近已有收稻谷的。吃过一回香瓜，真如书上说的"绿如翠玉"，不太甜，味却极好。也无从多买，尝新事，照例是张家买分一点给我的，有一小块也足够了。有黄瓜时，我经常一条分三次四次加入面里，面已只剩斤把，生了虫子，不吃虫即代吃了。

这里又起始用毛笔，比较好写字。自来水笔墨水不灵，写到纸上三五天即模模糊糊，特别是尼龙笔不好使用。为高岚抄了份在这里写的诗，请她作为我下来"学习心得"看。在第四段中"文明见微光"前，似加十个字好些，"飞矢及奔鹿，垂钓入深渊"。因为发现了鱼钩和箭头。可能还得不断要删、增、减、改，才慢慢见完整。

你提到的问题我会注意到。我实忘不了近廿年业务，因为学的方法和主席提到的要求相合，又显明对各方面有共同

提高意义，还只希望把三个分量较大的和廿个规模小的专题争一二年时间搞出来。回不了东堂子，也将在这里抄出一部分，如《服饰资料》说明改正稿约廿万字，事实上内中提出许多问题极新，可以作许多有名人物画重新鉴定年代，作为参考依据。工作实相当唯物踏实，能破千年来帝王权威共同形成的错误和虚伪的。影响到新的美术史各方面提法和结论的。但这里无书核对材料，将来还是要到有工具书处去核对一次。

闻张同志说，在取工薪时得知我们已成“编余人员”，我考虑到是否还应领薪资？因为我实在不配再拿这笔钱。拿来无用处，反而增加在此负担，迟早还得退还。望你为考虑一下，告告我意见，如何提较好？或向高岚说存下不取？本希望月给我廿卅元生活费即够了，但最好是保留个名分，因为还有好多事待作，待交待给年青人。这一来倒不大好办了。望抽空告告我意见，你们中也一定有相似情形的人。我最怕好意反成错误。所以如何提较妥当，商量一下。

从文

七月十六

---

① 发现　为“发明”之误。下同。

19700724
双溪

致高岚

高岚同志：

日前另外挂号寄了些旧体新诗来，是我下乡七个多月里在高地，在双溪，见闻学习得到的不同教育、启发写成的。内中似数《红卫星上天》一诗规模比较大，组织比较严密完整，等于把二馆陈列，加上廿年来在主席伟大领导下国家社会发展和明日前景，压缩到千字中，只能说是一种试探性的努力，因为国内似乎还没有人这么写过！请你和领导同志批评指教。对诗有兴趣，就当诗看，无兴趣，不妨当成我的“学习心得”“思想汇报”看。是否还有点新意思？对干校同志和别的方面，还能否起点鼓舞作用？各诗用意虽在赞美五七精神，重在用不多文字，概括反映干校大环境（如《大湖景》等），集体（如《好八连》、《挖砂场好五连》等）和个人（如《拖拉机手》、《九连三战士》等）的新气象，新面貌，思想方法是否还对头？值不值得继续作些不同试探性努力？望告我你的意见。我是因为记住你曾说过“写得太少”，而重新执笔的。谢谢你给我的鼓励。这么写写，也是我思想改造的一个新起点！

我到乡下已住了七个多月，前后搬了三次。由于南方气

候湿热，不易适应。目下住处虽在丘陵高地，长期雨季后又进入雷阵雨季，房中上漏而下湿，不免有些狼狈。心脏压力较大，头部也常感沉重，不大好办。近闻熟人中郑天挺、冯家昇均已因心肌梗塞，先后作了古人，我大致迟早会不免这一着，因此引起我对于工作的渴望。觉得这么下去，近于消极的坐以待毙，不是办法。只希望能有机会争取一二年时间，把几个分量比较重，经整理过，有待重抄的稿件（《漆工艺简史》、《丝绸工艺简史》、《服饰资料》说明），和分量轻些，大约廿个小专题资料性工作（《船的应用》、《兵器应用》、《前期山水画》、《马和马装备的应用发展》、《陶瓷装饰图案的发展》、《玉工艺发展》、《桌子板凳的应用发展》……）抓紧时间赶出来，有个交代，才对得起党对我廿年来的教育和工作鼓励与支持，以及生活方面的种种照顾优待！我要求极小，只是让我回到那个二丈见方原住处，把约六七十万字材料亲手重抄出来，配上应有的图像，上交国家，再死去，也心安理得！国家保存文物的意义，主要是让人从中理出个头绪，对于它们的个别历史发展，和各部门在各个不同时代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情形，弄得清楚明白，知道历代劳动人民，如何运用劳动和智慧，创造这些物质文化的过程和特征，影响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又是什么情形，才可望把主席指示过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高一步。我因为一切学习都为了应用，所有常识都是从实践学来，再结合文献作综合分析，这工作分门别类的总结，不仅对于本单位同志搞陈列、说明、鉴定、登记等工作有用，对于编《通史》、《文化史》、《美术史》、《工艺美术史》，以及许多专题教材的编写，

大致都还有点参考价值！记得似郭沫若即说过，必须在各个专史的基础上，才可望把通史编好。因为分工的习惯，这些人不可能接触那么多现实材料。即专门派人来学三年五载也不抵用。本馆不是有专家搞了卅四十年，还什么也不深人吗？内中许多提法和结论，都比较踏实，有些部门或问题，在国内还少有人认真研究过，近于“空白点”，有的基础又还十分薄弱，弄得个条理清楚，并不容易！馆中少壮用它作“垫脚石”，可望少走些弯路，进一步取得应有深人和理解，使此后改陈工作，也容易得到不少方便。因为他们今后即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实物，结合文献作综合分析的功夫，恐不可能下得那么深了。因此请你一切从实事求是出发，从工作出发，为认真考虑一下我的意见。有必要时，我可以再详细些，写出我的认识，和许多有关问题。有些事，学习本不容易，但一懂了整理出来，不甚费事，就可以成为大家的常识，得到共同提高之效！

如为个人计，住在这里是无所谓的。房中再湿也不妨事。一个文化部还有大几千人情形多相同，很多人事实上处境还将比我困难得多，我怎么能自外？但是为了工作，我觉得既已失去劳动力，这么消极的消耗国家的高工薪，和个人有限生命，实在对国家不起。记住主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的提示，使我感到还有责任待尽，应当尽我所能，或把急要次要工作排排队，为人民作点事，才合理！才无愧于生当这个明时盛世，才像个七十年代新公民！东西一搞久来，大家就会明白我的工作，并不辱没一个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的名分。工作方法和见解，有许多都是崭

新的，从客观实际出发，配得上时代的！

我今年七十岁了，心脏肥大移位已日益显著，可用生命已有限。住处即医务所，附近还有个区医院，两处医生都明白告我，气候环境实在不大适宜于疗养（特别是房中过湿，对心脏不宜），病恶化时，也无救急条件，只能转送县里。五十里长途汽车，紧急情形下，恐来不及到达，就完事了。这一定不是上面好意要我下来的本意，也格外增加公家的麻烦！所以我觉得主席新指示中，提到老、弱、病、残不下放，对某些人说来，实在极有道理，也一定早预料到有些困难，不仅只是个人能否克服困难问题。还有些人，把工作搁下，对国家说，或许也会有些不经济处，因而带来一些损失！我从五零年起始，就不在名、利、权上用心，要的就是工作。不懂的想办法求懂，懂了的还希望让大家共同提高，在工作上累倒是应分的，真正的休息只有死亡！十多年前经常有人说我“不务正业。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后来事实却证明，我对于许多原本陌生问题，都有了发言权，而说我不务正业的“专家”，专了卅多年，却连为普通文物写个廿卅字说明，也不知如何措词！但卅年来，我从来也不分辩过。时间已早为我说明一切。可是这位老专家还放不过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倒又用尽心机，说我是刘少奇通过周扬插入历博一只大黑手！究竟是什么原因？将来有机会再说吧。

我这个人做人应世水平，可以说极低，不会说空话哄领导，也不懂什么叫做享乐。比如说，本馆有个时期搞跳舞，我还是这次搞运动才知道！廿年来连小馆子也不会上。在工作中，除了美工组经常要问到我一些材料，和他们比较熟。

此外陈列部曾经有个同事，在学校学的不得用，看他这么混不成，好意告他"具体搞一个问题，通过新的研究方法，就可明白一系列他过去、现在不懂或不真懂的事物。"他到后来检讨，却一再说我"有意毒害他。"这种人存心虚伪，我真太不懂了。有了这回教训，因此分段同志不问到我陈列问题，我就不敢乱搭腔，怕犯错误，因此给人印象，不免有"脱离群众"感。惟对工作学习，大致还抓得比较紧，工作方法，既不受学校传统框框束缚，近于主席所说的"是个外行"，但是永远却记住主席指示"凡事不经过调查研究无发言权"，而且总是从"联系和发展"去看问题。一切从无到有，先从实物出发搞调查研究，再结合文献作综合分析，不断加以充实和提高，所以始终说不上什么"专"，惟各方面"常识"究竟比较丰富。这种研究工作越深入，越接近技术科学，推测判断也易证实，不是猜谜子。工作也近于接力赛跑，一个人能力有限，要不断有人接手，不宜停，不宜中断，要善于利用前人长处。如果这个人一切工作，目标明确，都是为了后来者工作便利而努力，已用较大速度走了好一段路，和少壮已有相当大差距，如今是利用他的长处，还是把他甩开，让少壮又从头开始？还是让他充分使用有限生命到未竟工作，作出点总结，再把他作年青人的"垫脚石"，便于少壮大步向前？此中得失，是十分显明的！

我既放弃了求名求利比较省事的各种机会，学习用主席指示的工作方法，搞文物工作廿年，对于若干部门，大都摸了十万八万东东西西，分门别类深深扎在脑子里，有了些初步发言权。从个人甘苦经验中，也就更容易明白，培养一个

"真有常识"的研究员，或许比培养一个"专家""教授"还不容易！因为不仅是领导给予条件问题，还包含更多的复杂因素。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可能也和一般学校习惯大不相同。我因此在任何困难情形下，总忘不了有责任待尽，也是人之常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的某些工作和工作方法，在新社会中，可能还是有用的！因此更迫切希望有机会把些未完成工作，加一把力搞完他，摊出来供同志批评指正。如果这些想法，近于个人主观，已不可能成为现实，也盼望明白告我。因为近半年来，或近三四年以来，和一切通通隔绝了。只知道"北图""故宫""历博"是三保留单位。既保留，则研究、改陈迟早要提上日程。"北图"我无丝毫发言权，至于故宫和历博研究底子，我多少还知道些。故宫对于字画鉴定方法，实在太旧了，许多名画的年代判断，都还受一些皇帝的题字题诗，和专家权威"猜谜子"鉴定法共同形成的传统习惯势力所占领，也就是唯心论占绝对上风！必须要用新的唯物论的鉴定法来破破，新的美术史才有希望产生。有关这一点，有机会时，我可以试来提出十来幅重要名画产生年代，提出些新的怀疑，供"专家权威"参考。此外，比如说，故宫还有上十万绸缎、地毯、杂纺织物，五八年我曾和老魏、陈娟娟①共同理了二年，有了点头绪。清代材料我看得不如他们多，清以前材料和文献联系，我比他们熟。现闻魏已去丹江，陈已死去。从具体材料出发，叫得出名目，说得出问题，懂得它来源，并知道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求"古为今用"落实，不甚费力即可提出千把种资料给生产方面作参考的，或许只有我这个老弱残兵，常识还比较扎实。

如大家真正能实事求是，从工作考虑，能把原来在丝绣组工作的高蔼芬调回，再另调个有点文献底子和杂艺术底子的少壮，让我尽快用一年半载时间，为赶紧训练两个这部门工作的接手人，此后这方面工作就可省事甚多！他们如名目、特征、和其他工艺图案有什么联系（如唐三彩陶基本花纹全出于唐晕锦和印染，宋褐釉白花瓷和当时被禁止的印染绸子也有密切联系，宋建筑彩绘锦纹和宋锦多一致，但清初锦仿宋部分，却有了发展，而清初建筑彩绘却有部分用清锦，有一致处。清初地毯用锦纹极多，但色调却不同。等等），这些相互联系处缺少基本认识，谈鉴定，谈研究，都不大说得出所以然，作说明也不易掌握分寸！所以千年来本来十分薄弱的锦绣知识，我们用一个联系和发展的原则，也即辩证唯物的原则，和综合比较方法，不到几年间，便基本搞清楚了。特别是把一部售价高达五千元的《纂组英华》刻丝，大部分胡乱定为宋元遗产的时代，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清代”！（原因是旧官僚为骗小张[2]廿万块钱，有意把一些清代破烂随意升级为宋元。日本人又为胡吹，抗战前就到四百元一部。）对收藏部门说来，我们近于大杀风景，但对鉴定它的科学说，唯物论的鉴定法却抬了头，不致以讹传讹再贻误后人！这就是严格遵照主席指示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得到的结果。（故宫在丝绣部门中，还有不少从画稿上实明代万历前后，而收藏册子，却写“宋绣”的，都有待清理，加一附注，免得将来妄人拿去胡乱展出，造成新的假象！并且也可减少保管部门责任，不然将来不好交差。）扩大这个工作方法，在许多不同文物研究方面，都可望得到迅速深入进展！要破过去一些

皇帝和专家权威阴魂作成的种种假象，是必须从许多文物方面的形式发展，花纹发展，有了基本知识，配合运用，才能达到目的。这自然对活着的“专家权威”和收藏单位，都近于杀风景事情。可是假象不破除，那能有个唯物鉴定法代替唯心论？试举个小例说说，花了大几万港币买回的韩滉《五牛图》，死去张珩算是立了一大功。谁也不能怀疑他是假的。(更料想不到甚至于乾隆还伙同作伪，有意在上面题诗开玩笑！）可是我总似乎在别的什么书上见过这几只牛。后来拿它和清初如意馆画师作的大青绿设色满汉纹合璧《孔子事迹图》一对比，才明白是从事迹图中取下。有鼻环一只，在事迹图中是驾辕牛，才用得上鼻环！另一只迎面而立的，前腿臃肿不大像牛，原来是从事迹图中一只骆驼改装的。照理推测，是如意馆画师开个玩笑，而乾隆参加了这玩笑，题了歪诗，盖上御印，把二百年后的权威却哄住了，把部长、局长、院长全哄住了。这种有点俗气大杀风景的对比鉴定法，尽管“有物为证”，事迹图原存故宫，现在馆中，可以对照，“假的还是假的”，但是原画却不让我这个“外行”说话，早已彩印送到世界各国去了。将来故宫陈列名画珍图时，大致还是会把它当成唐代韩滉手笔陈列，我说的不抵事的！所以唯物鉴定法能否在目前真正抬头？还是并不容易！再举个随手近例，即故宫有次陈列古画，某管事权威拿了个上有戴“姑姑冠”的妇女形象小幅画，照乾隆题字契丹“胡虔”所作陈列。我说这怕是元人的画，比胡虔至少晚二百年，那权威即悻悻的说“你怎么能知道？”我说“从女人帽子知道。”他简直有点火了，“难道契丹人就不戴这种帽子吗？”我不好意思和他争

辩，就不说“我并帽子用的材料还知道，《草木子》和《长春真人西游记》通通提到！”权威若读书，倒比较好办。因为你一谈根据，他即哑口无言。若不读书，就会冒犯他的尊严。不过这画后来还是没有陈列。据我意思，这类画倒必须陈列，《五牛图》也应陈列，和事迹图对照，加上新的鉴定，说明乾隆多胡说八道，有时还是有意作伪！有时则为无知，绝不宜以讹传讹！至于有名的《洛神赋图》，因故宫陈列作顾恺之，全国写美术史的，都不求甚解，以讹传讹，十分误事。其实如有人不怕麻烦，从具体材料作具体分析，和比较印证，即可明白，女的双环髻（即史志上说的飞天紒），实出现于东晋末，而流行于齐梁间。男的穿戴，则是典型北朝制度，水中的“蛟龙挟毂”的龙形，和“鲸鱼为卫”的鱼形，也只在敦煌隋壁画上有反映，以前没有。总的看来，这个画产生时代，至早只能到隋代，或出于北齐杨子华，隋展子虔等手笔，比顾至少也晚二百年。这种分析要使故宫专家点头认可，心服口服，却得他懂制度，而又不敢于怀疑过去什么帝王和收藏权威的判断，一切从现实比较，用文献作证，才可望把千年胡说，加以廓清！若仍老一套下去，就毫无希望可言。把齐梁时髦，北朝官服，当作前代神话处理，是只有隋唐间人能作，而绝不会成于东晋时顾恺之手的！

高岚同志，我从起居服用，家家伙伙，在历史发展中变化的种种常识，来对所谓“国宝”性著名人物故事画，重新提出比较正确年代的工作，可作的事还多，但是恐怕已来不及作了。这就是我希望能有机会，抢点时间，把《服饰资料》说明部分重抄出来，留作馆中参考资料原因。因为上面就点

点滴滴提出了许多这类问题，而总有一天，我们的鉴定工作，会由唯物论代替唯心论，能把上百种名画，给以一种比较科学判断的！廿年来，我深深感谢党对我的教育和工作支持与鼓励，我也就用极大热忱和耐心，来进行学习，进行新的工作，不要成为“滥竽齐人”。现在工作只能说是基本功刚作好，还没有得到好好应用到一些具体工作时，我怎么能撒手闭口，把所有知识带入坟墓？党过去支持了我独出心裁的廿年的学习，现在还希望得到支持，把学习初步总结，加在整理，作为后来者参考。十多年来，我就从来没有机会和你好好谈过一次话，也从来没有机会比较深入和别的党领导谈过我工作总的企图，和已经取得的进展，及今后应如何致力，可望完成什么任务的估计。总以为既将终生从事这个工作，还有的是时候和机会。现在说说也还未太晚，事实上已晚了些，因为如四年前就能详细谈谈，大有可能十年来抄下许多十分有用的记录卡，就能保存下来，不至于在近三年运动过程中，胡胡涂涂毁去了！如今有些问题，是只保存在我记忆印象中，已十分零碎了！高岚同志，你要明白我较多，就更容易理解我的请求用意是什么了。为了工作，争争时间的意思，是为我自己，还是为工作？（甚至于可说实为真正把主席思想试应用到文物研究工作中的原因！）我为什么能把工作始终坚持下去？因为我明白，这么进行学习、进行研究的工作方法，是可以把文物研究工作，逐渐取得进展，而达到近于科学结论的。是可以希望把过去千年来人不能明白，而近五十年来大学历史系进行的研究方法种种局限性，而加以补充丰富，解决新的通史文化史……而丰富以新内容的！我应当

尽可能加速步子，争取时间，走完我自己能走的一段路，才对得起党廿年给我的信任和支持！我不会辜负这种信任和支持！因为我不是个尸位素餐的懒汉，也不是追求个人名利的野心家，我要的就是工作，对于共同提高有用！

沈从文

七月廿四

致高岚的这信，先于7月20日写成约一万字的初稿。后又改写成这封较短的第二稿，寄给作者长子沈龙朱，请他过目后从北京转寄给高岚。

7月中旬，作者曾通过沈龙朱，将另一封表达渴望工作心情的信，转寄给革命历史博物馆革委会另一委员王镜如。沈龙朱在1970年7月26日复沈从文信中，归纳转述了王的意见（参看【附录】），并因此估计到，致高岚信也不会有作者企盼的结果，故未转寄而留存下来了。

据未寄出的原信编入。

① 老魏　即魏松卿，古丝绸专家，任职于故宫博物院。

陈娟娟　女，故宫博物院织绣组研究工作者。下文提到陈已死去，系当时干校中误传。

② 小张　指张学良。

【附录】

19700726
北　京

沈龙朱复沈从文

爸爸：您好。

上周在收到朝慧转来您给王镜如的信后，我犹豫了一阵，还是寄给了王伯伯。上星期日上午加班下午到了一趟东堂子，和王伯伯谈了一个多钟头。他对您的身体状况是十分关心的，知道您一人在双溪生活有不少困难，但是作为革委会成员，他不便单独复信给您。至于把您的信再向上转交，恐怕也不恰当。话谈的很多，我体会归纳有以下几方面意思：

一、干校组织和北京馆内没有直接领导关系。除非真正工作急需的人，才能申请调回（这是极少数）。目前馆内仍在继续动员下放和老弱病残的疏散工作。（附带说一句，最近北京市街道上又在动员八种人疏散，听说比去年更紧更严格。）

二、如果确实因病，医生确有证明："在当地无法治疗，耽下去有危险。"那么可以向干校领导打报告，到大城市或北京治病。（我想：这种批准的可能性也不会太大。）

三、你的条件够得上去丹江口，如果你自己愿意，而且和妈妈商量好了，可以试着向干校领导申请去丹江口，那儿水电较方便，也较凉爽。

四、关于工作问题：

（1）目前历史博物馆还是主要在搞运动，"改陈"根本没

提到日程上来。

(2) 你的那几份资料，希望你自己能一分为二来看待，那是“还没有经过批判的”，不能把它们全看成是“方法全新的”“唯物的”。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3) 关于你说“不要工资”问题，以后再也不要向组织上提了。因为有国家政策决定，如果以后有什么改革，改革的时候再说。

基本意思就是以上几点。

…………

已十点，不多写了。祝

好

龙朱

7，26晚

19700801
双　溪

复张兆和

兆和：

今天八一，估计高地必有大会，热闹之至。得廿六日信，知道你们已得夏收。这里也正在收二季稻，抢日夜耕种三季稻。听医务所人说，晚上只睡二三小时，忙得不易设想！气候太热，已到四十度，田中需水，水塘全干涸了，我们用水已必须到一里外小河中去提取，再三五天恐怕还要更紧张些。因为三五天内不像会落雨的。住处如蒸笼，每晚必到半夜后才能睡一会会，早六点又红日满窗。

地方正盛行"流感"，区中八千多人约四分之一已传染，所里每天有百把人来诊病，廊子下也住满了病人，医生也有病倒的。还不知如何一来才告结束。干校住这里五户，住煤区和中间一大屋共约三百来人，还少受感染，据医生说"主要是吃蒜有作用"，我们每天吃蒜。素菜瓜类豇豆都已较多，每天有吃的。中上已不能出门，一般多早上去取饭。医院常为写证明买糖和蛋，吃的还凑和，也不想吃肉。只是太热，希望不出病就好。大致还有个把月才会转凉。我这里衣够用，新改夏布衣极好，加上另三件已苏融待报废的旧短袖衣，还有二新的未上身，今年是过得去了。这里因为有洗衣粉，洗衣方便。

大弟有信来，附寄上。他提到新诗给同事看了，觉得好。这里也有人看后说好的。这方面我大致还保留一点潜在能量没有好好使用过。可以走一段路，但也不会有什么真正更好的收成，因为内受体力限制，格式限制，外有主席说的旧诗可以写，不必提倡的意见，写得即再好，也不一定有发表机会。当成一种学习心得倒还切实。当成一种试探性努力，也就更无所谓成功失败感了。你试当成一份外稿看看，还像首诗没有？长处和缺点说得出点意见更好。我似乎真像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过“化”得多了点，一般人是不大会看得出了。因为这里照气派说有三曹、杜、李的启发，照组织说有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启发，照具体内容说有全馆的陈列，照观点说有“由猿到人”的启发，有通史，有近百年史……照后大半部分观点说还有更多毛选的影响，不过我的“活学活用”，不是引引字句，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反映而已。大致给内行看是会点头认可的。在新石器时代一段里，“文明见微光，亦已经万年”前面加了十个字，是“飞矢及奔鹿，垂钓入深渊”，这是一面根据发现箭头和钓钩，一面记起恩格斯说的“人发明了弓箭延长了人类的手臂”而加的。又在近代辛亥革命部分也加了十字，改成“书生不经事，以为大功成。还多议会迷，胜利致头昏。窃国属诸盗……”算来一共将是一千一百字了。

附来张大弟等在梅溪小院子自照自洗的相片。小玩具据说是庆庆新的处理品给小尖鼻的。小尖鼻已十分会玩，自得其乐，人缘极好，见送煤的，取电费的，送信的，都能按年龄性别叫人，大家都要和她应酬一番。也不乱吃东西。就是动量太大，胖不了。

我房子里窗前蛛网已扩大到四尺左右，且纵横成阵，房子蚊子收拾了一大半。地下还是湿霉依旧，医生见到也摇头。我无所谓。

煤区已出煤，昨已送一车煤到区中报喜，一车到县里报喜，大致也到了指挥部。是第二井出的，离地只二米，煤层有二米多厚，不止一里路宽，长还不明白。也算是十个月付出了大几万劳动日和大几万材料的成果。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基本上可解决湖边和石灰厂、砖瓦厂用煤。再进一步或者还可望解决已下放咸宁或待办的工厂用煤。

过渡务必小心。矾极得用。

闻上月廿有关于新宪法通知，省中已在讨论新人代代表。政协大致即无形结束了，因为已完成历史任务。此后有关建议不知将通过什么办法。

这里一切望放心。天热头易发重，将想方设法不让病倒，一切过了这个月闷热，就算是过了一次大关。

从文

八一中午

19700804
双　溪

复张兆和

不论如何，务必来看看我。不宜迟疑。

兆和：

今天得三个信，你和之佩、小弟，从三地方寄来的。四十度的高热，也暂时忘了。之佩又有了孩子。小弟信比给你信更详细些。派他去上海，可知是得到党和工人信托，必然能把任务担当下来，即早完成的。二信转上。可给之佩个信安慰安慰。给小弟信鼓励他不怕困难把工作搞好。最值得令人担心还是你的问题，脚浮肿，和发展到了脸上浮肿，恐不仅是营养不足，大有可能是肾和心脏出了问题，由于年岁大，超体力劳动，又吃得不好，肾和心脏有了故障，排水机能失常，务必即早去医务处看看，不要一天耽搁。不宜再发展。如医生要你到县里诊，就即上县里，不要疏忽！如只是营养不足，这里还有奶粉和白糖，要即为寄来。如系心脏或肾出问题，我想你不要勉强支撑，要实事求是一点，请半个月假，来双溪住住。这里虽热，究竟是丘陵高处，空气易流通，比较好受，住处较宽、静。吃的也好些，大厨房有各种素菜，自己也还有些补充副食糖、蛋等等。附近即医院，一般性药易得到，医生又较熟。主要还是能休息休息。望你务必要实事求是对待这个问题。（熟人中向达，即因为去十三陵劳动，

过劳，尿中毒，耽误了一天，即出了问题。）你应当记住上次下乡眼病的经验，稍耽搁就几乎出大事，幸亏即早治，不然就难想象了。人年纪到了，要实事求是对待自己！不要总以为拖得下去，即无所谓。争积极是对的，要量力行事。我盼望你考虑考虑。若早上搭班车到咸宁，即可搭下午三点班车转双溪，这边是大客车，五十里路平平的，不会太累。先告司机“到林业站下车”。回头走不多远，就可到了。也有可能住一礼拜就会好转的。

从文

八月四日

我这一阵子也总是头重心闷（怕影响你，不好告你），在四十度高温下，易出事故。已不能坐车来高地看你。你即请求来看看我，也应分得到许可的。有不少同事家属都请假来过。

19700826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六点钟时这里来了大雷阵雨，是今年最猛烈的一次，房中上漏六七处，各种工具全用上还不抵事，幸好床位部分无事。最严重是地下外水浸入二处，直到床脚，幸亏张家父女为抢救，倒水七大盆，才缓和了攻势。但是我最放心不下还是你。计时正在路上，雨大，路生，雷激烈，狼狈必超想象以上！据张同志说，向阳路半中有某连新迁，可以避避。但是若不在当路，你未必知道。但希望那边的雨晚落半点钟，或在县里因雨上不了车，就好！一夜里为此放心不下。望来个信说说经过。这里四小时大雨，河中已一片黄浊，至少有四五天不会转清。雨落得真巧而不巧，恰恰正是你在路上那阵最猛。希望不出事放就好。在你来信以前，我大致总是想到许许多多可能和不可能事故的。已去信大弟和四川之佩，告你在此十天情形。预计回到湖边后，会有大弟和小弟信报告种种的。这里生活将照你所见到进行，诸望放心。特别是和同事相处关系，和区中关系、医院关系，都值得放心。小医生说，你浮肿大致还是年老体力超支，和营养不足，心肾似无问题。但超支过久和营养失调过久，却会引起心肾机能故障。目前只能从条件许可下，尽量吃得副食好些，免得发

展。至于一般健康，照年龄说，比乡下搞田中活的农民，也不差，城中人更少见！

这里望放心。脚近于向慢性转，不会如何严重。比较麻烦还是心脏，早上上下坡有些吃力，下午转好些。吃的南瓜大致还可有一月是主要份菜，对我极合适。经常有鱼，也是难得机会。因为主食用的过少，一遇有鱼，大师傅总劝我多买一份。他们可不明白，我最欢喜还是南瓜和丝瓜。

这次大雨，据闻三季稻和山地作物，都有好处。只是来得迟了一点。气候又转闷热。看天云大致还有几天大小雨待落，可不至于像昨天那么猛了。一雨素菜又转多了，丝瓜长豆都特别好。你们菜地不知可因雨得到点补救没有？

从文

廿六日

下三点又继续大雨，房中不再漏，地下不再浸水。我们把大盆和所有大小盆全接满了水。不到半小时，就可供一星期用，而且远比溪水还清洁！

19700829
双 溪

复张兆和

兆和：

礼拜二下午那场大雷阵雨，可把我急坏了，因为天巧地巧，恰恰正是你应分下车后走那六里路时。想象在雷雨中“老太太”的景象，即或还雄赳赳，依旧一定是极狼狈的！唯一希望，即雨早到些，你被揹在县里。得来信，才知道真是天保佑，在县里就停住不动了。这里和变戏法一样，你印象中极好的溪水，已注满黄流，或将有十天半月才会转清。房中积水虽倒去十多盆，已浸个透湿的地面，大致还将一月以后才会转干。至今房中还有三个大小盆准备着。雨一落即叮叮当当，小春即笑着，嚷“又敲锣打鼓了！”最好是昨天一雨，张家父女为忙着接檐水，一会会大盆、中盆和桶桶全注满了极清雨水。这一来，至少有十天不必提黄水澄清了，真是懒人有懒人的气运。听说山坡地得了这几天大雨，红薯得益极大。但平田三季稻，似乎已有部分被淹，若不再继续有大雨，或不至于成灾。今天去商店，才知道购物证不吃酒的可改红白糖，那个胖胖的女同志，当时即为改写上了。因此一月至少有半斤到一斤糖可定量供应。（我先去还有红糖，张家后去，反而买了白糖。）收到《红旗》二本，有一本大致是归你的，如得不到即当为寄来。给小春小书已收到，有一本

已有，即转送了小洁，极高兴。

看天云还有大雨待落，并且在西南方云格外重，也许真应了张同志说的，“会留在县里进退不得。”但我想一般雷阵雨多在午后，早上或有班车通行，也说不定。明白了县招待所情形，也有好处，因为我们或许要去县里看病，或作别的事情，在县招待所可能还方便些。记得咸高还有好几里路，要走好一阵。

这里已转凉。虽白天还依旧赤日当空，风吹来时已多秋意。算算时间，离十月节又只一个月了。今年大致是将肯定要在这里过十月节了。报上还不曾闻有开会消息，大家都盼望着，以为可从中得知道些新事、新制度、新办法，涉及大几百万知识分子明天安置等等，多以为大会将有决定，而新宪法中也会提到的。政协或已因为完成了“历史任务”，不会再存在，部分“民主头头”或转成人大代表，部分“知名人士”也有相同情形。至于占分量比例相当大的部分“特邀人物”，除少数因特别原因，转入人大，其余或不再有任何名义。照理说来，这也合乎社会发展规律。惟从此少一建议机构，可不知是否还会有别的方式代替出现？因为从过去十多年开会看来，政协提案一般比较人大多，不仅教育文化部门，即科技、医药、工业建设，也多比较有分量提案。因为多属有关负责人。图博部门过去似只有四五人在政协，二人在六三年加入人代。新的安排还不知如何。

从文

廿九日

一打三反[1]具体内容望见告。

① 一打三反　根据中共中央1970年1月31日和2月5日发出的第3号、5号、6号文件，迅速在全国掀起一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简称"一打三反"运动。

19700904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今天四号，又是大雷雨日，想起你或者还正在菜地中不免为担一分心。这里从你走那天地面湿透后，至今还未稍干，大雨一来，一会会恐又得用大小盆接水了。同时也可能又会从外屋檐口接水一大盆，足十来天用！上次寄来的灯泡，经张同志修好灯口后已放光。

真一来信转上，东北情形大致是比较紧张的。这里闻九月里即将全区通电，用大冶接的高压电，一律装灯，三元一盏，我们可能在九月里也可把二小管荧光灯安上，方便得多。近来蚊子还相当多，大致要到十月中才休息。这里大致因为已探明煤好量大（闻区中地下到处是煤！）不久将有八九千人来开一运河，由二水库引水，直通大冶。将来除公路外，还将由水道运输。再闻粮食已不再外运，可见明日需要必远较过去不同。并且还说将来会把平地村子各迁丘陵高处，便于把平田大面积化，有利机耕，这事可能还要晚一步。至于通电引水则是不久可成现实事情！武汉既有上百轻工业厂下放咸宁，双溪若有煤有水，部分小厂向此地移迁，也是意中事。

我心脏似不大得力，惟四十度高温已成过去，有二月秋季可松口气，再迎接冬天，大致不会出意外事故。湖边情形

不知如何。闻月中就将进行“一打三反”，必然又将有半月紧张。又北京来信，说张君秋、李德伦、谢铁骊、红线女及样板戏诸主角多作了新代表。旧文化部中知名人物倒不曾有几个提名的。政协至今无闻，大致是早已完成任务，即不再提了，但部分民主头目，科技文化医药特别人物，大致多仍在新人大中。或许尚有个近于过去“文史馆”、“参事室”性质收容建议机构出现，亦未可知。又闻这里人说，焦枝路过江后，将通常德、柳州，作为京广内线。重庆人鄂则达襄樊，明年便可通车。所以明后年以武汉为中心的建设新景象，将十分伟大。中央各部多围绕湖北各省而下放，实有深远意义！

（下三点）不出所料，大雨来了，又值四五级北风，房中如落倾盆大雨，一切全湿了，比桃源狼狈得多！张同志父女同为抢救也无办法。幸好席子还在手边，雨衣等等也在手边，为把书桌厨柜盖上，地下简直成了河。倒了近廿盆水还不抵事，后来雨稍缓，又扫了十多盆水，柳同志父女也来了，几个人为搬了六七十块砖纵横铺在泥地上，才能走路。这些砖看来将在屋中过年了。我还像是生平第一次那么对付过来。一面还和孩子们大笑缓和空气，请他们吃了那罐杨梅。一排房子数我住房最糟。床边垫被也湿了一部分，帐子下脚已全湿，幸好睡处未湿。顶上本已积水数盆，为柳同志发现，才赶即用小盆舀了四大盆。如塑料布一破，可不堪设想！现在已七点钟，灾难性的压力算过去了。各处已收拾一过，饭也吃了，雨还在落，但不再动风了。这个信从透湿中也转干了。希望明天放晴，可趁早晒晒垫被，门帘和一切东东西西。蚊子已开始叮人，蟋蟀也在墙角鸣起来，大致是不会再起风了。善后将有三五天才会部分恢复你离开时光景。至于地面，可

能要过年再想办法。因此一次灾难性风雨，我们考虑到这个高地恐不宜于装电灯，特别是桌上灯和床间灯，怕太容易走电。

想到大湖边若遇这么大风雨，必有更多的住处在更无可奈何中度过。特别是大家正在工地中而住处无人照料，回来情形可想而知。我这里是大小四人为救抢，还不免一塌糊涂！唯一好事即在忙乱中张同志还为接了一大盆水。说笑话，同样是水，也得一分为二，有害亦有利！手电灯和无线电，和重要稿件幸未受灾。药物食品也未湿。灯还能用，蚊香能用，不受影响。可说巧事！望放心。

文

四日晚上

此信写在田真逸 1970 年 8 月 8 日致沈从文信纸背面。据手稿编入。

19700909
双　　溪

复张兆和

兆和：

早上送走历博马玉珍等上车时，曾托她捎了个贴过邮票的信，因为若她今天可上去湖边班车，又正值有五连人同车，可能这信今晚（九号）即可得到。十点得你来信，才知道廿八即已回住处。大家都笑说，“在县里悠悠晃晃四天中，一定可够急闷！”幸好已走，不然看到这里狼狈将更担心！

已半月多不得大弟等来信，想必近人节期，工作一定较忙。小弟还不知已回返到自贡没有？若已返回，为赶新装备，大致事实上将因“出点子搞具体设计”，要有一阵子忙，而今年大致是不大可能来双溪看看了。近些日子闻高地有不少去年九月里下来的人，多已沿例请假回北京，望望亲友。（这里最近也有人回去。）你的收音机正好托人带回，请大弟闲中收拾收拾，大致不甚费事，即可办好。馆中来二同志，一为马玉珍管财务，另一管专案，看到我生活情况，房中景象，闲谈中说，怎不让张兆和同调过来方便些？又说，若两人请去四川，应当得到许可的。这自然只是随便闲谈，也许有些可能性。我不好提什么。因为一，我考虑到今年不久要开的新人代，将公布新宪法，定新体制，对于近年大规模下放或疏散干部，必将有个较具体办法提出。因为是大几百万知分问

题。一切待新办法公布后，再看情形谈将来，比较好。二，在这里怕住不长久，还得转移。因为听说学校要房子在明年办学校。至今为止，还未闻医务所要迁开，没有可迁房子，也并不说我们要迁。但看来不可能再住一年二年。若明年得迁，总不外三处：（1）回湖边挤油渣（有了新住处后）；（2）去咸宁或汀泗什么，（最好是专区能有个住处，怕不容易！）因为是在北京时即说到还可租住处，并说已定下的；（3）即许去自贡，照新章可以在三线投亲靠友。三，即在此可住一二三年下去。你若调来煤区工作，女同志不到十人，多新华书店装运组工人，一道工作似不容易。唯一可能，是在领导小组李同志手下搞搞杂事。还有各连十来人工作，能这么倒易处。只是离住处还有大几里路，大致也只能一星期回来至多二次。我担心的倒是你离开了相熟多年同志，学习上、工作上统不易习惯。其次，即过来系退休。（这自然有得有失，“得”即年龄究竟不少了，搞工活事实上已不大担得下，也应当退休了。“失”即从此脱离组织，自然也带来些可料、不可料的不便，特别是以后再转移事不大便。）至于说去自贡，过去离京前，高岚曾明说“不成”。后小弟却说，“凡是从北京来的家属，厂中都表示欢迎。”现在这里和张同志都说，两人既然都上了年纪，这里也不是宜久住方式，设能去自贡，不如请去自贡好。事实上或许只有这条路可走。特别是从战事看决不能回北京东堂子时，（近看《参考消息》，有关日本抬头以及目的更多，比日报加倍多！）到一定时候，过那边去可能性实相当大。（或许到那边后，将再散住附近乡下，比这里却好些。）所以我曾想到这事既有可能性，是不是我先请求去自贡看看，明白情况，好一些？自费也无妨，易许可。虽将

转车，趁天气还不过冷，还是方便，你试考虑看可好不好？据我想，到那里住十天半月试试，还是好的。总之，如不能回东堂子，大致也只有这么几个去处可去了。而却又大致会要在明年二三季度将要实现的。

我关节炎急性已止住。慢性似已形成，似不大要紧。不能急走，正好慢走些，省得路上摔倒。入冬后，雨雪一来，上下坡取水，特别是溪边那一段陡坡，难免麻烦些。估计能克服。每天已间或到厨房取水一瓶。糖、蛋因修河，已无供应，不碍事。因为用糖量不大。菜中间或还有豆腐，就挺好了。

我本已准备动手抄那近廿万字《服装说明》，幸好不曾动手。数天前如偶尔兴致好把箱子打开，大雨一来，可就糟了。现在还像一时不会放晴。我却总希望把工作有个交代，才对得起党。

你们的萝卜要注意，因地已转寒，叶虽长，入冬即抽苔，开花，而本身却成小萝卜头。去年高地我们看的园地即如此，卷心白也会过时即不卷心。得多向老农请请教，不然雨水再好，收成难望。加肥不得法，不得时，也会促进老化，而影响正常发育。必须随时、随事问本地老百姓，才可望取得些有用知识，免得到时无法补救。

天转冷，已用厚被，加棉毛裤，毛衣。各种已湿或半湿的东东西西，抢天气晒了两天，较多已干燥了。书可大部分走了形。别的无事。目下最不好办是地湿上升，影响到被盖，头天还极干爽，到二天晚上又转潮了。幸好不是霉季，不生毛，地下也不生毛。本地蚊香已脱销，还得托人捎盘香。近来蚊子格外猛，白天也忙着叮人，专叮脚孤拐两旁，巧得出

奇！

脚肿好些没有？要“实事求是”些，如一上工不久，又回复上次入晚即亮亮的，一是药要赶吃，二是辅助食物也得适当重视，不要怕人说话而误事。或者还得去医疗处好好看几次，因为虽不由心肾而起，却可能将影响到心肾。“说时迟，那时快，”到心肾显明有问题时，马后炮即嫌迟了点。这对一个老太太说来是比肋膜炎麻烦的。应重视。

闻馆中人说，总理已为干校批廿万新设备费，另调各科各门得力军医廿人，加强治疗阵容。且有X光、心电图、外科手术室等等设施。由此看来，干校虽已转为武汉军区领导，一时或者还不可能将干部外调本省市使用，事极显明。至于图博口三保留机构（北图、故宫、历革博），照理既已属北京市，干部下放，照一般习惯，只限于远郊区，凡是已到了干校的，将来如何解决，今年底或可根据政策办理，部分人将回去，或改疏散地，则事有可能。目下还不知如何办。虽有办法，恐怕还是因人而不尽相同。即如本单位原拟疏散而始终不动窝的，和已允下来到时不来的，有的虽闻在开会动员，有的却不大再提了。这里住金口家属，闻也有回去的，粮食关系如何转移也不知道。总之事情牵涉问题多，不能一例而言。

有关世界大事，中近东的慕尼黑阴谋和反阴谋斗争发展，似相当严重。而苏修与西德订“不用武力”条约，影响各方面也极大，估计影响欧洲平衡必比其他大些。

从文

九日

19700910（1）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卅号区医院女孩回来，说你告她“可在廿九上车。”四号公社人女大夫来，却说在县里见你，还拖一小孩在街上。但愿前一说可信，而后说不实就好。十多天不来信，不知到后如何。是不是仍四时上工地，而在几天劳动中，又到双脚浮肿情形？如要药，这里不久或可得“小活络丹”和“金鸡虎丸”。我已两次右膝有点回复痛，医生说，可能已成慢性关节炎。大致不妨事。只是走路已不再能如过去迅速，亦理所当然。你行后，已经过两次大风雨袭击，第二次特别来的猛，全房是水，无物不湿。晒了三天，还不顶事，雨又在酝酿中了。不久一次已舀水到廿多盆，地下垫过桥砖七十块，一二月里似无撤除希望。因为过于潮湿，又不能尽穿胶鞋。为防雨袭，塑料布席子等等，随时得搁在方便处。听来人说，湖边也经过大风雨袭击，工棚有揭顶事。你住处一定也不免也被雨漂过。

近半月不得大弟小弟来信，小弟或已回川。只闻今年将开“新人代”，或在节后可望得到点点消息，因为是件大事，不仅对于国家体制行政机构会有较大改变，而对教改、干校制度等等，亦必将有个较明确具体办法。这将不止是湖边上

万人亟盼明白，事实上或将和五六百万知分明天行止有关！这里已在开始搞大建设，闻共有七万民工开运河。区里则将有外来民工约七千。九月里将在全区通电装灯。平时蛋糖供应已取消，油条也不供油，肉自然更不会吃到了。事实上从七月我们即不吃肉。又闻学校有要房子说，公社医务所不像有迁动准备，所以我们大致还不会挪动。至于过年过节以后，则看总安排了。如去湖边，我觉得倒不如在此不动省事，且有积极作用。因在此或许还可望争时间，把约廿万字说明抄一份清样出来，对国家有个交代。也许到了公布退休办法后，还会许可个人提出希望，即再研究商量看。如办法公布，大家估计，大致不会长远留住湖边，总还可望有个安置的。去四川或住别处都有可能。

近血压还是二百。心脏一醒后即痛，有时上坡回来有点不大顶事，平时还不觉得什么太难受。医生说，专署诊断建议“不宜劳动”是对的。只能小心维持，不要忘想好转。我总是想法乐观。作作诗似还有好处，因为至少工作劳动量不大，而又可以反复推敲，达到稳妥完整，不比写小说伤人。近又在泥泞中写了个较小的篇章，似乎还有点意思，不过更近旧诗，只是末廿字作结，却曲调翻新。近人作五言旧诗，能达到这个程度，似还少闻。也许可说是千八百年以来，这一种体裁的“曲终雅奏”或“尾声”了。因为正如主席说的，旧诗可写而不必提倡，因为难见好！此后社会，那会还有人有那么一份准备工作，来写这种既无出路，而又费力不易讨好的诗歌？即我自己，也不会有希望写到一百首的。至于像《红卫星上天》，可能有偶然机会，有作曲的什么大人物看懂了，或康老什么发生了兴趣，转成为一首带音乐的朗诵诗，

或即成为一个大乐章，可能性也许倒多些。因为这内中还真像有点什么新意思、新格调、新内容，可不是什么新诗人、旧诗人能写得出的！我或许在试探中还能走一段路，写出十来首各不相同的习题，而在另外一时算近一世纪诗的总账时，会作为举例用的。正如《井冈山清晨》，过去有些熟人觉得好，也极自然。因为用它作题材的，有成百上千的中外作家，要那么热情充沛而文字事件又处理得十分自然，无丝毫做作气，不仅是有个五十年前的哼哼唧唧底子，此外还有个卅年搞散文的底子，以及近五十年革命的意义理解，才在机会条件下综合成一个东西。一过去，就不可追寻了。比如说，再想写个《红卫星上天》，已不成了。极可惜，是六八年在情绪困难中，还写了个《巴黎红五月》，也有千来字，非常好，真可说是一首崭新的政治诗。被年青人搜去，即失踪了。今已无法重忆再写出来。若幸而还可在另一时发现，将和《井冈山清晨》、《红卫星上天》成为三部曲，可以见出我诸方面试探的得失。你能不能设想，这方面的积累，还将盖住我小说和文物研究的纪录？也有这个可能，不过要看客观机会去了。过去《边城》中有首民歌式的短诗，记得徽因总向人推荐"这才是诗！"后来金隄和白英译成英文时，也觉得极好。认真些说来，我对于诗领会，大致还是比较深，且能用不同文体去反映的。但目前所作，恐还是近于"自得其乐"多些。还打量再换个长短不齐新句子作些试探。

其实我的前二次工作，也总是在试探中得到进展的。

从文

十日

致张兆和

兆和：

昨二信想可早收到。闻新人代会将举行，写了首小诗[①]致祝意，事实上，只是自己写写读读，至多三五个人看看而已。（即作为墙报，也不会用上的。也会犯错误的。）但若积累下去，到百把首后，却可望从中得出点东西，一方面是个人思想对客观新事物的反映方式的进展，一方面即五言诗在新试探中的得失，大致是可望以百数计来综合分析，得到一些新认识的。也可说是个人的历史，和社会的史的发展一小部分。如有十分之一左右，能达到《井冈山清晨》和《红卫星上天》那个水平，显明将存在下去的。正和某种特殊工艺品差不多，生产上虽不大经济，一年出不了五几件，还稍带偶然性。可是大致依旧还算得是“艺术品”，则事极显明！而且还是“新”艺术品！（如像用翠玉雕白毛女差不多。送到世界上去，欣赏者将从“材料”和“主题”同时得到较深印象，可能性大！）也就和古人说的“言之不文，不能行远”有关。如照国内要求，则似相反，因“言之过文，少普及性”。所以如何努力在新的试探中，结合两方面的要求，作到矛盾统一，应当值得多注注意。大致说来，是容易“顾此失彼”的，不

大容易达到“彼此协调恰到好处”的。即或因为条件凑和，本人对于这工作可望得到一定成果，还是不可能影响多数别人，同来写五言诗。因为求真正达到一个水平，实不容易！并不是一般人能学好的。但是我从诗的整个历史看，白话体可能始终无从完全代替五七言。特别是五言的素朴质实意思明朗的效果，就近五十年白话诗说来，是办不到的。七言易“作”，同时易“俗”，见陈词滥调。五言则比较近于古文白话之间一道桥梁，骈文、词，必然因要求过于严格而淘汰。五言却似乎还可望在新诗中备一格，不至于消失。至于它的效果，可不是一般语体诗所能达到的。抒情叙事伸缩性还大。但能真正运用自如的诗人，可能已不会多。因为他既得熟习四五言诗传统长处和若干代表作品，又还得有能力运用自如新的白话文，结合起来，才会不失本来动人长处，又充满新意。从这点说来，我若已不可能再有机会恢复文物研究工作，只能从新环境条件出发，作点准备，较好使用七十以后有限生命，拿起笔来继续习作下去，亦意中事，并且也会在新路上走一段，作出点成绩。只是不宜在成败上计得失。因为比较说来，是明明白白不可能作到如过去写短篇，近廿年搞文物那么显著突出的。不过对人影响虽不大，“自得其乐”必较多，何况还可望在这一格式中得到些较新纪录？等于在一老式车床上产生新装备！真正所谓“古为今用”！所以也不妨寄托一点假想，即将来人就体裁谈新诗到举例时，还会有一天在新选本中、新教材中，要提到，给以适当合理估价！时间能抹杀一切好处或成就，但同时也足证明一切有用有益努力事物的东西。我对于过去工作，总是认真的作去，而不甚计

表面得失，而至今还是如此态度来进行工作的。我总相信时间的公平。

天气还阴云四合，有雨意，闻本地人说，是九月应有现象。到十月才会有一月好转。房中还准备着意外风雨逼来种种。望保重，不宜忽略浮肿问题，实事求是作点预防和补救工作，才可望能持久下去，也可以鼓励各方面关心亲友同志。你想是不是？你的健康的能维持，显然和孩子们的工作都发生密切联系，也还能激励一些你设想不到的人工作勇气和耐心的，不只是让人觉得“这老太太精神真好”即完事！更何况仅有的几个几十年同处的亲人？我如在近十年中忽视体力维持，或早已完事了。现在真正麻烦还是心脏，明白老化在进行中，无法战胜，但事事小心，即可以使它延缓进程。

朝慧来信提到大弟一新事。不知大弟十多天不来信，是不是这个问题有关？我已去信告他宜谨慎，多方面考虑好，不要草率。但他若自作决定，我总还是支持的。如有信来，你似乎也值得为想想，提点意见看法。想到两处（加上以前许多次）都因大弟前事面吹，也值得从“知彼知己”来重作考虑对象选择。若真的人各方面都还好，似乎就不宜看得太死。而出身不好，具体是什么，能明白，当然更好。下次来信，说说你的意思好。你比我或许更实际些，也更原则些。对他也更有参考价值。我和你一样，以大弟品质、工作那么好，不会连一个爱人也找不到！“爱人，爱人”，总得人可爱才能同处同过日子！如果你说的，某公女儿式女孩，毫无可爱处，说思想如何如何，我多少还有点怀疑！我曾经熟习过一些所谓有好思想的女孩，且入了党，但比起大弟小弟，可

差得不知道多少！他既忙于工作，不什么用心到这事上，我们也不用过于着急！

从文

十日

我这些信似不必毁。特别提到有关创作事，有些假定有些认识，或许还有点见解！因为许多是从个人长期实践中（工作和学习实践）得来的。和作品一致的，思想一致的。即或不尽合拍，也能具一格。备一格！比抽象谈诗，抄书论诗都来得踏实。特别是对于自己写作希望只在试验，不抱其他奢愿。

头脑有时乱些，还是血压高影响。天骤冷，心脏即难受，过些日子会好转。

① 小诗 指《闻新人大开会》一诗，见全集第15卷《云梦杂咏》集。

19700915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今天中秋，为破四旧，商店节日例有供应全免了。大致公社还各自杀猪分分肉，医生有分到八斤的。只是公社医务所大师傅上午放假，致大家临时买馒头对付。大厨房还是照常。我下溪提了桶水，另外又从大厨房取了二饭盒水，洗洗濯濯也足够了。昨天下溪洗衣蹲久了点，头回来有点发昏，忙吃了片眠尔通稳住了。想起医生一再告诫，不要长久低头还是大有道理。得到一次经验，此后可望少出事故。

房中还是有三分二是湿的，一成习惯，已无所谓。马玉珍等来看看，不说什么，我也不提什么，因为他们也无可为力。据闻大风雨中所住工棚还揭了顶，大家也淋漓尽致。一切且待会后看吧。知分下放以百万人计，比较不同的高知也以万计，一年结果总有个比较具体的政策办法提出。

前两天似近轻微中毒，口苦涩而上下颚膜皮有糜烂事，问医生，急用大量服维生C才稳住了，可能是因蚊虫水误人口中所致。今已无事。可放心。

今夜和几个医生、大妈在公路上看了回月亮，想想还像

是近卅年头一次独自这么过的。风过大，回来看看你和小弟大弟同照旧相和小尖鼻等近相，念着你们，照理今夜必比较热闹些。适巧得到大弟和梅溪各一信，转上看看。大弟说的学校情形，也反映备战情况有日益加紧事，和三线建设加速实同一问题。二三年后可能出事地区将是北朝鲜和东北，成为受帝修支持的日军国主义的冒险。从政治趋势说，北回势已无多希望。但三保留单位，既改属市领导，照目前习惯，市属单位疏散多在远郊区各县，至于我们如何，则不得而知了。闻新代表多已到京，而大会或在节后才能举行，想到十月中旬以后，定必有不少真正"新闻"公布，为世界所注意，也为全国所关心！

二姊和中和一家似照常。大弟私事未谈及。惟就防空壕到六七米以上，可知将不是什么消极防空，而近于防御战准备。也即真一所谓"要塞化"意思。成昆路电影一定极动人，闻画报也有部分桥梁照片可看，你们可能有机会见到。我倒极希望能有机会，在十月后去自贡看看，或便中自费坐一次成昆车到昆明住三五天，再坐通贵州路转柳州回来，趁天气行动较易，但不知道能不能作到，恐不易作到。如去自贡即自贡，似不成问题也。

写了首诗①似乎还好。只怕更深了些，即你们编辑中也不易懂得到它的好处了。从五言诗说，这似乎更合标准，但和新要求可更隔远了。如何缩小新旧文白差距，大致相当困难，易顾此失彼。即白话也有似浅实深，而不容易为现在人懂的，如末尾十二句②，字面易懂，内容含义却不易懂。不易懂好处，特别是九——十二句，从古诗角度看，却必然受

赞许，因明白如画，素朴明朗。但现在人说来，恐将毫无意义。至于十一、十二则简直不懂了。可是这诗你看来却一定懂得比别人多，比大弟也懂得多，因为有个旧底子作比较衡量，而用事措辞轻重，如八、九寄情感于廿字中，也必有深一层理会！（真一因从旧诗标准看所以觉得好。）是不是宜于再写下去，我有点迟疑了。因为明白照这么写虽可望成为廿世纪五言继承者之一，而离新要求将日远。但一离五言传统长处，可能将不止是顾此失彼，而是非驴非马。也许搁搁把全部分析分析看，两极是什么，结合点是什么，再从新起步也好。

既当成一种试探性学习，自然就不可免要浪费精力走弯路。或许明白是绝路后，再想别的方法，来使用这有限生命。或许一面这么“闯”，一面争时间趁这一二月天时帮忙，把那近廿万字衣服说明稿重抄出来多留一份也好，因为这大有可能将是我近廿年搞文物最后一个站得住的工作。工宣队当时为理得好好的，交还给我，也是从群众中得到共同意见的。这工作是得总理点头同意才能进行的，迟早会当成内部材料印出供各方面参考的，特别重要是对于一系列名画年代的重新鉴定，是比较唯物的。目前即或再得到鼓励重新再写，也作不出了。——社会变动过大，于是我三回工作落空是意中事，也无所谓！

大弟说春节或可来，你需什么可另外写信告知。

在半世纪大风大浪中居然能活下来，而且总是由于认真在本业上做了许多不同工作，取得一定成就，且不出大事故，

真应说是幸运！也还像一个人，对得起生命！

从文

一九七〇中秋夜

---

① 诗　据保存下来的诗稿看，可能指标题为《老马》的五言诗，此诗稿系修改后重抄，注明“九月十六日双溪”。

《老马》一诗原题作《见老马有感》，后经1970年10月及1971年12月等数次改写，标题又几经改变。其中1970年10月修改稿以《喜新晴》为标题，1980年5月在《花城》文艺丛刊第5期首次发表。编入全集第15卷。

② 据9月16日《老马》诗稿，摘录末尾十二句供参考：

间作凌虚梦，偶然一悲鸣，
万马齐喑久，回首转自惊。
天时忽晴朗，蓝空卷白云，
佳节近重阳，高丘气象新。
不怀迟暮叹，还喜长庚明，
亲旧远分离，万里见此星！

19700917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这几天大风雨，湖边大几千同志的辛苦，可想而知。你们住处不知是不是也有点成灾景象？河水一上涨，下地困难必然因之增加。涉水务必要谨慎为是。要承认现实。老太太不比青壮。即过渡也必得特别小心。我是住过四五年船在水上飘来飘去的，更明白船中规，不宜乱动，即拢岸时也不宜粗心大意！让人先上不争此一刻。这里已经第三次灾难性暴风雷雨袭击，数第三次格外猛，而且正当半夜四点左右，幸好即早把一切盖上，但是由上而下不太紧张，自墙根人浸水不免过急，不到半小时一盆，我总计倒了不止四十大盆，你能想象，应当是种什么情景！如不抢救，水早已把全房灌满，还影响到张家！直到今天十二点还未止，忙得我精疲力尽。独自还搬了数十块大小砖头，把全房搭成一通道，还整天不能脱去胶鞋，在泥中料理伙食。听武汉消息，还有二三天四级北风兼中大雨惠临。我还是将招架（而且独自）下去。即或如此，也不妨事，不用分心。事实这样，就对付它。今年大致是不会干了，砖桥也撤不成了。全个住处只我独当此灾难，因之别人无多感觉。我自然便“君子不改其乐”，独自享

受此一份了。幸好胃口不坏，是最主要助力，人因此也还能支持得住，不会垮。因为满地是砖，还可养成小心走路新习惯。也是一种锻炼！持久下去，对心脏自然不好，也会影响成新的关节炎。目前实毫无办法。估计可行补救事，唯一只是把床脚加砖二层，可提三寸左右，明知不解决问题，也就聊胜于无，不致忽然泡在水里或湿气攻心。这倒是一生所未有，所未经，也想象不到得在七十岁时补一课（别人也难体会）。只有身当其事的实践教育人，比卅年桃源可狼狈多了。幸好情绪并不衰退，还写了首诗①，一切可放心。总得想办法才是事。从高地领导大致是想不出什么办法的，因自顾不暇，而这里又无处可迁。唯一是区里医院，能暂住，不是持久之道。这里主要影响大致还是心脏，但向谁呼吁？倒是吃饱睡足沉默等待合理。机关人大致也要到月底或下月初才会来到的。只听说有几个同事住县里，还有自来水，很方便。高岚当先本也说县里或汀泗均租有房子可住，现在却不说，也推事忙，从不来过。当然是怕问到无可回答。一切得承认现实，也不妨留点希望，我想十月里新办法决定后，有个明确后，如不能回东堂子，又去不了自贡，设能改住专区也即万幸！只怕资格问题，别的应可考虑商量。也许住“疗养所”才有资格问题，一般住，是不会受限制的。但无熟人，即不好办。至于如万一能有机会去武大附近得一住处，则可完成工作，廿年所学有个交待就太好了。这自然更近于空想。不过我一生都是由空想到后终成事实，也包括了乌金黑玉在内。在崂山不是因一点空想终于写出《边城》，而成为写作后十年

较成熟一份工作？六三年还译出去，大致从客观说，还是有点什么的，或在比较上站得住的。马耳说亚非拉反映好。诗若能译出去，一定也会得到成功！因为不单薄一般化，而有内容。解放后搞的工作，也还像是由空想到现实，搞出几个东西和说明还是得到认可，这次运动中从未引为什么例的。还有待搞重抄的说明，工作事先得到总理同意，是有道理的。所以一定得想法重抄出来作个交代。我深信以后在绘画史上会为引用我的新的判断得到认可成为定论的。因为言之有物，不是空论。近乎第三次改业准备，写的些带试探性五言诗，如《井冈山清晨》和《红卫星上天》，对我自己言，也算得是一种纪录，此后即不会为多数理解，却会有一天选到什么新诗歌教材中去代表一格，因为一比较即可知道，不仅近五十年未有人这么来写新诗，以后也更不会有人这么准备充分来写诗了。我说可能成为五言诗的最后“曲终雅奏”，或是事实。即无什么读者也不妨事，因为用的心究竟不如前二事时间久而尽力多，前二者既因时代变化而失去意义。这就更不足数了。可是我倒相信主席等三几人如见到，会点首认可的。因为凡是任何工作一达到一定水平，或有所突破时，总不会在重实际的现代新社会被抹煞的。但自然也只是聊以自慰的说法。如照目前狼狈处境说来，谁能想到？谁能援手？总还是得“自力更生”！

我一点不感到难受，也并不以为这对我有益，还是将照旧把工作“不改常度”试验下去。大雨之来，也还得一分为二，虽从地下扫了四十盆水出去，也从外面檐口接了十多桶

清水进来，多有趣的事！

从文

十七

我还得准备今晚五级北风和大雨、中雨的种种影响。这就是休养！虽莫奈其何，还不改其乐。很好！

① 诗　据推测，9月17日写的诗是《读贾谊传》初稿。现保留下来的定稿注明写成于9月18日。已编入全集第15卷《文化史诗钞》集。

19700918

日记一则

九月十八日，阴雨袭人，房中反潮，行动如在泥泞中。时有蟋蟀青蛙窜入，各不相妨，七十岁得此奇学习机会，亦人生难得乐事。写成后[1]，忽忆及五十年前读李商隐诗似有相同一首，如实有其事，真是巧合。

[1] 当天作成《读贾谊传》五言诗。此诗未发表过，现编入全集第15卷。

19700922
双　溪

复萧乾

萧乾同志：

得近信，谢谢关心。并得知一家情形大略。孩子们是新一代人，天地广大，因此也用不着为之过分担心。亲戚中女孩有十五岁即去新疆作工，日子过得很好的。小龙小虎极小就听他们过独立生活，虎虎十六岁毕业，十七岁即教中学①，此后当了十多年技术员，先进工作者，还在第一机床厂设计组中作小头头，还跑了五六个省份，每年带四五大学毕业实习生。婚姻也极满意，苏州附近人，南京工学院毕业，已有个六岁女孩，又快有老二了。在四川自贡工作，生活大致还好，完全交把了国家，一点不用操心，就这么成了壮年。我们可能将来会要去那边作“婆婆”和“火头军”的。大弟仍在学校，成了“五好战士”，忙得很，只是婚事还未解决。过旧年可能还会来看看我们的。我这廿年来，凡事得党照顾，工作又得种种鼓励和支持，也老老实实就条件许可，把坛坛罐罐花花朵朵，学了廿年。似乎这一行也有了较多发言权。社会变化过大，像是又不免有“前功尽弃”势，也不碍事，因为物有成毁，新陈代谢，十分自然。或许还可望争点时间，把待完成的几份工作，约有六十万字稿件，重抄一过，配上千把图，向上有个交代，也就可告一段落。有些工作，或许

和小说不同，大致对同行后来者还有点益处。若无机会也就罢了。不勉强好事，让后来人再去摸索了。因为人到了七十岁，宜记住“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教训，求多做事如不是时候，也会成差错的！至于是否还有第三回改业可能或必要，大致也看明天机会去了。大有可能倒是写诗，似意外又非意外，因为五十年来谁也不想到我还会做点旧诗，而且还有点风格什么！到井冈山后，适巧有四五个“大作家”同行，都在作诗，因此拾起十六岁在军队中学了几个月平平仄仄，加上近几十年过“文字关”的长期欣赏训练，写出来，大家倒以为满还像一回事！也算得是奇闻。这次疏散下来，因血压长在二百，心脏又膨大，已不能劳动，多半躺在床上。既无书可看，且不明本地语言，向乡中人学习也难具体。因此又写了些诗，试图在“七言说唱文”和“三字经”之间，用五言旧体表现点新认识，不问成败得失，先用个试探态度去实践，看能不能把文白新旧差距缩短，产生点什么有新意思的东西。或许还可以搞出些“样品”，对多数影响不可能如何大，对学了点文史的，或对旧文学新文学有点爱好的少数人说来，大致是点头的。能继续下去，一定还会有些新的发现。只是可用的时间，大致已不会怎么多了。因为体力表面还好，事实上主要机能已近报废程度，会忽然在小小故障中完事的。近年来有不少联大熟人，即于二三天中完事的。平时似乎还比我强得多！我从运动到目前，也即可说完全近于保护下来，不然小小冲击或三五天强劳动，也即完了。直到现在，以百万计知分在下乡“再教育”过程中，我还能比较从容在床上写诗，和写这种信，应当说是万幸！住处在一丘陵高处，环境似比过去桃源住处美观。区中不到二百人，大致数我年岁

最大，因此事事得到照顾，平时去区委取饭，即已省事甚多。经常还有点糖和蛋供应，有一份报可看。有个小收音机可听听重要新闻。住处是个四无居人乡村医务所，一天有时说不到十句话，清寂可想而知。房子似乎适应“窄而霉斋”称呼，虽不太窄，湿得可称全区首一位，平时雨中不过四五处上漏，用盆接接，即对付了。这月大雷阵雨加五级北风，三次灾难性袭击，屋里外已一样不分，但屋外易干，屋中永远不干，每次扫除下浸积水到卅卌盆，雨后过于泥泞，即用百十断砖搭成跳板，有时半小时得扫除积水二盆，才不至于流入隔屋。全住处只我一房这样，倒真是一生所未遇，即小时在军队那五年也未有过。偏偏就照顾到我这七十岁的人身上，我倒也出现了奇迹，一面扫水，一面写了几首还像个诗的好诗，而且十分高兴。因为过去十多年，住八大处写不出什么，住颐和园也不成，住青岛、大连四五次，一次必两月，只是在海边消耗了，通通不曾写过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只上井冈山写了几首诗。这次在这么一种相当离奇不可设想狼狈情况下，全房地下只床下不湿，却十分从容写了好些诗，可能有几首还像是破个人纪录，也破近廿年总纪录的。你想想，多有意思！人的适应力真是不可设想的。本地医生通说这么环境太不宜于心脏病。我既无法转移（也回不了北京，去不了四川），自然就还是毫不在意的过下来了。主要自然也还是吃得较好，因为小龙和梅溪有吃的接济，加之需要量有限，本人平时吃的文化又不高，所以别的同事每月吸烟的钱，我用到副食补充上，就已很显得丰富了。只要不出意外事故，就这么在潮湿中我大致还是可以很好活下去的。日前来了次急性关节炎，止住了，现在是慢的，不在乎。还会出点“奇迹”，

在试探中写出很好的诗的。因为前两次业务也同样是在试探中得到进展的。不存成败得失心，即可一直向前！

云六大哥已于今年故去，年七十四岁。临死前还在床上订四份报纸看。记忆力又特别强。解放以来就作“省参议”，“州政协委员”，“县人民代表”，每月有百元生活费，所以这廿年生活过得很好，全是党的人民的照顾关心厚待！大嫂还在，生活还不会困难。在本乡，大哥大致算得是唯一的一个“旧文化人”了。他的许多好处熟人都是念念不忘的！可惜极希望我回去看看，只五七年②回去住了三天，再也无机会回去了。令人回想起卅年前在沅陵那几个月，倒真是难得机会！现在希望住到那个房子的马号也不容易。小五哥已成个秃头老人，有四个小孩已长大，全家迁到苏北旧淮河口，射阳六垛（地图上有，已近山东）菜生产队安家。我五九或六三到过武汉大学一次，什么熟人也不见到，还似乎从旧小学走过，系去东湖风景区，同车还有二人，不便停车下来看看旧住处。至于原住隔壁的李书城老先生，后来凑巧却是政协学习组组长，王芸生也是，有五六年同在一处学习，已极相熟。他的爱人还说当时即知道我住在附近，可无缘来往。李前几年已故去，说来真是老故事了。徐盈夫妇似乎还在沙阳，徐或在看守木料，子冈患关节炎，有退休计，说来也近六十了。

近得小龙信，说看过成昆路新电影，千多里路中竟有四百里是桥梁和隧道，隧道且有盘山绕过一周后再从原处廿米高出来的，真是人间奇迹。从这一点看来，就可知新社会建设如何伟大，人间奇迹，不断在中国毛主席思想指导下，和万千人民群众努力中一一出现！我还写了首《红卫星上天》长诗，如有机会在另一时公开，大致还会得到些人点首同意。可惜照目前情形

说来，我大致不会看到这首诗发表了。这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时代多伟大，个人实在小得可笑。正因此，既然让我好好活下来，总还得尽可能想出点办法，做点有益于后人的事才合理！因为有限生命重要是把还有益有用的知识支出，而不是什么经济名位收入。事实上五十年——即近廿年得到的已过多了，工作可还做的极不够。特别是有经上面点头交给我，却因时间过于迫促未能较好完成，新运动即已到来，终于不能不停顿的。或许还有个一二年机会，迁到个稍微比较干燥住处，将努力来完成他。通过我自己近五十年几次“由无到有”，又“由成而毁”的学习工作经验说来，也可说天待我太厚，因为同时或较早熟人中，似乎还无一个和我有相同情形，而把许多不同工作学习经验集于一身，而到七十岁还有可能会再转用到一新工作中的。这种命运之离奇，如实写来，孩子们也不易理会了，何况他人？

望好好工作和生活，到乡下一久，才明白书本以外可学的还真多！并候双好。

熟人统致致意。

从文

九月廿二

萧乾　新闻记者、现代作家、翻译家。

此信曾以《沈从文致萧乾信》为题，被发表于198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时有删节，并误为1972年所写。1988年11月22日又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第4期。现据原信编入。

① 实际是十九岁毕业，即教技术工人培训班。

② 实际是1956年12月。

19700924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写了个小诗[①]来，只四百多字，似乎还有点“史诗”派头，和历史还相称。是在附近不远爆破炮声连响三次后，土石纷纷下落，已把屋顶开了大小天窗数处后抄笔。还担心再来，头上且顶了个坐垫。一切很好，大可放心。生活环境（特别是房中），似乎和什么侦探小说写的差不多，一切乱乱的，也离奇狼狈，可是心静静的，就十分难得！我还能依旧“贤者不改其乐”抄完这首诗，即可知顶得住以外，尚能解“自得其乐”了。这是近月以来许多字数不过多，而写得还有气魄、有感情，且有新见解的一首。像是比《阿房宫赋》还质实些（我只用六十字集中，二十字衬托），少空话。不过如此一来，读者而必将更窄了。因为只有习文史的人，还能读《史记》，或学文学肯读“汉魏诗”的人，才会理会内中措词言简而意深处，和五言诗传统的长处，既有音乐节奏感，还具鲜明画面！真一说是“天分”，其实还是“积累”。我凑巧除五十年对旧诗欣赏和散文写作底子外，还加上个新出土文物常识，三者会通使用，自然就方便多了。并且还要点充沛感情和机会兴致，难得而易失，机会一过，这时即再想写点什么，已有点精疲力尽，力不从心了。我大约在目前情形下，

还可望继续作些不同试验，大致总史事或述人，易措词得体。写新问题，不大容易掌握，难深入恰到好处。总的方向大致还是得就“缩短文、白，新、旧差距”而努力，有意义些。从个人说来，求破旧纪录，则写这类题材易见好。既不能有机会发表，则最后读者，必然将只限于五七亲旧（又似乎恢复了一二千年前方式），亲旧中大致又以二姊最易欣赏，因为有个“史”的底子。

天气还阴阴的，我还将准备在夜中大雨时和房中“流水成河”作斗争，抄到“钟鼓上闻天”和“直上于青云”时，望到房顶那几个大小天窗真好笑。世界上那会有人想得到我是在什么具体情形下写这些诗！但是想想过去工作，也就十分自然，因为初学写作那几年，生活情形比目下可糟得多。即初搞文物那一二年，在零下廿度灰扑扑阴森森午门上库房中搬坛坛罐罐，也不是你能想象的，我却一律默默的接受下来，终于把要学的慢慢搞通了，同时也可说工作搞对了。这次还不能说已是真正在作改业准备，不过初步试试而已。一个人到了七十岁，还有这种学习热情，又居然还有机会搁在那么一种环境中，不可不说真是离奇运气。还是应当深深感谢党和人民！我竟像是个职业试飞的“飞行员”，永远得在一种新的飞机上试行，且探寻新的航向！不同处即不会下跌，不过总是辛苦一些而已。也只有你懂得这事是相当辛苦的。不然有许多人早来抢着做了。我这些习作，也会有机会在较小范围内，作为一种“学习材料”而公开，得到上面点头认可的。那么大一个国家，应对世界，也总得有几支有分量的笔！特别是遇到如氢弹爆炸，卫星上天，大桥成功，成昆路通车，都没有有分量的文章配合！当然也会为一些人挑眼

(这种人永远不会没有的，不然就不会产生“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首名诗了)，但不碍事，因为总倾向如果是健康的，而具试探性，文字思想又都能达到一定水平，内中还有个基调永远不失，即“人民的成就”，言不离宗，十分自然，就会存在下去的。

朝慧最近来了个信，还寄了张大弟和她家小尖鼻的故大相，十分好，小尖鼻特别精神。你处如未有我即寄来。她信中提起的大弟问题，盼望你能在假中回京，和二姊商量商量。我觉得极重要。算算日子，只差二三天你下来即满一年了。望能下个决心。

我还在吃豨莶丸，治慢性关节炎，地面那么湿，那能好？不转急性即天幸。这一阵脑子也重些，心又不大得力，血压或已过了二百，雨中自然累人些，日夜得提防！别的吃的还充实，尤其早上一顿抵事。写诗虽不如作小说费力，但自然还属于脑力应用既细又重活之一，不过面积小，周转易，而在半完成后字斟句酌，则近于一面欣赏，一面批评，在欣赏中得到的乐趣，可以抵消写作用心的劳累。我大约记得书较多，虽不能如你那么背诵，却总能记要点和大意。所以用事措词不费什么事，即可得到古人说的“佳句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之趣。事实上也反映过去曾用了一大分心，从欣赏出发，而无形记下许许多多好文章而已。主要还是从欣赏出发所得益。现在大学教专题和文学史的，总是“注解”、“文法”、“意义”而加上“思想”，却始终不会如何教学生去“欣赏”。考试以至毕业论文又照样抄书，那能教得出真正懂文学的会写作的好学生？这种学生又去当教师，一传再传，十分

省事，可是能欣赏自然越来越少了，那还可望教得出什么创作得出真有个人文章风格又有好思想的作品？许多教师基本作文还不易及格，说“风格”，只是自欺欺人而已。更新的一切已大不相同，学习方法也一定要改，可是写散文如何打基础，可还无人“敢”或“肯”老老实实说出自己的经验（内中必有不少也会写点），更不敢随便举例，所以肯定还得绕大弯，从“瞧到办罢”拖下去几年看。把责任推给上面。教戏的就简单得多，基本功还是基本功，所以张君秋还是因此作了人大代表，即因能教青衣各种唱腔！直到如今，似乎还不闻有什么教基本写作而作代表的。即曾祺也无名，可知至少二三年内还不会有这个需要。而全国教改，即不曾有具体文章提到“如何教文学”一事。什么时候才可望看到学文学的保定能写通顺有内容文章，教授又能写出真有见解和风格的教材？或许我已没有这种机会见到了。事实新提的文学“过三关”的文字技术关，先前几个被封为“语言大师”的熟人，都可说并不认真过了的。有的文字充满北方小市民油腔滑调，极其庸俗。有的又近于译文。有的语汇还十分贫薄，既不懂壮丽，又不会素朴，把这些人抬成“语言大师”，要人去学，真是害人不浅。所以五八年在重要关键性时刻，在人人拍掌声中，我还是力辞作我不能胜任的什么头头，而甘心情愿在寂寞中作陈列室里义务说明员。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不然，早完事了，那还能有机会来试验五言诗的革命化？有些事乍一看来近于“偶然”幸或不幸，而从整个全面分析，却多近于“必然”。我说总像是个新型飞机命定的“试飞员”，这是第三回了，五十年前写小说即有此感。当时“小说作者”虽已抬头，但谁也受不住“生活上无出路”的严酷考验。翔鹤、

蹇先艾等等多是早就出了单行本的。许钦文因得鲁迅一序更著名。上海方面则友好互吹早成战术之一，更显得活泼热闹。至大革命或卅年为止，算算南北同时从事这个工作的不下数百人，看看《新文学大系》三厚册小说集即可知道，我已写了六十本书，却故意不要选我的，这也是趣事！虽起步略有先后，但终归是上了这个"运动场"的，随时代变化，不到十年，绝大部分都自动改图或淘汰掉了（或革命牺牲，或做了大官也有不少），我却始终如一满不在乎成败得失的试验下去，既不图特别成功，也就不担心意外失败。到解放为止算总账时，至少我可以说学习态度还是认真的，且决不投机取巧！解放后，社会变化大，近于"前功尽弃"，也认为是当然不是偶然。一切不算，重新再来，因此新的试验又开始。凡事"从无到有"，自然还是十分辛苦，同时有十来个教授级研究员，全拖垮改业了。有的事，你是至今还不易设想的！一切都从具体问题出发，搞调查研究，而从不以个人得失为意。困难也并不下于初初从事写作。不到几年工夫，就取得了许多方面的发言权，还是基本功作得好。主要自然还是不多久即得党的全面支持和鼓励，并给以种种机会，如土改一回来，即参加文物业三五反，为大几十万东东西西作鉴定，清点时得脱口而出，不能稍有迟疑，那才真叫做"考验"！许多同事都无此机会，有的又即时刷了。有的如科学院一些人又受不了辛苦而中途退下了，也有因犯立场错误而退出的。记得到后口已全哑，有个什么局长来现场看我们时，说"真辛苦辛苦了！"但是后来十多年，工作一切，生活一切，也就奠定到这一回战役上。既有了个十分广博的常识底子，又老老实实，所以后来南京和故宫只想借调我去帮忙，就是原因。对我政

治安排也有原因。直到这次运动，对我近廿年工作无一字批评，而目前还那么优待，也可说是同一原因。在学习和工作上，我管我自己实严格得十分，党既然对我那么信任，我还可说什么？这也就是目下房中即完全浸在水里，直到屋顶坍下以前，我还能照五十年前，或廿年前拿下新工作情形，一切无所谓的试写下去，到一定时候，会老树开花而且结果的。年纪到了七十岁，有些事也可说还天真无知一点不明世故，这不是坏事，是一种保持青春活力的反映！（正因为在实际上我毫无应世才能，也就少随之而来向上爬野心，可始终把自己保护下来了。）

有种种原因，这一回工作，受年龄体力和客观社会要求不同，已不大可能如前两次在社会上显得那么出色了。这是十分自然的，不过工作还是一定能够同样热情充沛认真的作去，而走一大段路。并且一定还搞得像个样子，有所突破。说是“五言的尾声”，多少像是有点悲怆感。但事实大致也就是这样了。能作到这一点，已可说很不错极难得了。特别是想到近几年过去的一些熟人，多是忽然消逝，我更加应当爱惜这点余生，充分用到工作中去！

我或许也还有机会，还会写出崭新的散文，那就不仅是靠个人努力用心，还得看外在条件而不是主观愿望了。必须能各处动动才有办法。总之只要健康维持得住，即不会白白活下去，还会有事可作！即动不了窝，也无书可得，还可望用自传式回忆谈如何学习散文，如何从欣赏出发去取得各种不同的滋养，充实自己，逐渐转而化繁而简，真正古为今用，用到散文的朴素风格上，这将是比教教戏腔对于许多人（以千万计的人！）还可供实验的一分知识！能有个二年左右时间

如目前从容，继续作去，就会写出个极别致的十万来字小册子的。也许这全是只有和你可说的梦话，即你也不会相信了。因为社会已大变，而且还在起更大的变化，随同世界的问题和国内生产建设的发展，什么什么都将成空话。那就把这种五言诗继续写下去，并且更大胆些如写《红卫星上天》来写别的，还是会有些事情写来很新的！

你听这类废话已卌年，可有好些却实现了。自然有更多终成了废话。且想想如何回京事情吧。我盼望你为大弟终身大事而动一动。因为和二姊一商，将具决定作用。二姊处事虽经常带点冲动性，不大能全面。可是还是见事较深，而有决断。大弟究竟已卅五六了！这里你可放心。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丧气，而且能找事做的。会做诗，就总有事做了。

从文

廿四发

① 小诗　指《读秦本纪》五言诗。此诗未发表过，现编入全集第15卷。

19700928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你下来已整一年，能支持得住，真极难得！为此有所启发，写了首小诗①记过去，想明天，亦即为今天彼此健康，生于此新时代、新社会，真是幸运而言，用时间不多，还不像“打油”庸俗。有一特点即记实，直写见闻和所怀想。文字素朴，却有感情，引旧事而证新成就，意思也好。近于学生写日记，却似乎有些东西，不是日记能反映。作诗大致和磨刀相近，越磨越快，操刀而割，便如“庖丁解牛”，易“得心应手”。牢牢记住“歌颂人民成就伟大”一个原则，则不易伤手，这点你必同意。至于读者有无，似不宜计。因一从此事着想，将不免别有用心。或一时小有所成，从整个工作言，或作人言，即不易把握大处，转易倾跌于不自觉间。半世纪以来，几回工作多不把得失成败计在心上，因此直到如今，还才有机会能在节日前夕写这种诗歌！不妄梦“有所得”即不至于转为“有所失”。闻节日将有四天连假，若下决心北回，最好即早请求，即可有十六天时间可用，先来双溪住两天，再转京，实相当从容。和此间张同志夫妇谈及，亦以为好。（这里早上乘车，中上即达北行车。）

天仍阴雨，幸无大雨，房中因之除乱砖外，并不增加新

的为难。大衣已上身，帽子也及时。从诗中看看，则“自得其乐”终不消失。只是毛毛雨中上下坡路较滑，得认真对付，不让摔跌才是事。晚上睡不熟，易惊醒，和血压或有关。不至于出事故。地方空旷四无居人，虽在医务所每日来去病人数十，究竟独处一房，不会传染特别病，就大大可以放心。

从文

廿八

① 小诗　指五言诗《丹江纪事》初稿。此诗其中一稿曾题为《七〇年国庆节》，实作于9月末，后又经过数次修改。《丹江纪事》未发表过，现编入全集第15卷。

19701005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昨天回去希望不至于累倒。你去后不久，矿上来了四位故宫同志，加上老张，把外沟应挖的挖，应填的填，室内又挑了上十石土，填平补缺打得实实的，且为推了一车草，扎成大小草把，将房上通风处一律填塞，房中家具条案移到窗前，五斗橱移原条案处，下用三砖垫得稳稳的，大约二时，房中就显得大大不同，结束了过去混乱情形，成为一间比桃源还像样的住处了。虽然熟人极少，家具多还是廿年来旧相识，加之这个月气候格外好，我大致能维持得下去的。只是在另外一种测验中，也明白今年入冬，还得要受点考验！四五人在房中填土移家具时不让我插手，到后吃了点月饼、黄豆肉和点点酒去后，我只去塘边洗点点杯碗，晒了会会太阳，回来时即感到心上无力，头脑混乱之至，躺下一小时才好转，看来我是毫无资格过大湖边了。今年过冬还是一关，若出事故，不外“心力衰竭”和“血管出事”，以前者可能性大。望一切放心，我总尽可能不让在雨雪中摔跤。房檐口虽正当北，塞上草把后，照去年九连经验，是可以起防风作用的。我总得战胜内外不可免麻烦。也能够作得到。只要体力不崩溃，外面寒冷大致是对付得下的。望放心！

房中一经你和故宫同志整顿，已一改旧观，再来时，将想不到前几天种种情况了。屋顶还有多少漏雨，还将在雨后才明白。今年可能不会大漏。

从

十月五日

19701010
双　　溪

复张兆和

兆和：

得六号信，知已步行到达住处，路上人多，一定好些。这里房子已一改旧观。只是地下大致今年无望转干，屋顶虽经专门瓦工收拾，看情形大雨来时，还不免有若干处下漏。既已移位，倒得经几次大雨才好防御，只希望不在五斗橱上就好。

你信中提到的问题很对，大弟更说得对，路走不通，必将放弃，免出差错。以目前体力和情绪而言，那宜再出什么差错？我企图主要是在文化史部分试探，既不离史记叙述，也不离陈列提法，实验中不可免会得失互见。手边既无一本书，凡事全凭记忆，特别是受体力限制过严，工作即受鼓励，也写不出什么了。原以为或可作五十篇，现在看来至多廿篇也不到了。说有些"新见解"，还是多从原陈列实物和通史提法，加以综合和概括而言，也只同二三亲人说说，如另写《殷商文化》、《战国时代》多只用五百来字，以及带全面性的《文字发展》，涉及整个文字体例变化和艺术要求发展，由龟甲到简体字渊源变化，而一律归功于人民工人和社会应用要求，把一切有名书家，放到次要次要地位。原来"文字学"要作一年课程的（兼提艺术的还少），现在用不到二千字，至多有两天时间就可给馆中搞陈列的一个轮廓印象，从快好省

说是作到了，工作总算初步完成了。主观意图虽好，且事实上也有些新的认识（因为还包括我四十年写字知识在内），特别是发展观念和不同贡献，还兼纸、墨、笔、砚的联系，多根据近年出土新材料加以综合。但是否为目前所需要，这就看将来馆中如何改陈了。如改陈，总的方向是“阶级斗争促进生产发展”，“一切文化成于劳动人民”，这个工作大致是不白费的。因为上万米陈列，到处都碰到本问题：龟甲文如何产生？大小篆社会背景？章草和隶书关系？二王如何多伪迹？欧颜如何影响刻书？以至于简体字有部分根据章草而成等等。到另一时你若见到，也会明白，这个试探是为解决问题，也能解决问题的。只可惜体力有限，即鼓励一个一个写下去，和《红卫星上天》差不多，也不可能写十篇八篇了。至多还可写绘画、工艺等等。因为即此二千字，已弄得头脑沉重混乱，不易设想。去医院看看，还是认为心脏供血不足，血管硬化必然。本已久停水化氯醛，近又新开了些，晚上吃点，才稍扭转。人生观改造，重在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配合得上社会发展，我只能运用到工作上来，不断改正不对处，使之渐渐作对，离开工作实践，就难说进展。

你的意见我完全接受，为了少使大弟担心，我不会再写给他，也可以不给他信。这个家，四十年来主要是你在维持的，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关键性时，没有你早已不易设想。孩子们的教育也主要是你的关心教育结果。你的前进不息，更增加他们的勇往直前。我从各方面说来，倒近于事事拉他们的后腿了。希望不至于如此就好。不过说一无是处也不是实事求是。或许也有点滴长处，才能活到如今！一个能坚持工作，从不在困难中后退，情况十分困难也学得上去，才能在初到北京那几年支

持下去，打下点写作基础，也即后来生活、工作基础。二即没有投机野心，才在解放前廿年，不裹在反动政治漩涡里。三即近廿年老老实实守住本业，一切从实践入手，由无到有，搞调查研究。搞的虽可说属于“四旧”，工作方法却是照主席指示，不问坛坛罐罐、花花朵朵，由“实践”出发，去弄清楚劳动人民究竟创造了些什么文化？又有多少可称优秀传统？而且总是从联系和发展去搞问题，也只有这样才学得通，有点发言权，既克服了学习中的困难，又耐得住寂寞，廿年在多少运动中不出事故，在这次大冲击中也可说受的最小最小，固然是受到党和群众特别的厚待，但同时也说明和没有个人野心，及工作比较踏实，也比较老实的结果。

一切实事求是说来，这廿年学习转用到工作方法和见解上，大致还像是个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并不太落后的。有些方面取得发言权，就和老实应用主席指示有关。有的方面也或多或少，在理解上取得些新的突破，尽管只属于常识性，比起来，就明白大不容易！而这种种却是上面有了解的。这就是直到如今，我还不宜退休，而部中也并不要我退职退休原因。因为馆中既是个保留单位，通史陈列还有需要，我事实上就还有许多工作可作，即躺在床上，有不少关于陈列问题，查书无可查，向国内专家请教，也难望得到解决，问问我，我还记得住一大堆东东西西，可能对他们都还有启发。许多对于我完全近于副产物的常识，四十多岁青壮搞陈列的都不易学到手了。

所以不再写诗容易。将照原定另一计划，尽可能把廿个（小的约廿个）有关车、马、兵器等等制度发展，用简单散文，一个个写出来，也就够消耗我这有限余生了。这些材料

涉及以万千计的文物绘画和文献关系，虽说不上学问，可是要分门别类理出个头绪，年青人来作，想学也无从学了。只要博物馆存在一天，就有用处！我记住这些，也是为了“应用”。不是什么个人兴趣，更不是为名利的。因为照习惯，博物馆以外是并不把这个叫学问的。

可能写出个三五个也不错了，因为手边无一工具书可参证，只凭记忆是不大灵的。记忆却在消失。如六三年搞的那廿万字说明，想再写就已不成了。所以还希望居然能重抄一分留个底。这是我最后一个工作！望你凡事放心好，不要以我为念。最近二报一刊社论又引主席指示，要领导“学历史”。中国历史千头万绪，从那里学起？即范老通史分量，也不是历史系学生吃得透的，更何况书中还有多少重要成就发展未曾好好提及。我从这一点着想，觉得写写《文字发展》这类题目，用些新观点试作新的处理，大致还是会得到赞同的。总之，也只能尽其所能作去（容易出差错处不作）。如王忠编通史，提到唐代各书家影响，全是人云亦云，我的二百字的说明，对他就可能还有用，是新的材料比较。有许多许多事，都不是临时查书能理解的。从这些看，我能协助的工作还多，只可惜已来不及用了。体力限制住了我，即十分希望为新社会多做点事，已办不到了。大哥真一的忽然故去，对我是真正的警告！

从文

十日

近来这里将改河道，有一阵子或将用塘水，希望不落雨就好，一落雨去取水较麻烦！

19701015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前几天来了个家乡女人，说“是亲戚，来看看我”。谈谈，才知道原来是长荣的孤女，是三姨的孤孙女。长荣就是和老四、祖春一道的聂清，画得相当好，文笔也特别好的一个。后来回到家乡，在抗日时死去的。只听说有个五六岁孤女，后来下乡作童养媳，此外即不知道了。想不到会找到咸宁双溪来，还到过你那边住了一夜！在这里，说了卅年老话，才明白许多事情，并且更具体许多，明白童养媳生活种种，以及此后挣扎生活种种。她们告她不必住招待所，主任也以为住这里好。住到女医生处三天，才走了。听说你送了她廿元，我也送了她六十元，给孩子添点应用衣物，因为来时的外衣和提包，还是借同事的。一来即为三家挑了好几石水，为我挑了六石水，到张家同吃了顿饭，给人印象倒挺好。全不像深山穷谷中跑出来的。且为我缝缝洗洗一大堆东西，手脚倒真麻利！昨天去武汉，看看她两个堂兄，一为祖春设法人外交学院，毕了业，即在武汉外事处工作，一参加抗美援朝，现在武汉市支左部队，都早人了党。大约三几天，即可返株洲了。孩子真苦过来，所以很明轻重。三个小孩都快分配工作，当前大致就是如何由临时工转正问题一事了。告我

说“去省革委会见过李振军”。（比祖春小些，是省革委头头，已告“厂家属委主任”照顾，大致问题已不多。）我鼓励她继续把长处发挥（是四好工，五好家属），努力学习文化，创造条件……相当高兴的上了车。一遇到这种人，我就不免会联想到自己挣扎经过，真是感慨万端。家乡中不少青年，品质都很好，在旧社会全牺牲了。女的受的愚蠢压迫虐待因而牺牲的就更难说。只要一奔出来，即毫无文化，劳动力强，性格又明朗，又能坚持工作，也终究能站得起来！我正因为自己是“过来人”，所以后来对家乡中祖春……以至于吴瑞芝、严超等，都对他们肯奔出来的，表示好感。后来证明，这些年青人多还是值得鼓励，站得起来的。直到这个孤女到来，我才明白，事实上我还作得太少。若能像卅三年那么多回去几次，就一定还会可以为那些处于无望无助的年青人多作点事。也会在写作中，多有些鼓励他们，冲破一切向外闯的勇气和决心的作品。你说我“还多封建意识，家乡观念”，是因为不明白我是活在那个真正极端封建、蔽塞、十分可怕环境中，闯了出来，一出来后，在任何困难下也不走回头路，不向他们求过一分钱经济援助，完全靠自己双手维持下来。同时却知道还有更多年青人，本质并不比我坏，只是在那个环境中，却无可为力，终于毁去！可惜近来已不可能再写什么小说，若在五六年前，根据聂家这个孤女谈起过的种种受虐待经过，挣扎经过，加上我原对那些婆婆妈妈的生活了解印象，写个新中篇，可一定比《白毛女》还真正动人感人！比过去写《边城》也更有信心！因为面对现实，旧社会我懂的事情还真多，但是现在精力可不成了。也许由于工作习惯，不论写个什么千百字的篇章，向例都还是“歼灭战”似的作

去，末后总不免“身心交弊”，得个一定时间头脑才能回复。现在除非更换一种工作方法，或工作条件，大致是不宜于再来试验了。因为总的估计，有个六万字左右，也可望写得相当好。只是尽六万字在脑子里转个二三月，可受不了！

十天前，开始写了个《文字发展——社会影响和艺术关系的试探》，已全部完成，计二千三百九十字。把“文字学”和“书法学”两课压缩，加上甲骨文中的文化反映，竹木简的反映，纸、笔、墨、砚发展，和写字当成艺术，又由艺术转为实用简体字的影响过程，尽可能概括用五言写出来，且兼带提到四言诗和七言诗的起源，《楚辞》的产生原因，一切归于劳动人民的成就，说的十分自然，一点不勉强。所以写完后，真像完成一件工作。十分严肃的感觉。说是“面向群众”，虽作不到。至于当成一课“文字历史”来看待，照主席指示要领导学习历史，我总算是尽我能力所及，在这个命题上作的试验性努力，作了个蓝图，可供学习参考，已经完成。对我说也是一种学习！目前即想再作，已不可能了。我说的“严肃感”也即在此。工作一完成，任何努力再想取同一方式另写一篇已不可能。所以不仅近于文字历史的总结，也近于个人学习的总结。到此为止，求回复已不可能，再向前也无从为力。大致将要过五几天才可望重抄一份，至于再写什么，恐得十天半月去了。

最近晚上腰忽大痛，到医院看（验尿）以为“恐是关节炎转移”，过两天后似好转。轻泻了几次（三天计七次），再试去验验大便，才知是痢疾。幸好主动的及早去验。连吃三天氯霉素，才好转了。才明白苍蝇日来过多，一切每天必得用开水煮煮。小小警告才知道一点不宜疏忽，疏忽即出问题。

左手由手指到上臂还不时即微痛，是肌肉部分贴骨，不大像骨里，大致是神经。医生说的“关节炎转移”，还是事实。在服豨莶丸，看来一时不会好转。也不会像上次忽然红肿。总得想办法对付，也能对付，望放心！房中依然极湿，且不像会转干。只要不落大雨，增加湿度，还招架得住。聂家孩子来，也说到一点大湖边情形，以为“比这里乱得多，路也难走得多。近来你脚肿有好转。”可能是天气转干。还是得小心注意。今天区医院来个人，谈到许多病情和其他事，多是年纪到了一定程度时，小不注意，即出事故种种。她是本省人，明白气候影响多，也盼望你不要疏忽大意。这个人就是那两个女孩的母亲。

这几天，区中开会，吃的丸子特别好，聂巧珍恰恰赶上，说笑来这里的运气总好，到湖边恰有鱼吃。因为平时可并不那么吃得好。听她说，大嫂在家乡大可放心，因为平时和街坊邻里关系极好，得人缘，总是帮人忙，思想又极开朗，日子一定会过得还好。经济上过得去，别的方面是不用担心的。聂还说，希望你参观韶山时，看看她们工厂，也要大弟同去。因为那边住处还方便，并且即在火车站边上。每天有好几次车去长沙。也可看看长沙市，市面供应可比武汉还好，什么都有。我想如能走走倒也好，只是春节车上怕太拥挤，不大好办。如动得了，去岳麓山看看，也有意思。我是正当秋天去的，红叶比西山可美得多！我倒希望你们能同去自贡看看，如果只要转车一次，有大弟同行，不会感到什么困难的。我如动得了也可以同去。这得问医生同意了。因为如照这里医生意见，总告我“不要下溪提水，要水只管用这里的。”我又不好给大师傅报酬，那能用别人的水？聂巧珍一来，大小盆

桶全倒满了，大约十天半月还有水用。我发现桥下还有个取水处，不必下陡坡。一切望放心。

从文

十月十五日

19701017
双 溪

复萧乾

秉乾同学：

得近信，谢谢厚意。近因心脏不好，脑子又被高血压威胁，弄得昏昏沉沉，一切工作希望，已难说上。头脑善忘，即得惊人程度，不是来信提起，已难于记忆给你信中内容。为省事计，望把前信寄还，十分感谢。云六故去，另一至亲近又忽然故去，我报废将是迟早间事。所有习作已全毁，台湾也在五三年即禁止流行。大哥处保存卅年信件亦全毁，免生无意义是非，为子弟累，为他人累。孩子们一再嘱咐“病中不宜和人随便通信，免出麻烦”，所说十分有道理！

这里去湖边交通虽只二小时，人来无个住处，也另无落脚处。并且五户老、弱、病是寄居公社一医疗所里，由贫协主任负责，客人来时询问一切，对客人极不方便，所以似不宜来此观光。

在此丘陵高处居住，四无居人，远山近村，景物如画。解放以来，凡事多得党和人民厚待，一家人过了廿年特别好日子，却做不了多少对人民有益工作，真是有愧余生。疏散到这里后，还是事事得到特别照顾，区中约百多干部，由医院到大厨房，无处无事不得到关照。关系之好，也是一生少有！不希望忽然死去，只是主观设想。以为近廿年所学坛坛

罐罐、花花朵朵、事事物物、东东西西，对新社会还有些些用处，可望对其他研究、教学工作，对生产中“古为今用”落实到具体问题上时，起点协助作用。事实上四年来社会已向前大大发展，所学大都属于“四旧”范围，说有益有用，只不过是“聊以自慰”而已。近廿年在社会剧烈变动中，能免大错，已属万幸，那里还能妄存非分之想，说什么“壮志雄心”？四十年前为人就极平凡，那会到七十时还望有以自见？本来对一切工作都永远只抱着个学习试验态度，不存什么个人名利野心，因此直到如今，还能好好活下。估计在此留下，至多能把未完工作中一部分重抄一过以后，有个交代，此外均说不上了。因为体力受自然限制十分严峻，在许多方面已见出“难以为继”征象。诗写写也就停了，不过如《井冈山清晨》水平，试验而已。望学习进步，工作积极，态度端正，少出差错。

从文

十七日

此信曾被发表于1988年11月22日《新文学史料》第4期。现据原信编入。

19701019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天气忽然冷下来了。望好好保重，不要过分大意。“关节炎”如还未好，不妨试服“豨莶丸”，我上次急性肿，吃过一小盒。最近左臂由肩到二指一线隐痛，吃大盒到一半后似即好转，不像再发展。

寄来个通信处可能还有用处。另一存目，物在铁衣箱线衣下。痢已止，只是消化还不正常，每天吃酵母六粒。还像是多年来第一次。只泻七次就如此亏人！当尽可能小心，并努力于十天内恢复过来。医生说“氯霉素”比“四环素”好，后者会同时把有益于人的菌类也灭去。你们那边人多会遇到这事，用“氯霉素”省事。

天气一转冷，心脏头脑都不大好受，不是心梗痛，就是头闷重。希望过一阵即能适应。一切放心。寄来半张报纸，文章可能将学习讨论。近来运动一定又忙得惊人。这里有半高筒防滑胶鞋，七元多，你如要，望告告尺寸。医生告我，房中太湿，趁天气多走走好。恰恰天气就那么坏！房中湿度高，对心脏和关节炎都不利。但是总得对付，一定能对付。

得虎虎信说之佩摔伤，孩子流产，人还住医院中。可能病较重。说给你信较详，寄给我看看好。我想给之佩寄点钱

去，你觉得好，信中望提一声。我神经有时较乱，听到这些事后，就更乱了。

诗已不会再写了。你手边也不用留。将好好学一次毛选，反复学下去，越学越觉得不够。反复学才能领会得深些，特别是结合写时社会背景温习，就更有意义。

从文

十九

19701121
咸宁人民医院

致马连长、刘指导员

马连长、桂英同志：

我从十三号夜中起始，剧烈腹痛，已延长到一星期之久。双溪区医院当初判断是结肠炎，也不排除肾结石可能。前天搭便车到咸宁县人民医院，经初步检查，说有肾结石可能。现住外科病房廊道中，正服中药。腹中积物泻去后，小便带红色，据医生意见，肾结石还是可能性大。我因心脏病久，年又过老，已不宜动手术。用中药则将是较长时期住院问题。县医院病号过多，只能暂时住过道中。在医院出外捡药、煎药，饮食起居，一切需要人帮助护持，虽有张兆和在身边，一星期内，还可勉强维持，若延长到十天半月，天气日冷，很不好办。转回双溪，困难更多。今天心肌梗痛复加强，高血压二百，低压已到一百卅，我已不知道怎么办好。请你们为考虑一下，并把我的情况转陈校部领导，谢谢。此致

敬礼。

沈从文

十一月廿一日

此信收信人为文化部五七干校第二十三连领导。在作者1971年夏天离开咸宁，转往该干校的丹江分部时，原信退还给作者。

19701211
咸宁人民医院

致干校廿三连领导

文化部五七干校廿三连领导同志：

我上月十三号在双溪患腹痛病，七天日夜不停。十九号因搭便车到县人民医院住院。初判断为“肾结石”，服中药。七天后，仍以为是高血压心脏病，转内科。近廿天来虽连续吃药，血压升降幅度变动还是极大，高时到230，低压过150，平均尚在200/130。因此间无心电图和透视，又由医院介绍到专区医院检查过一次，仍认为高血压心脏病，心脏比较麻烦。照目下情况，血压一般常在200/120。心脏间歇痛较频繁。在双溪生活不能生活自理，又少医疗条件。天气日冷，气候变化较大，我在此体力也难适应。拟请转陈上级领导，许可让我返回北京新近治疗。平时饮食生活，比较容易得到亲戚照料，应入院也比较方便。十分感谢。

此致

敬礼

沈从文

十二月十一日

一九七一年

19710108

双　溪

复马国权

国权同志：

得惠书，适值心脏出故障，在医院中，致迟迟未复，深感歉疚。欣悉拟编《章草字典》，实一极有意义盛举！以兄专家当行，必能驾轻就熟，早观其成。承史兄①谬许以弟为同好，实近过誉。事实上，不过平时为便于抄录稿件，求速图简，稍有常识而已，不能冒充内行也。有关草法辑录，似尚有明代书市刻本数种，如《草韵汇编》、《草字汇》可得。多系摘集诸帖而成。大致因编者并无基本鉴别能力，真伪相杂，且只署人名，不载出处，专家通人，或易辨别好坏，明白来源，易得前后位置。一般人用处不多。然王铎恶书，或即由此等书刻中拼凑而来也。特别是因有市场，伪作王书。草书多上下左右相关，向背倚伏，各有部位。即行与行间亦相关连。长条与长卷，即不相同，如同乐章，微妙处能领会不易言传也。若分别割裂，即失本来精神。至于章草，虽若各字独立，还重在相互配搭，此从西北出土觚棱书《急就章》可知，不仅后来《豹奴帖》始见特长也。弟意此种要求，实由金文铭刻一脉相承，古玺印要求更严，尊意定必有同感也。弟于廿年前曾见有日人集印《书法鉴真》②一书，计廿余册，章草部分即集印二册，又另有二王书二册，除汇集诸丛帖外，

尚有部分其他资料，重在供一般学习，与《书道全集》编法稍不相同，亦有可取处。又曾于图书室翻阅杂书，得见明刻诸文集、宗谱、方志、棋谱、戏曲、小说，不少序文、题跋作章草、行草，字体多比传拓《停云馆》、《来禽馆》、《拟山园》诸帖佳妙天然，少做作气，尚少有谈书法者道及，加以辑录。

近人卓君庸③系旧识，平生喜爱章草，似不甚明白好坏，因有钱，略有收藏。记得除一米黄印花蜡笺宋克墨迹极精，其余即平平。所辑诸迹，多系当时跑街书商，从其所好，为从杂书中张罗得来。书商且常故弄玄虚，必先议价，方许看货，急得此公无可奈何。后且误将近人王某为子弟作习字本，当成旧迹付印，且附名流题跋，致因版权，几致涉讼公庭，亦一时艺坛趣闻。

如吾兄有意有所试探，私意不妨先抓抓材料，分别陆续付印，假定试作如下安排：

1、将科学院所印汉简章草部分，及其他散见汉晋木简章草部分，印成一集。（另有永元《破胡隧月言簿》七十二简，若不在内，即可加入。原物似在历博。）

2、将各丛帖中章草部分印成一集。

3、将传世隋人书《出师颂》（系商务印，唐人?）、唐人书《十二月仪》、赵子昂、俞和、宋克等书《急就章》、《千字文》墨迹作第三集。

4、将欧书《千字文》残石、怀素大小《千字文》、赵佶《千字文》、康里子山、鲜于伯机草书《千字文》作第四集。

5、将李世民《屏风帖》字好，附注说用金花纸，却可疑。宋人似才用金花纸。朱元璋“宋谕”草书作第五集。

6、将贺知章书《孝经》、怀素书《四十二章经》、××书《景福殿赋》如北宋王晋卿笔作第六集。

7、将《书谱》、《续书谱》作第七集。

8、将赵、康、张羽、方方壶、徐青藤、张东海、傅青主等元明人章草或半章草作书画序跋，作第八集。

9、将明代杂书章草、大草、序跋作第九集。

10、将王宠书《古诗十九首》、祝枝山书《箜篌引》、沈度兄弟、陈东、宋克等书章草古诗、宋克书《文赋》、前后《出塞诗》，作第十集。

11、将近人林宰平、罗复厂《道因碑》底子、章一山《书谱》底子、余绍宋钟繇底子、钱玄同以下三人汉简底、刘复、魏建功等章草书信、文稿、印章、长幅，作第十一集。

12、将《草字汇》、《草韵汇编》、《草诀歌》等作十二集。或分成上下册，因过多。

13、再就兄所长，从甲骨、金文，似可包括兵器铭刻、泉币、玺印等等简体字与章草显明相关，或可作参考的，辑三五千单字，作第十三集，压轴。

（卓先生能描字似不能写字。又陈真如先生晚年，亦喜用明高丽纸写自作诗，诗近禅，不易解。字在用笔使转上极用心，反而呆板，信札中或亦间有会心之作，似可取一二，附十一集。）

因国内能此道的已不多。即文改会中人，常袭取章草改成简体字，亦因不习书，有些反失本意，再改行体，转益繁琐矣。

如能用“以书养书”方法，陆续付印，所费或不甚多，一二年即可出齐。吾兄再据之编一索引式附册，虽不必称

《章草字典》，作用或可比字典还广泛些。即便一般学习，又可进一步作比较分析研究，得出历来时代可疑部分墨迹真伪及相对年代（如《平复帖》陆机书有单印、张芝草《阁帖》中物、《屏风帖》单拓本、《四十二章经》中华印等等），更有利下一步编字典作说明时依据，对于今后文改会改正充实新简体字时，也大有帮助。至于吾兄教“书法课”谈章草发展时，也一定还有用。外行鄙陋之见，愿得专家指教，幸甚！幸甚！

希白④先生博闻多通，海内大家，于此等有益后人工作，若无其他忌讳，想亦必极表赞同也。

敬复颂著安：

弟　沈从文

一月八日

希白先生处盼致意。

马国权　1931年生，广东南海人。书法家，古文字学家。通信时任教于中山大学，下放在五七干校。

① 史兄　指史树青。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文物鉴定专家。

②《书法鉴真》　疑为《昭和法帖大系》之误。

③ 卓君庸　即卓定谋，字君庸，室名自清榭。银行家，书法家。

④ 希白　即容庚（1894～1983），字希白，广东东莞人。古文字学家，曾任燕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马国权年青时是容庚的研究生。

19710117
双 溪

致干校二十三连领导

最高指示：

“要提倡顾全大局。”

二十三连领导同志：

我响应号召，作为老弱病号临时疏散，来到湖北双溪乡下居住已经年。因长期高血压心脏病已定型，心脏扩大不能回复，平时生活自理已感力不从心。虽经常得到张兰会同志和他爱人事事加以照顾，不是持久之道。血压一变动时，只能躺下，上下坡提水取饭，均感困难，有时即去附近医院打针，也够狼狈！对于严冬来临气候的剧烈变化，心脏、头脑和腰部均难适应，易出事故，弄得毫无办法。上月高血压心脏病和肾结石并发，血压上升到240/150，幸亏赶送县医院抢治，住院四十多天，度过难关，略有好转，仍回乡下。气候转冷，严冬将临，心脏间歇梗痛，从不止息。处此情况，困难转多，特恳请转达上级领导，允许我暂时回北京治疗，无任感谢！我虽已迫近风烛残年，如能使病情稍有好转，尚希望到另一时，还可能将近二十年所学文物点滴零碎常识，对于本馆今后改陈工作，能稍尽绵薄贡献，用答伟大的党对于我廿年来学习、教育、鼓励和支持的感谢，同时也可稍稍减

少廿年来人民给我生活上、政治安排上的特别优遇的内心惭愧！静待指示。

此致最高革命敬礼！

沈从文

一九七一 一月十七双溪

附呈县医院诊断书一纸，住院单据二纸[1]。

---

① 诊断书等附呈件编入时删除。

19710122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信想可收到。高地至今无消息。再过四五天即到节日，到时不担心“梁上君子”即来吧。这里虽有五天停火，但一切已有了准备，至多从县里过身，带瓶醋来，酸菜罐头极好，或兼点苹果、桔子、点心即太好了。咖啡已无。蛋、肉、糖、面、菜均足。天气转冷，可能得多穿点。雨时不大好受，晴天手足也快上冻。这里熟人中也担心老头会引起大顽童兴趣，趁机而入，东西说不上什么，可担心倒是文稿拿去，毁去，所失者大。可算是近廿年唯一有用的东西。因此日来正清理小箱中所有，分别寄大弟处，总共或有八包左右。若尚能将不必要衣物，也作五六包送走，则到回北或另有移动时，势将轻便洒脱甚多。你定必赞同也。稿中有十多篇国内还无人用过心，也无从用心的，如《玻璃发展史》……等等，和《服饰说明》，对大量重要人物画的重新判断，以及在大会展时，向一些同行作的“汇报”，重看一下，有的还是五四年作的，内容似乎都还有新的认识。内中还有篇为郭沫若《屈原》演出准备的材料，内容特别丰富，此后馆中搞别的历史画，求科学性、思想性、历史性具备，大致照此建议准备，还是比较对头的。这些文章内容比《龙凤艺术》还充实，文章思

想性也似乎较强，有几篇措词也较得体，虽不发表，有的近于“演讲”，有的已写给当时有关方面。我想想，这大致和我这十多年生活、政治待遇都有关。因此想到后来去怀来，郭对我近于特别表示好感，在《服饰资料》且主动为写长序，是有一定道理的。党对我那么好，比比其他熟人情形即可知。正因如此，我总想得争时间，找机会，把一些未完成工作加以完成，交给单位。也即交还国家。待进行的工作，设法进行，能作多少是多少。因为明白不少工作多是从现实材料出发，分析综合，并非空谈，而且以后写文化史、通史、美术史通通用得上的。不作为“发言权”，至少是有“建议权”的。文物中每一部门比较有系统的说明，是以后年青工作者经常要遇到的事，许多事却无从学起！在这次运动大字报中，我第一次才知道五个领导还有个王局长，全是支持过我的工作，成为过失之一而提出的。我还因此唯一一次陪他挨斗！只有一个老×，却为了自己是“齐人”，深怕我争他地位，而长远说我不务正业，这人真蠢到不易设想！现在他们通通无事，王且成了文化部领导之一，又成馆领导之一，所以我想，只要心还维持得住，总还可望把工作完成一部分，到时你一定将更明白我学的方法有点不同于人，而事实上却得到些新的方法启示。新的工作，也会在社会大变动中，一时失去意义，如同卅年习作差不多。可是工作态度的认真、耐烦、细致、周到，以及不为个人争名争位，不存丝毫私心，一切努力都只在共同提高，这种种，还是得党鼓励和群众认可的。这次变动中，重要书籍虽已散失净尽，但主要十来篇小论文，和规模比较完整的《服饰说明》，以及协助美院搞的《工艺史稿》二改本，《漆、丝工艺史稿》，全部还在手边。只二陶瓷

史和自编铜镜不在手边。我又还如此从容活得下去，只要自己维修得法，看来一时或不至于报废，尚有可能眼看到其中一部分付印，总算这廿年并不白活！

小弟来了个信附上。一个相片，简直变了过去样子，和得鱼，和他祖父倒极相近了。这倒十分自然。将来成个“大汉子”是意料中事。看神气腰部问题大致不用担心了。

这里为红红已寄二斤奶粉去，对孩子抵抗传染病，可能有些些好处。这里还有那么多，且可买点。那边情形，可从信中明白一二，这事我早即料想到了。这里也在“一打三反”，闻居然也有“五一六”代理人，过去一时曾呼风唤雨，搞得个十分混乱。直到去年十月才下台，而还有病灶潜伏到各部门，甚至于小小医院中的。北京传染病多。大弟近日似正在为迎接女朋友活泼中，梅溪有信来道及。

前些日子夜里必心跳而醒三五次，是常事，白天不大觉得难受，只是房中过冷而已。有太阳且似乎更冷。近日将药暂停，心跳已见好转。间歇痛则无可解决，也难掌握，只有听天安命了。望放心。

巧珍不必再给钱为是，我也向她说明，不宜随便再来。一切有个限度。解决困难主要得从工作单位，我们毫无能力。应明白凡事得从组织入手，我这里是在学习和养病，不大宜于尽来相看的。且决不要什么东西。她倒还懂好坏，明分寸。只是困难大致多是实际情形。乡下种种我能明白多些，不仅仅是我那家乡。社会总是日益合理化的，不过这次运动影响到各方面过大，有万千事待重新安排。小弟处有四十万工人，那里设想一度闹到这么严重！至于大大搞过武斗的就不问可想而知，有待一一清理。

这里已有点像过年，菜柴均多了起来。食品店糖酒点心奶粉均有供应，布店闻每天有上千元售主，随时有牵猪到区的人。廿六、十三诸连日来均有大数目回京的人，如上路倒不寂寞。即不上路也可照你说的动不如静。心脏若不出事故，这里事实上可能是较静的。照日军事扩张情形说来，也看得出三年后中日将见出新的紧张，而北京到时必然有些新安排。为战备故，中央有部分人事分散是不可免的。人大迟迟未开，显明内部还有一大堆事待安排。如大数量人向内迁，将来我们回到沅陵对河去住也有可能。因为三年后的湘西，将比当前株洲一带或者还热闹，从桃源到芷江将近千里一条沅水两岸，将成为大工业区之一，种种或比小弟处还便利得多！

从文

廿二

19710207

双　溪

复马国权

国权同志：

承赐复教，得益良多，弟于书法实在无知，点滴常识，亦不过供谈天使用而已。目下住处正如贾谊所谓“地卑湿阴雨，使人不寿”，严冬逼人，丘陵高处亦达零下五度。弟今年已近七十，于此情形下，犹能用学生习字笔，蘸小瓶口墨水汁作字，商讨书道，实生平一可纪念事也。垂询诸事，敬就所知，一一作复。手边既无一书可得，凡事只能凭廿卅年记忆，衰年迟暮，恐不免胡说乱道，想不以为意也。

一、引赵等书《急就章》，多指墨迹而言，故不及松江本。邓①原印本可加入。似尚有一陈镐？已记不清楚。

二、智永可用可不用。虽著名，传本又多，笔迹似失柔弱。字体不足法。尊意以为宜加，即列入。

三、《四十二章经》以柳作底，《圣母》、《律公》、《苦笋》、《自叙》等均以颜书作底。此经疑出明代文氏子弟，比较近文寿承，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四、《景福殿赋》结字不近唐人，大小相间，与王晋卿在某画卷上题字极近。（或《渔村小雪图》卷中?）故估计言之。有待比勘印证。

五、《续书谱》似明人拟姜书，卅年前曾在一丛帖中见

之，已难记出处。

六、明代杂书跋序，小说部分系四十年前看孔德校中藏小说时留下印象，其他则廿三年前看中法巴黎大学中国图书室（在东交民巷）藏医卜星相诸书时得知。此一部门或试就山大明刊本书辑集，即不少也。

七、沈度等章草，在《故宫名画》中印过。正统藏四千册，均沈度体楷书。比松雪高明。因兼虞、欧、柳底子，谈书极少人道及。著名永乐极有道理。王宠在套帖中多不佳，以欧作底，过于女性。惟《十九首》笔重拟宣示体，草极好，故宫旧藏，罗叔言盗出摄影，延光室照过。字七八分大。曾收藏，近已散失。

八、祝书《箜篌引》比前后《赤壁赋》、《十九首》均好。故宫印过。祝书此册极精。在苏州见祝书数种，亦不及。

九、宋克《出塞诗》附长沙本怀素《千字文》后，笔过柔弱，与诗壮丽不相称。起笔有意作态，似失做作。

十、黄石斋、傅青主，似可为明人习章草殿军。黄系宣示底子，用墨较重，长幅字虽小，亦能压得住。青主处境极劣，字墨均惨淡不舒。有章草药名册，近于扩大急就药名而作。（系七寸高小册子，青主书册一般高不过尺。多从山西收来，易作伪。因有主顾。）

十一、近人似尚有汤尔和、于右任能章草，汤较好。然非奸即敌伪，章一山亦伪满官。近人以不集为是。

十二、卓故于抗战期，似在港时。林故去已十余年。印过书画集，不足见长处，因过于缩小。

十三、有关书法学，弟极无知。正如过去写小说卅年，却从未看过《小说作法》，因此即谈天亦少资格矣。同时也反

映此道未当行，是事实。

弟因业务关系，近廿年稍看了些墨迹。没收《校碑随笔》作者所藏碑志时，系弟登记。（内多吴大澂、王洪绪、罗振玉附签意见。此份材料至今尚无人整理。记得有不少与黄庭、陈隋镜铭相承之唐小字墓志极精。又闻河南张舫言，则有上千小志，近入博物馆，惟不悉在郑州还是开封。）于纸墨亦略有见闻，曾收集旧纸数百种分赠故宫、历博，然从不与熟人谈写字，近廿年亦从未为人写字，因此即琐琐常识，除史同志过奖，此外即无闻。（馆中多能书高手，弟则经常写写卡片亦自得其乐。似只一工人当人说弟“会写毛笔字”，亦趣事也。）

去年曾试从文化史角度，写有一《文字发展及艺术关系》五言旧诗，对章草和草书问题到简体字得失，略有申述，纸墨砚问题亦稍涉及一二。俟入春后，手足解冻时，有机会必当重抄一分，请求指教。毫不客气的指教！因弟曾怀一外行妄想，以为如能将文字发展和艺术关系，用二千字概括说明，作些新的解释，年青说明员同事，至多费二天或六小时左右，即可得一比较明确印象，岂不省事？深盼得到专家学人如兄不客气指教，幸甚，幸甚。

并候学习进步！

沈从文

七一年二月七日双溪丘陵高处

① 邓　指邓文原，字善之。元代章草书家。

19710208
双　溪

致常萍

常萍同志：

我是沈从文。上次校部诸领导过双溪时，适值外出，未能见到，深感歉意。我于前年冬，响应号召，疏散咸宁，到时无住处可得，到后深谢特别照顾，才到双溪落脚，前后已迁移三次，住处犹难定下，最近又将移动，从各方面说，均不免相当狼狈。因高血压心脏病已定型，缺血缺氧，长期梗痛，难于适应此间严寒酷暑。去冬一发病，幸亏有便车送县医院，高压到240，低压150，住院四十天，才度过了难关。现在若再向村中迁移，心脏一出事故，即无可奈何。本区二医院均已提出“实无条件应急，地方又过湿极热，不宜于心脏病。”上月出院后，曾就此情形，呈请廿三连领导，并请转呈上级，请为考虑一下，让我回京治疗，比较省事。我年已近七十，可用生命已有限，回去如病恶化，也有个孩子在身边，可以将一些未了工作，交待一下。如病情稍有好转，只要心脏能稳得住，我即尽可能争取一年半载时间，将一些已改正，待亲手重抄工作抄出来，上交国家，也算不辜负廿年党对我工作给予的教育、鼓励、支持和希望。记得主席一再指示“研究中国文化史重要。”我在博物馆工作已廿年，本来底子并不厚，凡事都近于由无到有，从实物出发，搞调查研

究，再印证文献，分析综合，对于劳动文化史各部门，似乎或多或少都有了点“发言权”或“建议权”。有待整理的材料，约计六七十万字，有三四较大部门，和廿卅个较小专题，在中国文化史研究中还是“空白点”，在博物馆则为“基本功”。由于过去反动路线的长期影响，都无人肯认真用点心。至于说运用两论基本原则来研究，得到新发展，更说不上。因此，明日谈改陈，年青同志不可免会碰到一系列现实问题，对于每一文物作个说明也无分量，难得要点。这事问问廿三连史树青同志即可明白。我搞的工作，大都虽还近于常识阶段，难称专长，但由于工作方法较新，联系较广，一经整理，配上必要图像，即可使许多比较专门知识，在极短时期，成为大多数同事共同常识，得到共同提高效果。同时也可以使许多青年精力转用到更需要深入方面去。也只有这样，我才对得起这个“研究员”名分！对得起国家和党廿年给我种种照顾好意和政治上特别厚待。

至今已月余，还无上面批示，而住处又在催促迁移。在此平时处理日常生活，上下小坡提水取饭，心脏即感难受，许久才能恢复过来。一再转移，深感难以为继。党要人说老实话，我觉得与其在此如一废物，近于坐以待毙，不仅我觉得对国家不起，从国家说，也极不经济！因为培养那么一个对劳动文化史有常识的研究员，实在说，也不容易。年青同志工作条件再好，苦干十年八年，差距还相当大。

所以从各方面考虑，我觉得不如还是让我回去，具有积极意义。因为我不是个懒人，也不是个贪图享受的人。廿年前我在政治学院学习时，即定下决心，心甘情愿在集体工作上做个“螺丝钉”，作为过去一切从个人出发写作上错误的纠

正。权力名位对我都无所谓，所以能在午门楼上钉了十年，主要就是把工作搞好。而搞好工作，又还是为了共同提高，不需要人叫我“专家”什么。事实上还不仅仅是为了把陈列搞好。我知道，一环突破，即还可以协助明天编通史、文化史、美术史、工艺史，以及许多搞专题的同志，提供以较新的认识和提法。特别是一些从文献学老传统搞问题的同志，到某些问题上搞不通时，我从实物入手搞文化史的方法，对他们可参考是极显明的。还有一个目的，即“一切研究重在有助于丰富新的生产内容”，也即是主席指示的“古为今用”。我懂得陶、瓷、铜、丝、漆……花花朵朵，大致也比一般艺术院校教这一行的稍广博一些，同时明白糟粕与精华何在。如轻工业若干部门要落实主席指示“古为今用”到生产上时，我大致还算得是个较好的协助者。设能有机会每年去看一次广州出口商品交易展，或许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就可为丝绸、瓷器及搪瓷、塑料等等需要配合生产争取外汇的千百种产品，提供既要民族形式，又还十分健康新鲜的图案花纹。这都可说是学习中的副产品，举个例子说，我看了《人民日报》十多年，各种粗细线边花边都太旧了一点，长远只见一条铜镜花边。这事如要改进，用不上两天时间，就可为提供千把种各时代不同极好看装饰性花边供采用，因此一来，全国报刊花边也解决了。这事对我说来，也就是螺丝钉工作之一而已，平常之至。正因为学得杂，副产品也就格外多。如今后历博方面，新的改陈根本上已用不着我学到的一切，另有一套更好学习方法、解决问题方法，不通过实践也搞得头头是道，我即放弃主要所得知识，专用学习中的副产品，从“古为今用”出发，去协助轻工业生产提参考资料，大致也还有的是

条件，在许多生产部门作螺丝钉，使得工人和设计同志满意，比这么在乡下养老活得有意义和有积极作用得多。

我说的不对处，请求批评指正。

并向领导诸同志致敬！

沈从文

一九七一　二月八日

常萍　时为文化部五七干校校部领导之一。

原信附收信人批示："请二大队研究提出报告校部　常萍 12/2"。

19710215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久雨新晴，在高处远望附近大小村落，屋瓦极黑，白墙对比格外分明，平田油菜又已开花，算来到此已整整一年！一切恰如《红卫星上天》引子所描写："四野碧云合，蓝空明且清"，恰又有整连武汉器材厂青壮工人"拉练"过路，头上多带草圈装备，看来十分动人。可能会写得出一首诗。我正值完成落稿《文字发展》一诗，内中和《井冈山清晨》、《红卫星上天》比比，可说"异曲同工"。那两篇一追述一地种种如何影响国家；一追述全部人类发展，归结到红卫星上天，代表人民共同在毛主席思想下努力的技术突破，都可说是热情充沛，对党和国家的热爱的反映！自然在试探中也有失败的。这一篇是从文字对全部文化史的贡献，及艺术关系，和《红卫星上天》表现方式不同，主要是具体引了一系列例子，通俗点说，即"正草隶篆"如何由劳动人民创造形成，如何衍变，……而终于发展成目前简字，都和应用有关。这是极难措词恰当的，却解决了。有些见解极新，因为运用了许多新材料，不是一般字帖，是文物中新材料，极少有人注意过的。不到博物馆工作廿年，是任何专家、书家也不会知道的。等于把半年"文字课"和半年"书法课"集中压缩到二千字

中，并且还兼及文房四宝，也崭新……又极其自然。重抄完毕，和过去写完《边城》心情差不多，也和前二诗完稿后差不多。如同打了一场大战。完全胜利归来，独自骑了匹骏马，从战场上经过。联想到我已近七十岁了，尽它心里有些沉重，在这么一个寂寞地方，能完成这么一个篇章，还是实在快乐。因为一生到老，并没有辜负手中这一支笔，特别是在反复读了主席指示“高级党员也要研究民族历史”多次以后，试来用个新的唯物史观方法，就文化史一个部门成就写出来的。如还得认可，将有十来部分可一一写去的。现在我才明白写诗达到一定水平，是会把一生所学各方面得来的知识、启发，集中使用到一二千字中的。我在病中的工作，一定会在以后一时得到认可的。（估计将写这么廿个比较有分量的题材。史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创举，他明白内中甘苦。）也可说是一种新的突破，必须突破前人也不断突破自己！这比过去写一二本小说有意义多了。我知道，我还可望在这个工作上，作出不少新的试探，取得不同成果的。因为体力虽不大顶事，创作欲还旺盛。真近于“文化史诗”，又不致独犯任何忌讳！内容无疑深了一点，因为谈的是些具体问题，举了系列材料，但是若配上材料，作为二小时讲演，还是可望得到一定效果。还可望在将来去作试教“文物常识课”，半年教廿篇。

我一个人在还有微湿的路上，走了一点多钟，酝酿一下在新的试验来写写“拉练”一类事件。也是从近处说到远事，再回到新社会。恐得在下月新住处定下以后，再看情形着手了。上次写了个《西周如何过渡到东周》①，也是兼用出土文物综合反映的。重在说农业发展影响到商业，到技术交流，形成春秋时代。形成孔子主张的教育比较开放，产生了读书

人的"士"的阶层。以后才有诸子。也还好。我才明白过去学的文学史和小说史通用得上。许多杂知识比正史还得用。

这里医院已在搬砖运料，原来预备建筑处，各处已堆料不少。闻大约四月五月即可完成，计新屋二排。目前诊疗所不日即移区中。廿六连房子和二户，还不闻消息。我们领导已起始和区中商洽，据闻将去中学住教员宿舍。若去那边，一定相当热闹，因为学生是高中寄宿生，天明即起跑步，教师必带队。但和高中教员在一处，或多有些说话的人，因为从尊重别人职业并充满兴趣出发，总易和人接近。这一来，即可说差不多区中各界全相熟了。又多有点朝气！取饭似乎稍远点，但好走些。惟雨季路上必较泞滑。看来也只是暂时之计，不可能持久。要不动我也能住下去！

因于校大会已简单传达，提及照五八年例，女五十五，男六十"可"退休，或"得"退休。具体情形不详悉，想来你们必知道较多。总之到五月总会有人照预定计划要调动。也必然有人照所得指示进行"退职"、"退休"，闻退休，将回原籍家乡。如我们无家乡可回，住何处去？似闻旧章则上只提及五大城市不能住，别的不提，大致或可望许可。比如说百科、二姊去苏、常。近闻邮局女同志，从申回说，苏州极安静，供应有多余，可住。我是否还能回京把工作搞完，还是得即早或缓些日再提退休？我想等些日子再说不迟。你若非退休不成，北回也不成，留下又不便，我们总得研究个去处。总之，五月回去参加大弟婚礼势不大成了。我倒以为能去还是去去，一生只那么一次，对大弟等也是一种必要的赞同。大家也可商量一下以后动向。怕人多上不了车，就得早些去好。自费是易得许可的。何况是主持婚事。如长远已回

不了，这一次或将是和住了五十年的北京告别。不过我总以为我还有机会搞完工作的。可能还有机会参加《新艺术史》的编写！还有的是工作可作，达到"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学就是为了工作，不是为自己，至于用不用得上我，那看客观情形了。

你若有意留下一二年，我也就想法来作家属吧，因为估计张、赵通得离开，剩下我一人在此，是不成的。事实即只有来作家属，或住高地席棚，等别的机会。上面总会有安排的。听到传达后，你们那边大致有不少人有点"劲"。年岁不到，也一定会有"退职"的，年岁已过，又还有将"留下"的。待到落实一些人在分配调动时，又会动动。总之，今年会有人事不一变动是必然的。我已去信小弟，问问四川情况。如在扩大基建，大致将有不少人去的。如能在"苏"或"成都"住，都将得到比较安定。特别是如和二姨同一处，能在大学或图书馆附近些，则还可望追读几年书。"老去方知读书少"，"书到用时方恨少"，我若还能有批书在手边，大致还将生产不少！即再专读一二年诗，也有用，因为可以得启示，扩大范围。我写卅年小说，从不模仿谁，一起始即自成一格。写诗又如此。总是通过实践去取得进展！其实搞文物方法也从不照旧式鉴定或新式考古，结果反而得到不少新东西。只十分可惜，没有"作曲"基础，不然一定会作得出十分动人乐章。作诗意境也不是从别的诗中得来，却是从画幅得来，真是人意想不到，也不易令人相信的。

我们看来是在十天半月内得动的。若只迁中学，那就马马虎虎一卷、一塞、一包包，放板车上，亲自押运，有个半天，也即完成了。搬运组几个青年，自从去年为帮忙一次后，

每见必笑笑点头，算熟人了。即住在桥头，趁天气好，相当省事的。有必要时，你来三天即可安置就绪。若远迁，或回高地，恐得你来帮帮忙。若这里是迁民房，房子过小，倒是个问题。但赵家东西少，二大箱若不宜搁廊子下，总有放处。在某一情形下，其中之一或即作升火用也可能。张大妈待北回，赵大妈还不来，因此也有可能将三人仍装还高地住席棚待分别发遣！这时一切均无知。心沉重点点，是必然的。

从文

十五

晚上总是醒六七次，但心脏大致不会出事故。脑子也不免乱乱的，要使用在一工作上，即可望得到稳定。所以十分需要工作。如能在此安定三五个月，房子不过湿，将尽可能试来重抄那个“说明”一部分，挑有关重要的和名画鉴定有关的大约十万字，一天二千字易办到。报纸永远在提活学少用，我的活学活用，到另一时可能会得到认可的。我是这么想的。

①《西周如何过渡到东周》 五言诗，经修改后标题改为《西周及东周——上层文化之形成》。此诗未发表过，现编入全集第15卷。

19710216
双　溪

致马国权

试从文化史角度，结合近半世纪发现新材料，作些概括综合探讨。个人对于这方面常识实极薄弱，有许多事近于极端无知，不可免说外行话，见笑专家通人，望得指教幸甚。惟就解决陈列中关于这方面而言，妄意将平时专家半年文字学课，半年书法课，集中试用二千字来加以概括处理，如能根据所提，摊摊材料，至多能用二天时间，可给馆中年青说明员或陈列分段同志得一轮廓印象，即不为虚此一番拼凑矣。国权同志指教

弟　沈从文

二月十六

如有时间，能为弟抄一份留个纪念，甚感谢。错处望万莫客气加以指教，幸甚感甚。因为作诗谈字，通是外行，班门弄斧，旧话不虚！

这封信为寄赠作者《文字发展——社会影响和艺术关系》诗稿而写。所寄为1970年12月底修改稿。后经作者陆续修改补充，1971年冬修改稿，以《文字书法发展——社会影响和工艺、艺术相互关系试探》为篇名，编入全集第15卷。

19710218
双　溪

致马国权

国权同志：

前信想易转到。近因捡理旧稿，得文改会过去拟出《通用汉字表草稿》及《编余字资料》各一份，联想及《急就章》当时产生社会背景原因，实为大多数识字人方便应用而作，因之传世二千年，还能在少数人中使用，且影响到一部分简体字的形成。如今汇集章草付印，似只对于少数个人研究或将来开“书法课”还得用，对大多数人目前和今后待解决的问题（日用行草书无规范，难统一，易致误），恐起不了直接帮助作用。因学习文艺座谈讲话，得到点新的启发，以为如有“有心人”能从而向工农兵应用方便出发，试用行草体写份“老三篇”，和“日用简字对照谱”，不必过于追求原来草字标准，但以接近简字为目的。使用墨笔人既已不多，即不妨如兄用钢笔书写，且更切实用，易仿学。似不妨以中小学教员和某种干部为对象，先搞搞试点，在一校、一地区，试个一年半载，经过实践，一再增改后，再试作推广，肯定对全国目下和将来都可望发生一定好影响。目下作来是轻而易举，近于“为长者折枝”，在发展中将会成为一件大事！因为在任何一般用笔书写的文件上，均可发现这个文字过于草率有待补正的问题，迫切要求解决，而至今还不知应当由何部

门来进行解决。文改会本有此责任，且容易选试点，就弟所知，则会中习草书的似不多，用章草也不大会用，因此弟在一《谈书法发展》小诗即用十字相赠："点画易捉摸，融会待探研"，亦记实也。文改会事似由胡愈之先生主持，将来如有机会，弟或可去函与之一商，必可得到支持。或以后在有关艺术院校教改等会上，能用"建议"或"提案"方式提出，必可望得到承认，并受一定鼓励也！是则吾兄所习，正可密切结合社会应用，用到广大人民需要上去，真正可说是"古为今用"，不辜负所学矣。前景之好，可以预卜。弟虽近于病废，于此一事，或尚可在点画间作商榷，备采择也。即此并候佳善。

沈从文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八

将来在此基础上，似乎尚可望发展成新式四、五、六诸体习字帖。如一、楷书；（以大小欧作底子较挺拔。以颜书则搞标题有分量。）二、隶，（即近人所谓美术隶，多太俗。似宜就石门及隋静琬书石经取法，体宽博而大派，又易学。）三、古行书。（以《麓山》、《云麾》碑易掌握，写大字报标语易归行，好看。）……凡此大都从便于应用出发，不免打破习惯。此亦近于戏剧革命，一经推广，二三年新习惯即形成矣。想尊意有同感也。事比编《章草字典》现实得多！

19710219
双　溪

复彭子冈、徐盈

徐盈、子冈：

得子冈信，才知道你们一点消息。健康情况，长在念中。因为卅卌年熟人，似已不多，分散各地，已难得明白日常生活。有些事且变动之大，真不易设想！上月来，因住处在公路旁，已有两三批拉练行军队伍通过，一般多头顶伪装草圈。最近七百人即在住处对面广坪，烧火造饭，部分工人学生，并且即就地睡眠，因此略有战事意味。回忆卅五年前在沅陵家中，迎接"联大步行团"，闻一多等到家便饭，因雪困，他们十分高兴，住了四天，真犹昨天事也。但大多熟人早成古人。与青年谈"抗日"，犹如幼小时听人谈"太平天国"，听来不免晃晃忽忽，已如历史故事。

兆和在大湖边种菜，据闻每天得挑粪八担，约走廿里，还属轻活，下田是重活。大冬天犹一身乌黑，如非洲朋友。今年已六十一。过年来此时，挑水六七担行若无事，本地老乡也以为"老太太真棒!"我属于老弱病疏散户。三户住双溪区一四无居民的丘陵高处，离大湖已将近百里，一年见一次，二小时汽车，一换车得二天，落雨更不成。在区委会搭伙食。全区不过二百人，一年来，由大师傅到理发师，几几乎已全

部相熟，大都知道有个沈老头，年岁似乎在本区也数第一位。因此凡事多承照顾，糖、肉、蛋都有供应，孩子们又还不忘从北京寄点什么来，所以吃得还算好，且极清静。虽头发还经常一二月才理一次①，表面上还不算太狼狈。惟心脏似已不大抵用，长日隐痛。十二月住县里医院四十天，在高血压240/150灾难中，还加上肾结石，幸争取一天机会，赶入医院，居然度过了难关。又回到双溪，还能每天上下小坡走半里路，取水提饭。但附近二医院医生和我却都知道，报废还只是迟早间事，因年已七十，总算到了标准！心中总还有点不安，有责任待尽，即前五十年一切由无到有，搞了一大堆习作，社会一变，全部报废。因之解放后在午门楼上库房和陈列室，又钻了十年，由无到有，好像又搞了一大堆，在不少熟人意外中，对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有了些“发言权”。运动一来，又近于沙上作屋，潮来即冲洗无余。直到如今，俞平伯先生似乎还并未放弃“红楼梦研究”，现存熟人中，似乎也少闻有改业的，我则倒像有必要作第三回改业，以及作第四次改业的准备了。一生命运之巧，倒真是与众不同，不易设想。因为手边已无什么书，至少还得有六七十万字第二次搞的业务专稿，待改正送交国家，希望回京到那二丈见方房子里，用个一年把时间，重抄一过。惟请求了，还不得到许可。俞平伯和一些熟人，倒已有回转北京的。外省中也有在大学教学已回到校里搞斗批改的。我们在此住处却还未定，有待安排。一年中已迁过三次，今年大有可能还得移动一二次，狼狈情形，也即可想而知。不过熟人应当放心，即体力虽已不大济事，行动多少有些龙钟，随事即忘。可是心情像

还是初次在北大东斋见你们相差不甚多！因为一年来至少写了卅多首诗，特别是较长的几首叙事诗，字数多到二千多，赞美红卫星上天，等于本馆陈列序曲。似乎还有点内容，也还不大像七十岁人的习作！我倒还主观设想，将来会有可能，得什么大作曲家赏识，改成为一个大乐章的。因为我历来写点散文或别的，总不直接从什么文学作品参考取法，而是间接从什么乐章、画卷，总的设计得到启发，因而完成的。如果还有个什么机会，去和音乐学院师生一道，我肯定还有第四次改业机会，即作曲。还是一切“由无到有”，有个一年把习题时间，也会取得些收成的。

这里热可到四十五度或更高，蚊虫之多难于形容。冷时约零下五度，无火可升，因此手、足、脸多少有些浮肿。主要矛盾还是心脏不大得力，缺血缺氧，长久梗痛，不大宜于再升级。如不出意外事故，或许还可望能作点……②

……启发，因为干校本身的意义还是十分伟大的。大湖边有不少六十以上的什么长，劳动得都极带劲。有个局长养猪种菜是能手。新的干校总结，似提到“处理老弱病，要妥善安置。”目下大致还将在商讨中。估计到五月，我们或许还是会要再动。国家那么大，总还有个住处的。因为要的不过是二三丈大小的空间！一时还像不大容易得到，过些日子应当可希望得到！

并此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学习进步，精神长保青春！

沈从文

二月十九

小相之一是最近照的，看来一时还不宜报废！

近作病后小诗末十字："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

心脏虽不大顶事，脑子似乎还得用，凡事还是乐观！

---

① 一二月才理一次　1946 年 8 月下旬，彭子冈、徐盈夫妇与作者初次会面后，9 月 3 日子冈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了访问记《沈从文在北平》，文末有这样的话："……那便是沈从文。你可以告诉他，他该去理发店理发啦。"

②原信第四页已缺失。

19710221
双　溪

复张兆和

兆和：

信和小弟信同见到。这里另来一信，说移川住事，那边情形已明白。若回不了，即只有电他来接接，重装备甩掉，只把箱子带走，是唯一办法。目下闻连上正商讨我事，这里已无住处。高地也无住处。并闻已和五连商洽，同意你过廿三连。但我还是无个住处。不久商讨必有结果。如你请退休，照小弟所说，我们同去住，也无问题。一时恐怕还说不上。

你提到的问题极对，应随时提醒我，帮助大。我已十分怕事，还是一开口即错。加之心脏神经都已极不健全，而且相互为用。心一痛，头脑即乱。所以这一年放我在双溪住，还是党格外照顾，特别不是单独一户，有几个老同事相伴。至今还放不下工作，也是因为廿年受鼓励和支持，学了那么多。到真已用不着这分知识，退休去四川，即十分难得，也十分自然了。我并不对北京感到什么留恋。人事变动之大已难设想，即住下来，也将和林师母相近，出不了门，不过自以为还可把些未了事作完而已。永玉等闻不久将有分配下乡可能。如工作已无可望，生活又超想象紧张，能去自贡，已十分合理。有个亲人在旁，也许会安静些。孤独在此，一天即自言自语。大致人到老年，特别是我这种性格的人，生命

力强，得消耗，近廿年幸亏有件十分繁难工作缚住，将精力集中消耗。又有个家，不然散漫无所归，早已完事了，那能活到如今？我因大半世纪都是将工作和社会、和世人对面，得到认可。但是一和复杂人事碰头，不免一团糟，毫无应付能力。交给我什么工作，即十分陌生而困难，也能克服困难低下头去摸索，在一定时间内战胜困难，从工作实践中取得进展。居多比预期的还好。但一和人事碰头，特别是和年轻人一道搞学习，即十分低能。一件事让几个人来作，也不易见好。这大约和长长几十年创作习惯有关。前卅年搞的是独辟蹊径，得到一点成果。近廿年工种虽不同，方法还相近，又取得一点发言权。凡事总是得从通过个人反复思索，反复改正方取得进展的。

你是在集体中长大，从集体中得到发展，受人尊重，得人认可的。所以一切十分正常，接近新事物也是正常的。可望少出差错。不能创造，却能守常、应变。我却是个创造型人物，虽能写得《大湖景》、《红卫星上天》，作个普通发言，也毛病百出。所以你上次所说“拖你后腿”，也有部分是实情，话说得使我极痛苦，应抱歉的还是我，而不是你。即同一学习，接受方式和得到好处也不大相同。如说活学活用，我以为如写《红卫星上天》才是我在活学活用，是化到思想里，情感里，还能加以艺术处理，工作且很难，比称引语录难。但目前要的是次一种，因此来大湖作你家属，也感到恐惧了。

三次不同业务，都是自辟蹊径不傍前人，而从实践得进展的。写小说如此，搞文物又如此，如今写诗还是如此。创作算是过去了，工作方法大致还是对头的，值得受鼓励的。

因为是从实践去试验，求进展。搞文物则更显著易得进展，对于共同提高有好处。也会有错误，因为是试验性，不可免走弯路。但真正在走，一发现即可改正。因为创造性的工作，总是得从试探中取进展，不可能一下即对的。前二次在社会变动中，也会完全失去意义的，第三事更易出毛病，要成绩又总得有三五年，看来我是办不到了，所以只用“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的态度作去，这向前自然也只限于极小范围内，因为体力已有限，求再写一《红卫星》或《文字发展》，也不大可能了。这是自然规律，无可如何。当然也可望不至于在工作中犯大错误。如回北京，则还可望将那六七十万字加以整理，上交公家。若向川中，则将放弃这个了，因为重抄也得些书校改。

目前处境已在相当狼狈中，因为十天后这里将开学。医院已迁走。只余五户不动，廿六连二户有人力，不久即动。我们还不知怎么办。已一再催迁，无处可去。区中闻还有房子可调动，但兴趣不大，因为照干校例，占房子不能付租钱。而这事在区里可办不通，得花点钱，实有限，可是我们又不能自行出租钱，怕破例。因此即顶下来了，弄得进退无据。其次要迁大桥那边杨堡，我伙食难解决，去医院又远。离公路即一二里。因此曾经设想，让我住旅馆，房子又过小，东西无放处。并且另外赵、张也不乐住杨堡。又另外特为我找一可租暂住的一房，前有大牛棚，左有大猪圈，附近即公共毛房，臭得比公共毛房厉害得多。房间还只一丈多宽，上见天光，似乎从开玩笑出发而去看，大家那能放心？

本来中学有房子可住，区里却怕我们住下即不再动，从不开口，这边办交涉的也不大得力，不大灵活，因此不免陷

于无可奈何。说不定到末了还又是一车运回高地。但据张赵回来说，高地也还是无席棚可住。所以这十天吃饭、睡觉，都必然失常。即勉强稳住，半夜还是三五次惊醒，痛得不好受。但一切还是只能那么等待，真是一生少遇的尴尬事！人不急疯只因为太老，凡事已无所谓。

人总还是得活下去，所以一切放心吧。总之，这里是住不下去了。若矿上有住处，倒可下决心去那边，大家同甘共苦也无所谓。那边已挤得满满的，又不搞房屋基建。听说咸高县里也正催房子，那么一大堆学生儿童，不知向那里搬？现在才明白纪要上的“妥为安置”有深刻意义。很不容易，因为负责人多青年，动得太大，能够如像卅年前住呈贡即大不容易。

从文

廿一

一切放心，我还是会顶住下去。不灰心也不埋怨，只是天过冷，手上了冻，字也写不清楚了。意思可能也多重复处。

我想万一已无回去治病希望，末了恐只有在县，在区，或在连住，商请去自贡，电小弟来接。过不久你退休即不至于无去处矣。能去自贡已太好……另一面，十天内单位总会对我问题有一解决答复。且俟到时再说吧。目前可简直如天安门前上空风筝，飘来飘去，真正是一生巧遇。

19710310
双　溪

复马国权

国权同志：

得一载惠书，深感厚意。前书提出许多关于前人谈书法材料，过去均未及注意。（因从书赋、书谱以来，谈书法，总觉得形容过实，美言不信。所以对书谱及怀素自叙、张旭传说均少赞同。）后书指正拙作①不少谬误与疏忽，并丰富以新内容，真正是由“班门弄斧”而达到“抛砖引玉”，喜可知也。弟在此无一书可得，地处阴湿，与二千年前贾谊所咏相差不多。终日只能独据一方丈斗室，于病床作冬蛰势，瞑目静坐。凡事均凭记忆。既喜事好弄，复贪多务得，万千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桌子板凳，法书名画，牛黄马宝，一例不分贵贱，填人脑中一角。一面年老力衰，记忆力锐减，因此对于许多问题，不是“张冠李戴”，即是“顾此失彼”措词不得体处，或甚至于十分荒谬处，都势不可免，想能见谅不学也。

本来对书法并不当行，除树青同志外，廿年同事中几乎无人知弟还略有常识。写诗更拿不出手，文字学则根本无知。只因乡居病废，承党特别照顾，不必体力劳动。总觉得在馆滥竽廿年，八千米陈列过万件文物中，得失何在？改陈时如何取舍？说明时如何措词方分寸恰当？虽得国内专家学人通

力合作，始能将事。但十年作说明员实践经验，东东西西既较熟，似有责任待尽。为协助年青说明员共同提高计，得尽可能想点办法。因此主要就陈列材料出发，得来的常识，加以组织贯串，据新的“文化史”或“劳动文化史”角度，分门别类，作些试探性概括说明，看看有无效果。正因为求从试验中取进展，所以不免或详或略，互相补充，亦不免有叠床架屋，画蛇添足时。或就一器物发展而着笔，如介绍“少虞剑”，即重在此一兵器的发展史大处而言，有：

……

荆楚灭吴后，天下重短兵。

巴蜀工锤炼，形制即多般。　巴蜀剑中冰纹，多如风胡子谈剑所述。西南夷且用铁作，黄金嵌宝石作鞘，为前所未闻。

常随时势异，剑长竟等身。

屈子佩陆离，亦复自喜欣。

但只供玩赏，自卫亦徒云。　故宫有一长剑

秦政绕殿走，天下成笑闻。

汉代辘轳剑，玉具转倍增。

至晋具形式，木剑成仪型。　南朝画相砖墓门侍卫仪剑长及胸。但柄作环，近龙环刀。

……

提法和前人近人作考证的，似稍不相同。和《国语》所载完全不同。还有在一总的“序曲”中，等于将万六千平方米、百万年社会发展史中陈列，压缩于二千六百字中，结束到《红卫星上天》为止。题大力量弱，不免有“举鼎绝踵”势，更易遗笑专家通人。是当作新史诗而着笔的。抒情气氛因之较浓，诗的气息亦因之稍多。试另抄部分就正求教。内中即

提到文字进展和生产发展关系，适如兄来信所指出不足处，诚巧事也。此诗友人曾笑以为带点“广东精神”，即“大胆敢想敢干”意，俟春暖晴明，手足解冻，能较便利作书时，当抄奉一全份请教。

前信提及《阁帖》诸章草部分问题，试先就此事凭弟记忆所及，拉杂商讨三五事：

（一）曹植《鹞雀赋》，恐不可信。似唐五代人戏作。丁晏集注本虽载此文，似即从《阁帖》中辑出，仍不可信。因文体属唐代变文性质，记得《法苑珠林》中即引有不少相类似拟物语体裁说经故事。虽《庄子》即有大鹏鷦鷯之喻，《国策》亦有土木偶之对白，而三国《魏志·曹植传》（?）附记邯郸淳见曹植事，且有与植畅谈杂艺记载。但此文置于汉晋赋中，似不伦不类，改置唐民间文学俗讲中，则鱼水相融矣。又赠王粲诗，恐更晚，不可靠。弟意或明人好事者为之。此外尚见明拓本陶潜诗、嵇康诗，同属一型。

（二）蔡琰诗亦可疑。记不清是否《悲愤诗》? 近人商讨《悲愤诗》多争论。以七言为真，多引较早有梁鸿《五噫》在前。以五言为合，则取证于三曹及王粲等诗并肩。弟同意五言或近本来。七言体近陈、隋间或唐人据琴曲而成，与舞明君同类。且字体结构，亦近于从楷书而出，虽章草，少隶法，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三）皇象草极紧严豪放，《文武将队》似摘自史孝山《出师颂》，近北朝人法（其他一简亦极好）。弟意以为凡此等摘引文句而成之遗墨，总比本文较晚，而近似黄长睿所说“官法帖”。当时有部分自我作古，如古文，部分则凭旧迹摹写而成，以备一格。犹如《元曲选》图拟赵千里、盛子昭，

得其二三，即已不错。其中自然亦必有传世真迹。但有待进一步比较区分。

（四）记得尚有王敦、王导诸书，亦疏荡泼辣。郗愔等字作长体的，从笔意结体而言，或多成于齐、梁间，说“王著无知而致混淆”，易成立；说“王著一手伪作”，则恐无此能耐也。

（五）卫夫人字文均伪，亦陈、隋间字体。此丛帖虽经前人反复考究，似尚未能令人满意。若能就近年发现新材料，从比较上重新估计，则必然还可得到不少新证据、新结论也。

将来如尚有机会，得与兄同据游相本，及大观、戏鱼堂诸帖，一一核对商讨，当为生平快事。同意点亦必甚多，因同据客观存在作比较，结论易一致。可惜此机会恐已不多。（近年心脏功能已不大得用，报废将是迟早间事！）

近代能作佳书，高手似还不少。能谈原委得失，辨真伪，奠基于广泛比较材料和丰富常识，得出新见解、新结论的，似已不多。因此弟即从常识出发，就馆中陈列由龟甲到明代书法发展，作一概括叙述，小部分或有微中肯綮处，能得吾兄与树青同志点首认可，此外希望于本馆其他同事，恐即将不免落空也。因一般书法鉴定家，多习惯于单打一，区别好坏真伪，以“帝王题字，名家收藏，见于著录，和纸墨精佳”为主，其实多近于唯心主义，不大有说服力。即谈纸张，动辄“麻纸”、“茧纸”、“澄心堂纸”，事实上多人云亦云，并不曾从直接或比较材料认真作过分析，并不明白诸纸特征。此种专家权威，弟所见不少，实代表一种旧势力，在鉴定工作中目前还占完全上风。言加以破除，实有待新的努力，亦近于两条路线斗争，短时期间大致还是彼等得势也。

拙作如兄春夏间有暇为写出时，盼得将尊意以为不足处、多余处、谬误处，以及不得体处，一一附于字里行间，留一种难得纪念。次一信中商讨诸点，当俟气候稍和暖时，就拙见一一奉复，见必有异同，仍请不吝指教。

居延笔作鸡距状，笔管较粗，笔筒则镂空相套。抗战前，记得琉璃厂笔铺曾有仿作，用紫毫，十分得用，约四元一支。以后大致用户不多，即停制矣。式与日本正仓院藏红绿牙管唐笔极相近（印于《东瀛珠光》中），故宫藏清初笔展出时，尚有此式可印证，得知此式必传自汉代，而一脉相承。还依稀记得此汉笔在原竹木简册中系插于中心，是否到南北朝时，因纸张过薄，即转成卷子中轴，已不得而知。但战国长毫笔出土，则似与竹简分离。（以弟估计，辉县出土玉册七十二片，存一竹匣中，虽未附有笔，当时必用丝线联缀，且可能有朱书记载。可惜考古工作者来不及注意，洗得干干净净，目下陈列，即成素质，即说明中亦未能将此“可能”附入矣。）鸡距笔能聚墨而锋利有劲力，传世《鹡鸰颂》与冯承素摹《兰亭》，或即由此等笔书写而成，整体不见渴墨处，如长锋，即不辨此。又因此弟联想及《四十二章经》真伪，以及小字《千字文》时代，似均不甚类怀素。此亦弟姑妄言之，因一生经常只用三五毛钱普通习字笔，从未使用高价笔作书，毫无实践经验也。

拙作承指出谈笔较少而叙纸与砚较多，即因弟所见只长沙战国笔，一居延汉笔，因之历代名笔工亦未提及。而纸砚则接触以千计，从具体材料出发，可说处稍多也。尊见谈篆隶与笔工具关系极是。其实南北朝一段落间，字体和书写工具关系亦极显明，亦得加以补充。惟南方文献中，亦只多谈

如何精贵，如绿沉笔管翡翠笔床，实在情况则仍近于无知也。又有关“漆书”弟始终有怀疑，甲骨有朱墨书，而战国竹简亦墨书。是否漆书可作形容词解，甚盼得尊意释疑。祝学习进步，工作进展，并候佳善。

沈从文

七一年三月十日

在此适与修复铜器专家同住，曾畅谈经手商周奇制。有一兔彝，双耳各一兔，盖顶一兔，四足各一兔，极生动少见。又一蝎尊，四蝎竖立，各据一端。又一馒头形大器，斜开一口，下三圆足……出国后即未见称引，不知流传何处。又运动前曾有美院一外国学生转来一照片，如新式无指锦手套，只一大拇指，其余半截，一望而知系战国楚墓所出，均无下落可得矣。又近闻树青同志转述，山东文物库房藏一商有鎏错金戈，似近孤立，或春秋时加工，或后加工。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

① 指正拙作　马国权3月1日致沈从文信中，就《文字发展》诗稿，提出一些质疑及修改建议，共39条。

19710321

双　溪

复马国权

国权同志：

得十四日示，谢谢。

此间亦据传闻，京中“专家权威”北旋重搞研究似已不少。至于弟等则学无专长，近于普通干部，恐或有待另外安排，不得而知。年来高血压经常在二百以上，在此忽然报废，亦意中事也。

尊示中垂询各点，试就记忆所及，点滴作复：

一、王铎书曾过目百十种，似少佳作。因有市场，且易作伪。居多取《十七帖》或七言绝句作三行七八寸大字书于寻丈白绫上，一经裱装，即易浸墨，显得用笔极浊，结体亦无法度，近于拼凑而成。如将每字分解，即不成书（《草字汇》中引例似即可证），有意作态，鼓努为力，用力多而效果不大。比邢侗、倪元璐即不如，比张东海、徐青藤更差。小石先生或另有所见，不得而知矣。（因小石先生为书法家，弟则以此自乐而已，生平从不参加任何展览，即熟人中亦少有以为弟有“常识”。）

邢侗来禽馆帖，原拓纸墨好，自作书亦不甚高明。大条幅用纸较多，亦用流行白绫摹二王作二三行大草，笔墨却活

泼劲挺。倪元璐则较近石斋，多章草法，字较紧凑。明代晚期这种大幅白绫草书所见还多，如米万钟等，均近于名士风流，即席挥毫，实力不如，即以怪诞取胜。不足称当行合作也。故弟以为不如明刻书序跋近本色。内中似惟云南一僧（想不出名字，似担当?）草草数行，还有野趣，曾在昆明“百担斋”高家看过部分。（亦有如董香光，盛名过实。）

日人重王铎，似由于日人不甚懂草书。如重印《羲之真迹》，明明为唐双钩本，且有近似松雪抚本，亦以为真迹。不知尊意以为如何?（《书道》杂志中，即经常引劣书以为名墨。犹忆近十年前，来一草书大家，在公园展出，极俗恶，江湖士耳。）

二、草与古文关系，过去曾初步试就所见集有百余字，此稿惜不在手边。

三、木觚棱出土实物，曾陈列于全国文物展，作三角形，长约二尺有余，上有字。此后或藏馆中，或藏考古所，不得而知。字或亦已印入《汉简》一书中?

四、李阳冰楷书小唐墓志，如唐初镜铭，细秀有筋骨，出于黄庭。曾经眼，记不清楚是否系登记没收方药雨藏碑志时?因先在其他著录中称引，（或即方著《校碑随笔》中?）此事试问问史兄，或能记忆。史兄典库藏，见闻强过弟百十倍也。

五、居延笔上次复信中曾述及。不仅与正仓院藏红绿牙管唐笔相近，即近代“小绿颖”笔式似亦从之而出。唐代诸葛某某制笔，不卜即此式否?（唐写经无疑必用此等笔。）

六、雅宜书《古诗十九首》，半章草。平时书多欧底，笔

显稚弱。此作近钟底，故较沉重。系延光室照相片，有韩元吉（?）吴荣光跋。

七、宋书①个人印象，似从《阁帖》传羊欣等书，有所启发，起笔即近做作。又钉头鼠尾，虽中锋，落笔较弱，不过此亦弟外行姑妄言之。因主观，章草当以《文武将队》、《孤不度德量力》（献之?）、《月仪》、《豹奴》、《出师颂》、张芝小字②……等为合作，宜厚重健朴，不求秀媚多姿。以此相律，则宋近女性矣。即与故宫藏沈度、沈粲、陈东（似尚有一宋裔?）诸条幅比，宋亦不及诸人挺拔刚健。

八、《竹林七贤》南博有大拓本，字笔画平直，和砖上刻画有关。不足称佳书，但可作旁证。因不仅与王方庆所进《万岁通天帖》可会通，即《阁帖》中王坦之等迹，或亦本来面目也。

铅券历博有实物，似武昌或江西出。弟当时仅注意及内中载单、复裙若干事，与《东宫旧事》记载对服装制度关系，不及字体。史兄似有小文章介绍过。

高昌麴氏墓砖有专集。黄文弼先生考古集中似亦印有彩图，作朱墨书，依稀记得有数种尚可比证《阁帖》。

九、祝书十九首，似在停云馆帖中。亦见有单拓，笔松散，不足称佳书。《箜篌引》印有册子，或稍缩小。原作极精美，纸匀白如玉，而墨浓厚润泽，在祝书中为仅见，大革命前展出，至今犹难忘也。前后《赤壁赋》只见石印本，笔散乱不佳。一般祝书均如此也。

十、卓藏不大可信。弟曾在帖铺见单拓帖中有郭璞、陶潜、谢灵运等人书，实近于明人一手作成，不足观。又有武

则天、隋炀帝等作，系从一丛帖中取出，无当时人笔意。空海则除日人所引近圆笔飞白或日人伪托，此外亦无闻也。陈绎曾书或出清爱堂帖中？

《草诀歌》中《爱凿与奎全》弟意或从唐人出（似作十二月月仪），因唐《月仪》即多异体书。宋人书北宋时还多样化，至南宋则应用行草字占主流，如陆游、朱熹、范成大，多相通，（真迹似均碧笺，原件比三希堂尺寸大，好看得多。）至明，则王阳明等可以代表，自成一格，字体多较长，陈献章体亦相近。鄙陋之见，未必有当，见闻狭窄，势不免见笑大方，盲人摸象，难得全面。

宋克章草书目，因从未作记录，实无发言权。只记得故宫展出尚有数种，已难称引。有宋一长条，字二寸大，纸墨均好，比一般卷册字好。（又《七姬志》想易得，似为宋唯一书墓志？）当时尚有徐天池大草一幅，极精彩。平时所见，多一二长行题画诗，少见整幅大草书也。体近张东海，潇洒自然比张强。张学怀素，字松散，能放而不知收。文三桥只记得于唐寅《采莲图》卷后题诗相当好，此外少及。（原件比《故宫周刊》所载好。）

明代人多善书，实不限于六七知名之士。曾经过手经眼数百种泽金扇面书，多佳妙，远过诸名家。方寸字易表现，似一原因。故宫收藏多，真可谓琳琅满目。亦有作元人盛懋、朱德润画山水，则明人伪托无疑。因宋代虽即有“聚头扇”之称，据大量人物画比较，实尚无发现用摺子扇事。元亦未见过。恐仍以“永乐时始渐流行”为近实，画虽好，仍伪迹也。但“专家权威”则以为真，不过问苏式泽金扇面盛行于

明代事！

惟个人见闻究竟有限，只是胡说而已。年老力衰，斗室中阴寒逼人，记忆失灵，拉杂写来，定多谬误，想不以为意也。

并复颂著安。

沈从文

七一年三月廿一双溪

① 宋书　指明初书法家宋克的章草作品。

② 张芝小字　疑指张芝《秋凉平善帖》，因字小，故说“小字”。

19710323

双溪

复马国权

国权同志：

得十四日示，谢谢厚意。

此间亦得传闻，若干“专家权威”，北旋重理旧业，似已成事实，且各有专题明确。至如弟等，只属于一般工作干部，即对文物研究，亦始终近于“票友”资格，见解且多与传统认识不合，过去即以对于字画鉴定而言，本单位礼聘海内专家权威来辨真伪定等级时，弟与史兄，即只在旁学习，从不发言。去外地时，即求旁听亦不可能矣。此外涉及学术问题，自然更无发言权矣。因此今后行动恐还有待其他统一安排。（年来高血压已经常超过二百，大泽地阴湿多雨，在小不经意中忽然报废，亦意中事也。）

尊示中垂询各节，试就记忆所及，点滴作复，谬误处，盼得指教。

一、王铎书弟曾经过目百十种，似无足称。其所以得盛名，和官大有一定关系。因有市场，册页中赝鼎似亦不少也。居多取二王书或七言绝句，作七八寸大草书三四行于寻丈白绫上，用笔极浊，结体亦无法度，近于拼拼凑凑而成，整幅挤挤挨挨，缺少雍容揖让调和感，裱后墨汁浸渍，即更脏污。为将每字分解，即不成字（《草字汇》中似有例可举）。有意

作态，鼓努为力，而效果并不佳，不仅比徐青藤、张东海不如，即邢侗、倪元璐、米万钟，亦多过之。小石先生为东南书法大家，或另有所见？不得而知矣。如作文于抗战以前，或别有原因。当时伪政权官僚中好风雅玩字画者大有其人，林森即大收破烂，于右任则作书称大手笔，伪教部之王士杰、顾树森，军官中之……学校中则徐悲鸿、宗白华、傅抱石，各有所藏。“物聚于所好而强有力”，因此真伪均有出路。来源大致不外四方面：一、各省旧家收藏，谋事送礼；二、苏、沪；三、北京；四、长沙。就中以长沙假书画最大胆，尽管千篇一律，还是各有市场。有一不知名书手，行草相当好，能习各家书。多以纸绢染薰成酱色，岳飞、米芾、文天祥、董其昌、四王，无所不备。在无知而有钱军人收藏中，此类最多。苏沪则重摹文，沈、祝、唐、四王、吴、恽、石涛、八大，为资阶，为知分赏识。因有利可图，近代画家亦参预其事，固不仅张大千一人也。北京则明人白绫书条幅，一二十元无人过问者，过南京即四十八十亦可得售。此等故事，后人已无知之者矣。犹记得卅四（卅五?）年过南京观故宫出英书画展时，曾去四五熟人家中，客室里均陈列一翠绿或焦黄色薄胎甏式碗，一问来源，主人多十分兴奋，据说系新开铁路动工时从土中掘出，内有“显德年制”四正书，瓷则明绿如玉，胎质极薄，扣之声清如磬，专家均以为“柴窑”无疑，廿元一件，顷刻售尽。各得所需，皆大欢喜。始终无人得知，在北京东郊，同式瓷碗，经常成担挑至琉璃厂古董铺，专供观光洋人开心而作，大同、洛阳，凡是当时游览区即有“出土”也。专家权威中亦极少有人想到南唐所在地，如何会有柴周大量窑器出土？均可说儒林今史中故事！

邢侗《来禽馆帖》，原拓计四小册，纸墨尚佳，惟书迹似受刻工影响，不甚高明。但用白绫或纸摹二王书，作二三行大草寻丈长幅，笔墨却极有精神，墨色活而沉重，甚至于比原帖还动人。倪元璐则较近黄石斋，多章草，亦紧凑有余，而宽舒不足。米万钟有好有坏。此等书迹，大抵似均当时即景挥毫而成，少回旋余地，不免草率。王米倪一律盖上三寸大石章。就中惟邢侗下笔认真不苟。（近人收藏或数章伯钧[①]，因五三年无售主，三五元至多十元即可得。近或已没收。）

又有云南一僧，似名“担当”，昆明有一好事军人号“百担斋”，曾于其家见过一部分，多书五绝或七言二句，行书近董香光，草书习怀素，名不副实，备一格而已。

日人重王铎，因日文虽近草书，亦喜作草书，实不甚懂草书。重印大王墨迹，有明明近松雪抚本，亦以为真，受“某某贵族收藏”影响大。八九年前，曾有一“大书法家”至京展出草书，即近江湖术士书，非当行作也。记得旧《书道》杂志中亦常引俗书以为名作，其鉴赏力殊可疑！于画重牧溪，习相近耳。

二、弟过去曾试就古文与章草相近字，集有百十字（系卅年前），此稿惜早已散失。

三、木觚三棱出土实物曾展出过，作正三角形，长约今二尺有余。此后或藏本馆，或还科学院，不得而知。是否文字已印入后编之《居延简》中？可查查。

四、李阳冰楷书墓志，曾过手经眼，大如拇指，与唐镜铭近似，秀劲出于黄庭。似于廿年前登记方药雨部分碑志时注意到。或先曾于著录中道及，是否即在方著之《校碑随笔》

中？此事问问史同志，或能记忆。史兄典库藏，见闻强过弟百十倍也。

五、居延笔上次复信中曾述及，仿制似仍用竹管。笔头作式，和日本正仓院藏红绿牙管唐笔相差不多。此牙笔似开元天宝物，肃宗时流出。近世“小绿颖”笔还如此。唐代诸葛某某名笔工所制不卜即此式否？以弟私意估计，唐写经必此式笔无疑，因能聚墨，连书数行不见渴笔。

六、王雅宜草书《古诗十九首》，半章草。平时书体多微长，笔较弱，此墨迹用钟体作底子，故较沉重。（延光时照相，有吴荣光、韩元吉等跋。）

七、宋克书弟印象似从《阁帖》中传羊欣等书而出，起笔即近有意作态，钉头鼠尾，虽中锋，落笔过于尖细，令人有不足感。但此弟姑妄言之，宋之专长，在明代固有目共睹也。因弟主观总以为章草当以《文武将队》、《孤不度德量力》、《月仪》、《豹奴》、张芝小字、《出师颂》为正格。有隶意，厚重刚朴为本，不宜过求姿媚。姿媚似松雪起其端，影响大。惟方方壶不受束缚，以之相比，宋即近女性矣。尚不仅在笔画粗细间也。因唐镜铭笔即细而秀劲。即与故宫藏陈东、沈氏兄弟（似尚有一宋裔?）诸条幅比，宋亦较弱一筹。(陈等书似在旧故宫书画集中。)

八、竹林七贤砖题字，南博有原拓本，点画平直，因砖刻故？不足称佳书，但可作旁证，极重要。因王方庆于武周时所进《万岁通天帖》廿余，即多笔画平直，与传世羲、献书不相类。晋铅券出江西、武昌，似各有一件？内多记单夹衣裙，弟当时重在注意其与《东宫旧事》衣物部分关系，不大注意字体区别。又广东、福建近年出土永嘉砖，有近似

《阁帖》中诸晋人书。（隶中见楷法，《阁帖》中则楷中具隶法，或可参校也。馆藏甚多。）高昌鞠氏墓砖，似有专刊，朱墨书具备。又黄文弼先生《罗布淖尔考古报告》②似亦附有数种。

九、祝书十九首，似出自停云馆帖中。亦曾见单拓，笔松散，如一般祝书。《箜篌引》故宫印成册子，已稍缩小，不如本来。原件纸极匀白，墨极活，纸墨相映发，在祝书中为稀见。前后《赤壁赋》有石印本，松散不佳。先后见祝书数十种，有一小字册子甚好，记不清名目。一般不如唐寅认真。文彭草书，惟附于唐寅《莲塘秋色图》卷中之《采莲辞》好，曾印于旧《故宫周刊》，已缩小走样，去原作远矣。

十、卓藏章草目不可信。弟曾在帖铺见单拓本，有署名陶潜、谢灵运、郭璞、嵇康等诗帖，薄纸轻拓，名附本人诗后，实明代人外州县刻拓本，京中帖工手眼高，不作此事也。不足据。又有某丛帖作方册本，如海帖，中即有武则天等帝王书，实近于“帝王国相”，以意为之。空海书，除于日人所引近圆笔飞白书，此外亦无所闻也。

《草诀歌》中《爱凿与奎全》弟意近似从唐人书而出。卌年前所见唐人书十二月仪，即多异体章草，唐变文中亦多变体字，宋人恐不能凭空辨此。宋人习于应用字体，北宋虽还见多样化，苏、黄、米、蔡已见出以行为主的趋势，惟黄为例外，但传世真迹大草却无闻，最多还是后来沈周所继承山谷体行书。能行不善草，和应用要求密切相关，至南宋且更显明。如陆游、范成大、朱熹等等，已近通用案牍书。明则王阳明可谓一脉相承，除名家外多习之。董书能流行，虽因名头大，仍与易识易写分不开。陈献章亦近王，格较高，字

体一般多较长。鄙陋一得之见，未必有当，见闻既窄，且复记忆失灵，不免见笑大方也。

宋克草目弟无发言权，因从未作记录。只记得故宫尚有数种，八九年前故宫书法展时，还见一长条纸本，约六尺幅，字约二寸大，纸墨均好，字亦格外出色，比一般所见册子大不相同。同时另有徐青藤大草一幅，也极好。徐书平时多附于画幅上，在条幅上长长一二行，比在横卷或册子中易见长，少整幅。体近张东海，比张潇洒自然。同出于怀素，张字松放，功夫理解力均不如徐。徐为人虽放旷不羁，草书亦不拘绳墨，但法度实谨严，不失草书规矩，且极明白整体效果与个别关系，近于以画笔作字。

明代善书者多，诸帖实不易证所长。曾见浑金扇面以百计，令人有满目琳琅感，不仅莫云卿、邵瓜畴均有佳作，此外不知名者亦多，远过明刻诸帖活泼流畅，突破文、沈、祝、王格局，自出新意，惜谈书法者尚少举例引称，亦憾事也。扇面尺寸小，且受时人重视，亦一原因。故宫收藏当即不下数百种也。又曾见另有作元人盛子昭、朱德润等画款者，则近似伪托，但鉴定时专家权威多以为笔墨韵味实真，亦难言之事。因从折扇制度言，聚头扇虽传宋代已流传中国，若据大量故事人物画及与《事林广记》、《饮膳正要》、《六国平话》诸元刻图书比证，则直到元代亦未见使用。只明刻版画和明代宫傢《政绩图》才有反映。似仍以旧闻“永乐中始流行”为近实。苏式浑金扇面，且在明代中晚期始盛行。传统鉴定法多重笔墨而不讲制度，故弟于书画一道无基本发言权，亦殊自然面合理也。相反有一笑话，即近人习章草者既不多，卅年前曾为一熟人书一长条贴壁间，署一笔名，为刘半农先

生所见，适彼正校释居延简，见弟作，执意肯定为明人书，后方悉系弟戏作，大笑一阵而散。校居延简难竟其功，亦意中事！

此信系因前日寄出一次，误书“宜安里”为“宜爱里”，恐邮递不到，亦难望退还，因趁雨后新晴，微阳照窗，手足稍暖和时，就记忆所及，重复写来。拉拉杂杂，势不可免有胡说乱道处，能恕其老悖荒率，幸甚幸甚。

并候府中佳善。学习进展。

沈从文

三月廿三双溪

---

① 章伯钧　疑为章伯驹之误。

②《罗布淖尔考古报告》　即《罗布淖尔考古记》。

19710330
双　溪

复张兆和

兆和：

得信并转二信。这里就准备欢迎他们了。希望到来时不要在大雨中就好。红红病在意料中，已商量医院给 B12 廿针，肝精针也得到廿针，日内即付邮。这里还有奶粉供应的，不知是否也可寄点去？房子一经住定①，一切即无所谓了。赵家不久可能将返回，即只剩下我一人留区里了，也不碍事。取饭、提水、送信、买油均不过二百步。买了些葡萄糖，厨房又给了几斤面条，蛋也不限量，又托带了四罐西红柿，雨过大，即在房中解决三顿。以早上一顿较充实，午晚吃面也很好。天雨时心脏比较难受，即坐在床上不动。转晴就好些。房中湿度虽较大，也干不了，并不碍事，一年多已比较适应，从不感冒即大好。只要一天晴，能出门，一望平田无际，在田埂间走走，心胸即轻松朗畅了。正当农事忙，房东一家四个大人，雨中还下田，到晚才回。新添买只廿斤小猪，在乡下可是大事！即在窗下，每天必看数次喂稀饭。在这里只要不加外来意外，内部本身谨慎饮食起居，一切不“过”，一时大致当不至于出大事故。重要关当在夏季。同住外来四户均眷属，区中各有工作，能相安，关系好。孩子们特别可爱，也都是十二岁左右，主持家事外还带小弟弟，挑水、洗衣、

和煤、劈柴、烧水、煮饭……早上到我出门时，多已各端了大碗饭在大门口吃，笑眯眯的叫“沈大爷（或爷爷）好！”据我看，十来岁即凡事自理，比城里孩子健全能干得多的。房东是贫农，惟已有房六间，还有四间带楼。作母亲的和二大姑娘均极好。大姑娘不声不响，一天守住门外塑料布下三块秧地，喷水作记录，极懂事。我倒也奇怪，住下不多久，就几乎近于这院子天然成员之一了。也早已成区里成员之一，同什么人都打招呼，可是至今还不能明确某人姓甚名谁。特别是矿上十三连、廿六连，见我即叫“老沈”，我可叫不出人家老什么。

闻京里已在开“出版会议”，秋天或再过即将开“教育会议”。至于“图博会议”什么时候开，则不得而知。二馆改陈工作已进行，业务上亟须人，主要干部多还在此赶田里活，搞大批判，动不了。今年可能将有一部分动。至于我们如何，一切听上面安排去了，即动不了，能争时间作点事，还是不让日子白过。我似不宜过丹江，也不期望去。旧话说“千生不如一熟”，大有道理。这里人事一熟，只要身体不出意外事故，我还能维持下去。生活极端孤寂是一面，极端简单又是一面。一生工作学习似乎多从极端孤寂而度过。极端简单则增长了思索能力，增长了智慧，消化了所学种种，所以即或只能坐在床上，无一本书，无一图像，也居然还能全凭记忆回想，写成两个约五百个图的文章，真可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记得唐人李商隐诗，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十字，评者以为有萧瑟感，末后十字却是“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既情致深厚，而又并不泄气，所以称为佳作，实名

不虚传。也可说为我而咏！我自己一诗结尾，似更进一步，“独轮车不倒，前进永不停。”连日阴雨中，在床上已初步完成了《关于马的应用历史发展》一文。一切全凭记忆，大几百匹，甚至于过千匹马的形象，在头脑中跑来跑去，且能识别他们的时代、性能和特征，和相关文化史百十种问题。真是奇怪！平时也并不如何特别注意留心，怎么学来的？自己也说不出。可是一经头脑集中，即条理分明，不甚费事。四天中，近万言的叙述就完成了。如果这也可能算得是点点成绩，主要当然还是应当感谢党，如近廿年没有得到党的教育、鼓励和对于工作的全面支持，和目前虽十分孤寂却十分简单的环境，是绝对作不出的。所以今后若动不了，也将设法度过夏季的痢、疟、流感三大关，在这个小小方丈房间里，继续尽可能再搞出三五或七八个。这不仅将是别人万想不到，甚至于自己也意料不到如何学来的。诸事望放心，只要一时内部不受心肌梗塞致命伤，外部能过三关，活下一天，总还可望争时间，作点有益于工作的总的进展事情。

我右腿似乎有时也有点不灵便了。医生说是风湿，我觉得是机能衰退。要来的终得接受，应做的还是得争时间做下去。尽人事去谨慎处理，终能出现些奇迹。从写字上即可见出，心脏尽管不大顶事，手还不发抖，笔下还稳稳的。上一篇抄三次即一万五，这一篇重抄一次，也还有一万字。写不出什么新的时，即将准备重抄一次《服饰说明》，约廿万字。到这时，才见出五十多年前，在军队中作司书生，终日写公文的训练得来的益处，和你过独木桥从走浪桥得来的本事差不多！

你脚好了没有？二姊处事你处理好，我不会过问的。但

我已告大弟，在上海尽可能不要请客。不得已请请大人，也不必连亲带眷请什么小将，因为毫无疑义。这时候还搞那些旧习惯，只是浪费。你想必有同感。并愿健好。

从文

三月卅

① 住定　作者住处此前再次搬动，迁入一户农民家中腾出的小屋。

19710405
双　溪

复马国权

国权同志：

寄件均收到，十分感谢。《书谱译注》反复拜读，得益良多，备见用功之勤，体会之深。内中或小有不同意见，当于再学习若干次以后，分别提供参考。目下只记得《屏风帖》系草书，似比《阁帖》中太宗书好。多摘录《晏子春秋》、《说苑》及汉晋故事。此帖亦有可疑处，即前刻数行小字，说“用金花纸书”，但至今为止，尚不闻见唐有金花笺纸也。但字结体近二王，非宋明人能伪托，世传太宗集王书至千余幅，作成屏风，此帖是否原本即属王书一部分？或冯承素辈仿王笔？因内中似还有隋事。年代湮远，不得而知矣。字法似比孙书宽厚而少拘谨，也与虞欧不同，稍近冯承素，此亦弟主观印象，并无根据足证，因只见冯—兰亭摹本也。

尊书拙作，精彩照人，起笔横直用黄庭法，更见秀挺！

前示提大王书“懐”字来由，若并《阁帖》中王导等简体草书，假定均属真迹，寻脉溯源，由隶与章草势难索解，恐无结果可言。以弟私意，或可从两汉镜铭中得到一些线索，如“见日之光镜”、“西汉重轮铭文镜”、“尚方官工镜”、“三国蟠龙镜”，以至“绍兴车马神像西王母镜”，有一系列由李斯法方整平直发展而出的简化美术字，值得一一摹下，作参

考比较，对于《草诀歌》中若干字的来源，或亦可望得到些新知。因为直到隋唐镜子，除部分铭文摘用庾子山诗句（一般系黄庭体）外，还有一种多字铭文即用变隶，内中有不少字不识由来，有待进一步清理。又所见大量三国或西晋镜子，有内沿作方框书“如律令”字样的，是否中有五斗米教符咒字掺杂其间，也值得作具体分析。馆藏有永寿某年一灰陶瓶，上作朱书异体，也即难尽识，文法亦不一般化，末有“如律令”字样。以目前所知材料而言，解决部分草体来由，镜铭将占重要位置，能试就《西清古鉴》、《岩窟藏镜》、《古镜聚英》、《绍兴古镜聚英》中诸镜铭简体书作点分析归纳工作，或能有所得也。

又前书中所说西晋写经，除《书道全集》所引，记得南博尚有数卷，系向达先生收集得来。北凉昙无忏[①]译经，似为《杂比喻经》与《大金光明经》，已记忆不清楚，敦煌研究所藏和馆藏均经手过眼，字体也多异形，结构比例常出人意外，巧妙之至，如异国人书。或即昙书，亦大有可能。昙当时在北凉幕中为谋主，多才艺可知。（传中似只提及“善房中术”，微有贬辞。然以汉《艺文志》列房中为一家，则又近赞誉矣。）

历来谈校勘学，多从现有版本出发，或就《尔雅》、《说文》、《释名》等从六书假借会通取证用功，尚少闻有人从书法几次大演变中作作比较，绕过传统障碍，得出新解。事实上如能从此中求证，必可得到不少新启发也。此道弟毫无发言权，恐不免近于胡说！

所惠佳纸佳笔，嘱书主席诗词，此事或当俟诸异日，目前住处房中，空间不及三尺，一遇阴雨，即寒气逼人，恰与

孙过庭所言诸不合相近。率尔执笔，将犯亵渎之过！加之近日来右臂失灵，复书字极草率，达意而已。并候佳善。

沈从文

四月五日

故宫数年前书法展时，记得尚有一康里子山章草卷子，纸墨均佳，用笔锐利，长处远过鲜于伯机，不知是否已收印入《名人法书》内。赵佶草书，（《千字文》?）申博则早已照原色彩印成卷子，在京曾展出，恐只作礼品，未必公开出售！

---

① 昙无忏　中文名亦作昙无谶。东晋时的中印度僧人，携《大般涅槃经》等至罽宾、龟兹、敦煌等地，北凉玄始十年（412）到姑臧（今甘肃武威），受到北凉王礼遇，学习汉语，并在助手配合下译出《大般涅槃经》等19部佛经。

19710413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久不得来信。闻由湖边回来李同志说，政委领导全下了湖。你大致也参加赶插秧了。脚毛病好转没有？这里大几万亩地在翻耙，弄得平平的，准备插秧。部分样板浅栽秧已整整齐齐作好。有的田中不知如何忽然来了大几百白鹤或鹭鸶，一片白点子。不过四五天，目前到处嫩绿粉紫成片成线，多已变成入目青翠。阳堡大桥下澄碧潭水已改观，因为两岸已改成直堤，多余砂地成了平田，去年水流得极从容，今年已大变了。住处等大弟来时即可挂帐子，五月中旬蚊子可能即将出现。闻湖边来人说，“动”的传说似不可信。因争夏秋收，一切将移后了。连吃了三盒豨莶丸，右肩臂有好转，腿还不大得力，只要不是瘫痪前期，即不碍事。据医生说，还是过湿所致，关节炎能游动，希望不游动到心脏就好。

虎虎处不知有信来没有，药早已寄去，如需要，这里或尚可商量再匀点。这里只三五天矿上人有事到区，进城，必来看看。天好时可在溪边田埂间走走。阴雨即只能冬蛰，因为脚搁地面，湿寒即上升，心脏压力增加。轻重极难掌握规律，只能取守势，保持住不转而影响到头部即好。有几天头不好受，还是对付过去了。已快入雨霉季，可能比去年霉大

些，但不必担心漏水。天晴时房中下午有二尺阳光晒到书桌上，房中似乎也明朗了许多。总想办法不让过于狼狈，维持下去，防止意外事故。

田坎边热了些，才知道高坎阴不当风处，这几天正有紫丁香开放，掐下来刚好插人黄梅酱瓶中。杨老太太住杨堡，孙子还从矿山摘了大把朱红色映山红，十分夺目。幸好不过那边，因为买小菜还得上区里，若自搞伙食，烧煤、劈柴……一天三顿将忙到晚！两个张医生都来看过，他们都忙，因为护士医生多下了田。区中干部也整天在田里。住处门外平地已于昨天第二次采浅秧，取下时一块块铲割，和绣花差不多。房东一家四个劳动力，大姑娘守住育秧处整天喷水。夏麦已抽穗。本地人对麦子兴趣不够高，极少注意，对水稻田工作可极细致，分沟导水，做得又快又好，有条不紊。看来麦收又相当好。

住处整天有鸡生蛋叫声。且经常见有人挑整担鸡蛋向食品店送。每年闻有十多万斤上交。

一切望放心。

从文

四月十二

下迁区里后，还未曾上到学校过，闻所有教员均过来。原平地学校办高中，新派大专毕业生，这几天师生均下了田。田中远近均有红旗，极动人。

19710415
双　溪

复张兆和

兆和：

得十一信，知种种。虎虎来信转寄。红红一病，二人分班照料，不免狼狈。能去昆山和姥姥同住半年，也好。姥姥经验多，一定照料得比之佩还在行。当地有鱼虾可吃，只是地方近水，孩子不知天高地厚去玩水，也不免麻烦。复方B不用再寄，这边药还多，并已告大弟带四瓶来。连吃三盒豨莶丸，并晒了两天太阳，右臂已无事。惟右腿由膝而上，转动似乎不大灵便。走路无妨，转动不便。求不发展，即够好了。医生说是风湿关节炎，和房中过湿有关。我想不妨事。人到了七十，那能免机关失灵？主要矛盾在心脏，想法保持不恶化，能过夏季三关，即大好了。虽难掌握规律，还是得出了些规律，近些日子头重即已比冬天减轻，梗痛仍不时出现，也不如出院迁居时难受。脸若非浮肿即胖了些，吃得较好而不过量，有关系。医生从山上来，采了四五种不同色杜鹃花，有明黄的，白而细如金银花的，加上在这里田埂阴处摘的紫丁香，分插入二果酱瓶中，房中也有了点春天气息。天好即在附近田埂看取秧。取秧的坐在"小秧马"椅上，从容不迫如绣花。插样板秧由十人组扩大到卅人组，拉了线进行，所以格外整齐。内中新娘子则穿红衣。走近一看，才知道原来不

少熟人，除生产队的，还有区干部，女医生等等。不过三四天，即到处是新秧田。不少粉紫色紫云英地已翻人土中成肥料了。各种不同绿色大小树也改成了深翠，有点“春老”意思。麦子已抽穗，看来又有丰收。不过本地人兴趣还在水稻，早已过千斤。引水工作十分细致。矿上熟人三五天总来看看，怕出事故。看来一时不会出事故。不加上别的病，即可维持。已有蚊子，迟日柳同志当来为挂帐子。已告大弟带新出马恩列著要书，当连同毛选反复学下去。小弟信说得极有道理。戒骄傲，戒急躁，对我都十分必要。新作篇《马和应用装具》文约一万字。已难重抄，恐得待下月去了。这种文章主要是配图说明，若没有图，即无意义可言。图又分散在各种书里，和陈列柜及库房，如今完成的只不过是记忆中的马排排队而已。待转过一口气来后，将再写《桌子板凳》。若配上图，应当是对多方面都还有用的。这也只是一种主观设想，事实上此后工作也用不着这么“过细”落实了，因为年轻人已不可能这么进行学习。今年若动不了，或可望写出四或五个。

我早就估计到你要半垮，因为不服老不成。当时这里人设想，也不仅是为我，还同时考虑到你年纪已过六十，湖边工作过子吃重，所以一度想到你来区中教教英文。主要还是体力超支，难以持久。葡萄糖顶事，如要时，这里还可寄一斤来。大弟来时希望为你带点蛋糕来，这里正应市，十分好。上次张医生说是营养不够关系大。不要担心突出，你年纪大了些，应尽可能维持得下去才成。关节炎豨莶丸有效，一丸分成四粒，易下咽。我吃了三盒，即好得多。如系左手，且发麻，也有可能由心脏引起，这病有个专门名辞，我记得曾有半年如此，住阜外医院，什么超声波、蜡疗，全不灵，到

一定时候却好了。试用热水袋或者还有效。要注注意，不宜疏忽。听史同志说，熟人中最近一年因心脏病完事的似不少，郑天挺、冯家昇、黄子坚等都成了古人，向达、潘光旦，均因在劳动中出小故障，一二天即完事。我能维持到如今，一面是让我休息，一面是事事小心。但机能还是日近衰退，若再像去冬事故，大致即不成了。这两月想办法吃得好些，抵抗力也相对增加，所以才能在床上还写了万六千字论文，和一首《文字与书法发展》的长诗。记忆力似乎还得用。但用得不适当，头也会忽然转重。好在天气日热，即阴雨，也可在附近田埂上走走。空气照例极好。近来每到黄昏也走走。

小院子里已有二收音机，一在紧隔壁，所以我经常晚上即不燃灯，躺下听别人的。

这里矿上的煤还是时出时完，得不到大脉。或许有一天忽然出现，即一切改观了。目前还是用力多而成果不如所期望之大。老柳同志等经常来区中拉料，也常有人去县里，从这里过身，可托带点什么。

空气湿，一天除三顿外，吃药用点开水，此外即不喝水。所以提一桶水，预备一盆，即够周转。

这里还有瓶蜂乳，据说好，用得上即让大弟并葡萄糖带来。

到区里后，因住贫农家，和附近生产队里青年也多熟了些。比在山上接触面益广，也大有好处。二张医生均常来看望，用药也方便。洗衣方便，只五分一件，很干净。房中虽湿些，但不漏雨。去厨房、邮局、食品店，均近得多，有不少方便处。同住的都很好，房东一家都极好，孩子们通极乖，上学的上学，不上学的整天在田埂上转，从不打闹哭吵。门

前一户，母亲小个子，声音极大的，有时武力训子时，总得我去“保驾解围”。昨天一次竟把六岁大孩子打到小桌子下藏起来了。作母亲的太要强，其实孩子十分乖。魏敏家大小特别和谐，每到烧饭时，必自得其乐，高声唱各种样板戏和语录歌，声音非常动人。昨柳干来，也说这孩子声音真好！妈妈也极爱孩子，从不高声说话。姊弟三人也从不争吵过，且不怕生人，对人特别亲热。让我想起小弟等在龙街子时给人的印象，大致也差不多。但这里魏敏可真能干，一天作多少事！一作事即唱歌。望保重，保重。

从文

四月十五

19710419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前信想收到。图博口已有五十人回去，本馆史、张在内，计十六人。我一时回不了，也许二、三、四批也轮不上，都极平常自然。因为湖边老革命还多着，副部长、馆院长等高知，还多得是，通没有动，我比起来即太渺小不足道了。我将仍然在此住下去，有机会有充分时间抓学习，即十分难得。近年来不少熟人均因心脏病成了古人，我至今还能好好活着，就应当感谢党和人民，没有别的可说了。一面是本工作特别需人，一面却是想做点事无从着手，也不足为奇，因为社会变化过大，而且还在进展，我们处此对于许多事已近于无知，主观设想不易符合客观现实新要求，是必然的。我手已好，脚还不灵便，并不严重，求全好，似乎不容易。唯一希望是换地方，既不可能，也就只有拖下去一法。药还是吃，有一定效果。

你若一时动不了，即为陪你，在此究竟比北京或别处近得多。若体力超支有难以为继势，或请假来住半月一月，即必然易得好转。一是休息，二是体力补充，这里条件似比大湖边医疗所还好得多。因为医院方便，而又十分清静简单。吃的也好些。副食品易得。

矿上还有三五熟人，三五天过路必来看看，怕我出事故。事实上凡事谨慎些，一时当不至于出事故。情绪上将准备大部分人换了班后，我们还动不了。也依旧得打起精神过下去。过三关再过三关……

如今就是等待大弟等来了。山上附近山地，全已垦成麦地，一大片郁郁青青。昨上去到岗子上看，已大不相同。在高处望去，才更加觉得村落、平田、山岗相互衬托，真是十分美观动人。

闻广东高等院校干校办法有变通，一律不退休，先回省住下，以后再说。有点研究能力的，更不让退休，继续搞研究。是最近事情。北京俞平伯等回去大致也即如此。卞诗人、健吾等或者还在河南不动。永玉等即照常，他已成了中草药组长，且教唱样板戏。近来写的词倒蛮好，我读得词极多，可还记不到那么多旧辞章，能转用到新事物里！我照例总是学古文、旧诗，却不直接使用，能翻新自成一格。但有意为之，还是不成。要即兴，会合各种条件，即可望不甚费力而出笼。还是老写作方式。新的要求难达到。所以即有机会第三次改业，看来是搞不出什么了的。倒还是就近廿年业务范围，还有可能编出些东西，能达到一定水平。但也得争时间，可用时间究竟已有限。

从文

十九日

19710420
双溪

复马国权

国权同志：

惠书谢谢。尊注已另邮寄还，经反复学习，得益甚多。除三四处小问题，另纸附上个人意见，此外实说不出什么。总的印象，“前言特别深刻，大有助于学人。”孙[①]本人叙述钟、张优劣，及二王种种，似限于时代和处境，见闻殊不广，因之理会亦难言深透。部分或不免有“人云亦云”情形，所以拙诗中对之一分为二，一面承认其临池心得之深，及后部分文字之好，涉及书法源流，乃有“常谈近老生”感。又引《笔阵图》等反复分疏，后人评之为“闾阎”，意即近一般街谈巷议，亦有因由，不是无故贬之。

后人评《书谱》深得二王法，其实或正如老米所说，传世王书，有不少系孙有意为之。孙书部分似受《圣教序》拘谨影响，殊少飘逸之致，此点前人亦曾道及，惟不提《圣教序》。又孙对“枯润相济”相当注意，有时且近有意为之，后来则老米有会于心。至于二王及晋人名迹，似少渴笔取胜处。及至欧、虞、褚、冯摹兰亭，即多笔意沉实。或因处境不佳，工具亦不如诸人？依稀记得《书谱》原本与杜牧之书张好好诗，比一般唐写经纸张都高，杜书纸系淡黄色，细匀紧薄，加工极精。时代虽晚，但比其同时写经即好得多。孙书似灰

白色，较粗松，与隋写经纸近，墨色亦不甚好。智永《千字文》纸墨亦不佳。若与冯承素摹兰亭纸墨比，区别更显明。工具不如初唐诸名宦达官，影响到书迹，不无道理。

章草资料以弟所知，主要当可望在故宫收藏以十万计字画题跋中有新发现，但得来恐不大容易。除非在书画室工作，别部门工作亦难见到。内中似少此道当行，文化大革命前展出新收四元人画卷，内有方壶道人一幅，明明用章草书“洪武某年作”，即不加注解。记得楷书《兰亭十三跋》中似尚有一则。又《三希堂》里有怀素一行小字作章草，（或在《十三行》后？已记忆不清，只记得靠近左页末端。）上书“大历×年月沙门怀素”恐不大可靠，近似明代文氏父子笔道。康里子山卷子曾展出过，或已收入近年新印宋元法书内。笔重而结体微长，从《平复帖》得启发。但廉厉有余，温雅不足。明人评鲜于伯机书，以为“笔下有河朔气”，似微有贬义。其实伯机与子山均较粗豪，正可以矫赵之甜熟柔媚，笼罩一切！虞集、张羽、仇远，无不受赵影响。张羽行草有极好的，廿六年前曾在顾树森处见到，或已出国。仇远小字深得《黄庭》、《乐毅论》长处，亲戚中曾藏其手抄全集诗卷，大如中碗，看数小时还不使人厌倦。可惜此卷子抗日后即无下落。

承示，得知粤省高等院校老教授，多据干校纪要变通办法，已可先回省中，再待进一步解决。倒真是实事求是！文化部系统似无所闻。只知美院在河北磁州，属于军垦，院长教授中年过七十或近七十，如刘开渠、吴作人等，闻依然早作跑步，日忙农活，晚开大小会，干劲十足！此间大湖边，则今年水田地种至四千亩，麦收后又将紧接秋播秋收，目前正有四五千人不分老幼在湖里大忙。只闻史兄等约五十人，

因草改陈列提纲需要，已于十八日返京。其余副部长、司局长、馆院长、专家高知过六十者以数百计，多已过二年期，情形或与高等院校不同，尚未闻有何新动向。至于弟则恐更无希望，因系一次以老弱病方式特殊疏散而来，只同事三户，已走一户，另一户住别处。已得特别照顾，不劳动，地方供应亦较好，单独住一区里贫农家中。地属中等富庶农业区，水稻早已过千斤。水田八千亩，村落分布，景物如王维画意。离干校虽只约百里，去时得一整天，信得三四天，因此湖边垦区诸事，即多无知。已近于长期在假，故亦无别的假期可言。虽与过去政治及新的黑线均无关系，又无出身问题，但求动动，却闻十三级以上干部，似得由上上批准。此间百千高知既尚无动态，或得等到二、三、四、五批始能有希望考虑“妥为安置”。又或因弟系杂学，无所师承，并非正统学术，所搞问题在新形势下，已近于可有可无，即此住下，已近于妥为安置，将老死此乡间，亦有可能。总之，社会变化过大，在此过程中有万千人工作已失去应有意义，个人去住问题未免过小不足道！一切听安排，可少出差错。

本意若能即早回去，或尚可望争争时间，将廿年搞的杂文物常识，整理出个头绪。资料室约十万卡片，杂文物占大部分，能择要注一二万，对年青同事省事不少！还有个五六十万字近于《劳动文化史》资料，重抄一过，可能对若干方面还有些用处。若肯定已回不去，也还可望于病床上，仅凭记忆，将过去拟写文物小问题，如“桌子板凳”、“马匹装具进展”、“玻璃”、“丝绸”……约廿卅个文物中空白点，排排材料，一一写出，供少壮同志作说明时参考。近因进退失据，不免临事而惧。懔孔子“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之诫，怕用意

虽好，效果未必佳，极容易犯“宣传四旧”过失。因此还是放下妄想，终日于方丈斗室中，以读毛选为主要课目。待政策落实，大多数老知都有着落时，再量力行事。事实上报废之日恐不在远，因长期高血压心脏病已定型，绝无好转希望，稍遇意外事故，迟早间必完事也。廿年来不谈文学，即已省事不少。能不搞文物，或亦“塞翁失马”，所得者多，所失者少也。并候佳好。

沈从文

四月廿

前信谈“跃泉”注，原引文似作“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如说得去，下文或系“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节用。因天字亦有所讳，而改井字。简言之，则为“鸢飞鱼跃，管窥蠡测，精微处得不到，点滴理解那能深透?”就唐人骈文习惯而言，似说得通。

① 孙　指孙过庭。唐书法家、书学理论家。著有《书谱·卷上》。

197104月末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这里赶插秧，干部小将均一同下田，闻有到早二时才收工，上四点又吹哨子集合下地的。今天似乎大致已告成了。你们一定将更忙。上才来人说，闻四千亩还不到一半。大弟大致过三五天即将到来，希望他们还有机会和你一道下下田！梅溪永玉来信转寄，问到“先验论”含义和出处，就知道的告梅溪一下。五一口号中提到新人代，可能在七一将开？难明白。就新的传说估计，人选上或者尚得有些新安排更换，也说不定。社会变动过大，我们越来越无知是肯定的。闻又有新传达，有关干校的，大意已听到，不详尽。就知道的告我一些。

这里房中已稍加整顿，张医生等经常上山，摘了些映山红和刺玫瑰来，房中也显然有了点春光，大致花谢后即将进人夏霉季矣。已起始发现苍蝇蚊子。蒜苗莴苣已上市，到处有母鸡带一二十小鸡在太阳下活动，上次给梅溪写信说笑，“这些母鸡似乎比老潘爱人更像母亲”，真有此感。这里还有些糖和其他东西，要什么即来信提提，好待大弟便中稍来。群众鉴定似无不说大弟爱人很好，可放心。

北京闻尚在挖防空壕，过去作的不适用的将重作。看来

中苏关系还有相当紧张。国家大事情待安排的甚多，所以于校事比起来即太小了，搁下是意中事。大弟来必可知道些表面事情。许许多多大学还不闻招生，涉及教改事，过于复杂，恐不是短时间能落实的。据说有些科技杂志已出版，似仅限于医药。

今天我们隔壁失火，幸好是大白天，几十人一齐动手，才止住了。我正在理发，一点不知道，若知道也不免紧张一番。住处孩子过多，三四个院子约卅位，大人白天下了田，有的不到十岁即理家事，出事故像是难于避免的。又前两天还捉了八九个外来逃亡者，在村中偷盗，住在附近窑洞中，医院大师傅独在新厨房，即全部家当被盗。闻前后还捉了上十人。那么小地方，还有这些问题，是难料想的。阶级斗争之复杂，可想而知。

大弟新来信转上，照时间估计，可能三号以前就会来到双溪，七号八号或即可过大湖。这里住处还方便，希望那边有住处就好。

19710504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大弟等来双溪，我极高兴。也可说近十年来最高兴事，你定必有同感！可惜天雨较多，不能和他们各处走走。房中得他和永玮[1]料理一新，矿区熟人来，也必觉得除地面潮湿无办法，其他一切已很过得去！住处平时还比较清静，院中虽近于积肥池，气候还不太热，没有什么蒸发特别气味。今年闰五月，大致要到七月，才会入夏季。又听人说，院子房间高，有楼，并不比上坡热，只是平时任何情形下均不闻风声，或许入夏必湿闷些，另外说，又可望阴凉些。得失可相抵。蚊子估计不会比山上多，因为有六家在院中各部分升火，可能柴草烟薰比生平所住任何乡间都彻底。但不知小小房间中如何。来信末后说的事已照办。

我目前表面上还不太龙钟。但情形和上次搬家差不多，东东西西一移动，即或凡事不动手，到末了，还是头闷重难受，要许久方恢复。机能衰老，在小小生活变动中，即明白见出。希望不至于如去年再来个急性关节炎突然袭击，就是幸运。

其余种种，大弟来必可谈及。情绪还是较稳定，不感焦躁，也并不什么消极。得承认现实，由于社会变化过大，日

益明白，从年岁说，从工作说，均已到了一定限度。虽深怀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戒，仍不免有履春冰感。凡事应当尽力所及而为，至于能否有什么收成，决不求意外奇迹。能少出差错，负累孩子，即大好矣。

俗话说“千生不如一熟”，住下既已一年有半，区中大大小小，还像是“能相处”。即此已不易易。只要身体不出意外，看来至少还可望将廿万字《服饰说明》改正稿，重抄出一份，上交公家，作个交代。此稿虽图版过千，已制好，因今昔要求大不相同，恐不可能有出版希望。但内中说明一部分，作为资料性而言，大致还可对于以后人多少有点用处。因为引用材料多较新，而分析问题也较细致落实。还有些方面过去似尚少有人注意到，对于搞这行的后来者，多少或者还有点启发作用。总算得近廿年来我搞的工作一部分比较有条理的。今后即再有机会受鼓励来作，也不大容易写得出了。所以无论如何，将尽可能重抄一或二份，自己家中能留份作个纪念也好。实在留不住也无所谓！诸事望放心。

从文

五月四日

① 永玮　作者长子龙朱的新婚妻子马永玮。时为江苏省电力建设公司技术员。

19710523（1）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昨寄一信，顾此失彼，以为把小弟一信和红红照相寄发了，原信今天才发现在此信封里搁在桌上。天气转热，物物上霉，鸡蛋糕希望已早“消化”即大好。这里还有点黄花过湿，即霉去四分一，只好即早将好的送了人。能吃的都及时吃掉。你床下收藏品，似乎也得及时翻翻看，免得成为“文物”。红红可能已到了昆山。有新环境的一面，使之开心；也不可免有不习惯处，因无母亲可撒娇。不过过一个月或许即觉得习惯了，特别是有三、四姨姨带她各处走去，事事新鲜。只是肯定在姥姥处会受特别优待，但也正因此有新娇出现。因为只一个人在第三级。体力健康是不成问题的。大弟可能已返回北京，一定可在城里二三家和小平家，大大描写在湖北咸宁两处情形，和在上海情形。据说在船上两天两夜极舒适、近于大休息，吃住均好。

北京“文化外宾”日多，到十月必将以千计。所以凡能起点好作用的，必将在此时陆续回去。卞诗人或许也在内，因为从报上“报名”看来，居多是党员知分，有优先处。到十月，外来客人有个高潮，是极显明的。尼克松对手美参院领头人，还“报名”想来看看。甚至于尼克松自己一家，也

放气球试探，说要来！可知形势变化之快，多出人意外。但其实亦意中事也。闻红楼、三国、水浒、聊斋通解禁，共廿八种。廿四史则只完成四史，其他待标点，以顾颉刚领队。一时恐不易出全。新的无所闻，可能将有一部分。因为既然许多国家"中文系"都学生忽然增多，也正可以藉此宣传新成就。廿八种若只限于旧书，可不易满足海外要求。估计国内若不出，反而会极容易为香港"快手"将大分量翻印，自己倒近于被动。但似乎又无可避免。因为印刷快而易赚钱，出版商不会放过此大好机会的！到明年，或许"文学"还可望出版，文学出版社也得重印些书，挡一阵，再将新的顶上去。新的三几年内看来还不大可能满足要求，因为国内外需要量都极大。文史教科书得重编，就是好大一份工作。几年来，旧的死去太多，新的恐顶不上。名为"新编"，或者还将和历傅改陈差不多，添些些"三大斗争"，即将对付出笼。照过去大破办法，"破"即十分简单容易，"立"得有个样子，比原有的好些，可不容易，上面已明白了。

我当真还能作什么？大致只有回去以后，才可望明白多些。或许还有个选择机会。最省事是搞改陈，驾轻就熟。作"史注"，是集体分担，搞的一小部分也会较便利，因为熟问题。但真的一上手，也会碰到些棘手处。廿四史分量过大，有限余生只能搞一小部门，一部分，已够重了。另外较方便，大致还是先将《服饰资料》说明完成。删去不必要的，作为内部资料出较易。有余力则帮同把《漆工艺史》、《丝绸工艺史》、《陶瓷工艺史》——诸简史改出，就不错了。若条件方便，如编《镜子》①水平，编个《车马》、《玉》、《金银工艺》，似乎还都可望像个样子。虽不过只是些资料性工作，要年青

人来集中材料，综合文献，也不大容易办。把资料分门别类排个队，各写五千到万字序言，大致还有点分寸，给内外专家看，还易点头。但是否还有机会？已不得而知。因为如照新办法，必用个什么委员会大名分，而实际着手还是个人还好办。最怕的是真的老中青用开会方式搞，那只好让别人先试，我不参加好。因为有些工作，是要真正深入，才能明白甘苦，也近于写《红楼梦》创作！真的“群言堂”，是肯定写不出的。五七年《历史图谱》的工作（也是总理同意的！）报废，即由于要求过高，不切实际。本来可以完成的，后来却应了“三人无水吃”，白忙一年，终于搁下。科学院初以为易办，重组一委员会，近十个委员作，十年还是无消息。真正是经过实践，才明白高调易唱，而真作却大难。许多人是常识也不够，过了十年！后来《服饰资料》尽我搞，证明还是对的，不到半年，就写了廿万字说明，可说是集中可能接触的材料，为今后打了个基础。若用开会方式，由于彼此认识差距大，开半年会，恐也无从着笔。运动中原以为我“突出个人，兴趣即大”。后来查查经过，及我为此写的意见，才明白我曾反复声明“工作我担重担，出版时绝不要署我的名，只作为馆中编，申明一句说明由我负责即足够了。也不要任何报酬。”而且工作是得总理同意的，所以后来什么都不提了。所以有时间，把改正稿重抄一份出来交上，还是有必要。证明有始有终。不够处，大致还是我来改省事。因为牵涉问题过多，国内谁也没有兴趣作这个费力不讨好的试探工作。过去向达还懂得不好搞，他一死，即只有老史明白此中甘苦了。而内中许多新意见，还是过去人不曾注意过，当前也不是一般文物工作者能引申，今后也恐怕不易还有人那么耐烦

来综合材料，分析材料，从具体出发，不是从抽象或抄书出发的。

目下希望，只是身体在夏秋不出意外事故就好！

从文

五月廿三

① 镜子 指《唐宋铜镜》一书，沈从文编，古典艺术出版社 1958 年初版。

19710523（2）
双　溪

致沈虎雏

小弟：

大带了他的新娘子，来住了四天。在招待所住，等于在此结婚，因为一登记即上路。来去坐船闻极舒服。五号即去妈妈处，也住了四天，即坐长江船回上海了。今天应早已返京。妈妈信转寄看看，可知到那边大略情形。在这里照了两卷相，下个月或可寄部分来。新娘子人很好，诸亲都放了心。只是分离远了点，一二年或者才可望把大调过南方。妈妈还能走路送他们上车，约三小时，廿六里，当天又即赶车回，再走八里，可知体力还好。照今年湖边种庄稼，麦子四百亩，早稻四千亩，晚稻大致也差不多情形说来，即使有部分人要动，也将在十一二月去了。故宫历博业务骨干统未动。我看来也动不了。北京来信说，故宫十月开放，照原样不更动。历博同时开放，也只增加点三大斗争场面，基本上不更动。一方面是时间过紧，一方面或许还是外调五十四人，大学里教授讲师，有“观点”而不熟“文物”，听说文献知识也不足，这里要的另是一部分文献。即作三五十字说明，还不易有分寸。听之“大开刀”，将不易设想。所以一时不改，将来再慢慢改，是对的。又听说将解故廿八种书，除廿四史，还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等等。俞平

伯等三个搞《红楼梦》的都已回京。我也算是沾了点边的，唯一引实物作新注的人。幸好除了五九年印本引用我的一部分，全注稿还在手边。如十月动不了，这里原拟工作又已抄完，说不定还将要大再寄一部新出本来，好重为加注。我的名或许反而得借曹雪芹而传，也有可能！这类巧事会出现的。

这里小镇上有四大商店和区革委会，已开始“照办”，把一切不必要标语去掉。简化门墙，迎接七一、八一、十一。妈妈处必更热闹。这次大在那边热闹中又挑了几天水。带了几斤糖去，那边大小勇士一定三几回合即消化了。这里留点点，斟酌情形，作四围小分散，做到适可而止。不然反添麻烦或被动。独住下来不大好办，即遇到“开借”事，不能拒，也不能松。过原则不成，过灵活也不妥。料不到即在这些事上还得用番心！连上和生产队，间或碰到这种困难。借几百，报不出账。听说校部和当地也有此问题，不过大小不同而已。新发明即说明：“将把此事向连上说明”，有一回即止住了。理由包括“买小猪”、“结婚送礼”、“葬祖父”等等。乡下事有的极新，如社会主义分配制。有的却还旧，如彼此送礼。似乎多借来借去也得送。最小是见面必递烟。我不吸烟，省事多了。最熟的几个青年医生，结婚生孩子，也不送什么，因为是省里来的大学生，照大城市办事。但在他们同事间，可能还得“在乡从俗”。

新住的是贫农大院，大小将约廿六人，鸡、猪、狗、羊，大小约六十。天井即沤肥池，气温已达卅度，猪饲料是酸的，所以有时如坐“酸菜坛子”中。如加上房中大湿霉，即已接近“酸梅汤”。如到四十度以后，还猜不出将是什么。此外六

七家均有二窗，通风，我只对天井一窗，所以过夏当然得受点考验。也无所谓了。来了就得接受，也是学习。这还是过千斤的中富庶区，水稻区，年有廿万斤蛋，千万斤米，大几千头猪外运的地区。熟了点才知所有青年多有灯芯绒衣裤，有的结婚必须作一百廿元的大花床，并准备缝纫机才合格。不到廿即结了婚。新一代或在变化中，昨见高中比球，许多男女孩子多长得极漂亮，挺拔，为北京所少见，可能是水土好。村子卫生条件虽差些，多分散住，无怪病，即反映水土好。闻每年招兵海、陆、空均有，可见一般健康是较好的。只是孩子太多，附近二院即四十多小将，四五岁即吃二大碗白米饭，酸菜拌。米比我们的白得多。终日赤脚在田埂上跑，还有的随地睡下，身体却很好，大都长得胖胖光光的，可知红红到姥姥处，可能还是受特别保护，能野点也许反而易健康。若经常去两个姨姨处必极好。

各省多成立了党委会，四川似乎慢了一步，不知近来有进展没有？据朋友说，广东当时动荡幅度小，因之回复也比较容易。你是不是还写写检查？据窦祖麟女儿说，巴老伯[①]至今还在“写检”，可不知为什么老没完了。卞诗人等已集中学习，将春播交公社，大致将“打道回衙”了。永玉等似乎也已开始以学习运动为主，不过每日还依旧“操跑步”，永玉、刘焕章还拖得下，七十岁的刘开渠、吴作人等也是“适可而止”。今年招不成生，明年将难再缓了。这里乡村景色人物值得入画处太多，可惜高初中均无师资。这里初中学生无可作为，老师派他们作“工艺品”，可笑之至。因为什么原料也没有。最近又要他们作“水泥”，即回家来捶砖筛成细粉，加上石灰，上缴学校，准备教室讲台座用。看到邻居孩子傍

晚还极认真在大门前过筛，一个母亲说："老师自己无事可做，折腾学生做这样那样，回家来饭也不做了！"倒像是一针见血，起醉麻感。有些老师也值得同情，多近几年初中毕业教初中，有的还只拿工分，加点伙食津贴，而一天却好忙！自己即无书可看，虽十分热心，亦无可如何。所以不宜要求过多。但这么学下去，升学也将只近于名分。据说高中教师已全换大专毕业的，但也还是近六年毕业的。所以抓政治第一，还是比较好办。事实上师生还得参加春播夏播，夏收秋收，学生每人必自备一付挑土工具，主要意思还是大多数留在本地不动作农民的。初中毕业农民即日益增多。五年内，县里将增加百多个轻工业工厂，已在陆续建设，作武汉外围市，可能将有一部分挑人工厂。一般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多还舍不得大花板床，不乐意人工厂。所以"坏事变好事"，旧习俗巩固了乡村一定劳动力。十五六女孩挑百廿斤谷子行动如飞是常见事。住处门外即大片水田，每天六点即吹哨子集合上工，不限晴雨，真是十分辛苦！区干部数十人，也绝大多数分别下生产队，赤脚医生多在廿以内，也是工分加伙食津贴十来元，一公社有六七人，每天各处跑。总之，田地极静寂，人却得不停顿的动，和城市干部不同。主要副业是养一二猪和一窝鸡。区里人不到二百，每天似乎必可杀猪，因分别发票，附近村子轮流有肉吃。去年不搞油作物，好几月不供应油。

天气总是三晴三雨，出门如酱缸，可是对庄稼却极好，不多久，田里即大片浓绿了。妈妈那边今年闻有四百亩麦收，过一二礼拜，大致又得为此而忙，每天三四点即将起身下湖。闻今年长得格外茂。但天气变化可难招架，去年即因疏忽，

全阏坏了。今年可能不会再出事故，因之也必更忙。

夏衣如未寄，即留下。这里还有细夏布衣一，（系旧长衫改的，合式。虽已近朽，但谨慎脱、穿、洗，即可维持二年以上。）和二三件什么高级的确良，用了十多年那两件旧的又还舍不得放弃，衣裤看来还足够许久不必添。乡下穿的无所谓，再坏些，区里也知道“沈老头是高资，还同主席握过手”，因之再好点也不妨事。有一点给人印象大致还好，即和人易熟。理发师、成衣师、邮局、食品店人全熟。邮局发信最多，文具店买信封最多。可能只理发师不大满意，因为隔月才理一次发，而且催他们马虎一点即成，显不出手艺，或不能欣赏手艺。另外给人一种印象却似乎是“为人吝啬，什么都舍不得吃，好酒好烟全不会享受，穿得也不讲究。人又那么老了，还舍不得！”也可说是“乡评”，有一定道理，无法辩解。外来几个青年医生，就明白“要求不同”。

史先生信中告我：“这一行人太少了，万莫考虑辞职，因为待作的事还多。即那个《服装资料》，也会要你来完成的。有可能将来还得参加廿四史关于文物的注解工作，因为国内没有人会凭空降生。”所以妈妈信头上说，看法有道理。史是上月调回唯一抓业务的，本馆调四十分之一人回。他和外来学校教授、讲师五十多人接触，工作一段后，印象是“文献文物知识两不熟。”

一时动不了，为防万一出突然事故，一面相当谨慎注意到日常生活，一面即尽能力所及，把拟作的卅个小题目一一作下去，好在心中有数，又早有目录，不太费事已写出四篇，随完成随寄给史供参考用。因为廿年来每天和他工作有接触，唯他明白我工作对馆中陈列还相当有用。因为全是就陈列的

东西作综合分析，有许多见解还极新而又具体，能解决问题的。将来这些东西如付印，也只有他能整理。

候双好。

从文

五月廿三

① 巴老伯　指巴金。

19710525
双　　溪

复马国权

国权同志：

承赐教，欣闻尊作不久将可出版，嘉惠学人必极大！出后如有多余，盼能见惠一册，便于学习。私意为多数学习便利计，如能将真迹本及劣刻本与尊作合并付印，效果必比单行出版更大。如有可能，甚至于还不妨将《书谱》中道及的钟、张、二王等名迹，辑出若干作附录，有助于海外学人，势极显明。此事以兄作来，驾轻就熟，不过一举手间事，但不知出版方面能有此考虑否？

史兄已返京。前示所嘱寻觅明人诸草诀，因弟转移遥遥无期，此事或托史兄就近设法，当易解决。因旧书店经常有人送书至馆，一告所需书名，即可代为张罗，估价亦公道，不至于如往年卓先生之趣闻也。

近得北京来信，知故宫本拟改陈，重点为“反封建阶级斗争”。原中路已撤除。近又得上级指示，不必改，已撤者复原。外调十多人，均转至历博协助改陈。前后已共计五十四人，可谓盛事！旋即又闻历博后段虽得变动，古代史部分，亦不必大改，只加些三大斗争场面，即将于今年十一开放。外调教授讲师，多经挑选而来，观点、立场，必抓得较紧。大致因为平时工作习惯方法，多就书谈书，实少和实物联系，

初意或抱有“大开刀”豪情壮志，一经和陈列以万计、藏品以数十万计实物接触，不免有望洋兴叹感。才明白“大胆敢想、敢干”之先，还得“敢学”，不然无下手处。（史部学熟习如岑老先生①，大致也得狠狠摸三五年，作廿卅字说明，才可望简而扼要有分寸，有斤两。）因为一和大量文物碰头，要一一解决小卡片说明问题（起码知识），即会明白不仅文物知识不足，即以书本文献而言，也将会感到不够，还有万千种和陈列中文物有密切联系杂书，以及史部学中平时注意不及的地理、食货、音乐、仪卫、舆服诸志，还必须一一从头学去。仅靠教通史知识，实大不济事。并且每一部门，又还有本身发展史，兼与其他一部门的发展，或相互联系而促进，或相互制约而矛盾，几几乎通是文献上未提到，前人专著中亦未道及，而搞文物却近于“基本功”。所以今年外调来如此多专家学者协助工作，在改陈中不能如原来意图大动，难望于短期里面貌一新，实意中事，非意外事也。如能因此引起平日以搞文献为主的同志，明白近年出土文物和原藏文物，均以百万计，对搞通史学人而言，还有以百计的研究中的“空白点”待学习，待补课，引起新的学习兴趣，乐意来三年五载学下去，在已有基础上作深一步探索，则新的文物研究工作，不仅可望得到应有进展，即新的通史编写，或教学，也必可望大大不同于过去或当前。特别是以劳动人民共同创造为重点的文化史、艺术史等等，以及分门别类的物质文化专史，也才可望于今后十年八年，逐一完成。“失于此者得于彼”，青壮一代才会学风转变，明白苏联伊林过去所说“世界上有许多图书馆藏书，而地下还有本更大的书待人翻阅！”大意如此。以目前言，机会条件实够好。难处是至今为止，搞

史部学的，编通史、教通史的，大致还是乐意照旧方式比较省事。从文物深入，再结合文献作综合分析，得新结果，似相当麻烦，且毫无把握。所以过不多久，恐多数还将是各归原位，极少有乐意留在文物库房作长远进修准备的。从文献与文物并重来建立新史学的希望，恐怕近时期还不容易实现。即或搞的是“劳动文化史”或“物质文化史”，走老路还是比较省事。除非形势所迫，旧习惯是不大容易改变的。

事实上则不仅治史学人必须利用近廿年以百万计的新文物综合分析，改正或充实新的提法或新的结论，即文学所和有关部门搞文学史、乐舞史、艺术史等等工作，以至于选本文学教材作注解的同志，由《诗经》、《楚辞》、三曹诗，到《红楼梦》，也早值得专门有计划培养些搞杂文物的青壮，深入学习，充实常识，才说得透，注得通，不然一遇涉及“物”的问题，即感为难。依老例，用引书注书办法，是不可能得到正确解决的。因为事事物物总在发展变化中，而新的发现且不断在纠正旧有认识。记得十三年前，即和平日较熟的向达、郑天挺、何其芳诸先生提及，除了北大、南开师生，来参观几次新陈列应应景，此后即无所闻。即考古系师生，也似乎还不明白近廿年各部门的新发现，影响到通史或专史教学的深刻意义。总永远取个守势，以少出差错而又省事为原则，还始终少有敢于绕过专家权威作成的障碍，而就实物与文献相结合，取得新见解新成就的。国内部分教美术史同志，面对现实，不易交待，虽有一阵，为编教材，就陈列来学学，又因为史部底子过弱，且放不下架子（教写字即只会美术字，不懂书道），也只蜻蜓点水般就陈列室看看，极少肯下狠心，向领导申请，到故宫或历博文物库房学个三年五载，真的分

门别类摸了十万八万实物后，再去教书编书。所以即乐意帮忙也帮不上。特别是过去中央美院美术史系，多只会写文章，不争学习，误人子弟不少。毕业的分散国内还在教美术史！由此学风影响，因之有来本馆搞陈列十多年，还只习惯在办公室看看通史和考古报告，对于史部中涉及社会制度的诸志即少兴趣，更不想到必须入库房进修三几年或更久，才能担当改陈任务，才能写卡片说明。因此照习惯虽已成“接班人”，事实上是难言的。例如由龟甲到明代每一历史段落，必有点“字”陈列，多近于孤立无联系，主要原因就是极少对于字体的进展和艺术要求何在有一定认识。这种现实不免令人深怀杞忧，因此我这个外行，才试来作些常识性试探。但这种常识性分析，除史兄或首肯外，恐亦不会引起其他青壮同志兴趣！昔人说“民可与乐成，而难于创始。”不意二千年来，在学术研究中犹如此也。

又传闻新近将照中央意旨，解禁旧书约廿八种，内有《水浒》、《三国》、《红楼梦》、《聊斋》等。通史仍得出，廿四史将重新标点加注出版，顾颉刚先生主持其事。研究《红楼梦》的俞平伯、周汝昌、吴世昌，均已返京恢复工作。估计今年十一节日，王府井大街新华书店橱窗内，或又将有影印大字加注本给以千计友好外宾（文化外宾）发现。此事政治作用或重于文化意义。凡此种种，似均为出版会议总理指示结果。教育会议和文化会议，至迟明年亦必将召开，始能适应国际新形势也。故宫历博业务骨干，至今似均尚在离此约百里之甘棠区大湖边“学大寨，抓生产”。闻今年夏季水稻即至四千亩，晚稻当亦相差不多，因此假定有部分人可动，亦必在秋收后矣。弟在此已近于孤立隔绝，一自史兄返京后，

即大湖边干校种种，亦毫无所知，惟在极端孤寂中，仅凭记忆，写写陈列中诸文物问题，性质与《谈文字》相近，方法则多用叙事散文，重在它的发展和联系。问题多近于空白点，弟的探讨则近于打头阵，明知后来无人，而且用处不大，亦复闷头作去，野人献曝，只能说“用心还好”而已，绝不能期望有何成果也。

并复候佳好。

沈从文

五月廿五

一、瓯香馆帖似乎也有些拟章草题画诗，试查查即可得。

二、前函云宋克起笔似羊欣，似不妥，说近受云林子一点影响或较合。

三、台湾印有盗去故宫书画文物计九册，大小与前商务所印英伦古物展三册相近，内中或有材料可用。

四、瑞士印有三大册中国文物图录，印刷较前者精美。已记不得出处。

五、日本在六二、三左右，曾将解放后我国出土文物彩印三大册，系得我国同意。有些东西极精。印得也好。

六、日人曾印有一巨册古玉图谱，除《洛阳古墓聚英》所收，尚有盗至其他国家的。又闻大英博物馆藏有前后盗去古玉极多，希白先生编著，不知除盗劫铜器外尚及此一部分没有？

七、依稀记得清爱堂帖（似广东刻？）中有些草书相当好，似宋明人笔。

八、宋克书陆机《文赋》，系照相放大版到一尺二寸，曾在琉璃厂庆云堂帖铺见过，字比出塞诗好，原来似亦系宣统时罗振玉辈取出，由延光室摄影者，共约廿卅种。托史兄问问，或亦可望得到。大凡此种零星墨迹印本，平时极少引人兴趣，在帖铺亦不重视，《箜篌引》似亦可望于帖铺找到。

九、黄石斋书《孝经》，曾见过数种，均相差不多，惟比有正书局印本好，墨色厚重处，一经石印，即失去矣。

---

① 岑老先生　指岑仲勉，历史学家，原中山大学教授。著有《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等。通信时已故。

19710528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今天似乎是端午节，这里收割的麦子，短期里即分配了。杀了许多猪。大致只我没有买肉，厨房中有炒新黄瓜，已够好了。小溪过小，一夜中涨了点猛水，把二百民工好几部龙骨车和二台电动吸水管完成的新桥基两侧空处，变成二大水塘，好在小围堤未坍，下午又开动机器，土洋并举，在吸水了。原便桥上还有个建桥指挥干部，用小喇叭唱歌鼓动，歌声哑哑的，可知已唱得差不多，不久得换人了。约二百青壮男女民工，一般在十八岁以下，所以热闹得很。内中蓝白衣裤占多数，只一二粉红色衣近新娘子，作木刻画可真好！恰值晚晴，空气透明，各个村庄如新洗过，事实上区里墙上是新洗刷过，不必要标语全扫除或撤掉了，区革委门前也清清爽爽。环境比王维画卷还清润得多，动中有静！小溪上流转弯处，有六七张撮网插在水里，老、中、青农民具备，在截流等鱼，可不是捕！两岸水旁约六十各式顽童，集中注意等待起网，上下还有三个撒大网的弯着腰，来回走动。每遇二三寸小鱼在网中跳跃时，孩子们即齐声欢呼。我看过上千名画，上百种农村人事景物画，什么王维、韩滉《捕鱼图》，可没有这小镇上的捕鱼图活泼生动！更何况岸边还有个"沈老头"来作比较鉴定。可惜不会画！也亏得是麦事刚

完,又值晚晴,村里农民才有这点闲暇,一年一回应应景!估计二小时内,不会有半斤鱼入网,可是人人都极高兴,得到的好处就多了。晚上区里下放抓点干部来谈天,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极精明能干,已工作廿年,才知道一小网值十多元,几几乎每家都有一张,一年在溪里用不上几回。主要还是活动活动,生活不至于过分单调。不过养鱼塘鱼还不少,去年即有几十条长近二尺。这人极有意思,不下于医院孟同志,更接近现实,可以跟他学明白整个队里一切情形。工作之重而细,真不下于"工程师",等于一个"连长"。每次坐一会会,就又为人叫走了。事情显明比连长还复杂得多,因为一百多人中包括种种,不是一律青壮。照他说:"还有小脚,派放牛!"

要"写农村",恐怕只有这种人才有资格。也欢喜写写,供省县报用,却无时间,并且不合要求,老被搁置或退回。因为上面限定格式过死,写思想转变,必具备四过程,一先是怎么不通,后学习得启发,三变了,四表现。要我写也不会合格!这大致就是报上这些小文章近于相同原因。因为上面定的有格式!

你们也一定有点节日气息,杀个猪什么的。天气变化大,麦收可能又不免有些来不及处理。据这里人说,队上因为种得不多,集中力量一抢,即完成。若种多了,还是来不及,会穗子发黑。因为天时和麦收矛盾大,也是这里对麦子不感兴趣原因。麦一收,肥即下了地,争时间!稻子长得极好,是区中的"模范点",县里也经常有人来参观。可惜他们彼此交谈,话不懂,不然跟着在附近走走,一定极有益。

听那区干说到,才明白食品店一个知分(下已廿年)和魏家(下十年多),都是这个(说时他用二手指敲敲头脑)坏

了，回不了的。其详不得而知。下来知分青年插队已少，几至于“无”。区干则因需要可调来调去，每个生产队都有人蹲点。工作之繁重出于想象，因为抓“生产”前还得抓“学习”，百多人中只廿人认字，还学《矛盾论》《实践论》，应用到会上和田里。男女分成十人班组出工，每早上即吹哨子集合。房东作母亲的，还必得一再叫住楼上的二女儿，至少得叫四五声才会醒！孩子大些的还上学不成，或跟着下地。有的才半岁大，即任之坐在木圈椅里，搁在鸡猪来去的大厅中，中上才回来喂喂。一成习惯，倒从不哭！房东二岁多孩子，胖墩墩的，在泥塘里什么都玩，有次还把大人捉来为穿腮的两条黄鳝提着叫我看，高兴得很。

门前外来户，二孩子上学时，或在水边看捕鱼时，似从不打闹。因为各取所需，矛盾不大。一回家，即有斗争。妈妈爱好而好强，总是大声骂嚷：“你为什么不听毛主席的话?”于是一问一打，总是打得二孩子哭喊得喉咙嘶哑，作母亲的也又累又气，而同样嘶哑。我还担着心，过一会会又跟着收音机唱“小常宝”了。这几天，每天必重复一番，照过去办法，必得我去解围（有时孩子是打在小方桌或床下哭喊的），随后大小三人即来，要二孩子向我保证“以后绝不打闹”，事实上参加“武斗”的，妈妈也有一分，并且还是主要的！但只当天有效，到明天又必然重复。我发现解围不解决问题，就不参预了。这几天，每夜一闹，一般在八点多点，我即到十二点还无法成睡。但房东家六个孩子，魏敏家兄弟姊妹四人，却从不闻争吵，不唱歌即不闻声息。孩子上学外还搞三顿，劈柴、挑水，在烧饭时，在黑黑楼梯下总十分快乐的唱样板戏。有天大雨，看我用个凳子上搁桶接水，却不声不响，

戴上斗笠，为提了桶水来，真乖得很！更重要是永远笑眯眯的。一只脚看来还并不好转。

小小镇上年多来，也即似乎起了不少变化。过去空地全种上了麦麻，农林站几个孩子全去县里升学了，医院那两个姊妹大的已毕业，在等待分配，且成了“大姑娘”，母亲则因什么暂时不搞业务，下村子里作活了，陈医生也生了个孩子。村子里却大致多了廿窝小鸡，母鸡多十分自重样子，极神气的带小鸡各处走去，有时蹲下张开两翅让小鸡藏在腋下，免受冻。大公鸡和一群在生蛋的母鸡在一处，吃什么时，总是号召母鸡吃，自己却任“保卫”责任。小羊长大了，已能和小狗玩闹，照行动说来必是个小公羊，才相当顽皮。矿上已近于定时傍晚放连炮八九声，闻三号井已进行。有煤出，还是不大多。上区里的熟人，似已不如往日多，工作忙必有关系。各种素菜多已应市，有包心菜、洋葱、蒜头、黄瓜等等。过桥公路上高中学生三三五五散步已成经常事。每天必可见到外村人赶猪入食品店，食品店也有了柜台，而别的店还有高据中心高处收款会计，彼此将附铁丝夹子一拉，似乎蛮代劲的，因为已近于“自动化”。文具店东西似乎也多了些，生意还是极闲。邮局里最小孩子已各处乱跑，且大声唱歌，一遇我取信看报，必争着出来让我在头上抓抓，或左右胖脸各打三下，随后又乖乖回去。区里不少孩子，像是多乐意我便中打几下，因为家中人实在来不及逗他们。

门外打谷场则收过紫云英种子后，又收了麦子，眼看不久早稻又将抽穗，得准备夏忙。闻今年夏收就可到八百斤。大厅中二肥猪过秤时，都过了百廿斤，还待再长几十斤，而新买一猪又已开始发胖。就中似只老母狗还照常，饭时坐在

门前，使得我不能不考虑到，多少分点点吃的。但有时味道略改，即有所迟疑的闻嗅，而照例几只大母鸡却争先冲来，这时才决心赶吃。自从小狗忽然打去后，似乎已不会和别的大小狗玩，有些寂寞孤独感，特别是躺在墙下晒太阳时，显得无聊，不大理人。自从用一勺水即可熄炉子后，房中即不再感到油烟刺激，结束了流泪景象，原来那么简单事，也得经过一年才有所发明！只是地湿还难发明什么招架之方。

床下已霉，且生长了点绿毛白毛，房中似更湿滑了些。我也多少有点像《聊斋》中人物，所以闻《聊斋》解禁，丝毫不奇怪。天井中只有时有蒸发，因为还不过热。

已写不出像去年的《大湖景》和《红卫星上天》。村子人事日益熟习，凡事不见外。只是写作中除“生活”、“思想”和“技术”以外还需要的一点什么东西，因年底一病，或别的什么，即失去了。搞创作事实上是少不了的，无经验的不易明白，有经验的也说不具体。总之，缺少了它，即写不出，写不好。

今天另一位大喉咙大妈，送了我大把栀子花（平时孩子们经常送，我可不敢报之以小糖，因为一刺激，将源源而来），房子香得很。一出门即受询问：“怎么过节？老伴怎不来?”正如奇怪我在北京住还不会吸烟！他们可料想不到这些事城市里早已失去意义，并过年也不会感兴趣！但农村里平时因为过于单调忙累，三大节还是对生活关系密切，因为总得搞点吃的。

愿好。

从文　端午日

19710604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两三天大雨均从西南方来，估计大湖里圩田必又有大部分被水淹没。“鹰派的天气”一来，收成计划不免将又落空。因为照这里上涨情形和流水速度看来，大湖田排灌系统再好，也来不及在三五天内将水排尽。三天前在井边刷洗锅壶，就听到个老农说，水已太多，把稻子生长程序打乱了。这些日子正需要晒干，才能固本，不四散分长。如今水且超过了排水速度，所以表面上青虎虎，可是到抽穗时将易倒伏。原来以为八百斤可保证，这一来，会落空了。这还是就近丘陵处而言，过杨堡一片平田，虽新修了大直堤，排水较快，可能还是将不免有些田会被淹去。

区里二百民工修新桥，已动工了二星期，曾经因六天前小涨，桥基挖土工作即等于报废。昨天去看看，又挖深了丈多，而在“土洋并举”，开动了两部吸水机和四架龙骨车吸水。今早又去看看，原来除了部分石工在高处工作，一切可报废了。水已齐平了便桥，再涨一尺便桥也会冲去。流量大面急，对溪房子也只二尺来高就将被水淹没。我们住处略高，看来还淹不着，但如果今晚再猛涨三四尺，首先我房中必将进水，因为似乎已有点先兆，房子水位低，这几天格外湿，

四处滑溜溜的。我得穿胶鞋，才能坐在桌子边，并且免得滑倒。昨天四点即阴暗得不能看书，并且响了好一阵大雷。幸好先提了些水，吃的也有准备，不必出门。你们在雷雨中搞菜一定更吃力。夜里大雨，可能又毁去不少。想移动移动箱子柜子，再垫些砖，已无从为力，一切只有听天老爷作主。这一个月若过得去，大致即可望度过涨水关了。

闻故宫不改陈，即将照原样开放。部分已开放。历博古代也不动，只加点三大斗争，即此十一还不易开放，是朝慧到东堂子听王先生说的。人不够，即大招临时工和家属帮忙。有些事信上不会提的，过三五天柳同志回来，必可知道些些。照国际布局看来，重点似在今年或明年如何争取入联合国理事会，所以国内文化教育也必然要作些适应安排。一切恢复是不会的，但有些事却不能不恢复到一定程度，如公开性文化机构故宫历博等。北大之开学和清华近似，似有双重意义，主要重在给外人参观。此外似还有数十大学尚未提上招生日程。外省市也是就对外需要而来，广州是个例子，因为和香港过于接近，而每年交易会又有上万人来，所以文医理大学多在回复安排中。有的过去未大动过，这时即省事多了。

听人说，以湖北言，高资即少下放，因为人根本即不够。这里有县里下来的，没有省里人。武大也还是大部在原校未动。招生水平将日放低。各处有五七干校，可没有像大湖方式。北大、科学院熟人回去已不少，但也还另有些知名教授专家仍在江西和别处不动。有点病的老知则居多已回。北京很热闹，正赶七一、八一、十一，大致将集中于十一，迎接以千计的外宾，可能到时还会有什么美国教授友人上天安门观光的。将在十一月联大会中间接起些作用。前不久，二美

国教授各处逛了二星期，虽对中国有好感，可是言简而要的谈话反映，也相当尖锐。特别是没有说到的，更反映了一种态度。也可说不理解中国。如说大学生三年下田或当兵，近于浪漫主义……又如说文化革命青年各处闲逛，一切科学研究多停止……这还是近于真正友好人的反映。不过也同时承认中国另一新科学的向前，如针灸法与简易赤霉素生产……还以为值得学习。科学家当然还是对于本行易感兴趣。不可能理解政治意义，更不易理解新的政治路线斗争，付出的代价之大和收获之大主要还在后者！

我十四本稿纸通用完了，抄点什么也不成了，只有读毛选。

素菜日多对我好。凡事放心。

从文

六四

19710609
双　溪

复史树青

老史：

前得信，厚意可感，昔人言“事不可为而为之，后必有灾”。小文①用意虽近于“野人献曝”，搞不好，也依旧可以上纲为什么什么，所以不会再写寄。因为事实上搞改陈重在抓大处，即作说明，照过去十年方式，除了少数中少数，要求过细认真到一定水平，可望教育效果会好些，大多数人恐觉得照考古报告式说明年代出处，已差不多，顺顺当当也过了十年！认真说来，一切文物孤零零的搁在柜中，是工作不过硬反映。但大家若均无此“过硬”要求，我就极容易近于“好事”，不合客观需要，且易犯错误了。并且，在目前环境下，一切仅凭记忆谈问题，即受鼓励，也搞不出什么名堂的，不过近于提供点线索供参考而已。

六月雨季一来，住处过低，连旬长雨，房中潮湿如洗，床下霉气薰蒸，右手关节拘挛日益失灵。大白天有时五点后房中即模模糊糊，非点灯不能看书。而地下湿滑，胶皮鞋从不离脚。虽近住农家，生产队上百老幼均已相熟，但语言不通，亦难望进一步相熟，真近于“超孤独”考验。农事生活虽日益接近，艰苦处能多明白些，求再如去年写《大湖景》

与《红卫星上天》，已感到有心无力。这是机能日益老化的必然。总觉得在馆中学习廿年，“还有责任待尽”，想争争时间作去，就是这个原因。事实上能作的事已并不多。记忆力衰退更日益显明，因为某一工作一完，隔日想重写一次，即已不可能矣。《淮南子》说“恐怖使人心发狂”，过分孤寂的老境，也会有同样情形。特别是学的那么杂而多，本来是为了应用，便于共同提高，而丝毫不存个人名利得失。也正因此，才能不去作“空头作家”，过那种热热闹闹生活，而甘于寂寞，去午门库房和陈列室重新一一学去。别人不知你却十分明白！既得到党的种种鼓励，也得到同志的各种帮助，才各部门都有了点常识可用。学的本来还有用，许多还近于“接班人”的基本功，如他们善于利用，可望少走弯路白费精力！有的工作，人多即可解决，“三个人即抵一诸葛亮”。有的事情，又似乎还需要有个广泛坚实基础，才能在这个认真基础上，作分析综合，得出较好结论。卅个人若不用功，就未必能顶一个人的事。现在有些同志，只记住“靠群众办事”，忘了“不调查研究无发言权”，即搞分段负责，过了十年，还不大具体明白那一段文物究竟问题何在，如何和上一段相衔接，而又影响到下一段发展。不仅字画问题，还有文学、艺术、工艺、制度，学校教历史的传统习惯，既不大重视，又还无得用专书，材料则分散各处，查类书也辨别不出内中是非真伪。甚至于根本还看不懂类书，少兴趣，因之可能有些人，十年后还是在学校那点“老本”，所以“文物研究”工作，那能提得高？许多基本知识不足，事实上加一百人来商讨，也解决不了现实问题！

更可怕，还是一些照规矩要作接班人的，不明白集体搞问题，也还得要个人狠心钻研，两相结合，才会相互促进，有共同提高可能。若凡事都用个“大家瞧到办”去应付，虽能应付一时，总有一天会受个齐人吹竽方式检验，过不了关。且绝对拿不出什么成绩，对更年青些同志有个交代。也难望对于兄弟馆真有帮助。再想抓紧学学，年龄已来不及了。

若在历博故宫工作十年以上，还学不到一点真正新知识，还不能结合文献懂得比大学里的人多一些，不能从几百万件文物中得出些新启发，实在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国家！所以狠批“读书无用论”时，若能结合遇到的现实情形，和这廿年来每个人究竟对负责某一段落具体学了些什么，倒十分有意义，也可望明白什么叫“落后”。由于懒惰结果，落后又已经到如何严重。可能有不少文物卡还写不下，说来实在是不易令人相信得过！

面对这种“现实”，不能不令人心怀一点杞忧！为此我许多年前即向过去领导业务的大专家韩老总，说了许多次，有次还在车上几乎吵了起来，还以为我在“对年青同志用糖衣炮弹”。为了保住自己，却害死了年青人。因为自己就不知什么叫用功，而且为的是什么而用功？所以也永远不会从这问题上有所纠正或补救。事实上，现在来作补救工作，已太迟了。“学，然后知不足。”正因为从不认真去学，所以倒容易骄傲自满，悠悠忽忽，十多年已成过去！轮到我这个外行来谈它，可知尽管廿年来挖了二三百万件新文物，几个大博物馆藏传世文物也各以十万、百万计，但影响到史部学研究方法，和文物学的空白点是些什么，至今还不曾引起人以应有

重视。在这种认识薄弱基础上，如何能编得出令人满意的新通史？特别是以劳动人民创造一切文化为基点的新的文化史？学马列思想和主席思想，若不能结合到具体业务加以体现，怎么能说学得好？

我实在已老到一定程度，特别是高血压心脏病比较严重，地方又过于湿热，长是心梗痛，稍不谨慎对待，报废只是廿小时以内事。要争取有限时间，把一些能搞的小工作逐一完成，设想总有一天搞陈列说明会用得上作参考。还设想有些常识，对于以后编《美术史》、《工艺美术史》、《物质文化史》，以及一些属于物质文化史的专史，都还有点用。但这都只不过是一种设想，将不免一律落空。说不定把上百个研究中的空白点为一一写出来，有不少新的提法和分析，多基于新的发现和文献会通的结果，到时还不会利用。宁愿意照老一套专家权威孤立从文献学得来的唯心主义提法和结论，因为省事，责任则由专家"权威"担负。这个懒习惯，我过去在大学里混了廿五年，是深深明白内中情形的，并且还影响到近廿年文史教学各部门，不少文章近于一碗水倒来倒去，没有什么新意思，新见解，就由于这种习惯的继续占上风。在某些方面，即唯心主义占绝对上风。

搞文物工作还有唯心主义问题存在，乍一听来似近于有意耸人听闻，而事实上却还相当严重！不是深人这一行，就不可能相信的。想扭转来实事求是从调查研究人手，大量占有材料作基础，重新进行分析综合，即本馆搞这一行同志，还不大相信得过！真不能不令人痛苦！为什么十几年前即写小文章建议文学所派一二青壮，来学几年文物，为解决新的

注解涉及“物”的问题时，有些新的常识可用得上？就是明白那些老相熟一遇到这个即毫无办法，只能老一套抄书。搞错了归古人负责。因此我还和何其芳[2]谈过一次，大致还是事情麻烦，依旧唯心省事。

什么时候才会重新考虑到这问题，将只有天知道了！

你前信说的，为廿四史某些部门作注，大致是来不及，办不到了。如今年能度过夏秋三关，到四史印出发行时，和传说廿八种旧书解禁中《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四大著作，为加点新注解供再版编注参考，倒比较近于实事求是。因为据所知，《史记》是依据日人《史记会注》本整理的，两汉[3]与《三国志》，则肯定有不少新注可加上，《三国演义》和《水浒》、《西游》、《红楼》，虽属小说，但提及的事事物物，还是有不少是可以为作点解释，对读者有方便的。旧批多重欣赏，旧注多重语言，较少对名物制度为作适当说明。这八种书若能为补些新注，工程就已不小！说不定近廿年学习，只能和这些旧书结合，也是意中事！这倒恰恰应了旧小说说的“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我一生学习遇合巧处甚多，搞创作收成出人意外，改业学文物也出熟人意外，试写写诗又出人意外，所以余生能为这八种书作作注，是可能的，甚至于还像是必然的。

一个乡下人到大都市过五十年，在相熟人中，似乎还少有此幸运和巧遇！真是生逢明时盛世，才有此大好机会作到“学习为了应用”！

如各书已应市，或十月大节中应市，将要女儿为买来，抢抢时间，重看四史，先进行这四种。四史本来就比较熟习，

再学习一番也大有好处！我一生毫无过人处，只是学习还认真。

从文 候

六月九日

① 小文 指史树青调回历史博物馆参加改陈后，作者5月间试写的物质文化史专题小文章，曾寄给史供参考。

② 何其芳 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领导职务。

③ 两汉 指《汉书》和《后汉书》。

197106中旬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今得你和大弟各来一信，大弟信转上。

湖边麦子部分仍出了芽，在意料中。闻共有四百亩，分量相当大。正是这里雨季，邻近生产队老农经验足，少量栽，大力抢，一天即完，即晒，甚至于即分配处理。过两天下了雨，若不及时，同样即白费。区干部下来抓思想和生产的和我熟，说："稍迟一天就受损失，那里能耽误！"

天气一转晴，出外热得厉害，住处几间房子不透风，别的有二窗户，地下好些，我只一窗，外面是沤肥池，因此永远是霉豆腐兼酸菜味。但是，浸水事"灾星"可能已过去。因为只要这十多天能不涨猛水，即可度过。我为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时也把公共毛房扫扫。大桥下边点新桥基已在三丈下砌石灌水泥，两墩竞赛，希望三四天不涨水就好。因为至多在三四天后，大致就可望把二大方墩砌至二三丈高。今早去看看，便桥一端可险而下坍约丈许，目下用廿根木柱支撑住，幸得是砖砌成，但坍陷在里边约三四尺处，若夜里一阵大雨，恐还将不免倒在新桥基上，又还得上百工清除。小土建恐不免总会出这些毛病。若三四天保晴，桥基一完成，再有一月，大致就可完成了。此后汽车即将从农林站后那段

路通过，不进街了。

今年各处空地均已种麦麻，长得极好，不多久麻即将收割。包菜、黄瓜、土豆已上市。邻近不仅多了十多窝小鸡，还多了些月毛毛，医院上边且不止一个，公社医务所也多了一个。母鸡倒满像个母亲，带着小鸡各处觅食，有的小鸡还经常站在永不失眠的猪身上玩。天一冷，母鸡即展开翅膀蹲在灰地上，让小鸡藏身。和梅溪说笑，似比老潘爱人更像母亲一些。有的喂得好，小冠子已发红，快半斤样子。也多了些外来小鸭子，走路歪搭歪搭，似乎不容易成活。买外来小鸡也不成，魏敏家买了十一只全完事，又买了七八只，等于大人作母亲，随时得照看。

生产队上百老、中、幼几乎全熟了，只可惜不懂他们彼此间的话，因此无从参加他们的小会。孩子们越来越熟，多乐意我在脏脸上左右各拍三下，才十分高兴走开。十一二三岁孩子长得极快，区医院那个大女孩已下住区里待分配，妈妈则似因运动里活动超过需要，不让搞接生，改了队上搞农活。老二也长大和去年所见姐姐差不多了。原来住处向西村子有个长得极聪敏的男孩，在打水处叫我，我一时已不认识，因为高了一头。四大百货商店的女售货员，似乎多带了孩子工作，增加了不少家庭味。区里饭店主顾多坐在桌边点菜，从容多了。蛋品和肉食处有了长长新柜台，内外之别已显然。唯煤矿似还少大变化，还在试探过程中，出出又停停。区中似有地方长了新竹子，一二年后必更有增加，比植树长得快，有经济价值。矿上也有人从武汉带"澳洲黑"、"九斤黄"来的。到明年必将起作用。这两天有扣子大李子上市，反映乡下果品季节，居然有人买。

19710619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这里闷雷大雨，不到五点，即天色阴暗，房中湿霉不易设想。但不妨事，可放心！因为想起你们，在这种时间里，说不定还正在菜地里理苗捉虫，而且说不定还眼见到生长得正好的黄瓜西红柿嫩苗，在一阵暴雨中顷刻毁去，一切又得改日从头再来！即这里生产队，虽早已得到广播，但并不提大雨，百十老中青，还是有半数以上正在三里外田里。遇这种大雨时，斗篷照例是不大顶事的。猛雨闷雷时间虽不多久，可是回来时依旧不免淋个透湿。亿万人多是一生这么过的，我们就太不足道了。

闻故宫五月已回去五十多说明员，六月又有一批回去。我们单位可能也会有些回去。我一点不动心。始终轮不到我，也极自然。因为回去，主要还是想把廿年所学，为国家做做事，帮同年青人解决解决问题。因为明明白白照他们那个方法学下去，有很大一份在陈列的文物，搞个说明也搞不清楚的。何况内中还有通史也没提到的许多专史知识问题，无书可查。比如某一阶段文学和生产发展关系，某一时书法和社会关系。即瓷、漆、丝、铜、玉，都有专门问题，又有互相联系问题，我比起来常识究竟多一些。本已计划好，单凭记

忆，也得分门别类写卅多个小问题来。连同《龙凤艺术》提到的“锦缎”、“印染”、“纸加工”……和已发表的《琉璃》……未发表已完成的《文字发展》、《狮子》、《车马》①……以及协助人写的《漆工艺》、《丝绸花纹》、《陶瓷》等等，已有十四五个。现在看来，内容还是深了些，大了些，说明员和搞陈列的同志通消化不了。凡事从头到尾，凭记忆写去，也相当吃力。实物印象深，分门别类过手二万三万，还像容易记得住用什么才恰当。至于引书，就只能记大略出处，无从记原书全文了。所以最近又改变了个方法，更实事求是一些，就已陈列的那八千平方米，陈列内容宜去什么，加什么，如何说明它们在“劳动文化史”中的位置，及相互关系，一个柜子一个场面的想去，写去。工作似乎比较省事，也切实多了。因为最近听到传说，总理即曾提到故宫历博“说明员”问题，以为得提高。不然人家问到瓷器，就说是瓷器，此外即无话可说。并说延安、遵义、井冈山、萍乡……陈列多相同，缺少特点。据说是在图博口谈的。我想回不了，得在这里过夏，甚至于死去，也无所谓了。还是趁来得及，把记得住的一切，用目下方式写出来。每一事少则一页，多到十页为止，先列个目，想到什么即写什么，不必前后，也不必格式一律。只作为建议商讨方式，有多少写多少，大致总可望写一百或再多些。进行的似乎还顺利。如每天能写三五个问题，或十张到十五张稿纸，则到年底，将等于好好背背近廿年学的“有字书”和“无字书”。仅就量面言，也就大大可观！集量到质，显然也是极有意义的。右手中二两指已略肿大，有时闪点光泽，五指日夜触及必痛，影响到臂，转动略有点不自然。右腿不那么痛，只是起床更不灵便。左手只中

间一指无事，余四指骨节也痛。上下医院都说就是关节炎，药不灵，晒也不成，屋外实在太热，已过卅五度，白天出门走到桥边有时还头发昏。但是这一切，都无碍我用龟兔竞走方式，学龟走下去不会间断。四天中就写出了十来个，有的还写得相当好！方法对了头，就事言事，好说话。若能维持下去，在这个又闷热，又潮湿，还相当“臭”的房间里，一面揩汗一面写，似乎不甚费脑子，度过一个夏天，事实上活得是比过去在青岛，在大连避暑，过得有意义多多的！

到这时节，才真正享受了过去几十年学无专门“杂学”的好处。特别是难于设想的记忆力的运用，及联想的运用，所得到的便利处。估想即在比目前更糟的环境下，我大致还将是从容不迫，超额完成自己安排下的任务的。也真近于奇迹，学它时，只是仔细认真，却并没料想到还能分门别类记下来，在“超孤寂”七十岁时，能一一自自然然不太费事的写出来，且肯定还十分有用的！什么熟人生人来到房中时，都异口同声说到“好湿，好闷！”只看到我桌上满是乱稿，完全想不到我是在就八千平方米陈列，上万件文物，用我的特别办法在开刀，真作到“废寝忘餐”！世界上这么进行小说写作，是一点不希奇的。至于这么搞新的文物学工作，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我本来是应当写一辈子短篇小说，而且在逐渐改善缺点，克服各种障碍，取得进展，达到自己所能达到水平，配合得上客观需要的。极可惜，是要求变化幅度过大，早若预料想到，才转了个百八十度大弯，改了个几乎近于纯技术性的新问题。正因为这一行并无什么底子，也就不至于受学院派形成的框框所束缚、范围，且纯粹用一个实践客观态度，搞了

近十年基本功。再回过头来，结合文献。因此文献底子虽极其薄弱，还是能短长相济，完全出乎许多生熟人意外，得到了许多较新的知识，现在即或无一本书在手边，还依然能一件件写下去，到了约廿万字给内行一点人看时，人将绝不相信是这么一种环境下能完成的！事实上，对我倒十分好，正是一次相当严格的考试！到时受群众检验能及格，才可说对得起这七十年生命，对得起近廿年事事得到党的照顾、教育和鼓励，也才可说对得起卅年来的你！尽管这只手可能是不大会好转了，也有可能会忽然一天即失去作用，结束了五十年下笔不知自休的劳动。但也不必发愁，可巧，五十年前即似乎有了准备，因为还学会了用左手写字，虽然不怎么灵便，但或许重新训练个三五个月，依旧能比一般人写毛笔字还顺利些些！

我像本不是什么好演员，可是机会特别离奇，几几乎可说生、旦、净、丑都串演到了。凡是似乎应当懂的，到大都市五十年，我几几乎还都没有懂。人情世故就还不懂。凡是看来我不大可能会的，用不上什么特别努力，可又学会了。因此中国文化许多部门都有个一知半解，有的或比什么专家还深些。每一回改业近于“前功尽弃”，我却从不丧气，又从头起始学去。这里有人见我穿有纽扣的汗衣，觉得奇怪。这和我写旧诗差不多。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对几十年老熟人和生人，都像是不大可能知道我是怎么生活下来的，学习下来的。倒还是少数几个死去的旧熟人，值得怀念。特别是有几个在我极卑微困境中，就能欣赏我某些方面与众不同处。或原本并不怎么相熟，而且始终也不一道，却永远对我极抱好感的。也有的还活着，对我从不失望，你就是一个——是

最最重要的一个。因为没有你，还是早崩毁了。

大弟在这里照了三卷相，我们自己只照三张，其他多为邻近老乡老中幼照去了，结果倒很对。气候不好，洗出时似乎比你们那边的还好些。更重要是为生产队照了三张，有张还将由区里下队工作的同志送《咸宁报》，因为这队是区标兵、县标兵，专署九县还来取经。又为妇女组照了一张，也极清楚，并且其他的也全是贫下中农。洗的多少不等，全由区干为分配，先给团员、干部，我省了事不少。因为去打场处极近，我经常去看，和上百老中青幼全熟了。以言学习，是比去年住坡上不大同的。看到房东一家成天下田，一个三岁大孩子即放在外边野，孩子倒十分健康。所以心想红红在姥姥姨姨处，一定也会比自贡好。

这里早稻主要部分行将抽穗，闻六月底即将收获，一定可看到全部忙的过程。这几天正在收麻，闻一队将在三季中收二千多斤。但每人只自买一斤，余上售政府。这里素菜正旺，早上吃甜的有蛋供应。只是房中过于闷炉，什么东西都不宜过夜，因为窗外蒸发酸臭也极重，所以即在阴雨时，也得出外在田埂上透透气。

据说斯诺对话有详本传阅，你们可看到？闻比《参考消息》多而详。

从文

六月十九

---

① 此处列举均为印象篇名，与实际篇名有出入。下同。

19710620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据传说，大湖边老弱病或将在逐渐落实政策，有所安排。似闻第一步有集中丹江学习事。不知你那边有所闻不？我想如动员到你，或有资格去时，商量一下最好一道去，免得再分别处理。因为我究竟七十过了头，即或还能工作，也难望用青壮工作方式，作得出什么特别成绩，至多还不过是提供点资料，供青壮参考而已。你也过了六十，如还有工作希望，我退休后即去你处，照估计，希望怕不怎么大了。除非是去学校教写作，或许比某些古典教师强。但看来已不大可能。刊物编辑恐得让三四十岁笔杆子干了。书店编辑是唯一有条件的，也将轮不到头上。所以将大有可能是在退伍照顾中。如已有所知，望将详细情况告告。如无所知，似得稍微有些精神准备。

我在此倒正准备度夏、过秋，克服内外困难，安排半年工作。初初作来似乎还顺手。只要不如去冬出意外，到年底，即将有希望写得出过百个柜子改陈意见和办法，交代得清清楚楚。主要的部门，将一一提到了。刚写十来个，即看得出还像个答案，对得起廿年研究员名分！对我自己说来，似乎也应当那么总结总结了。搞完后，剩余生命如可以自由处理，

或许还可望再作些出于熟人料想不到的“学习总结”，因为还有些副产物，是始终还没有有计划应用上的。只要体力稳得住，脑子不坏去，左手还得用，即可写得出三几种副产品……前卅年的工作已成历史，不必回顾恋恋不舍，而解放后廿年工作，虽沉重些，生活也沉闷些，不如许多老熟人日子过得热闹，但正因为明白自己无能，不易适应世事变化，改了那么一行冷门，却倒反而“风调雨顺”，廿年日子过得简简单单，而生活也就平平静静，不能不说近于塞翁失马。特别是又由无到有，积累了大堆常识，贡献即十分渺小微薄，却比做空头作家来得扎实些些。更重要，还是它的继续性，大致是将不会“人文俱亡，同时告终！”整个半世纪社会变化那么大，我以那么一个乡下人，来到大都市，如此如彼过了五十年，也算得是幸运！因为要努力的，能努力处，已充分用了力，克服了内外阻力和障碍、挫折，还是达到了应到达的终点。虽受体力限制，无从更紧密的配合社会需要及党的希望，把一切工作作的更好一些，但是总算尽了能尽的最大努力，特别把五十年所学，和同时同行比比，应当说不甚愧对这一只右手，和一个头脑。若幸而天假以年，我这“三脚猫”还许能走一段路的！

我还没有明白的，是集中丹江住多久，以及以后如何。如你动不了，或可能还是等我住定后你请求退休，我们一道住？如我必须退，最好当然是让我把预定的工作搞完它，告个结束，有个交代好。估计老天爷这点时间总还能让给我的。如系另有工作，比如说，去参加标点注解廿五史一部分，本来不当行，但作个副手，搞其中一部分，和有关文物制度，加加注，校校标点，或许还可以称职。但两者权衡，将还是

先就急需的办。在这里和北京来信多提到，要培养那么一个三脚猫已太不容易。

今明年将必然是国家变化较大的，所以能回去待分配最好。你们应当已看过主席和斯诺谈话全文单印本，区级干部即已在学习。想想内容意义，即可知形势变化之大而快。特别是幅度之大！不免令人头脑有些混乱，但一切又似乎是必然的发展，并不是意外事。

这里矿上动了三四十人，其余情绪当然不免有些波动。即区里干部，似乎也有了消息，多问我："几时走？"我自己因为一面是工作计划已定下，一面是还弄不清楚究竟，所以并不怎么觉得重要。还是照旧每天早上即作事，午上四两饭，二份素菜，九点半去邮局看看《参考消息》，下午饭前后去看看新桥工程，似乎毫不为此兴奋。

湖边似已走了两连人（三百多），大致七月后还将有人走动。不知你们有不有人动和动的消息？

这个信或转寄大弟，省得我再写。因为这一星期写了八个柜子改陈建议，已有点累。天气极闷，可能不久又得落雨。村子里不少人问到："沈大爷可多久走？"魏家小孩且正正经经说："希望不要走。"大家一熟，对沈大爷印象总说极和气。得人缘也是好而难得！

从文

六月廿

19710624
双　溪

复张兆和

字写得歪歪扭扭，是笔坏，手还能写，就是关节痛，早起加强痛。还是生平新经历。

兆和：

得近信，并转中和及小弟信。谭其骧[①]是百科熟友，燕大毕业，夏云同班，在做学生时即认识。是国内古地理“专家”，请去历博，很解决问题，十分好事。这方面我完全外行，我怎么会波动？关于××[②]事极应知道。近来可能不那么为难了。听人说，书房还好好保存，没有动。

出版部门不少人已动，事极自然。另外一些人，包括我们动不了也自然，动得迟不一定是坏事。一个“不在乎”，就不什么太难受了。特别是我，照过去搞研究方式，已用不上。而新的方式，每事必用“争辩”或“商讨”方法反复又反复下去，而由于彼此认识差距大，你提出十分具体的意见，也未必一时即能理解，而且有可能永远不会理解。相反，有些极肤浅的，甚至于十分唯心的提法，说不定反易接受。争持既无此精力，所以不让参预，也不难受。听史信说，外调了五十四教授讲师，不仅对文物不熟，文献也不怎么熟，所以

不大改，只加点“三大斗争”场面，就成了。外调那么多人，做不了什么事，主要供材料还得老史。完全在意料中。因为这一行不认真先搞十年八年调查研究，是无言可发的。听说当作三大斗争画的设计时，外来的专家不知如何搞，故宫一院长说：“找老沈吧。”（大致和我较熟，廿多年，彼此印象都好。）没有下文，大致还是对付下来了。回不去，有些事未必是什么“原则”问题，更不是政治问题，不过是些豆子大小想不到的小事，因为“私”字起了作用，我学得再好，也会用不上。甚至于永远回不了，都有可能。因为我尽管把工作当成“责任”去努力，而别人却有当成“权位”加以排斥，而把最不得用的亲友安排到接班人位置上。认识差距既那么大，所以一时若动不了，甚至于永远动不了，也得承认这个客观现实，才合理！还应当感谢当前组织的安排。近二年，大病的危险关，居然十分幸运的也度过了。

现在可以告你，右手足关节炎已升了级，左手足也在追赶中，一切不可抗拒。唯一省事方便是回北。机关即不要我（保留个名分或说明员名也不成）也无妨。因为只有北方干燥才可望保住关节炎不再升级，及心脏不升级，是最简便办法。据矿上人传述，不久将有人来商去丹江行止安排，估计当在七月上旬。能商量即商请同回，作退休也倒省事，因萧凤即正式退休，年分比你还差大几岁。除非不得已，以不去丹江为得计。因为熟人虽不少，湖边似即有上百人去，常萍看过房子，听表嫂据李可染儿子说，住处好，供应好，方式或和湖边差不多——会也多，一切按时作息。楼下还住了些军队。这么过集体生活，我脑子怕不大成了。因为在此能维持，全靠心痛时即睡。晚上一失眠，白天即如搬家后难过情形；总

得在白天补二三时睡，才可望脑子轻松好转。而且在此已初步安排了下半年待完成工作，用不用无所谓，写出来供参考，还是会有意义的。特别是抓业务的老史，才五十多点，我学的一部分他不大懂，但明白意义，明白用处大，得益多。所以即作为“反面材料”看待，也可望对于青壮同志有启发，我能搞的东西，正和过去写作差不多，极少人相信会有所突破。但支持的尽管只极少数，工作还是拿出来了。这回工作得到支持的，除党的教育鼓励，此外熟人是西谛③。因为他懂问题。在不少公共场合中，也提到“工作有见地，搞得好。”廿年我从来还不同你说，更不会向他人谈了。但是私人却始终不来往，还只因公才去过他家中一次。他一死，我是相当难过的。还有南京那个曾××，三番五次要借我去教说明员，去不成。六三年却疯去跳灵谷寺塔死了。向达，因为也多年搞博物馆，明白我工作方法对头，也死了。现在同事中只有老史，在一处工作了廿多年，明白在某些方面常识对博物馆的重要意义。因为国内同时已没有几个人具有这么充分常识，能在这一行有较多发言权！能回去，对改陈即大有帮助。同时还可望为故宫尽义务写一份“说明”意见，供他们参考。许多年来，那边也是欢迎我去教说明员的。但是否能实现这些希望，已相当渺茫，因为社会变得太大。

如果你们那边和你商量到我事情，还是提提我的希望好。因为受体力限制，大事做不了。但就已学过的种种面言，即或必须躺在床上，住北京，还是可望对许多方而尽点义务，帮同解决些具体问题，多是些常识，专家就不好解决的。

是不是你能在七一假中再请几天假，来双溪看看我？不

妨即直实告连上，我关节炎升了级，同商量下个解决处理办法。

从文
甘四

---

① 谭其骧　字季龙，历史学家、古地理学家。时为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科学院学部委员。

② ××　此处暗指巴金。

③ 西谛　即郑振铎，现代作家，文学史家，西谛是其笔名之一。1949年后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逝世。

19710628
双 溪

复张兆和

兆和：

得信，这里也有零售《消息》，不用寄了。据说还有谈话全本将传达，将公开。以后各事将据此精神照办。也可说是今后政策上的大转变，对外和人联合国有关，对内则为局面稳定后所必然。传过丹江非正式话，也许只带“安抚”意，一时间不易实行。而且即定下，也会临时改变。凡事多如此。天气过热，我出门即头重。你来不了即不走这一趟好。来也不必走，坐车好。太热不用来。这里已到卅八近四十度！大湖边住处和田中热处，辛苦处可想而知。我的手足或已成“定局”，不北回不易好。即北回，也未必能短时间转好。和心脏情形相同，能保持现状即不错了。

现在工作不先作题目自缚，想到什么，即就所知写去。写不下即停住，另写一事。不太费力，效果却相当好。天即或热到这么样，三四千字即“顺水流船”写成了。主要还是记忆和联想还得用，所以并不什么特别吃力。用工作来抵制“三大关”，也不失为一种方法，说来可真是令人难于设想的事。因为比如《谈车乘历史》，除汉石刻常见，不必提，只提不常见、不经意的，一个半天中，即写出上百种，还包括各种牲口的应用，也包括上至“西王母”下及“老莱子”所乘

车。平时也并不去特别留心，只是过眼时注注意，临到应用，不甚费事即出了笼。还提出不少新问题。每题差不多都这样，此后也永远不会还另外有人用这么一个方法，来写文章摘问题了。尽管只是些常识堆集，因为以实物图像为本，兼及正史、杂说、文学、艺术，必先有个庞杂底子，才能作。万一还有机会公开，人家将不会相信是全凭记忆写成的。

这里远山近树，傍晚十分好看。特别是远山真近于积翠堆蓝。四大商店的大街，已改成水泥地，可算区中新建设。村中由上到下，虽不到三百人，还像是阶层分明：银行干，多胖些，穿得干干净净；次区干、区医院、供销所、食品，差距近；次成衣、理发、搬运，差不多相等；农民还是自成一组，与上共同点少。劳动力大，儿女多，生活也较苦。这么三百人，像是有一半干部成一阶层，一生产队成一阶层，彼此之间关系并不多的，甚至于不相熟的！前一种虽在各种时节中多帮同下田插秧、积肥以至收割，不同处依旧存在。这么小地方还不易“同”，其他可知。

据这里经验，自孵小鸡多无事，因为有母鸡领导，不乱吃。我曾仔细看过许多次，小鸡懂事也听话。从武昌买百多小良种，已死去卅多，即由于乱吃。矿上用蛋黄炒米头，还是不成。湖边或许养鸭子方便些。不然即自孵，或买满了月的，望注意到。

天过热，务必遇事小心些。老太太尽管精神，还是要注注意。看同永玮照的相，又瘦下来多了。超支即不免，大暑里将更下降。只有一点好，即大伙儿一道，多十多年熟人。我则在此虽若对三百人全熟了，至少人家均认识我，事实上永远不相熟。即在城里也还差不多。即在机关已廿二年，大

多数人是永远不会相熟的。因为即同在一个陈列部，大小相差卅岁，卅岁人想的“业务”同七十岁人“理解的”，就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但这倒无碍于同在一处。因此在这里住下，也如鱼得水，只是超孤寂还是事实。我若有时间可用，在这些百题事物中告一段落后，或将着手试来写个《说明员手册》，再通俗实用点的，五万字左右东西，看来还是比较容易着手的。蚊子还不太多，白天苍蝇反而麻烦。每天得下溪提水二次，矿上来人一回，就得多烧水一瓶。吃的分配比较好。听说粮食店有面可买，将买十斤备用，省事。本地面易煮。带来的已完了。衣自洗不难。胶球鞋不通风，得试去大商店看看，有无别的。本地多着拖式，我还不惯用。

北京十多天无来信，只老史经常有信谈谈文化事。

一切放心，将尽可能用工作把自己稳住，不出意外事故。因为能作事，情绪永远不会低落的。想想廿年前在午门工作还不低落，好处正在此，在一切困难中也能出成绩的。

从

廿八

19710630
双　溪

复张兆和

兆和：

得廿六信，似已廿九。和北京来信时间相同。五六天来在四十多度高温下度过，似乎是近廿年最大的考试。因为我还在这个日夜流汗情形下，写了四十柜改陈和说明。如动不了，正好赶九月写足一百柜。又另外写了个关于历代马装备的文件，举了近百匹有代表性马示例，等于和八戒进了蒸笼以后“念经”差不多！今天白天才稍微有点风，怕的是一到日落即停止，因此只有坐在田埂上看星星，让蚊子叮。也不无新收获，亲眼看过一次人造卫星慢慢划过天空，另一次则看过一次燃烧，恰好都是正当头顶天空。第二次由东向西去，见出一大团白光，曳个小光尾巴，大致是无人卫星。

这里水库已大放水，各处日夜有吸水机声，争赶秋稻。山坡地棉花、芝麻、红薯、土豆、花生、高粱和自种菜，多已枯死。五天内即有大雨，似已来不及抢救。生产队将争这一星期插秋秧，一般多早三时起，晚九点才回来。区干部、中学师生均参加。昨天上屋因有“好”电影（什么都好），区中壮、青、幼还多赶去看！十岁以下小将们，多头脸于一夜间即生长大小李子式热毒疮疖，有的眼脸全肿了，可是打一针二针，过两天，便又消失了，大人还少有此事。

19710630

柳同志等均过了湖边争双抢。原闻秋稻只种千亩，昨听说夏收亩单产量不到四百斤，上报数字共闻是二百廿万斤，因此秋稻大致还得增到二千亩。所以八月里原闻将有较大幅度人的动，因此一来，人事上或者还会有临时变动，即应回、拟回的时间将延缓一些日子。连上至今还无人来，可能不会在十号以前来，因为天气过热，上路太不方便。在此不出门也极难受。本地老人也觉得不好过。听说矿上十三连也有人过丹江，已动员，有去有不想去，人数一时还难定。有些人，不会怎么多。照这里说，即不像是十天内外会成行的事。因过热，区中每天吃稀饭。我有时只弄份南瓜、丝瓜，带回来煮点面吃。总是天明前三点才能迷迷睡一会会。每家晚上必点一草卷，全院子包围在烟雾中，蚊子确已比山上少，但散热十分慢，早上即热。苍蝇多，且有绿豆蝇，下午三四时必出现，物物得经开水冲过才安全。已不断有人中暑。医生通下了生产队。院中蒸发量大，气味大。有时还多两只牛来厅中避暑。油料作物一受挫折，油的供应即受影响。典型鸡蛋糕也宣布停产。瓜季已过，农忙后或者还有点素菜换季，是在水边种的。

从文

卅

19710714
双　溪

复张兆和

兆和：

十三才得九号信①，可知交通上比北京或麻烦些些。似乎得在武昌等车大半天。由滇回沪时，记得过武昌机场加油，热火相遇，卅六年记忆犹新。这里已近四十度，正抢夏收，日夜忙，十二岁孩子通已下了田。我大致因心脏压力加大，早上在食品厂后提水，即大流汗不止，白日在房中情形相同。晚上不能睡，早上必七点后才醒，为过去少有。二年来已迁了五次，因此提及迁动，即不免相当恐怖。脑子折腾中恐易出事故，所以如果在三个月后天气转凉再动，可能反而妥当些。且待人来时再说。

住处虽相当热，极端清简便难得。区中虽熟，熟中仍陌生，有好处。蚊子不如高地多，房中因南风从过道里来，已比较干……②每天必去田埂间看看插新秧和收早稻。溪中水已干涸，大致得到各处收后，大库方放水。放水时，即又活活清流矣。原住丹江定必还有不少熟人。

史先生曾有信来，说故宫已照旧开放。慈宁宫另有新陈列十分惊人。有许许多多新东西对我搞的服装大有用处。历博则在改陈，十月也将开放，不大动。唐兰等似均有过丹江

势，因吴院长已回京主持工作，老的替换将是势所必然。

诸望放心。不多动，即可望少出事故。

从文　十四

---

① 九号信　张兆和7月9日给沈从文的信，是她到丹江的第二天。

② 拆信时此处破损，缺失一行字。

19710719(1)

双　溪

致史树青

老史：

这里已过四十一度，照趋势看还在逐渐升级。真是大地如烧如焚。正值抢夏收，生产队又是专署九县学大寨样板田队，因此格外忙。一般上二时即吹哨子集合下田，晚九时始能回家烧饭。老、中、青同时下田。孩子们则廿卅成群在附近田埂间，看坐在小小秧马上的母亲采秧。置身其间，不免觉得个人渺小之至。

闻已就通史部分搞改陈，因改变原来计划，将重要文物发展史各写专章方式，改为试就某一柜中应增、应减、说明应改、附图宜加，作分别建议，供馆内外专家参考。主席指示“不调查研究无发言权”。我的史部学底子既极差，又不习考古，而对于传统金石文玩学也无基础，一切只从常识出发，就想得到、记得起的，作些零星建议。有些认识或许永远还只能停顿到旧有的常识上。有些从实践为主，结合文献，提出的看法，也许间或亦有可取处。因此将已写成的约四十事付邮。预计今年秋间如不必动，或可达一百事。即当作反面材料，能如此比较具体一一提出，同事中或亦不多，国内专家通人虽多，又各有重大任务，恐来不及在历博各柜内容上如此用心。若百事汇集一处，能不分散，或亦等于对弟“单

独吹竽”一次考试也。能在四十度高温下应考，对弟言来亦可谓十分幸运！

并候佳好。

沈从文

七月十九

19710719(2)

双　溪

致张兆和

兆和：

虎虎十号来信，并小红姨姨信附上，可略知四川和陈墓镇[1]上因红红来到后初一阵子热闹，一定极其有趣味。

这里已及四十一度，事实上日中田里或尚不止此。房东和理发师都说已超过了过去多年高度，照时间算如今还才旧五月，估计八九十至少有二三月还将升级，有可能在八月里就会到四十五度左右。犹幸每天还有四级南风，甬道的风有时可送到窗口，进人房中，所以上午还不太难受。下午左侧外墙有太阳，傍晚后即只一二级，有时无丝毫风意，全院子里外已为日间热气浸透，散热极慢，加上每天燃一草包赶蚊子，所以晚十二点前，房子将整个在热气和烟气包围中。照例十二点才可望睡睡。但比较上也还是有比高地好的方面，即田埂间和房里蚊子都不如高地多，田埂间晚上如有点点风，就好受多了。

饭后各处走走，远山和天空云彩，还是十分壮观动人。特别是远近村子日夜有车水机抽水，到处在抢收夏，场上九点还有牛在走动，各场地新收庄稼多堆积如山。

附近秧田拔秧时，人多坐在小小秧马上，十分细致的拔，

摆去泥土再轻扎成束。区里干部男女老中青均在饭后来协作栽秧，不二小时就插了近五亩地。

水库已放水，山田水上不去处仍苦旱，盼雨，特别是高处红薯地，有两次大雨即可望丰收，但三几天似乎还无雨意。一到下午南风即停止，而阳光从天井中照到墙上，也如个反射灯，使得房中完全如蒸笼。但试一出门，则大地早已被烤透烤焦，头不免相当重，心倒压力减轻了些，因为高热血管已加倍扩大。因抢收，二三点生产队即吹哨子集合出工，中上过热停，下午还是下田，必到晚九点才回家闷饭。

自贡方面大致一切正常。红红送姥姥处极好，不仅省事，而且教育会好得多。小东西好奇、认真、不怕生，体力性格一健康，将来生活必易适应种种新环境。二姨姨也显然还比之佩会照料孩子。在水乡长大，事实上比在北京作干鸭子还强得多！在双溪农村小将我看即比大都市孩子健康。昨晚约四十干部下田插秧时，一大群孩子均坐在田埂上看热闹，可爱得很。事实上我似乎也就是这么长大的，甚至于比他们还野得多，因为在小乡城里由看杀猪、杀羊、杀牛、破黄鳝、做棺材、雕佛像、做炮仗、染布、绞绳子、织网巾，以及十里八里外去参加和龙街子式各种各样的乡场，玩着草龙抬着戴柳条圈的母狗去各处乡下求雨，让人用泔水倒了一身再下到河中去捉水蛇，比坐下来读读经书或“人手刀尺”可丰满得多！可惜的是现在乡下孩子，野的机会已不多了，所以兴趣也极窄。在小学三年级，即作论文或“斗私批修”，也可说是教改中一些小问题，可是却涉及以亿计的思想和感情！大家多觉得大学教改有必要，问题又极复杂。还少有人在《红

旗》上做文章，谈小学和初中语文教学问题。事实上一到乡下和教师学生稍有接触，即可明白问题比大学更迫切要改，不然，初中毕业，很少学生会自动看报的。

从文

十九日

① 陈墓镇　今称锦溪镇，属江苏昆山市，处苏南水网区内。

19710825
丹　江

复沈虎雏

小弟：

得信和转来之佩母亲一信，得知住处已移动。因原信已转大，新住处名称忘抄出，下次来信，望再写写。红红新情况在意料中。总的说来，必比在自贡好是无疑的，不过必然麻烦姥姥甚多。大来信说，又寄了点钱和奶粉白糖，说共是三次，是否全已收到？之佩去信时可问问，免得大担心。我们已去信给大，告他暂时不必再寄。大信附寄你们看看。

我十一号坐机关卡车到咸宁县文化部中转站。原说十五号即过丹江，不料和妈妈直到廿，才听说图博口有十多人到了火车站，有同事来通知，才一同到车站。下四点多开车，六点达武昌，等十点坐丹江车。在等待中我们还从从容容乘了无轨电车到大桥西端，再回头慢慢走过大桥。正值傍晚，有微风，天气不热，所以走了约四十分才到桥南，饱看三镇夜景，人也不太累。上车给了我一个卧铺，独一的。

这次迁移，因妈妈四号即到了双溪，有四五天安排，十一号图博口又来了四位少壮同志为扎行李，所以下午上卡车前，妈妈还在比较从容情形下，为帮忙同志作了四样菜，买了五瓶啤酒，煮了卅个盐茶蛋，吃个饱饱的。行李交车站后，我们即洒脚洒手转回中转站，一住九天。有几天温度还在四

十度左右，但是迁移事总算有了归结，就只等待到丹江后取行李了。廿一中午到了丹江，去武汉四百公里，走回妈妈住处约三四里，房子前后有大窗，比东堂子大些，水泥地，即暂住下来，食堂和取水处都极近。第二天，一同志和妈妈为运了二平车行李来，还有十件待今明天再运。一来即下了两整天雨，总算到了地，不必着急了。

住处自然比双溪好，比妈妈原住地更好。妈妈等一天有三小时象征性劳动，下雨即停。我心脏不好，目前不劳动，也不出门。吃的虽不如双溪，但有补充品，味又较淡，对我还相宜。同住一列房子只一杜麦青相熟，其余女的较多，家属也多，将来学习即在一起。若过图博口，则熟人将以百计，此外五百人中还有上百熟人，多住附近，我希望离远点，也有好处甚多。将尽可能不来往或少过从，可以免去不必要麻烦。照趋势看，在双溪可进行的工作，到此后已难望继续。因为空气是休息和改造，等待下一步。名叫“文化部安置处”，即此可知大多数人恐已难回原工作单位，等待安置。

住处近山沟，约有五百间房子，已住下五百多人，呈饱和状态。看情形既不会扩大基建，也不会续有大量人前来。但此五百人中，却可能在第二步中有若干人离开，少数人回原单位，多数退休。原办法退休必还乡，新闻十三连动员时，则提办法已有变通，北京有亲友可以返京。此亦一种说法，多数动员时不提也。无处可去闻亦可常住。我们因初来，一时不能考虑明年事也。较熟人中有唐兰、李可染、滑田友、曹安和、赵其文……多白头翁妪，有四五十年前即相熟的，住处多相去不到半里路。妈妈住的后窗靠山，前坎下是食堂，所以较清静，我觉得较合适。别的人住处多成若干排，如上

海里弄前后相望，似不如这里好。

近半月中妈妈同事《文艺报》总编侯金镜，《静静的顿河》译者金人，均于极短期中死去。我心脏长是闷痛，脑子也老是沉重，易出事故，所以医生告嘱以“少动为妙”。新市区相隔不过四五里，闻路比东单宽平，一时恐即不易走去。妈妈体力极好，来此住下一月以后，已十分精神，远比六八、六九年健康。生熟人总说妈妈“真棒”。因为湖边二年强劳动已度过，到这里看到大家上下午共三小时劳动，觉得已近象征。

看来新的调动至早也得过年再说了。一切放心。

从文

八月廿五

19710922
丹　　江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前信想可收到。我们已住定，房子总共约五百间，分布在山沟里。约五百人住，已呈饱和状态。到处有白杨成林，所以并附近二三里内其他单位、军属……虽有大几千人住下，入目却只是一大片白杨林。目下到处还是绿色，可能到十二月后景象会不同些，因为草木落叶后，红瓦房必将出现于阳光下。我们住的一间，比东堂子中那间大些，虽去大厨房极近，每天三顿有三百人来取饭取水，因后窗靠山，无人通过，所以十分清静，也少人来往。从清静说，有些像桃源。附近一排房子住八家，均不来往。东东西西无丝毫尘土，桌子柜子都干干净净，所以妈妈十分满意，以为几十年住处，或数这里最好。她劳动一天三小时，对从湖边重劳动后过来的人，近象征性。一落雨，即不下地。新报告提法上有“三自给”要求，只是可用地不多，唯一希望将在养猪，所以近来大修猪圈，将达到二人一头目标。妈妈将来大致还将兼养猪战士，还不大能想象猪食如何得来，因为可耕地不会到五十亩。

妈妈精神极好，到这来，浮肿、关节炎已逐渐好转消失。不过一天还是杂事不少，早六点前起床，六点学一小时，到七点半即去卖饭，八点半或下菜地，或参加修猪圈，搬砂运

石，十一点半又去卖饭，一点到三点可睡睡，随即又作家属学习辅导，五点半又去卖饭，下七点居多还去开小会，八九点才回，九点半即熄灯。时间一分割，所以给你们只写了个信封，已二星期之久！虽忙似还不太累。这里熟人可不少，却极少往来。因为各有事分配，无工夫串门。我因头昏重，地势高缺氧，心脏供血不良，除学习即躺下。我住妈妈处，和历博本连有将近半里远近，便未去看过那边熟人。只听人说，图博口大几百人多已陆续离大湖边返回，留在湖边不到六十人，详细情形不知。又闻从京里回来的人说，出版部门会议报告，史地书还得出，图录还得出。出土文物还将出国展览，去法和别的国家。故宫且不改动又已展出，每天有大几万人看。所以教改过左的发言、文章，可能还得纠偏！大学文史系将仍得办。历博十月开放，改动处也极少。但是也许还会有更新的什么事情出现，一切又将随时势而变。尼克松急于来中国，也反映世事变动大。一切将反映在七二年！世界上和国内谁也难明白明年将有多少新事出现！新人代将（或已）开，结果或可以知道政府新组织，究竟有多少部，变动到什么程度。又闻说新政协还将在此后若干时重开，亦不过是政协人一种传闻而已。在一般报刊上，除偶尔提到有政协常委名字，“统战部”就从未道及。文化部看来大致只改组，不会废除。北京事，你们那边一定人来往较多，比我们明白得多！你们情形，望便中写个较详信告告妈妈。

这里属三线，有大水电可利用，二三年内可能将有百十大小工厂沿丹江上下游山中完成。到处有各种材料堆集。市容听说也崭新，有各种机构新建筑在动工。过不多久，由重庆人鄂铁路，或将在不远处襄樊市接轨。车一通，我们来川

就可省去不少时间。十月后，将有熟人坐船上重庆，再走成渝路上成都。我们如想来探亲（自费），能同行，路上必可得到极大方便。看来妈妈还不想到实现这一行，但也希望看看三峡。我五零年入川土改，即来去三峡，已廿多年事了。新的四川建设一定更动人，值得看看。我还希望坐坐成昆路，去昆明看看。听说虽通行，未卖票。大弟看过彩色电影，说十分壮观，值得看看！

这里每天有南瓜、茄子可吃，菜分量还大，只是油少些。村子里和市里，有肉食罐头，一般多升价二成。初来还有各种果酱，新近来的三百多高知、高薪，二三星期内已扫荡无余。十月里节期或者还可买点奶粉，还像是北京牌号，特意运来的。冬天可能冷些。我们已两年房中不升火，今年也许还可对付过去。一切成习惯后，也就无所谓了。红红处需要什么，可请大哥由北京寄。那边较方便。

并候佳好。

从文

九月廿二

19711030
丹　　江

致一山东朋友

…………

近廿年山东出土文物，必有不少崭新问题提出。不知除大汶口古坟，此外是否还有些新线索，可以解决由黑陶过渡到青铜时代材料没有？因为金属冶炼技术的进展，至今为止，还只有辉县郑州出土早期无花纹装饰，制作较粗简，胎体较薄青铜用器发现，并无紫铜和锡原料出土。也未闻西周时有任何地区出土过紫铜。热和出土战国铜饼，也属青铜。但辉县出土战国镶嵌壶，却在金银外参有用紫铜的。近年出土战国薄铜器（刻画生活种种）有可能系紫铜或占紫铜成分较多捶打而成，还待进一步分析，才能得到结论。尽管《考工记》曾提出各种青铜器所占铜锡比例，近人曾试用于商代兵器和乐器及战国镜子，作化学分析，所得结果，以为大致还和《考工记》叙述相合。但始终在有关键性地区（如郑州）或安阳诸地方有“将军盔”出土原始冶炼场所，有铜以外金属残渣剩料发现，殊令人可疑。有二假定或值得注意：一即早期冶炼过程，原系集诸金属原料于一处而成，技术则掌握于极少数工奴手中，为第一阶段。直到春秋战国之际，铁的发现和银及锡的发现以后，才有《考工记》所叙分量比较方法提

出。属第二阶段。但文献中似少提及。二即如史传所叙，冶炼金铜技术，原为据有华北之蚩尤族所掌握。史传即称以铜为兵，或较后称蚩尤铜头铁额，居住黄河流域之黄帝族尚以玉石为兵，涿鹿一战之后，蚩尤族向西北移动，冶炼金属技术才为中原黄帝族所掌握。而时间却接近夏商，相去未太远。虽少史传记述，然有实物可证。记得十年前，苏联考古学者季谢列夫来馆参观，弟即陪同于陈列室约二星期。彼曾一再提及西伯利亚大量发现和商器十分相似之弓形两端有铃铜器（似为干盾上装饰）和鹿头、羊头，及带铃小削。还有其他各种薄胎无纹饰三足青铜器，及各种金器。又有目前在内蒙古绥远一带出土之西番铜片。彼曾在一柜中见西北出土铜刀，柄作连珠状，刃似后嵌上，近于从骨柄嵌细石器之史前刀，以为夏时物，西伯利亚亦发现过。

听说季氏夫妇在西伯利亚地区搞考古工作约十二年，即凭发掘文物著有《南俄罗斯文化史》八巨册。图像极多，铜、陶、骨、角、玉无不具备。且有金器图录二册。此书科学院或有藏本，兄若他日因公来京，值得取一介绍信，翻翻此书。以弟估计，必有不少形象材料，可和山东诸地区黑陶作作比较，得到些极新知识。即商之所谓羌戎，西周之所谓猃狁、犬戎，或和古蚩尤族尚有一定联系，亦情理中事。与匈奴族亦尚有渊源。据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察报告》，所发现衣中国锦绣之小孩即黄发。显然和中原及后来内蒙古族少相同处。

近代考古学者，工作多十分谨慎，只习惯于就亲手发掘出土文物作范围内报告。此外由别人发掘文物，多取保留态度，不甚注意。即传世万千文物图像，也少加以应用或作参

考。甚至于史传记载，也不充分利用，互相补充，得出较新认识。治史部学的，又一般不甚注意出土和传世以百万计文物，因此在编写通史谈及劳动人民成就时，也总不免令人感到隔靴搔痒，有观点而缺乏证据。即谈及四大发明，由于不及注意到每一部门还各有其本身历史发展，因此在史文中措辞也难具体，少分量。这么一个底子，一部崭新的劳动文化史，还不知若干年后才可望完成！即新近由史学专家十余人共同进行的廿四史标点及新注，内中有万千种起居服用名物制度，如不能结合近廿年或近半世纪出土新材料，从发展观点应用到新注中，就恐不免将仍用“会注”“集注”办法应付。正如一桶水倒来倒去，提不出什么新见解，实意中事。搞艺术史、文学史，忽略了这大几百万新材料，还依旧作文抄公，即有新观点而忽略了大量新证据，也肯定不会有新成就的！国家形势实大好，搞文史的如继续单打一方式工作下去，或将始终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要求！求扭转这种落后现象，治文史艺术的专家学人，恐还得在下乡以外，还需要另外有种新的学习制度的建立，即鼓励这些专家学人就近去各省博物馆，进行新的文学整理学习工作二、三、五年。最好是去故宫、历博、河南、陕西、湖南、南京、申博、东北博等等。即注《千家诗》、《唐诗合解》、《千字文》，也才会有崭新理解，提得出崭新意见！

闻史兄言，近在故宫展出之新出土文物，内中有极丰富新材料发现，不知山大文史系里教师，是否可请求小集体去参观参观。以弟私意，能设法去看看，所得启发必多。因只据最近出版日文本《人民中国》约廿幅彩图，就可知内中有

不少新问题，可供习文史同志参考。

拉杂写来，毫无条理，可知老之已至，能不在意，幸甚。

沈从文

十月卅

这封信共13页，现存稿前部残缺，不连贯，收信人不详。

据作者保存的残信稿，选取后部连贯文字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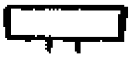
1971年冬
丹　　江

复敦愿

敦愿同志：

得复信，获益良多。承示诸图，极有意义，因陶瓶上之人头鱼身，且与近年在土鲁番一带出土之伏羲、女娲象形有类同点，即头上小帽式样。绸被上神像，衣短在膝上而束腰。下脚开张，且和新疆某崖史前壁画中所见游牧人衣着相似。稍近，则与侯马出陶范男女人形象相差不甚多，式如 （伏羲画） （侯马陶人）近，尚和目前新疆回族衣着不太悬隔。故宫尚藏有唐代织锦长褂，如腰带约束略紧形成效果，即将和侯马陶范逼近矣。唐代吐蕃衣着式样图像可印证，即相传成于唐初阎立本之《步辇图》中吐蕃使者。但从结带方法上，却可肯定侯马陶范形象为中国习惯，因为和楚帛画上所见一致，同作“活络结”，即近人说的“蝴蝶结”。《诗》中有“两骖如舞，两辔如组 。”①可能古代驾双马车，手拉缰绳也是如这种组带形式。这种种，似乎还只能说明绸被上衣着：一、实唐代西北民族流行式样；二、这种式样和春秋战国时某种人衣着还相差不多；三、这种式样，有可能如史前崖壁画上游牧人即已上身。这么说来，即伏羲、女娲传说来自西北的假定，有了点基础。但证据还嫌单薄，且和文献称引联系不上。有待进一步从较大分量新材料，作比较分析，才可

望逐渐明确究竟。想尊意亦必以为然也。

在汉代图像中，传说中神像居第二位置，是西王母，也即来自西方。虽据《穆天子传》、《山海经》，以为出于战国时，来自西方，但在中原更直接影响，或者还是《史记》、《封禅书》和《汉武故事》、《神异经》等等。因至今为止，还未闻有战国或更早些形象材料发现。四川曾出一汉陶灯，作西王母凭虎（双虎?）而坐，头顶一灯盘，可以加油，如。和《山海经》所记凭虎几而坐部分相合。据四川同志说，这灯位置是在墓葬棺头小龛中，余无所知。显然不是什么艺术设计，必还有些意义。至于平壤出西汉漆盘上彩绘西王母像，则所据山头坐定，脚下云气蒙蒙，可不大像《穆天子传》或《山海经》说的昆仑悬圃瑶池阆苑群玉之山，而近于《封禅书》里所谓燕齐方士叙述的海上三山。也即是各式博山炉因而产生的传说背景。《山海经》原说西王母蓬发而戴“胜”。照鸟中戴胜而言，则宜为“冠状物”。应和一般汉代桥式冠相近。照石刻反映，则如 风车小玉片，约一寸大两片，着于头部两侧，如贯发簪上装饰。照记载，近于西王母专利物。据近年石刻比证，则“东王公”也不例外，式样还完全相同。这个玉胜是否升天翅膀象征？不得而知矣。平壤有实物出土，证明当时曾加于死人装殓，和死人手握二玉豚，或均属于汉丧礼制度中物，或外加物。至于是否在东园秘器范围内，尚难言。因传世出土玉豚相当多，玉胜则只一见。但近年上千汉墓报告中，却少有提及手握玉豚的。也未闻有玉胜实物出土，原因实难明。西王母在山东势力比较大，不知汉墓中死者头部两侧有玉胜实物出土没有？有手握玉豚没有？到魏晋以来，西王母影响显明到了江浙，在绍兴出大量

镜子中，西王母神像竟占了主要位置。有的和东王公各据一方，另二方为青龙白虎。有的东王公位置用个四马轿车相代替。（车名可能应叫“通明四望绣幰车”，曹操送杨修母亲车名即如此。是东汉末新式样，山东石刻似只一见。）或代表穆天子驾八骏马西游会西王母？或属西王母专用？二者必居其一。西王母身旁还有玉女侍立，是汉代故事提到的。有白兔捣药，是《淮南子》说嫦娥在月中时的。有羽人竖蜻蜓玩杂技，则显然把《淮南子》叙的月里嫦娥和原住昆仑悬圃，后移蓬莱三山的西王母打成一片，且大有可能和当时正在东南流行的天师道有一定联系了。如用镜上七言铭文参证，则内容不仅和《封禅书》、《汉武内传》、《神异经》等等记载有关系，也和曹丕七言诗，及著名书法中的《黄庭经》关系密切。又镜子还有作伍子胥神像的，又和孝女《曹娥碑》的产生相关。三国时，邯郸淳在碑文中即提及，曹娥父亲曹盱，能抚节弦歌，婆娑乐神，以某日迎伍君神沉水而死。记得《三国志》记吴事，称好淫祀，敬杂神，以蒋山之蒋神为重。而未及西王母。金陵出镜上从无有所谓蒋神反映，而西王母则占浙江晋墓主要位置，也可作这一阶段东南社会史料一种参考。记得《后汉书》记载桓帝祠老子，却未闻敬事西王母。山东汉石刻似未发现过老子为主的图像。洛阳似未闻有西王母镜子出土。但西晋或三国时，南北似均有种分段神像镜子，上面一般是三大头方脸胡子神像，背上生翅上卷如《 》式（到后来即成为佛背圆光），或可以代表早期老子神像？其次一个，却是在长安或洛阳三尺见方造像残石刻上，一面刻有唐大历时心经，另一面却刻有个清癯瘦挺北朝时天尊像，可能是崔浩时短期复兴道教残余物。也可说是目下在北方还留的

最早一个老子神像。

至于如何把西周的西王母，和汉武帝时的西王母，《淮南子》里的嫦娥，变成一个长生不老的女神，而把穆满、刘彻（且有可能还加上王莽）及泰山神，总结成为东王公，和西王母配成一对，大致是在东汉末到东晋一个阶段中。如能把近年东南各地出土材料和《穆天子传》、《山海经》及传为汉代人作的《汉武内传》、《神异经》等等加以综合，会有可能得出些新的启发，对于诸书的产生年代，也会从记载的矛盾里得出些崭新见解。至少可望明白有的石刻实早于诸书记载，有的形象又因诸书记载而产生。而由西汉到东晋，东南的宗教迷信，却充满了浪漫情绪。来自燕鲁方士，而影响于江浙。记得《三国志·陶谦传》（及笮融传?）谈及早期佛教在南方进行（或在徐州刺史任内?）时，也像是混合有女巫歌舞，及吞刀吐火，杂技幻术描写，这种浪漫情绪的运用，且显明当时既战胜了儒教的拘板严峻，也影响到后来南方诗歌音乐和艺术，以至于书法各部门的活泼流利。谈及中国文化史缺少这些理解，只重视到社会上层的少数人的爱好，即以为能左右一切，好或坏通通只是少数统治阶级的作用，因之不易得到……

据未完废邮编入。收信人身份不详。

① 引自《诗·郑风·大叔于田》，应作“执辔如组，两骖如舞。”

19711114
丹　江

致史树青

老史：

听熟人说改陈事已停顿，诸史学艺术专家，均分别各返本校搞教改，意中事也。部分分段负责诸同志，似乎正好在政治学习外，好好补补文物课和文献课，必“胸有成竹”才可望举隅反三。以弟私意说来，每一部门文物都各有历史发展，又同时和其他部门密切联系，不仅可以和史志互证，还和诗文关系极深。学得多，理解得深，才可望用得活。仅凭考古发掘报告搞改陈，势不可能把八千米陈列安排得前后贯串自然活泼。即写小说明，恐亦难免显得干巴巴，不容易对大多数观众起应有教育效果也！

廿四史注不知尚在进行没有？大致总还可望继续下去吧。又闻故宫中路艺术馆将恢复，绘画馆则已展出，不知由谁主持。过去局部个别说明，似过于简单，对一般观众和专业观众都少启发。如山水、花鸟、人物故事画的形成与发展，均少交代，重点说明既少学术性，也少普及性，都值得从客观出发重新考虑。新近“掌权”诸同志，想必能用新观点提得出崭新见解介绍给新观众！

又闻明年出国新文物数千种，正由诸专家选择鉴定，老兄亦参加，相当忙，值得欣羡！不知目前在展出的是否亦同

时出国。这个展出何时结束，整个出国文物是否将在故宫先作预展？望就所知而不必讳言的，见示一二。因弟今冬或明春之间，将拟自费请假回京看看病，换副假牙，极希望还有十天半月可以利用，找机会仔仔细细看看这些文物。估计必可望学到不少新知识。亦可望就每柜写一印象记，供兄等在作介绍说明时参考。因就最近一亲戚为寄来本《人民中国》日文版刊载廿幅彩图看来，即发现内中有些问题，或定名，或解释说明，均有可商讨处。多至百倍的其他文物，可商讨处必更多。

文物出国，不应当只限于表示国家重视文物一事，除具有政治意义以外，也必然还有文化宣传意义。如就只这么摊材料，似乎不大妥当。总还得工作作得深一些细一些，走走群众路线，多用点心，将各方面意见集中。在每一部门中作点有分量又分寸恰当的说明介绍，指出内中某一新发现，启发了我们什么，并解决了什么？和史志、文学史、艺术史相互关系何在？并丰富了新内容又是些什么？得有些新见解，才真有意义，有作用。诸专家这一工作责任实在不轻！特别是若将来还得去日本展出，也即近于打“文化仗”，不宜尽日本人表面欢迎，暗中却咕咕笑中国文物材料出土虽十分丰富，研究工作可十分落后，至于说用辩证法和主席思想来分析材料，就更难说了。他们出版快面推销广大，因此许多事不免还得由东邻学人代庖，用资产阶级观点向世界推销，肯定是不会得到应有效果的。其次我们不认真下点功夫，人家即照抄，也不大好。本于主席指示国家的事大家办意思，我想如能回来学习十天半月，这批材料将来有可能还可望调拨小部分作馆中改陈用。个人学习心得，或也可望有一小部分足供

诸兄作说明参考。把我当个热心文物的群众，就很够了。

原来初步设想，回来或以新旧年节之间为方便。因这时丹江极冷，且无过冬防寒设备，对于一个长年血压升级在220/120以上，心脏又随时可出事故的我说来，既省事，也可望避免再出意料内事故。去冬在双溪不倒下，只能说是幸运，因当时已病倒八九天，左腹痛如割，血压且升级到危险点以上235/150，幸亏兆和同志于某日午后班车赶来，不到一时后，又恰有矿上吉普车返咸宁，即日入院，还是住了四十天。这里居住条件已大有改善，医疗条件可较差，地高空气薄，不少人都感头昏，我不例外。因不易适应，除血压升级，更麻烦处即每到半夜总是心脏痛醒，加码眠尔通到四粒，还是不顶事。不是持久之道！附近不远住了上百熟人，到地快三个月，还不曾到过十个熟人处拜访。照理论说，到了这里后，是和五百老弱病一道，不脱离群众。据事实上说，却相反，不免近于完全脱离现实，坐以待毙。因住双溪时，虽和一切熟人隔绝，但和区中一生产队百五十位老幼男女既十分相熟，且和区里各行业干部也全相熟。每天还和成衣师傅、理发师、区干部一道在大厨房吃饭，真是“如鱼得水”！虽不能共同劳动，他们生活种种，环境种种，通熟透了。临上车时，房东大小都有哭的，可见对“沈大爷”感情之厚。

就体力说，我已不作回馆中工作妄想，因为每天若得把时间分割得零零碎碎，即有机会工作，也不会搞出什么名堂。不过只要能回来，即不出房门，大致还是可望把一些待进行、待完成的工作搞好，到一定时间内作得出一一交代……尽搁在这里坐以待毙，对个人说，已无所谓，对国家说可就不大经济。所以总还希望能让我回来，争一二年时间，把未了工

作搞得有个眉目，对此后接手少壮，也就方便得多。因为即或不过一些常识，但把这些常识集中于一人身上来综合运用，对劳动文化史各方面分析探讨，所得结论，总还是比较一般“文抄公”扎实些些，比单打一的工作方法也会全面些些！

因此在报废以前，总觉得还有责任待尽，不然太对不起国家。所以在双溪时，还希望能就记忆所及，将馆中改陈个人意见一一写出供参考，本意写两百柜，不到六十柜却转到了丹江。明知近于闭门造车，不可免给同事有“愚而好自用”印象，见笑大方。但对个人说来，却还是和廿年来作一个“螺丝钉”的愿望相适合，认为这么才对得起国家廿年来给我的教育、鼓励和期望。应尽可能在毫无办法的困境里，把责任内应作的事一一作去。即或累死到桌子边，还是比较近情合理！这种“胡言谵语”，不仅在此熟人少理解，即自己家中亲人，也不易体会本意，以为要你好好休息即休息，怎么还老想到工作，还想到本分以外的事？但是老兄却会明白，一个研究员至死不忘工作责任，是十分自然的！馆中少壮尽管在某一时冲击得我昏头昏脑，我不在意，对他们以后有用的努力还是要尽力作去。

近又闻新回丹江熟人谈到，大专院校一二三级教授不作退休计，另有安排。不知科学院或文博口研究员亦有同类报告提到没有？

我家中的书，在上次让房子给人时，已全完了。试就一时想得起的应用工具书写个草目，望为问问价钱，告我一声。如实在过了年还因内外种种不同原因动不了，或许就力所能及的买些书来，查查翻翻，因为照自己估计，除了那几个分量较大的工作以外，还有近百十个小题目，可望分别用万把

字说明写出来，排出个秩序，可作好些方面参考。从学校出身的少壮，即再聪敏勤学，恐怕也不可能接触那么多实物和杂文献，来进行工作。

出土文物展，如估计到时间已不多即将截止，我将早作请假回京准备。原意待旧年节左右来，一则上路时可将冬衣全部上身，郑州半路得转车一次，可省事甚多。一则天气极冷时，外宾参观必不甚多，我在午门上陈列室已有过十年训练，从从容容的在零下十度陈列室学习十来天，大致不会冻僵的。

并候安好。

沈从文

十一月十四日

请便中问问旧书店如下诸书价钱：

一、《北堂书抄》　似有新印。

二、《艺文类聚》　似有新印的。

三、《太平御览》　新影印本。

四、《子史精华》　旧小字印本。

五、《格致镜原》　木刻不贵，扫叶山房似有石印本。

六、《全唐诗》　新印。

七、《杜佑通典》　清刻或新印本。

八、《大明会典》

九、《元典章》

十、新印通鉴　上海旧石印本也成，主要是查查。

十一、新印四史

十二、《文选》　中华印，如你上次给我那种也成。

十三、《艺术丛刊》　似黄宾鸿编小本。

十四、《佩文斋书画谱》　旧小字印本。

十五、《三才图会》

十六、《淮南鸿烈解》　刘文典？

十七、开明印小字廿五（四）史　一折八扣本也行，主要是为诸志作注。

十八、《绎史》　小字石印似不贵。

十九、中华印图书集成零散部门　如食货、舆地等部门和文物关系较多的。

廿、一些成为处理品的近廿年出的图录。

又雷海宗教授在云南似印了一本《历代兵制》，记得曾看过，也有用。

廿一、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似有石印本或扫叶山房出。

1971 11月末

丹 江

复熊传薪

传薪同志：

来信厚意谢谢。前不几天，因为看到《光明日报》刊载有关楚墓新发现一文，得到不少教益。也有些小处似可商量，点点滴滴写了些印象，供湘博同志参考。你那边有个熟人戴亚东，信是写给他的，多年不得消息，怕他已离职，所以并在信封后注明，“如本人已去职，馆中同志可以裁看”。不知曾收到没有。

你学考古，能回家乡工作，十分难得，又能去京参加外出新文物展准备工作，幸运更值得羡慕。因此必然可望从工作实践中，明白许多重要问题，启发许多新知识。深一层理解楚文物的产生、存在，不是一种孤立事物，实与其他地区东西有密切联系，而且还“上有所承，下有所启”，属于整个劳动文化史的一部分。铜、陶、漆、玉、瓷都各有个发展史，和另一部分又彼此促进或相互制约。它不仅涉及史部学，可以证史志是非，还同时和文学史、绘画史、乐舞史、兵器史以至对外文化交流一系列问题相关。有了那么一个印象和基本理解，就会觉得工作如何复杂，责任如何重大，写大报告或小说明，要有个分寸，都相当吃重。就会永远不至于满足学校中所得成就，和部分工作经验，将充满勇气和信心来进

行新的学习，求深一层理解，搞个三几十年，总还有事可作，有东西待学。并且绝不会别有高就，离开工作岗位。且会承认这工作实在比大学里教教书，或入研究院某一部门作个“研究员”还困难得多，又费力难见好。有了这么一种心理上准备，此后面对以百万计的文物，才不至于“知难而退”。相反却是“永远向前”！

我们头一次通信，就谈个人学习心得，说得又还那么拉杂无条理，想不在意。能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搞文物要取得进展，尽管是千头万绪，有些问题还近于空白点，得由无到有的去掌握它。只要用一个“耐烦”学下去，到一定时候，还是会豁然贯通。不怕麻烦，也不怕作“说明员”（以为即损了自己面子），凡事就好办！这里自然也不免有点近于迂腐思想，忘不了孔子说的“推己及人”。因为我自己就是在作“说明员”的位置上进行学习，和“专家”比，近于龟兔竞走，走了廿年，常识积累便较多了些，专家始终避免接触的问题，我即或依旧无发言权，或多或少却有点建议权了。出土文物已达数百万，不久将来且会过千万，要依据这份文物，作综合分析，全国每一省市都得有几十位敢于学习的少壮，抱着宏心大愿来吃透它，消化它。才可望有一天大家通力合作，写得出一部以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中国文化史的！照近五十年习惯，到今为止，写通史和各种专史的，还少有人不怕困难，敢于用这么大份材料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认真学习，作为基础，进行工作的。就因为工作实在费力难见好！有兴趣作“专家”的人还相当多，有勇气作“小学生”的可太少。你既然搞文物，所以我盼望你能和这个“少数”一道，用个崭新的学习态度而努力下去。即以楚文物为重点，用个广泛

常识作基础，学到一定程度时，一定会有许多新发现，对于将来一部新的中国劳动文化史的产生，会作出多方面贡献的！

正如最近谈楚兵器问题，曾引用过《兵器史稿》一书。此书在出版前出版总署即曾请我看过，提提意见。以我这么一个外行，就发现内中错处过多，曾提出约三百处增改建议。出版方面以为找材料费时，怕耽误付印日期。又转请郭宝钧先生看看前一部分，郭草草看过即付印。所以书前提“郭××校阅”字样。事实上即以商代玉戈而言，就多问题，可以商讨。因有的只二寸长，带象征意义，且多仿作（用白玉仿作）。而有的则长至一尺二寸，由于从郑振铎所印图录转载，郑又从日人材料翻印，不作解释，不载尺寸，以讹传讹，误人不浅。内中还把一种短柄剑称之为“镖”，以为即黄三太一类人使用的，就更可笑。所以若不吃透实物，即从图像上引这类著作，不易解决问题，意中事也。比如以巴蜀剑为虞舜时，显明不可靠。如据印度藏玉柄嵌金（土耳其式?）刀剑为元代，故宫则只说清乾隆得自西域亨都斯坦，十七八世纪物都值得商讨。又引用宋人《武经总要》中所著录兵器，有的在当时也未必见诸实用，有的或许在防御城池准备过，可并不抵用。在实用上发生困难，如大型神臂弓。因用大量宋代画迹及《大驾卤簿图》比较，即可知。其所以刊载到书上，实由于北宋时政府即奖励……

熊传薪　湖南桃江县人。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通信时为湖南省博物馆青年考古工作者。

据废邮存底编入，手稿缺尾页。

19711204
丹 江

复熊传薪

传薪同志：

好意来信，谢谢！前不多久，我曾写了个信给戴亚东同志，谈起的正是有关湖南出土文物种种。估计他若已经离职他去，馆中诸同志或可得知内容。你能参加外出新文物展准备工作，实在值得羡慕。因为必可从工作中，明白许多新问题，启发许多新问题。我对文物是个“半瓶醋”，正如主席说的“假里手”，真外行。原本一无所知。因为从学校转到历博后，才一样一样的学去，每次展出必去作“说明员”，有时还去故宫作义务说明员，再去午门两角楼库房搞登记，一面向同事学（最初有十来位教授级研究员，后来通跑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向书本学，向外省来布置展出的同行学，还同时去琉璃厂古董铺学，五三年后，又陆续到五六个省市去学，同时又还从各种观众学。虽得到党种种教育和鼓励，只是史部学底子太差，且不是正途出身，所以学了廿年，还是无一专长拿得出手，好像永远停顿到“常识”阶段，始终不叫做“学问”！由于研究员的责任，是在搞陈列外还将尽可能为其他科研、教学、生产等等服务，且出于好事，所以接触问题即稍多，发言权不多，只或多或少有些“建议权”而已。

关于湖南楚文化和商文化关系，较早即注意到，觉得值

得有心人作进一步探索，联系到各部门问题，加以综合和分析，也必然提得出一些崭新认识和见解。犹记得五六年政协大会时，这一年恰恰是各省分组，因此有机会和当时湖南党政领导首长如程颂云①、王首道及一萧姓教育厅长一起学习文件廿来天。并有机会谈及本省文化进展中，如何对楚文物进行研究问题。明白问题过多，仅凭省博同志，加上大学史学系、师范学院文史系教师，孤立用一省文物搞研究，恐得不出什么结果。最好从全国着眼，组一"学术委员会"来进行工作。如在广东之商承祚、容庚，在北京之郑振铎、郭宝钧、向达等等，平时或每月一次将出土重要发现搞一"简报"附以重要图照，供之参考。每年或半年请其来湘开一星期会，交换意见，并分别作作报告，省馆同志，必可收"共同提高"之效，而得益极大。各专家也必然十分高兴参预这一工作。即以六人到十人计，只招待招待，出点来往车费，耗费实在有限，而写出的报告，将有分量得多，有价值得多。可惜当时除一教育厅长，对此建议还感一定兴趣，此外首长，多不注意。不久，我即去湖南参观，萧亦同行，到省后，萧即因流感故去，此建议即再无人可商量矣。若实事求是说来，这个建议至今还是值得考虑。十多年来，当时拟提名的史部学人，如郑振铎、向达、陈梦家等等已死去约三分之二，即如我这种有点比较广泛常识的外行，也并不多了。而且一般年龄多已在七十左右，如不设法即早利用利用不同长处，依旧"单打一"那么下去，出土文物即再十倍丰富，新的图录水平，恐依旧将不免停顿到一般考古报告水平上，是意中事。极明显，这类报告只近于提供第一手原料性质，不大可能得到新理解的。主要缺点是孤立的、静止的，和全国出土文物

及传世文物少联系，就难于明白它们在历史发展的意义，和同时各部门文物相互关联，以及彼此制约的原因。而这一工作的深入探讨，解决的也不仅仅是证明史传文献的是非，纠正其错误，充实其内容，还将在工艺史、美术史、文学史、乐舞史、兵器史、起居服用发展史，都能分门别类提出新材料、新见解。所以少壮一代接手人，责任实在不轻。恐还得好好加一把力，对于今后工作，先有个新认识，明白工作的意义和可能作出的巨大重要贡献，才能坚持个三几十年，从一个广泛的学习基础上，去顽强努力，克服各方面学习上的困难，综合全国以数百万计的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物，及大量文史记载，得出些崭新结论，即楚文物对于整个中国文化史占个什么位置，对其他专史又占个什么位置，特别是明白它并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事物，而是在"上有所承，下有所启"的过程中的贡献。情形就大不相同！

我这种意见，不会是专家"权威"所同意的。因为至今为止，在科学院里，考古和史学所，就还是分工而不怎么合作，各搞一套的。编通史同志极少对文物有兴趣，更谈不到浓厚兴趣。而搞考古的，对史部文献知识引申到报告上，也极有限。至于文学所中同志，就更少会把近廿年出土数百万文物，来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搞问题。认真一点说来，方法实在太旧了。照这么下去，不仅注《诗经》、《楚辞》得不到新的启发，不免依样葫芦，引书证书。即注《红楼梦》，也作不好。因为《红楼梦》中有大几百种东东西西，字面容易懂，若不接触实物，是并不真懂的。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的印本，就借了我这方面的注作参考。在故宫搞了个《红楼梦》展览，有关文物，也是我为提出草目，从故宫调出文物陈列的。至

于我，不过是一些常识而已。我觉得湘博清理楚文物要来个突进，只有利用国内有知识和有常识的人组织个研究委员会省事。这不是什么“专家路线”，相反，恰是个真正的群众路线！以我而言，我的常识就是从作说明员十年，经常受各种不同观众的询问，明白了种种不同需要而去努力慢慢学懂的。照我经验说来，观众至少就有十二种：

一、一般工农兵和市民；

二、大中小学生；

三、同事中年青说明员；

四、分段或分部门同志；

五、考古专家，外省市的同行；

六、工艺美术史教师，还包括景德镇瓷厂和江南丝绸厂中人；

七、家具设计同志；

八、美术史教师；

九、文学教师；

十、一般性外宾；

十一、同行外宾；

十二、专家外宾。我们那里就遇到好几次外宾每天看三几柜，有的还反复看反复问，记下来准备考副博士的。只对每一种文物提：上面是什么？以后是什么？同时和什么有关系？得毫不含糊的回答。

所以作说明员要在前十二种观众中过考及格，并不是容易事。据我理解，作“研究员”省事得多，因为遇到问题，可慢慢查书，或用“不是本人搞的问题”即完事。一个说明员责任可不轻！正因此，我们头一次通信，首先就劝你作说

明员，到陈列室三几年后，上万观众提出的问题，一定会在使你受窘中去加倍学习，而学习的方法，也将完全不同在学校中学的那点东西。所学的，可能在当前教师和专家眼里都还不叫做“知识”或“学问”，因为他们看不起（事实上是他们不懂）！而你学习的结果，却可望给新的“文物学”、大中文史教师、家具陶瓷等等美术设计同志、国内外同行，以至考副博士论文外来同行，给以十分具体帮助，逐渐且对通史教师、编者谈到劳动人民文化成就内容时，有充分发言权或建议权。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也就会深一层明白湘博对楚文物研究的进展，是依旧“单独干”，还是“走走群线”什么为合理。

我血压已经常在二百廿左右，心脏亦不大得用，近来两只脚手且被关节炎折磨得相当厉害，写字就不大灵便，年纪已到七十，报废恐将是迟早间事。这个信写得十分草率，又无条理，十分抱歉。

并候佳好。

向诸同志致敬意！

沈从文

十二月四日

---

① 程颂云　即当时湖南省长程潜，字颂云。

197112上旬

丹　江

复史树青、石志廉

老史、志廉二同志：

得信，厚意深感谢。前些日子，见《光明日报》载一新楚墓出土文物简报，读后十分得益。内中似乎也有些错误处。曾在纸角随事记下点滴意见。适得湘博熊传薪同志一信，说曾参加出国文物展，并认识老史。报角所记意见，既与湘博有关，因寄彼一阅，阅后或将转寄史兄，零星常识，必不免多谬误，能一一指正，幸甚。又曾就日文版十月号《人民中国》内中刊载廿彩图，亦为一一试作探索，如玉衣、博山炉、灯、屏风画、花锦等等，各附三五百字到一二千字意见。目下正为此间熟人借观，并请提意见，以后仍当寄两位请教，内中一小部分或可供作说明参考。在此无一本书，亦无一图录，凡事均凭记忆，文物形象犹易记，引申文献将不免顾此失彼，张冠李戴，见笑大方！

日来血压继续升级，已到二百四十，心脏且长日隐痛，一切毫无办法。因此试就此刊中廿页彩图示例，为一一“从联系和发展”看看问题，不知不觉间，既满纸胡言乱语，难于自休。对弟个人而言，则亦近于“针刺麻醉”，写来写去，血压即到临界线上，亦无所谓矣。

两位能返京参加改陈工作，十分难得。这次又能有机会

饱看新出土文物展，及参加外出文物展工作，幸运更值得羡慕。解放后由于伟大的党正确领导，出土文物以数百万计，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化史”以崭新内容，也同时对世界文化史提供了无比丰富新材料，并为国内文史艺术学提出了种种新问题、新启示。只是配备到这一工作上来进行研究的文史艺术同志还不甚多。甚至于可以说少的太不相称。以各省情形说来，一般多是发掘经验多相当丰富，但报告写来不免平平淡淡。即考古所诸大专家，亦不免如此。多近于东西出土以后，才临时查查文献印证。如“错金博山炉”、“彩绘孝子传屏风”及“锦缎”、“杂伎俑”等等，在简报和对日记者座谈中，多一律笼统说是劳动人民的创造，极少稍稍深入一步，说明此文物出现，究竟启发了我们什么，又解决了什么问题。一切仿佛孤立存在，更难于说明影响什么，又受什么影响，不免令人难受。因为科学院学部委员或专家，大都是国内这一部门第一流人才，对外则代表国家作这方面发言人。若照目前报刊所记载种种，却不免令人痛苦。每一文物都提到“艺术成就”，却说不出所以然。有关此一文物，正史以外记载似乎通无关系。而同样文物传世品，时代较后或较前，又有些什么，也引不起专家应有兴趣，平时或甚至于极端轻视或忽视。因此一般谈话和正式发掘报告，总不免平板枯燥，而难望博征博引，生动活泼。据回来熟人说，由于说明员心中无数，外宾提出不少问题，多难正确回答，还是照十年前老办法，貌作诚恳，一一记下，转请第一流专家回答。可能也就只这么不了了之。平时若缺少从实践搞调查研究，分门别类占有大量材料，再结合文献作分析综合，凡事胸有成竹，一切还是依旧十分保守，紧紧守住传统搞考古方式，只注意

到自己发掘出土那一份材料，此外各省出土的和若干大博物馆收存传世以百万计文物，以及其他十万百万的图像所反映，平时都极少注意，也不鼓励较年轻的同志认真学学，单打一的搞研究，那会得出什么惊人结果？有时材料即或十分重要，如那个彩绘屏风，提出了不少新问题，搞研究的就说不出所以然。这个由研究院来的老传统，工作方法实在太旧了，至今为止似乎还改变不多。所以到目前，考古所的工作成就不仅和史学所的需要难结合，和文学所的需要且更加不接头。事实上则三方面研究如不好好结合，陈列时写个说明就不易深入，何况写文化史！这种不正常的孤立搞研究的陈腐现象，要突破，恐怕还不是十年八年内办得到的。（正如过去十年前我就向几个熟人建议的情形，一即在艺院办美术史系的某兄，最好是让担负每一门的教师，不管是否专家权威，不妨分别先去故宫历博学二年，学懂了再编教材，再开班。不相信。二即在文学所编诗文选的同志，即或已引书证书卅卌年，不抵事。也不妨学几年文物，或特别训练二三少壮，学五几年文物，将得到不少崭新的启发！也不相信，因为照老办法吃得开，就坚决拒绝我这外行建议！）

因此种种，使我想到诸兄工作责任的艰巨，因为从实践出发，和文献、图像三结合搞问题，不问乐意不乐意，都落到了各位身上。一是馆中藏品的日益加多，部门又十分杂，作登记卡说明，就是一种考验。不好好结合，三几十字说明就无斤两。二即作说明员，至少将接受十种不同的询问：一是普通工农兵和市民与干部；二是大中小学生；三是外省同行；四是文、史、艺术教师；五是专业工人（瓷、漆、丝等等工人）；六是专家；七是一般外宾；八是同行外宾；九是专

业外宾；十是专业准备考副博士论文的外宾。要在这十种观众询问下过考，得到及格，可不是容易事。内外作成的“形势所迫”，都使得到文物研究工作的同志，必须有个崭新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首先是明白必得下狠心在十年廿年内打个较好的底子，似得一抵十的努力，克服一切困难，才可望凡事开个端，给后来者以鼓舞，继续干下去，参加这一艰巨而严肃工作。文物反映是多方面的，有属于阶级斗争生产发展史的，每一部门又各有专史，也有在这个总目下而得分门别类搞明白金、石、竹、木、漆、丝、瓷……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各部门又相互有联系和制约，要搞明白各部门历史发展的情形，还要明白每一时代的各种文物的共通情形。必须吃透它，才可望做分析综合，得出新的说明。兵器史和家具史，且都是在辩证矛盾中发展的……要明白的十分多，而仅仅靠前而搞文物的底子，却远远不够。面且这工作，我们即再努力，所得也还是有限，因为新文物的发现还将以千万计。但是在现阶段，我们有我们的条件上便利，也有相应责任，既是本身能用个较新研究方法提出些新解释，可望在另一时，改变改变社会各方面做学问的空气，大家都有了一个新的共同认识，即这以千万计的文物，才可以把今后治史、治文、治艺术、搞各种制度……的专家学人，明白要想工作的进展，必须重视这个现实，才可望在工作中明白唯物论和矛盾论的意义，而从工作中得到完全证实。能有这么一种新认识，十年八年后，才会在共同努力下有一部令人满意的《中国文化史》。才会有写得较好的各种专史。才会使得“古为今用”四字，落实到“弃其糟粕，择取精华”，较好的应用到生产各方面。也可说“国家的事要大家来办”这句话得到完全兑现。

目下最难的不是我们受不受得住寂寞努力下去，而是拿出点有分量的成绩，引起搞文史艺术的共同学习，共同提高！我对文物本不是个内行。事实上是真正“一无所知”。但名分上却做了廿年“研究员”，事实上还是在说明员位置上学了廿年。因为在上述十种观众的十年接触中，为对付千百种不同询问的答复，才明白“说明员”意义的重大。才明白目前考古报告如何不得用。才明白目前搞文史的孤立方法大有问题，必须改变，才可望编书像样一点。而注书若能注重实物，才会有点新见解。至于教艺术史的教师如稍有自觉，就一定会承认，得先好好认真学个三年五载，才能够不至于再误人子弟而自欺欺人。同时并且明白了在这么一个过渡期，一个真正过考及格的“说明员”，或许比一个学部委员，对各方面协助工作，起的良好作用，还抵事得多！因此这么一个“说明员”的向学热忱，也会远远超过一个什么专家权威的，因为他还明白“为人民服务”，对于一个说明员应当是什么。不拼命努力，是不容易过考及格的，作“专家”容易，做“及格说明员”可真不容易！

我因为是“半路出家”，文史艺术底子都极薄弱，所以学了廿年，尽管得到党的种种鼓励和同志们多方面帮助，所有还是点滴零星常识，无一样拿得出手，使专家承认是有用学问。所有常识，主要都是为说明员面对群众而准备的，所以在同事中也只是能在一些小处有些启发，即已足够，别的就说不上。本意这点常识，或尚可望有个什么机会，分门别类来作作总结，排个秩序，一一写出来，能给馆中同志另外一时还有点用。目下看来，这点妄想也怕已经不大可能实现了。因为血压老是升级，体力恐适应不了，忽然报废是意中事。

即想尽可能把衣服说明草稿重抄一次，和丝、漆二简史已重改稿重改抄一次，并尽可能把草目业已排出，只待调整文字的“金属加工”、“玉”、“玻璃”、“家具发展和应用”、“屏风、锦帐、衣绗、步障在形象上的反应及其相互关系”、“马具的进展”、“兵器实物和图像的反应”……大约有五十个较小题目，一共或会有七十万字，在这里还可望一一完成，或返京完成，看来希望已不大……

石志廉　作者的同事，任职于革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

据缺尾废邮存底编入。

197112 下旬
丹　江

残　信

……诗，和十来篇小专题文物论文。七八月里，在四十度高温下，还仅凭记忆，为馆中改陈写了五十个陈列柜意见，及文物个别说明。如不移动，这时可能已把二百来柜文物改陈，和五六十种历史画塑得失意见，全部通通搞出来了。即或近于闭门造车，终究还是造出了车子。

到这来以后，住处已大有改善，吃的也很好，可是什么都搞不来了。五百老、弱、病号中相熟的大几十人，分住附近不多远，至今还少拜访。因附住兆和同志处，和故宫历博相熟同事处有一段路，也未去过。学习班约八九位，均系作协里人，每天在我房中学习，并且凡事还多承特别照顾，就是始终不熟。原因自然甚多，也就一言难尽。因此一来，才真正是“脱离群众”！所以在此即或近于受特别优待，更加增加不安，只希望回返原工作，不拿钱，没有名分，只要有个住处，有份伙食，就可望把工作搞得令人满意，自己也十分高兴。

面前却只能设想，到旧年前后，能自费请假回去，用一月时间，换一副假牙，买些工具书，并就新出土文物展学个十天半月。这不免近于“一个石头打三鸟”的故事，妄想能否成为现实，还待看那时外面环境。两年来，似乎所有的人

都可以短期回去，或被调回去，或因病回去，不少人小病也回去了，唯我例外。请求的信一般也不批、不复，却在我转丹江时退还，也很奇怪。想明白原因，却无个询问处。听人说凡是高知回去得由周总理批准。真由他点名批准，我倒似乎早应当回去了，因为近廿年搞的工作从客观看来，总还比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有道理些，且对许多方面都还有用！在此坐以待毙，像是对国家也不大经济！因为培养一个专家比较容易，训练一个有广泛文物常识的“半瓶醋”工作人员可真难！不过这一点大致也只是个人理解，向四十年老伴兆和同志说，得到结论，还以为是“自高自大”。因此一来，我就不可免有在沉默中日益愚蠢趋势。因为不让我用其所长，把学习心得和具体工作结合，取得应有进展。却留在这里，学习“发言”。不免近于把一个费电极省，能高速运转，灵敏度也极高，又能自动控制的机床，改成一种慢转简易牛头刨，改造既费工，也实在不合公算！原来有政协时，还可望在每年例会中，把自己当成一种“专用机床”来建建议如何使用，即可望保质保量完成某些工作。现在却无一可建议或请求处，真急人！

我老老实实的说，人家多不懂，照大家那么说，又始终不会。这么熬下去，日益愚蠢是必然的结果……

此信收信人不详。据废邮残稿编入。